

十六

彭刚满脸通红，但踏出店门脚下稳健，不像一个醉鬼，不会发酒疯找人打架。

跟上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人，与他走了个并排。

“你相信他们双方的话吗？”中年人背着手笑问。

“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他冷笑：“凡是名列大豪大霸的大人物，所说的话都不可信。”

“为何？”

“凡是影响他们权势利益的事，他们都会用一切卑劣手段挽回颓势。我在宝应湖宰了不少中天君的爪牙，那为擎天手就是幸而逃得性命的几个人之一。风雷剑客中天君凭这么几句话、就勾销了他们十几位弟兄被杀的债，他如何向他的弟兄交代，如何向江湖朋友交代？”

“你的意思……”

“他在用缓兵之计，先免去后顾之忧，暂时消除我对他的威胁，以后再说。哼！他们最好不要惹火我。”

“五湖浪子两人……”

“他们的话更靠不住，更没有诚意。我想，南天君知道我想做什么了。”

“你是指……”

“他悄悄乘夜潜赴清河的事发了。”

“噢！”

中年人一怔：“按理不会呀！他一直就暗中坐镇高邮。这……他真的乘夜潜赴清河？”

“半点不假，我是目击者。”

“寻我就相信了。”中年人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还有几个人知道，等于是证人。”

“谁？”

“天下三龙四虎之一，入云龙王威，带了五个人赶夜路，几乎与南天君打起来。”

“糟！入云龙之死，想必与南天君有关了。”中年人惊呼。

“入云龙死了？”

他也一怔：“在他们相互的对话中，我知道入云龙是去追插翅虎的朋友，很可能追入对方的口袋里，与南天君无关，南天君当时无法抽身。”

“入云龙是死在过河的船上，船遇风翻覆，尸体在涟水附近搁岸。他是水性馆世的高手，会死在覆舟的意外上？涟水的忤作验尸的结果，是中毒而死的，腹中无水，落水之前已经死了。”

“可能与南天君有关了。如果百毒天尊真的暗中替他卖命，那就错不了，糟！证人没有了。”

“原来你找他……”

“那是我的事，请勿干预。哦！你老兄贵姓大名？”

“日后自知。”

中年人手的摆，善意地一笑扬长而去，笑容和蔼可亲：“后会有期。”

他冲中年人的背影发怔，心说：这人是何来路？

他感觉出对方毫无敌意，态度和蔼亲切，可以断定是友非敌，绝不是两君的人。

回到承州老店，已是申牌时分。

电剑飞虹比他早返片刻，听到他房中有声息，这才过房相见。

“看你满面春风，一定得到所要的消息。”他请姑娘在外间品茗：“我算是服了你，不愧称江湖名猎人。”

“得到一些无关要紧的线索。”姑娘谦虚地说：“先说说你的踩探结果。喝了酒？你没醉了吧？”

“不会啦！时时刻刻都得防备，暗器从人丛中飞出，从背后来上致命一记，哪敢多喝？在酒店……”他将经过一一说了。

姑娘对他所说的情景，似乎不感惊讶。但对南天君夜间出现清河道的事，忍不住追问了一些细节，而且相当细心，对他当时目击的情形，问得更为详尽。

最后仍然被姑娘套出他受伤的经过，他总算没把为何也往清河赶的内情说出，任凭姑娘如何询问，坚决不透露赶处县衙官舍救应的秘辛。

“南天君乾坤一剑躲得极凶秘，很难查出他的下落。”

轮到姑娘说了：“那个叫周云凤的妖女，躲在镇国寺附近的一座大宅内，戒备森严，爪牙众多，但天一黑，她必定离开活动。今晚，将有好戏上场。”

“什么好戏上场？”

“笑阎罗的态度可能有所转变，南天君准备先下手为强。”姑娘语气肯定，似乎肯定认为必定会发生。

“怎么可能？”

他意似不信：“笑阎罗精明得很，局势没明朗化之前，不会笨得改变，授人以柄。

南天君也不蠢，怎会在紧要关头多增劲敌？除掉笑阎罗，对他出毫无好处。”

“今天的确发生了让笑阎罗改变态度的事，很可能与今晨南天君突袭中天君的事有关，南天君做得太过火，笑阎罗已感觉出大祸已迫于眉睫。你已经知道，中天君失败已成定局、南天君接收高邮至淮安的地盘，也几乎已成定局。

高邮有一个仍有号召力的大豪笑阎罗坐镇，有如卧榻之旁，有一个浑身有刺的人鼾睡，南天君派来关山门的弟兄受得了吗？挟余威乘机铲除永绝后患，睡得岂不安稳些？”姑娘有条地分析。

“唔！有此可能。”他不得不承认有道理。

“如果你是大豪大霸，也会这样做，非这样做不可，怪只怪笑阎罗不识相，情势估计错误。”

“不关我们的事，让他们杀个两败俱伤。这些大豪大霸们火并死绝，最好不过了，天下虽不至于就此而太平，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他恨恨地说。

“很可能有第三者参与。”

“中天君？”

“高升客栈住的那些人，我已查出他们的底细。千里旋风黄龙德，在惊

都名号响亮，在中原也是有名气的大豪、与一些高手名宿有交情。他曾经多次南游，在高邮与至尊刀颇有交情。唇亡齿寒，他可能有所行动。”

“让他们乱，我们正好混水摸鱼。”

他下意识地抚弄宝刀，虎目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杀机：“南天君与妖女都可能亲临，我们有擒捉他们的机会，早些歇息，今晚到雄风园附近待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说俗些，趁火打劫，嘻嘻！”姑娘欣然轻笑。

他俩想早早歇息、养精蓄锐准备夜间出动浑水摸鱼，却有人不让他俩歇息，设法反他俩缠住。

他俩不论住哪一方并肩站，对敌方皆是严重的威胁，必须派人把他俩缠住，以免妨碍大计的进行。

在客店闹事，不需明火执仗打进来，江湖人闹事的手段多得很，而且有效。

砰然一声大震，彭刚的房门被人踢了一脚，门闩几乎折断。

任何一位普通旅客，也会毫不迟疑外出察看，这一招万试万发，极为有效。

刚拉开房门，三枚连珠镖鱼贯飞到。

房门倏开倏闭，三格钢镖全钉在门上，寸厚的房门五寸镖贯透两寸半，劲道之猛烈，骇人听闻，用大槌敲铁钉，贯入两寸得费不少工夫。

房门再启，愤怒的彭刚虎跳而出。

邻房的电剑飞虹，也启门一闪即到了院子里。

两个人影，正跃登对面的厢房。

店伙计惊惶的大呼大叫，已落店的旅客更大声惊呼有飞贼。

青天白日飞檐走壁，必定引起惊扰。

是周云凤的仆妇和侍女，纵路的身法高明极了，换穿了劲装，起落间真像飞。彭刚愤怒地追出，也飞跃而上。

有人出面安抚骚动的旅客，不久客院便重归寂静。

一男一妇泰然经过走廊，在经过电冰虹的客房时，突然推门闪入当时四下无人。

彭刚和电剑飞虹出房应付意外，房门仍保持虚掩的、店伙疏忽，没替他俩加锁，当然，也可能是有意疏忽的，店中仍有还没暴露身份的眼线潜伏，店伙预先被买通或胁迫大有可能。

女的后入，用背将门顶上，顺手加闩，免得有人闯入。

“放置在内间。”

女的向抵御掏出两具紫铜管的中年大汉吩咐：

“立即开启塞子，快！”

内间的房帘突然一掀，踱出一位中年女人，荆钗布裙像位仆妇，但眉目如画，流露在外的高贵风华，已表明绝非仆妇。

剑握在手中，随时皆可隐藏在腰裙内，明亮的凤目中，放射出湛湛奇光。

“对，该放置在内间。”

中年高贵女人冷冷的语间，具有摄人心魄的魔力：“外间太宽了些，毒的气体散发太广，功效有限，放置在错误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内间最为理想。”

“噢！你……”

大汉惊呼。

“我在等候你们呀！”

“收拾她！”女的急叫，左手疾扬，光芒破空，小型的柳叶刀飞旋而出。

大汉也警觉地拔出匕首，飞扑而上。

中年贵妇冷冷一笑，扣指疾弹，叮一声清鸣，指风在八尺外奇准地击中飞旋的柳叶刀，柳叶刀不进反退，旋势急减，斜飘击坠。

“你是活口。”

中年贵妇冷叱，扣指再弹。

砰一声大震，大汉冲倒在地，匕首脱手抛出，滑至中年贵妇脚前。

女的大骇，转身启门欲逃。

“你也是活口。”

中年贵妇声出手扬，第三次扣指疾弹。

女人嗯了一声，脊心穴被指出所击中，爬伏在房门上，缓缓向下挫倒。内间又出来一个中年人，是与彭光在酒坊前街上相遇的神秘客。

“我来问口供，保证他们愿意合作。”

中年人和蔼可亲，说的话却令两男女发抖。

“不必操之过急，他们短期间不会返回。”

中年贵妇泰然自若，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小心那两具紫铜管，一定是百毒天尊的宝贝，相当歹毒，中天君的人就是栽在这些毒管下的；”

“我就是利用这两根紫铜管，塞入这两位善男信女的喉咙，他们再不合作，干脆塞入他们的肚子里去。”

“那岂不一下子就把他们弄死了？”

中年贵女笑问：

“口供岂不告吹？”

“反正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口供，这些小爪牙所知不多，弄死了一了百了，免得麻烦。”

“你……你们到底要……要什么口……口供？”大汉颤抖着急叫：“我……我愿意用……用口供换……换命，知……知无不百。”

“我得盘算盘算，是否划算。”中年人欲擒故纵，一面察看两根紫铜管。

“放我一马，我们……只是奉……奉命行事。”

“唔！你很惜命。”

“世间谁又不惜命？”大汉无可奈何地说。

“谁派你来的？”

“金爷金水泰。”大汉乖乖回答。

“哦！丧门刀客金永泰，有名的屠夫。贵主子南天君在何处藏匿？”

“我真的不知道，知道将被天打雷劈。”

“百毒天尊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这两根泄毒管，也不是百毒天尊交给我们的。我知道的是，百毒天尊早些天，已经乘船到扬州去了，可能已经在南京快活，不在这里。”

“去你的，问了半天，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中年人不悦地踢了大汉一脚。

“老天爷，我怎么可能知道周大爷身边，有些什么人物？”

大汉叫起来：“我只是一个地位不高不低，不大不小的人物罢了，一向在夷陵州管理江湖行业，放勤快些奔走收常例钱，一月前应召前来听命接受差遣，能知道多少重要消息？”

“那个叫周云凤的漂亮妖女，是你们的什么人？”

“我知道她的地位很特殊，可自由活动，神出鬼没，可能连周大爷也无权指挥她。

大家都称她为凤姑娘、她的姓名也可能是假的，重要的行动，她不一定参与。

而我们的人，不设名份，皆以兄弟或朋友地位，尊奉南天君的旗号活动经营江湖行业。”

女人也惜命，主动招供：“周大爷有远见，不筹帮组会，以免引起官府的注意，官府对邦匪查缉极严。所以你要问我们有何地位，委实无从答复，因此凤姑娘的身份地位，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就不知道。”

“天下四天君所用的手法，几乎是一致的，外表只是名义上。的仁义大爷，骨子里秘密控制有章有法，地位仍有高低，只是在称呼上掩入耳而已。你们自己不便说，但心中有数，是吗？”

“不要和他们胡扯了，问不出什么有价值口供的。”

中年贵妇打出处治的手式：“邻房好像没有声息，他们为何不派人同时下手？”

“这两个善男信女有两根泄毒管，一房一根够了，犯不着派太多的人行事，人多风险也增多。”

中年人两脚把两男女踢昏：“外面可能有接应的人，我先把他们从后面的小院子弄走。”

房后的窗户处、是一座小院子，静悄悄不见有人走动。处理尸体方便。

仆妇与侍女在街巷的屋顶，纵高窜低起落迅捷无比、片到便远离街巷，越野飞掠速度更快。

仆妇脚下稍欠轻屣灵，很可能是受的外伤尚未复原，纵跃间抽动创口，忍受痛苦的表情经常出现，但到了平野，痛楚减轻速度加快。

但在他看来，这种速度不算什么，他不想拉近，紧蹑在二十步后亦步亦趋。

他知道，这两个女人可以引他去找周云凤或者南天君，至少也可以找到身份地位甚高的人。

身后跟来的电剑飞虹轻功也高明，轻松地和他保持十步距离，但已了解他的心意，替他留意身后的动静，严防意外。

有一位神意默契圆熟的人联手，是十分愉快的事。

彭刚不知道电剑飞虹的底细，只觉得相处自然而然地神意相通，越来越圆熟，心意相通浑如一体。

有些人相处一辈子，也难达到这种境界。

他对电剑飞虹打听消息的手段并无所知，极感佩服，所以获得的消息相当正确，而且搜罗广泛。

他曾经在板闸镇混世，对三教九流都有道接触，知道钻门路做包打听，所以不算外行。

但要和真正的老江湖周旋，他那些混世的手段，就派不上用场，所以

所获的消息有限得很，比起电剑飞虹杰相差太远了，女猎人名不虚传。

遨游天下的人，与在地方上混世的人是不同的，正确地说。他还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前面是几家农舍，仆妇与侍女往里一钻，便消失在一处屋角后，形影俱消。

“打进去吧？”他向跟近的电剑飞虹问，驻足打量四周的形势。

“行刺失败了，她们是有意引我们来的。”姑娘指指村落右侧，建有楼房的农舍：“居高临下，可监视四周的动静，我们进去，他们就会现身的。”

“走。”

他领先便走。

一阵零星狗叫迎接他俩，村民立即惊惶地家家闭户，儿童们纷纷走避，看不出异状，是极为寻常的城郊农庄，当然藏匿一些人毫无困难。

踏入村中心的广场，似乎这里已成为死村了，这几头黄狗也躲进屋子里，人全失了踪。广场并不广，只是普通的俗称而已。四周光秃秃没栽有树木，东首建了一座戏棚般的小台棚。也许，这是看野台戏的活动中心。

一阵心潮汹涌，心悸撼动着他，汗毛根根竖立，那胜无形的压力令他觉得寒流起尾间间

“我真蠢！”

他心中狂叫。

这刹间，他油然兴起豪赌的念头。

在板闸镇鬼混，留意江湖动静，与各色名流人物厮混以掩藏本来面目，他在赌坊出入过。

他伸手向北首那栋大宅一指，扭头回顾跟在身后数十步左右的叶姑娘点头示意。

意思是说：进去搜。

但他的左手，却在下面打出不同的手式。

本来微笑着的叶姑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右手也向大宅一指，再指指他和自己。

意思是问：你进去？我呢？

真有意思，姑娘的左手也另有手式。

他俩相距十步，一前一后，如果四周有人潜伏，必定屏息以待，留意他俩的一举一动。

他的右手，打出两人一前一后进入的手式。最后，右手向半掩的宅门一指，左手一挥，表示要姑娘急进，两人似在用信号时退，

姑娘点头，撒剑，一打手式，飞掠而进。

他徐徐抽刀，恰好在出鞘的瞬间，姑娘的落点正在身侧，身形趔挫，再次起跃。

他身形倏动，有如鬼魅幻形，到了姑娘身旁，挫马步一托姑娘的靴底，姑娘腾空飞翻而起，但不是直进，而是向侧旋翻，远出四丈外，着地再飞升，登上左侧房舍的瓦面。

他则随同一方向鱼跃而出，一跃也在三丈外，一蹲一升，也跃登左方邻舍的屋顶。

变化快如电光石火，观的人绝难看清。

这瞬间，暗器自广场四周的宅院门窗内，向广场集中攒射，有如满天

花雨。

同时，阴风乍起，灰雾狂涌，鬼声啾啾。

如果他们俩在会合的瞬间略一停留的话，或者闯入大宅，那就……

两人脸色大变，向后急退，在后方另一栋房舍的瓦面会合，两人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真蠢，是吗？”他犹有余悸地苦笑。

“还不算蠢，只是笨了一点。”姑娘惊魂初定，居然恢复笑意，还有心情打趣他：“我也笨，几乎要开口问你手式的用意，幸好没问。”

“这叫做心有灵犀。”他挽了姑娘的手在屋顶举步：“我只知道，你一定了解我的意思。”

姑娘脸一红，心有灵犀这句话含意亲匿，芳心一跳，情不自禁偷瞄了一眼。

“你的神色与平时不同，所以我立即明白了。”姑娘脸红红地说：“是不是你看出什么征候了？”

“感觉，感觉出来的。”他说：“那些惶然走避的村民，怎么可能在短短片刻间，全都躲得一个不剩？那些村童可能如此乖顺听话，一叫便能回屋躲藏？我小时听到叫唤，老半天也回不了家呢！我已经算是不太野的孩子了。”

“你大概越长越大越野。”姑娘仍在打趣他。

“挨揍的机会也多。”他自嘲地说。

“通常一般大家庭中，长子的管教比较严，因为日后要继承门风家世，不能马虎。

次子则时松时紧，因此常会失轨。么儿受宠，老二就遭殃。你是活该，嘻嘻。”

“老二注定了要自立门户呀！管得太紧那就老成持重，如何能立？”他完全忽略了姑娘话中的内涵，他并没将家世告诉任何人：“我们堵在村口，设法引他们出来，或者逐屋赶他们出来。”

两人跳落村处，向村口绕走。

“他们只能依靠人多对付你，或者布埋伏等你闯，不会出来和你在暗地里搏杀。”姑娘紧握他的手，直趋村口的小径。

“他们会出来的。”

他肯定地说。

“那可不一定哦……”

“你不是说，他们要铲除笑阎罗吗？”

“是呀！”

“他们的主力都在这里，不出来怎敢派小猫小狗到雄风园撒野？”他说：“除非你的消息不正确。”

“对，他们非出来不可。”姑娘的口气信心十足：“他们一定会去雄风园，铲除最后的障碍。天下四天君所扩张的地盘内。不会容忍有号召力的龙蛇存在。南天君已经认定高邮淮安，江之北河之南，已是他的囊中物，这地区内的强龙大豪，如果不买他的帐，那就是潜在的威胁，早一天清除局面就可以早一天完全控制。”

他葛蔓心动，猛然醒悟。

“我明白了。”他脱口轻呼。

“你明白什么？”姑娘惑然问。

“高邮的知州大人，听说有点庸碌。”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四年任期最好大事不出小事不生，大多数父母官，都有这种心态呀！不足为怪。”姑娘用世故的口吻说。

“所以境内江湖行业欣欣向荣，龙蛇混杂，痞棍横行，至尊刀就是牛鬼蛇神的大爷。”

“通都大邑交通要埠，是免不了的。”

“淮安府的清河县就不同，埠头比高邮繁荣一倍。三教九流的过境龙蛇，必须安份守己，当地牛鬼蛇神，绝不敢放肆横行。那位李知县做了二十年的父母官，公平廉明爱民如子卓越卓有政声。”

“我知道，自淮安至扬州，东抵通州，漕河两岸的百姓，对李知县皆敬若神明。”

“所以，南天君如想在淮安建山门，后果可想而知不被扑来灭才是怪事。清河有一位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已退隐但号召力仍在的天下级好汉。笑阎罗虽也是天下级的名宿，哪能比？”

“你是指霸剑瑚罡？”姑娘笑问。

“对。”

“你认识他？”

“不认识，但我尊重这位大爷。有霸天剑罡在，南天君乾坤一剑休想如意。所以，霸剑天罡与李知县，都是南天君的眼中钉肉中刺，须拔之而后快，所以要乘扩张地盘的好机，一并拔除永绝后患。哼！这混蛋该死。”

“哦！你找他的……”

两人堵在村口，村里出来的人难逃眼下。

出来的是周云凤，绿衣绿裙仪态万千，盛妆的少女，那种美的风华是十分诱人的。

“你不知道何时应该收手吗？”周云凤脸上有可爱的笑容，站在十余步外不再接近。

“我知道，所以在等你呀！”彭刚也笑容可掬，不再流露跃然欲动的气势。

面对这位武功超绝，变化多端的难缠妖女，他知道冲动无剂于事，必须绝对冷静才能应付。

“我希望你立即离开高邮。”

“不可能。”他答得斩钉截铁。

“你是我平生罕见的唯一劲敌，我真不希望两败俱伤。”

“我的想法，和你下相反。”

“有何分别？”

“有我无敌，够简单吧？”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没有必胜的条件和把握，而且势孤力单。”

“我不考虑其他的事，只知对我应做的事全力以赴。人活在世间，每个人活的目标都不同，但不管他为何目的而活，为达目的皆必须将全心力投入。我也一样，义无反顾。”

“你吓唬不了我，我会把你的人杀得做恶梦。”

“天杀的，你到底要什么？”周云凤冒火地尖叫。

“小妖女，你知道我要什么。”他反而更沉着。

“要名要利，我都可以给你，要……”

“我只要你。”

“好呀！你我并肩傲啸江湖……”

“我已经有人并肩了。”他的手搭住电剑飞虹的香肩：“但不是并肩傲啸江湖，而是并肩为所从事的目标勇往直前。”

“她，电剑飞虹？你算了吧，她能给你什么帮助？她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女光棍……”

“你呢？你又是什么大有来历的女神佛？小妖女，不要故意歪曲我的话意。”

“你……”

“我要你，我一定要知道，你扮假书生光临板闸镇之后的一切所做所为，求证你们到底有哪些人涉入。百毒天尊魔手无常控制你呢？抑或是你控制他们？你愿意告诉我吗？”

“你是追踪我而来高邮的？”

“就算是吗！”

“关你什么事？”

“我是淮安人，治安所发生的不幸事故、我都有一份关切，须查个水落石出。这理由不管是否充分，我不介意。你如果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将用刀剑逼你。”

“天杀的！你以为吃定我了？”

“那是一定的。”

“我也必定杀你永除后患。”

“那就各为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吧！”

宝刀出鞘，他扬刀直上。

周云凤倏然飞退，一声信号，村外缘人影暴起，足有三十人以上。

人攀人强，三十余人是南天君的精锐，势将先用暗器阵打先锋，想冲阵风险太大。

他不进反退，一声长笑，向左越野绕走，引对方移动阵势。

这些人都是行家，驻阵不动，恭候他闯阵，不理睬他绕走。

“我不信你们能保持永远在一起列阵！”他在侧方大叫：“咱们随时再见。”

两人向最左方的屋角掠进，一闪不见。

这一招非常高明，这些人怎么可能永远在起列阵相候？

只要阵势一动，便会有人落单，退回村舍歇息，也不可能挤在一起。

众人不敢分散搜寻村舍，无可奈何地退入村口的一座大宅等待。

夜幕将临，必须有所行动的人，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岂能在村舍内久耽下去？

天一黑，袭击更容易了。

彭刚和姑娘重新出现在村口，也在等候这些人出村。

小径北面出现两个人影，一白一青。

青的是江湖秀士，白的是云裳仙子。

彭刚看到这位秀士，就心中冒烟，好在中天君风雷剑客已和他打过交道、他忍下了将升的怒火。

江湖秀士两人不再怕他，大模大样接近。

“他娘的！你这混蛋人模人样，抖起来了，还想玩弄什么阴谋诡计？”

彭刚不再冒火，仍然说话粗野充满嘲弄味：“你最好手不要乱动，我如果动了疑，疑心你又阴毒一搬弄做女红的针，一刀宰了你岂不冤枉？”

“混蛋！你不要猖狂！”江湖秀士也受不了他的嘲弄谩骂，跳脚叫嚷：“打昕出南天君有些人躲在这一带，咱们在踩探。你们在干什么？”

“等待。”

“等待什么？”

“你知道人生在世，呱呱落地之后，便眼巴巴地在等待两件事情，你知是哪两件事？”

“等两件事？”江湖秀士抓抓头皮：“两件事……哦！名与利两件事。去你的！谁都懂。”

“哈哈！你就不懂。”彭刚怪笑。

“我不懂？难道不是名和利？”

“不对。”彭刚忍住笑。

“那……”

“那又是什么？”

“等老，等死。”彭刚不像是嘲弄，正正经经：“大多数人等不到前者，有许多人生下片刻便断了气，魂魄至下地狱，等候重投入人世碰运气。后者则人人都可等得到，绝无例外，人人有份，早晚而已。”

“你这是混蛋理论。”江湖秀士又好气又好笑；“你一定失心疯胡言乱语，一定。”

“你这混蛋就是听不得老实话，真是可悲。”彭刚直摇手：“你这种人的眼中，只能看到名利，而且不惜丧心病狂，心狠手辣无所不为……”

“混蛋！你呢？你还不是……”江湖秀士跳起来抢着质问。

“我也会为名利而奔忙，但不会昧着良心去争取。在等老等死期间，做一些让自己问心无愧的事。要我像天下四君一样，杀了许许多多的人，以争取那雄霸天下的名位，我还真没有勇气去尝试。”

“那是懦夫理论。不要胡说八道了，你们到底在等什么？等村子里的人，杀鸡治酒请你们进去赴宴？”

江湖秀士知道斗口，真的毫无胜算。

“等村子里的人出来，就算村里置有筵席酒，你两位敢进去吗？”

“等什么？为何不敢进去？”

“要进去，请便！他们会欢迎你，欢迎你送上门来。”彭刚嘻皮笑脸，装腔作势让出去路。

“送上门来？你……你要等什么？”

“南天君的人。”叶姑娘不希望江湖秀士恼羞成怒，不希望增加敌人，只好出面打圆场。

“南天君的人？村子里？”江湖秀士兴高采烈：“果然躲在这一带。去赶他们出来，妙！”

“一点也不妙。”彭刚说：“那个妖女周云凤就在这里面，可见的还有三十余名高手男女，似乎无一庸手，南天君把精锐全摆在这里候命蠢动。我自以为是伏魔的不坏金刚，但也不敢往里闯，只想等他们出来，再见机行事，捞几条大鱼大虾。你有种，你闯进去给我看看？”

一听妖女周云凤在村子里，江湖秀士凉了半截。

这位秀士第一个害怕的人就是彭刚，第二个害怕的人是周云凤。

周云凤带了精锐藏匿在这里，他如果没碰上彭刚，一头闯进村里去，结果如何？想起来就感到毛骨悚然，真是老天爷保佑。

“你两位如果敢闯，我们俩也敢。”江湖秀士硬着头皮拍胸膛：“你负责对付妖女，其他的杂碎我负责。我有三十二枚双锋针，平均两枚可以击倒一个。”

“你这混蛋阴毒得很，居然说得相当谦虚，平均两枚双锋针击倒一个，你未免小看你自己了。他娘的！你一枚针可以击倒两个人。走！咱们进去。”

村口又出现周云凤的身影、光华四射的宝剑在手。

“来吧！本姑娘等你们送死。”

“来也！”彭刚高叫。拔刀飞跃而进。

周云凤迅速向村内退，沿村道往村中心倒退而走。

“我等你。”

周云凤一面退一面高叫。

“分！”彭刚沉叱。

后跟的叶姑娘向右鱼跃，暗器恰好光临她先前急进的位置。

扑地一窜，再腾空飞升登上最近一栋农舍的瓦面。

速度骇人听闻，起落间形影难辩。

彭刚出面在她右方的屋脊，她大感意外。

彭刚分明是向左分开的，怎么可能先一刹那，出现在她身侧？大概只有会分身法的人才能办得到。

她心中雪亮，彭刚一直就在掩护她。只感到心中暖暖地，她移位登屋并无风险，有彭刚在旁照顾。

周云凤知道引两人深入的计谋落空，发出一声暗号，往侧方一闪，隐没在房舍的空隙中。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不敢跟入，向侧急绕，跃登另一座屋顶，胆气渐壮。

“咱们放火，薰他们出来。”江湖秀士大叫大嚷：“他们躲入屋中，咱们不能和他们在屋子里玩命。”

“狗屁？”彭刚大骂：“你他娘的不是强盗，这些村民与你无冤无仇，你放什么火？”

“不放火能把他们赶出来吗？”江湖秀士说得理直气壮：“我可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

“你这混蛋总算不怎么可恶了，居然敢承认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有些男盗女娼的狗王八，经常在大庭广众间，拍胸膛自称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呢！我总算不怎么讨厌你了，你比那些王八可爱多啦！”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江湖秀士讪讪地说：“你说，怎么办？”

“老话一句，等待。”彭刚说：“你能运起护体神功，支持一刻两刻吗？”

“去你的！只有地行仙才能办得到。”

“那就不要闯进屋子里，做他们的暗器的活靶，要是能进去，我和叶姑娘早就杀进去了，还用得着等你来摇旗呐喊？等吧！他们会出来的。”

“好吧！等待。喂！南天君乾坤一剑在不在里面？”

“没见到，大概不在。”

“大概？”

“今晚他们将有惊世的大举，南天君必须在某地现身，吸引某些人的注

意，让某些人松弛戒心，再由这里的精锐，出其不意直捣黄龙。所以，他不会在这里。”

“什么惊世大举？”

“没证实的事，我不会信口开河。”

“透露一点嘛！”

“你们的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大举之一。这一次的大举性质差不多，所以他们必须以精锐全力以处，志在必得。”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江湖秀士嗤之以鼻：“你又不是神仙，你根本没有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本钱。”

“敢打赌吗？”

“打什么赌？”

“赌他们今晚必须支……小心身后！”

双方分别站在两栋农舍的屋脊，相距在六七丈外。

夕阳西下，彭刚位于西，面向东，所以能清晰看到江湖秀士身后的景物，及时发出警告。

东面江湖秀士的身后，另一栋农舍的屋顶，出现两个人，作势发射暗器。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不约而同向下一蹲，斜滑出脊顶，滑抵屋檐上方。

两把中型飞刀飞旋而来，越过屋脊落在另一栋农舍的瓦面。发出清脆的滚动跳弹声，飞行时的尖厉锐啸，令人闻之寒毛直竖。

“贼王八！”江湖秀士旋身跳起来咒骂。

但发射飞刀的两个人，已经跳落屋下不见了。

“我们站在屋顶，像准备挨暗器的傻呆瓜。”云裳仙子悚然地说：“得设法反击，看准一栋村舍，猛然突入，用暗器开道便刻抢入痛宰他们。”

“对，你们准备用暗器开道。”彭刚立即揭了几块瓦片在手里：“逐屋清除，杀十个算一个。”

“那两个杂种，一定藏在这一家。”江湖秀士指指脚下的屋顶：“就从这一家开始吧！”

这位秀士可不像彭刚心地善良，连放火都不在乎，蹬破屋顶算得了什么？掌脚齐施，一阵暴响，瓦片崩裂，屋椽折断。

农舍的设备简陋，通常不装设承尘，屋顶一破，便可直堕地面。

彭刚先一步跳下屋侧，瓦片脱手飞旋而出，飞向半撑开的一座窗户，在瓦片爆裂，窗户一片崩坍声中，平飞疾跃而入，一进窗便将其他几片瓦连续掷出。

“哎……”幽暗的窗内，传出被击中者的叫痛声。

电剑飞虹接着穿破窗而入，飞虹针出手，向可能有人出现的角落发射，这就称为用暗器开道，先行封死可能有人出现的地方，吓阻藏匿在内的人现身。

“嗯……”一个冲出准备发射暗器的人，刚从门角闪出，恰好被飞虹针贯入右肋，身形一顿。

原来藏身在内的一个人，是被瓦片击倒的，刚晕头转向爬起，彭刚倒了，一掌劈在那人的天灵盖上，头骨下陷活不成了。

电剑飞虹也把中针者一掌劈翻，收回飞虹针拔剑出鞘。

“跟我来。”彭刚低叫，向通向内堂的走道疾走。

“你死吧！”内堂传出江湖秀士的沉叱。

互相掩护用暗器开道，这一招还真管用。

可是，屋子里只有四个人，两个死在外厅，两个死在内堂，白浪费了不少暗器，却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了。

彭刚领先冲向另一栋农舍，不等他掷出瓦片，里面已传出叫喊声，一听便知不是南天君的爪牙。

“他们乘机溜走了。”他向跟来的电剑飞虹匆匆地说：“可能是从村后走的。”

“追他们上天入地。”江湖秀士兴高果烈，一击顺利得手难免有点得意忘形：“别让妖女逃掉了。”

彭刚追周云凤的心更切，疾奔村后。

暮色四起，视野有限。

四人站在村后发楞，怎知道那些人是往哪一方走的？

四面八方皆可通行无阻，逃的人速度必定快得惊人，如何追？

方向略错些许角度，便全一错三千里。

“我知道在何处可以等得到他们。”电剑飞虹说：“说不定可以把南天君弄到手。”

“对，一定可以等得到他们，除非他怕死，仍然躲在暗处指挥。”彭刚知道她指的是雄风园：“可是……我们岂不成了帮助笑阎罗多管闲事的人了？”

他不想介入这种豪霸火并的旋涡里，那与他无关，避免介入免滋误会，最好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少一些豪霸，世间就少一些是非。

江湖秀士听出端倪，忍不住插嘴。

“叶姑娘，是不是指雄风园？”江湖秀士并不完全相信彭刚所提笑阎罗的事：“你们的消息恐怕靠不住吧？”

“你最好不要怀疑他！”彭刚冷笑：“今晚南天君的大举目标，就是雄风园。”

“按理应该不可能。”江湖秀士剑眉深锁：“笑阎罗不成气候，短视怕事，南天君除掉他有何好处？这……唔！如果他真有此意，很可能与东山交涉的事有关，大力神语出不逊，笑阎罗当时很不悦，很可能有改变态度的打算，所以……”

江湖秀士随即把东山交涉评理的事，一五一十说出经过。

“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呀！”电剑飞虹加以分析：“笑阎罗如果发迹态度，分开指责南天君不守道义，至尊刀也可能倒向笑阎罗一边，南天君将不易顺利接收高邮地盘。

至尊刀的朋友千里旋风已经赶到，已表示至尊刀已有豁出动反抗的准备。”

“千里旋风是至尊刀的好朋友？不可能吧。”江湖秀士惑然说。

“江湖朋友知者并不少呀！”电剑飞虹并不怀疑所获消息的正确性：“千里旋风曾经多次南游，通常乘船南下，在高邮多次停留，本地的蛇鼠，都知道他曾经与至尊刀有往来。”

“千里旋风为何要乘船去？”云裳仙子的江湖经验也相当丰富，“从京师南游，北船比起旱路慢一半、而且沿途都得窝在船上，那他还配称千里旋风

吗？”

“途经各地，拜会当地龙蛇，这是礼貌也是常情呀！这种交情算不了什么的。”江湖秀士加以补充：“我在中天君处作客，双方颇为投缘，无话不谈。中天君希望与北天君结盟，暗中有交往并非绝对秘密。据我所知，北天君谈起千里旋风并没有多少好感，对京都附近的豪霸敬鬼神而远之。这位仁兄人缘并不佳，他会远道来替至尊刀出头？”

“你是说，千里旋风不可能是北天君的人吗？”电剑飞虹一怔。

“不可能。”

“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中天君暗中请来助拳的人？”

“当然不可能。如果确有其事，中天君会告诉我的。中天君对我推心置腹，所以我愿意替他买命打前锋，这种重大的事，他不会瞒着我。”

“唔！有古怪。”电剑飞虹黛眉深锁。

“有何古怪？”彭刚问。

“大哥，防着他一点。这个千里旋风来意可疑，本来我以为是中天君暗中召来助拳的人，或者是助至尊刀的人，可是……杨秀士的话可信。”

“那家伙对南天君不满也是事实呀！他在高升客栈……”

彭刚将五花剑在高升客栈，与千里旋风打交道的事说了。

那里他已经知道五花剑在高升客栈做眼线，暗中潜入侦查，目击双方打交道。

他和电剑飞虹跟踪五花剑，半途碰上江湖秀士一群人设伏对付南天君的人。

结果，要不是彭刚与姑娘及时出现，江湖秀士一群人绝逃不出周云凤剑下。

“内情并不简单。”江湖秀士若笑：“不便猜测。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中天君绝对请不到千里旋风助拳。中天君风雷剑客的声望，还不够请千里旋风的份量。北天君也不会介入千里外的火并事故，不可能请千里旋风来看风色。而且，北天君瞧不起千里旋风这个人。”

“好了好了，反正不关我们的事。”彭刚不想横生枝节多管闲事：“杨秀士，你去不去雄风园？”

“去就去，闲着也是闲着。”江湖秀士说：“先说那妖女你得负责。”

“你真怕她？”彭刚问。

“我不否认。”江湖秀士脸一红：“凭武功我也不是她的敌手，何况她会妖术。”

“你这家伙还真不错，我是越来越不讨厌你了。”

“去你的！”

“走吧！先找地方进食。”

江湖上名人辈出，高手名宿车载斗量，淘汰率也高，起起落落真正的长青树并不多。

这些众多英雄豪杰，事实上大多数人，终生不曾碰头，各处天南地北，闻名而已从来未谋面。

所获有关高手名宿的消息，绝大多数得自传闻，事不关己。更懒得进一步深入了解。

电剑飞虹所获有关千里旋风的底细消息，也是得之于传闻。以及高邮

的一些小蛇鼠口中，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

一经与江湖秀士的消息比较对证，的确令人生疑。

如果真是途经高邮，的确没有介入大豪们为地盘纷争的必要性，更没有不深入了解，便表明不满某一方的理由。

何况所表示不满的人直指南天君，而南天君又是争斗中占了上风胜利在望的一方。

与胜利的一方为敌，凭什么？凭义理？大霸大豪急名夺利，根本没有义理可讲，胜的一方才有义理。

事不关己，彭刚四个人把这事置之不理。

找食物必须回到南码头，码头区也有巡捕加强巡逻，反正不闹事就不会有麻烦，仅需提防暗算。

彭刚与姑娘先返回客店，略加拾夺便重行外出，前往酒坊与江湖秀士，云裳仙子会合，预定晚餐之后，悄然绕道潜赴雄风园，早些到达等候猎物出现。

“我们的住处，已有人光顾了。”走在街上，电冰虹透露客房有人入侵的事。

“噢！他们无此必要呀！”彭刚一怔：“我房中的物品，并没被移动。”

“他们是想活擒我们，用这玩意。”姑娘将上具紫铜泄管递给他。

“唔！是一种令人嗅入，便浑自虚脱的毒物，而非迷魂药剂。”彭刚嗅了嗅说道：“迷魂药剂不是毒物，这管子里装的确的确是毒物。”

“你敢嗅，不怕中毒？”姑娘颇感意外。

“嗅入少量并无作用，只要不是入鼻封喉的毒物，我还制得了。”他不便详回解释：“可能是百毒天尊的法宝，他快要出面对付我们了，今后千万要小心。这老魔神出鬼没，连南天君的亲：信，也不知道他的行踪，也许已经盯在我们左近候机行凶呢！”

“你对付得了他吗？”

“毫无疑问。”他肯定地说。

他不便将惩戒百毒天尊的事说出，那次他扮花面鬼怪，把百毒天和夺魂魔君，打得天昏地黑，而且没收了百毒天尊不少解毒药物。

那次、他真该让飞狐毙了那两个老凶魔的，却遵守自己订下的戏弄对方就不取命的规矩，以到发生无穷风波。

老毒魔的毒物他一清二楚，而且有老毒魔的解毒药物，所以他不怕老毒魔的毒，嗅一嗅即使没有解药，也奈何不了他。

“我想和那个妖女周云凤一搏，可是……”

“只要你能抓住不许她使用真气御使撼魂大法的机会，很可能平分秋色，她想胜你并不容易。必要时，你还有机会用飞虹针要她的命。记住：不许她抓住机会御神行法，不动手则已，动则逼得她喘不过气来。如果她能抓住和你说话的片刻机会，你就注定一定是输家。”

“要如何才知道他在凝神准备行法？”

“当她的眼睛形成凝视时，便是凝神的开始，或者双手一张，阴风将发，那就是真气已聚，即将行法了。双目凝视时，以大约平常速度叫数的二十数左右，就是双手伸张神功将发了。在这心中默数二十数，双手伸张之前，你必须立即猛烈地攻击，她就无暇施法了。有时她可能先虚张声势，提前伸张双手。如果在这默数二十数之前你来不及抢攻，必须断然退走。”

他等于是面授机宜，告诉姑娘该如何对付周云凤。

他和姑娘曾经暗中目击江湖秀士与妖女搏斗的经过，江湖秀士在近距离面面对中，三枚双锋针急袭无功。

因此姑娘缺乏信心，飞虹针或许比双锋针精悍些，威力大不了多少，对付不了妖女。

他明白地告诉姑娘，拼武功胜的机会是平分秋色，只要能迫使妖女无暇施法，定可和妖女拼成平手。

面对强敌产生戒惧，这是正常的，姑娘也不例外，的确没有胜周云凤的信心。

曾经与周云凤打过交道的江湖秀士，更是有点望影尺惊。

姑娘并不胆怯，只是对一知半解的妖术怀有戒心。

彭刚的适当鼓励，她的信心逐渐恢复了。

“这个小妖女到底是何来路？小小年纪便已经修至如此超尘拔俗境界，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姑娘信心仍没全复，仍然有点心虚：“她是怎么练的？论年岁，她并不比我大，难道说，她是天赋奇才，老天爷对她特别眷顾？”

“我对她的来路毫无所知，但她练成的太乙真气我不算陌生。天赋奇才是有可能的，后天肯用大恒心大毅力苦练，才是着关键所在，不愿苦练的人，有超人的天赋也是枉然。”

“太乙真气，太乙真气……”姑娘喃喃自语：“出于玄门该无疑问……”

“你该听说过上一代的名宿，宇内五妖仙。”

“三十年前江湖的高手名宿们，提起这五个妖仙，不心底生寒的人真没有几个。好在他们已有十余年，甚至二十年没在江湖走动。很可能成为真正的妖仙了。”

“那位身称大罗散仙。也叫玄真炼气士的周元浩，享誉武林号称武林绝学的太乙真气。全名是玄元太乙真气，是玄门旁支的魔功。这小妖女如果真姓周，很可能是大罗散仙的后人。”

“如果是那妖仙的后人，掀起血雨腥风就不足怪了。”姑娘摇头苦笑：“据江湖朋友所知，三四十年前，大罗散仙先后襄助过七位江湖大豪，唆使他们称雄霸道，结果没有任何一位大豪，能成为真正的雄霸天下，唯我独尊的江湖霸主。他的后人一个小妖女，帮助南天君妄想称霸天下，哪轮得到这妖女扛大旗？南天君实在找错了军师。”

“如果北进的计划是她策订的，应该算是成功了一大半，至少把中天君给引出来，消灭厂中天君不少精锐。如果没有我们介入，局面可能已经底定了。可能问题出在她并不负专责，南天君并不十分重视她的意见，让她带了一些人四处奔波，也就无法集中全力图谋。她和百毒天尊一群凶魔远至淮安，想先解决最北端的威胁。可是，南天君的胆识有限，双方配合不上。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她如果成功了，成就将比大罗散仙更高些。”

“她如果成功，南天君势将飞扬跋扈，指向西天君和北天君。志在独霸江湖，势必掀起滔天风浪、天知道会有多少人倒在血泊中？”姑娘叹息一声：“各门各道的牛鬼蛇神，为了本身的权益和安全，绝不会坐视南天君称霸号令江湖，你我恐怕也难置身事外。”

“那是一定的。”彭刚冷笑：“现在，我们已置身在风暴中心了。所以、她必须失败。我俩齐心协力，促使她失败。就凭这点原因，我也会和她彻底解决。”

“是的、必须和她彻底解决。”

姑娘郑重地说。

十七

南天君的人上次拂晓攻击，大获全胜，先用奇毒袭击，几乎一网打尽中天君的精锐。

可一不可再，这次不能再拂晓攻击了。

由于彭刚与江湖秀土的无意中介入，发现南天君精锐的集结处，不得不在紧要关撤走。

他们对付不了彭刚四人的联手强攻。

任何意外情况发生，都会影响计策的进行。

因此计划必须订有多种应付意外的策略，所订的计划的必须有多种选择，应变手段各有不同。

这里的集结处，司令人是周云凤，三四十名高手，损失了一成，她不得不断然撤离，改变行动计划，带了人绕城东而走，舍弃由城西绕走的近途，远绕东门多走五六里，改从东面接近雄风园。

她越想越感到不安，彭刚的事如不解决，影响大局至巨，很可能所有的计划都失去了作用。

到达另一集结区、她立即与三位次要负责人商量。

“她彭的是一大祸害，不早些解决将误大事；”她向三位负责人郑重地说：“他一出面闹事，咱们的第一行动计划便告吹了。我感到十分奇怪，以咱们这么多老江湖的经验见识，居然查不出这人的底细，委实令人耽心，对付一个武功超绝来历不明的人，是十分危险的事。”

“凤姑娘又有何打算？”大力神的神情也极为不安，对彭刚怀有相当程度的恐惧。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被彭刚以雷霆万钧的强攻所击倒后，从此就消失与彭刚拼搏的勇气。

“我要去找他，探出他为何要追问我在淮安的行动。”她根恨地说：“那不管他的事，他为何要问？你代为指挥，速派人与第二行动小组联络说明情势。”

“凤姑娘……”

“我不会大意。”她打断大力神的话：“三更初如果我赶不回来，你们就按计划行动。”

“凤姑娘，可否先让大爷知道？你单身去找他，聪明吗？”大力神加反对。

“如果咱们按计划发动，他出现身和咱们作对。后果如何？咱们没有人能对付得了他，有一半人甚至听到活报应三个字就手脚都软了。不要为我耽心，如果不和他硬拼，他还奈何不了我。我去找他，非去不可。”

最后她只带了一个小侍女，匆匆奔向城西。

她不要仆妇跟去，仆女受伤不能全力与人交手相搏。

天下四大天君，是四大地区的江湖仁义大爷，本身并没以何种名义作号召，也没有公开的实质组织作山门根基。

外界的各方人士，皆以为他们只是各地区的龙头蛇首，凭声望获得江湖朋友的尊敬或畏惧，本身并没有组织系统，只算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物而已。

如果有组织系统，就会有各色各样职称。

比方说，筹帮组会，就会有帮主会主。

四大天君就没有组织的名义，本身就很少出面指挥。

其实，骨子里不是那么一回事。

四大天君的发展手段与策略，几乎是相同的，他们的朋友兄弟，其实都是他的亲信与忠诚的拥护者。

官府严禁筹帮组会，全力对付源远流长，数百年深植人心的惑众组织白莲会，抓住了查明实据，立即正法。不必等候刑部复决，也不需按行刑期行刑。

因此胆敢公然筹帮组会的人，必须冒上法场的隐险。

四大天君十分聪明、他们不是有组织的组合。

他们都有替他办事的亲信忠实爪牙，各地的旗下牛鬼蛇神心照不宣。也懒得进一趟了解这些亲信的来路底细。反正这些亲信并没有直接指挥各地的兄弟朋友。

中天君的宾客江湖秀士，就是亲信人物。

南天君的四天游神，也是亲信的弟兄。

旗下的牛鬼蛇神，其实并不知道四大游神的真正底细。

因此，也不知道周云凤的根底，反正只知道身份地位甚高的人，不需犯忌地打听身份来历自找麻烦。

爪牙们知道周云凤有一批自己的亲信，与各方人士周旋，其中有百毒天尊、魔手无常、夺魂魔君……都是名震天下的魔头，名头声威，皆比南天君更有份量，差的是这些魔道名宿，本身并没养有爪牙党羽。

而这些魔道名宿，却与周云凤在一起，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只在紧要关头方现身号令。

因此所有的爪牙，对周云凤当然刮目相看，谁也不敢对她和的身份权威质疑，极为乐意听从她的指挥。

总之，她身边的人，都是些大有来头的高手名宿，任何人都可独当一面。

强将手下无弱兵，她身边的人都是江湖朋友闻名色变的知名人物。

几次接触，她对彭刚多少了解一些大概，知道任她身边那些高手名宿，对付高手中的高手尚可派上用场，要对付彭刚这种超绝的高手，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所以她必须亲自与彭刚了断。

估计中，如不志在求胜、避免生死一搏，彭刚未必能奈伺得了她。

碰上可怕的劲敌须用智取，女人在先天上的条件，就与年轻力壮的大男人差了一段距离，体质体能艘不容许双方斗勇力比气势。

簿暮时被彭刚堵在小村里，她身边的人手多，人多对付超绝的高手反而是累赘，上去一个死一个。

一万头羊，也无法与一头猛虎相搏，因此，她丧失了与彭刚放手一拼的勇气。

她一个人，至少可以避免断送众人人手的顾虑。

带了一位小侍女，她奔向州城的西北郊。

彭刚如果从码头区前往雄风园，必须走条城处的绕城小径。

她并不知道彭刚已经查出，她今晚要袭击雄风园，只知彭刚如果想探南天君的动静，必定至城北郊的街市，找地棍们打听消息，或者亲自踩探爪牙们的落脚处。

彭刚与电剑飞虹，一直就在公然活动，绝大多数时间，皆在各方的眼线监视下，近来的动静，逐渐被眼线们摸清了。

对他的性情，也有些了解。

他的动静也无意瞒人，只是行动没预先策定，眼线也就无法有效地盯牢他的一举一动，摸不清他的意图去向，也就无法预先布网张罗对付他。

这几天的变化也太过快速，而且复杂，事故接踵发生，派出对付彭刚的人数并不多，必须为达到主要目标而全力以赴。

彭刚不是主要目标，只是临对发生的意外变数，如果抽调出一部分人应付，便将减去其他方面的实力。

江湖秀士和云裳仙子，反面成为南天君的爪牙们所瞩目的狙击目标，可惜一直就抓不住狙击的机会。

两人行动诡秘，眼线不但盯不牢他们，反而被反跟踪的人弄走了好几位精明眼线。

江湖秀士与彭刚化敌为友，当然不可能成为无话不谈的知交朋友，有关自己的事不便提，临时凑合在一起行动而已，因此重要的事，必须与自己人商量，返回南码头双方便分手了，预定二更初正时刻。在至北门的绕城小径会合，晚膳时双方并没在一起。

天黑后不久，两人便走上至城北郊的小径。

“瑶姑，你认为彭小子所预料，南天君的大举目标是笑阎罗，可信程度有多高？”江湖秀士一面走一面问：“彭小子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但他凭什么能听到这空穴来风的消息？我们的眼线众多，竟然没打听出任何风声。”

“我对这消息将信将疑。”云裳仙子的态度有所保留：“好在傅大爷已着手防变。”

不会再上当，就算南天君重施放技向我们的人袭击，至少也扑空一无所获，傅大爷对彭刚的消息颇为重视。郑重其事紧急转移潜伏区，布下反制纲应变，可知我们的人，对彭刚的信任程度相当高。我们最好将疑心减去两成，反正不论正确与否，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傅大爷真该利用机会，通知笑阎罗，与笑阎罗并肩站的，等于多了一条臂膀，不是吗？”

“我们的人手已经不多，不能再硬碰硬了。”云裳仙子替主子中天君风雷剑客傅雷辩护。

她是中天君的亲信心腹，与江湖秀士的贵宾身份不同。

“在外围择肥而噬，不需和笑阎罗联手拒敌，就可以避免硬碰硬。傅大爷应该采纳我的建议，但他拒而不纳，我感到失望，只要我俩看风色，见机行事，我真有点不甘心。”江湖秀士流露出：“他还说彭小子不可靠。彭小子人孤势单、不怎么介意小仇小怨，不会对南天君的权威挑战。假使南天君也向彭小子道歉，彭小子会见好即收撒手一走子之的，所以不可倚赖。哼！他根本不了解彭小子的为人。”

“这个……”

“算了吧！其实你也知道彭刚靠不住。”云裳仙子苦笑：“他只是一个无意被卷入的人。”

“没有目标，不为名利投入心力的人，是不会把小恩小怨放在心上的，一时的激忿获得发泄满足，就会撒手不管一走子之，我们能依赖他吗？他也不会转而帮助我们，一时心血来潮，和我们暂时找南天君发泄而已。”

“总比成为我们的劲敌有利。他等于是间接帮助我们，错过这次机会，咱们这次扩展至淮安的大计，算是完全失败了，傅大爷唯一可走的路、是向西退回中州。”

“让傅大爷耽心吧！好吗？”

“当然，这是他的霸业，成败责任自负，我又何必白耽心？只是失败了，我也脸上无光，影响我的声威，我当然不甘心。罢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赶两步，彭小子可能等得不耐烦了。”

“他不会比我们早走，因为胜负皆与他无关。”

“很难说。那小子小事糊涂，大事精明。他比我们看得远，以三方面的人也奈何不了他。他把这件事看得相当重要很可能迫不及待早早走了，早到便又有余裕踩探，他是很有耐心的。”

“我承认他非常机警，而且身怀惊世绝技……”

云裳仙子一面走，一面将那晚被彭刚带走，与妖女决战的经过一一说了。

自那次脱离彭刚的控制后，她对江湖秀士不积极抢救的事极感不满，一直就没向江湖秀士解释说明历险的经过说情。

在内心里，她对彭刚极感佩服，大有好感，也就因此更引起江湖秀士的误会。

但她心中明白，对彭刚的好感并无多少意义，双方势成水火，不可能成为朋友。

同时，江湖秀士也转变态度，知道彭刚不可能介入男女情爱纠纷，有意讨好她，她也就顺水推舟接受道歉，感情上获得了一些抚慰，不满的情绪终于逐渐消退了。

“看来，也只有他才能对付得了这个妖女……停！”

江湖秀士不但拉住了云裳仙子，而且快速地拔剑出鞘，拉开马步，像发现入侵强敌的猛兽。

云裳仙子能配合得上他，两人心意相通，略向侧移，也撒剑戒备。

前面是一座疏林，小径穿林而过，星光隐隐，疏林仍然幽暗。

相距约在三十步左右，他居然发现林前有人。

一个黑影站在小径中，可看到隐约的轮廓，凭经验才知道是人，不然走近也难以发现。

“好眼力！”对面传来女性悦耳的嗓音。

两人吃了一惊，暗暗焦急。

没错，是妖女周云凤。

怕鬼的人，碰上鬼的机会比不怕鬼的人多。

江湖秀士怕周云凤，偏偏就让他碰上了。

“你来得真快呢！”江湖秀士硬着头皮说：“边彭小子也认为你向南远走

高飞了，他却没料到反而赶到前面来设埋伏。你这附近有多少人？”

话说到第二句，周云凤已经鬼魅似的，现身在他俩面前两丈左右，接近速度几乎难见形影。

“本姑娘一个人就够了，还用得着派许多人埋伏？别抬举你自己了。”周云凤的剑已经在手，口吻轻松充满不屑意味：“你们真与姓彭的联手了？”

“彭小子是独行侠，他不会与任何人联手。”

“他为何不来？”

“你去问他好了。”

江湖秀土的左手，已暗中神功默运扣了三枚双锋针。

“你是不愿意招出他的下落了。”

“没错，也无从招起，他像个鬼，在下怎知道他在何处？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他早已盯在你身后。”

“胡说八道！擒下你……”

“你是什么东西？”

三枚双锋针有两枚破空而飞，迅捷如电，声出针发，丈众距离威力惊人，想闪避根本不可能。

这位秀士十分阴毒，发时双锋针对付强敌，毫不理会武林规矩，不先发警告，出其不意便追魂夺命。

强中更有强中手，周云凤早已知道他阴险，黑夜中仍可看到他的手移动，手动人闪避，像是双方演练过的，针飞人亦移位。

第三枚双锋针悄然电射，这才是致命的一枚。

人影急闪，针发出人已远出两丈外。

云裳仙子也身形一晃，形影俱消。

第三枚双锋针仍然落空，仅透过周云凤的虚影，危机虽然间不容发，结果仍然有惊无险。

周云凤的闪动身法，委实神乎其神，闪避前两枚双锋针。针飞的同一刹那间移位，在新位置毫不停留，像是同一瞬间移回原处，第三枚双锋针一发之差掠影而过，准头估计就差那么一毫一发

如在白天，她可能不屑闪躲。

“不要像兔子一样躲在草里。”周云凤沉声说：“你必须和我以英雄面目相拼搏、不然将死得非常难看。挺身出来尽量施展吧！要死也要死得英雄些。”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的身影已经消失、这附近草木稀疏藏匿为难。

左方传出一声轻咳，右前方也有声息。

“这一带是我百毒天尊的地盘，布下了毒阵。”左方传来阴森的语句：“妄想从老夫这一面扮虫蚁爬走，老夫不抓住活剥了他才有鬼。”

“我魔手无掌的魔手，剥人皮的技术熟练得很，得心应手，保证皮下人仍然活着。”右前方的嗓音更刺耳，每句话都充满血腥味：“出来吧！杨秀士，你不是鼠辈，而是江湖后起之秀中，声誉鹊起的风云人物。”

没有声息，匿伏的人丝纹不动。

身陷重围，动将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埋伏的人如果沉不住气，现身想把人搜出，使情势相反动静易势，反而成为匿伏者猝然致命一击的目标，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我要那个什么仙子，她是我吟花阁主的手中花不许有人和我争。”不远

处有人用洪钟似的嗓音怪叫：“除非这朵花不在我的地盘内出现。”

吟花阁主诸葛英，江湖无人不晓的好色如命风流大爷，建在太平府城的吟花阁，据说美女之多，可以组成一队女兵。

这位大爷的迷香，掳劫美女极少失败。

本身的武功也出类拔萃，轻功尤佳，出入内绣阁，如入无人之境。

匿伏在草丛中的江湖秀士心中叫苦。显然真的一头闯入埋伏了。

“我掩护你脱身，向魔手无常的埋伏区闯。”他向伏在侧的云裳仙子附耳说：“那老凶魔无奈我何，说不定我还可以毙了他。我先闯，接触时你必须全力超越。”

他没有勇气从毒阵脱身，也不愿意云裳仙子落在吟花阁主手中。

这次，他不再舍弃云裳仙子独自逃命。

“我们一同并肩闯。”云裳仙子拒绝随在他后面伺机超越“要死，就让我和你死在一起吧！”

“不行，死一双不如死一个……”

“冲不出去的，世权。”云裳仙子黯然说：“天知道他们到底埋伏了多少人？我们向任何一方突围，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两个凶魔，而是四面八方齐聚的高手名宿，他们袭击雄风园的人全在此地。”

“我真蠢，真该和彭小子同行的。”

“不要寄望在他身上了，他可能已经到了北门。”

“罢了，生有时，死有地，你我就并肩闯吧！生死同命，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闯出一条生路来。准备了，用燕子三抄水的身法，冲向魔手无常这一南。”

燕子三抄水身法，也就是连续三次飞纵，双腿先后起落，而非单足跳跃，前纵时上身前倾，有如飞窜而起，不但可减少风阻，也可减少受暗器攻击的面积。

三处落点的急降刹那闯，身躯向下一沉，如果情势危急不允许再起，向下仆伏就可隐起身形，比一口气连续起跳灵活，应变的能力也强。

连续起跳是单足点地发劲的。

轻功已臻化境的高手，三起落远出三十步外并非难事，刹那间飞越五十步，也非痴人说梦。

云裳仙子绰号是仙，仙子是可以飞的，表示她的轻功，已到了不可能境界，因此江湖秀士对他深具信心，要求她用极耗真力的燕子三抄轻功脱身。

“我准备好可。”云裳仙子身形渐起。

“第二起落，用暗器开道。”江湖秀士收了剑，双手共扣了六枚双锋针。

晚了一步，异声四起，诡异的无情压力，像怒涛般汹涌而至。

“走！”江湖秀士咬牙低喝。

两人在阴风与压力重压下，飞纵而起。

一声娇笑，周云凤的身影，在侧方幻现，右手反拂而出，暗劲泉涌。

身在半空的云裳仙子嗯了一声，斜飞前纵的身形一歪，折向下沉摔出。

同一瞬间，江湖秀士全力卯上了，身在半空，双手连扬，六枚双锋针向周云凤疾射，身形一缩，再伸张便折向纵落。挽住刚摔下的云裳仙子，斜滚两匝向侧急窜，半挽半拖将云裳仙子拖入一丛矮树下。

周云凤飞退三四丈，斜向暴退脱出双锋针的笼罩，也就来不及紧迫追逐，失去江湖秀士的踪迹。

埋伏的人并没发动，守株待兔等候中伏的人闯来。

黑暗中高手蛰伏不动，想发动的人所冒的风险太大，江湖秀士的双锋针，真没有几个敢承受的人。

尤其是这位秀士不理武林规矩，发射手法之阴毒众所周知。

第一个敢承受的人是彭刚，第二个是周云凤。

因此除了周云凤敢无所顾忌地搜索之外。其他的人真缺乏现身搜寻的勇气。

可量，他俩无法蛰伏不动。

“呃……哎……”云裳仙子痛苦地挣扎。

江湖秀士不得不掩住她的嘴，避免叫痛声传出。

“吞下夺命丹。”江湖秀士焦灼地掏出百宝囊中的药物。将救伤止痛的救命丹塞入她口中。

雷霆一击，可怕的掌力有如千斤巨槌，半空中能把云裳仙子震得折向飞摔，打击力道沉重无比，所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药一入喉，随即鲜血涌出，一阵猛烈抽搐，枝叶摇摇。

“请您忍耐，瑶姑……”江湖秀士焦急地低声恳求，拼命按住她的手脚，抽出一手再取丹药，那一颗丹药已随鲜血涌出滚失了。

不能制穴道，也不能将人弄昏。伤势必定极为严重，情况不明，绝不可再增加伤者的任何禁制，禁制将加重伤势后患无穷。

云裳仙子哪能忍耐？她已陷入半昏迷状态，挣扎叫喊出于本能的反应，自律神经控制不了的。

糟了！暴露了位置。

人影四方齐至，形成外三丈的包围圈。

人数并不多，男女七个人而已。

三丈外是双锋针致命威力圈的边缘，已伤不了练成护体内外功的高手。

江湖秀士已无暇照顾云裳仙子，跳起来扬剑候敌。

冷然球顾四周。他知道大势去矣！

除了周云凤主婢，星光隐约中，他认识另一个：百毒天尊龙威。

好像没有魔手无常在内。

他不认识吟风阁主，过去从没与这个江湖大名鼎鼎的淫贼见过。

“早知道他们只有这几个人，就该全力突围的，我真蠢！”他心中暗骂自己愚蠢，以为真陷入众多高手的埋伏。失去突围脱身的机会。

除了周云凤他想去甚远之外，其他的人何所惧哉？

百毒天尊除了奇毒厉害之外。论武功老毒魔算得了什么？

远在两丈外，他就可以把老毒魔打下地狱，而奇毒却无法在两丈外伤害得了他。

后悔已来不及了，周云凤正面对着他，手中剑龙吟隐隐。在星光下光华闪烁。

“三件事，换你的命。”周云凤阴森的语音震撼着他，入耳一点也不悦耳。

“小女人，你不用做清秋大梦了。”他一字一吐，气壮如山：“我杨世权英雄一世，不是贪生怕死的混世懦夫。”

“也许你像一个英雄，你可以保全你的美人。不然你不便救不了自己，英雄梦成空，更保不住美人，你希望那个仙子和你携手走上黄泉路吗？交代三件事，你和她可以平定的离去。”

“如果三天前你说这种话，我会考虑。”

“怎么说？”

“三天前，夏姑娘不再理睬我。”

“之后……”

“她愿意和我共生死。现在，你威胁不了我。”

“你只是中天君的宾客，犯不着用性命巴结她。”

“那是你的看法，妇人之见。”他轻蔑地说。

“我说出三件事，你再权衡利害加以选择。”

“你最好不必浪费唇舌。”

“你最好留心听清。一，把彭刚的今晚行动交代；二，中天君目下躲在何处；三，彭刚对淮安所发生的事故，向你透露了些什么……”

“呸！贱女人，你这些话，对杨某是最大的侮辱。你把我江湖秀士，看成什么江湖杂碎？”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周云凤冷笑：“你只是自命英雄的匹夫。英雄是不能自命的，自命算不了数，你这辈子根本不配称英雄。”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想做真正的英雄。一旦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你想否认我不是英雄，也撼动不了我的英雄地位。冲上来，小女人。”

“你不考虑？”

“无此必要。我承认你的武功不错，妖术更精深，敢和我武功公平对决吗？冲上来！”

“我知道交手后的结果。”

“我江湖秀士从不计较动手相博后的结果。”

“等你落在我的人手中……”

“你其他的爪牙，根本不配和杨某交手。”

“我会把你交给他们……”

“剥我的皮，我知道。哈哈！人生自古谁无死？如何死不得计较。小女人，冲上来！”

再三以凌人的气势，喝令对方冲上来。

周云凤不是修养到家的大姑娘，而是眼高冷顶的女强人，受得他再三的放肆叫骂器？

一声娇叱，剑虹横天，进射的光华挟惊心的风雷，猛烈地射出漫天的激光。

存心拼死的人是无畏的，江湖秀士已存心豁出去了，挥出的剑如获神功，传出三声震耳的金鸣，电气火花剧烈迸烁，他接住了空前猛烈的三剑，立还颜色反击，进发狠招怒海藏针，剑光一散一聚，从中喷出一道致命的雷电。

反击之猛烈，连他自己也怦然心动，觉得从来也没出现过这种凝神一击的奇妙的现像，简直就像以神御剑，心身与剑凝合为一的至高境界。

可是、双方的修养仍然差了一段距离，招式再神奥，如果御剑的劲道不足，对方的神奇内力火候更精纯，那就枉劳心力，白费工夫。

周云凤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怎肯和他拼剑术的优劣？神功骤发，功聚剑身，铮一声猛震，封住了这一招怒海藏针，双剑居然不曾震开，反而是吸住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怪现像，与碰撞的自然规律相反。

这刹间，左手猛烈外拂。

压力进爆的现象又发生了，反掌拂出的浑雄劲道像汹涌的怒涛。

江湖秀士呃了一声，脱手丢剑仰面飞摔而出，砰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压倒了一大片野草。

“世权……”蜷缩在小树丛下的云裳仙子，发狂似的尖叫。吃力地向他倒下处爬去。

江湖秀士口中鲜血溢出、想爬起来却力不从心。

“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用口供换命？”旁立的周云凤冷冷地问。

“呸！”他喷出一口鲜血，可惜喷的高度不及两尺，无法喷在周云凤身上。

“你招不招？”光华熠熠的剑尖指向他的胸口。

“哈哈哈哈哈……”他破碎的狂笑声。依然可以听出笑的含义。

周云凤哼一声，收剑退了三步。

“世……权、等我……”爬到的云裳仙子，伸手抓住了他的腰带，瘫倒在他的身旁。

“我……们一……一起走，黄泉路步……不至于孤……孤单……”他用虚脱的声音叫，伸手抓住了云裳仙子的手。

“交给你们。”周云凤向爪牙们说：“我一定要口供，不要一下子便把他们弄死了。”

“遵命。”一名中年人恭敬地应喀。

“女的交给我，我负责她的口供。”另一位年约半百的人说道，向云裳仙子接近，很可能是自称吟风阁主的人，走动间，衣袍散发放出怪怪的香味。

“赶快带走，重布埋伏，姓彭的快要来了。”周云凤下令：“获得口供以后，送他们上路，不要凌虐他们，他们是可敬的对手。”

不远处一株大树后，突然传出一阵鼓掌声，黑夜中声音传播清晰，可听出是两个人在鼓掌。

众人一惊，两面一分。

四五丈外的大树下，踱出两个人影，一高一矮，面目无法看清。

“凭你这几句话，我也把你列为可敬的对手。”高的黑影朗声说。

“姓彭的！”百毒天尊惊呼。

“正是我活报应，来了片刻。”彭刚大踏步而至，后面紧跟着电剑飞虹叶姑娘。

“站住！不许接近。”吟风阁主抓起半昏迷的云裳仙子：“在两丈外听候处置，再接近太爷先毙了你的同伴，说一不二。”

“哈哈哈哈哈……”彭刚仰天狂笑：“同伴？我的女伴在这里，你配毙了她？你只要和他面对面一站，你准死，说一不二。”

“对，他一定死，说一不二。”电剑飞虹嘴上也不饶人：“他这个死不要脸的老猪狗东西，只会凌虐那些被掳劫的可怜的女人。”

“这混蛋居然说这两个中天君的忠实死党。是我活报应的同伴，而且要用他们的生死来威胁我，好笑。”彭刚突然身形一闪，便幻现在丈五以内：“你这个不要脸，狗都不吃的下三滥狗王八，你敢用女人的生死威胁我？去你娘的混蛋加三级。”

吟花阁主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幸好是夜间看不清这种激怒的羞愤相，总算不敢向云裳仙子下毒手，大概也知道威胁失效。

彭刚与两君的人为敌，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岂能因薄暮时分，临时的

联手行动认为是同伙？

周云凤位于侧方三丈外、已来不及切入打破僵局。

“你们联手是事实吧。”吟花阁主把云裳仙子挟在身前当盾牌，不敢放下人出手攻击：“阁下，你该知道你的处境。哼！”

“如果江湖秀士没走在我活报应的前面、你们的埋伏很可能侥幸成功。”彭刚拔刀在手，向周云凤一指：“周姑娘，你这些爪牙真能干，真替你增光，你居然任由他们挟持我的仇敌来威胁我，像话吗？”

“你与中天君和解的事，已经不是秘密，你不否认吧？”周云凤重新拔剑在手，屹立如女神：“你和他们两人联手杀了我四个人，你也否认？”

“哈哈！我概不否认，你的看法和作法，也与我无关，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你，你已经早就知道我的要求是什么。你的爪牙杀什么人，绝对威胁不了我。”

“我也想了解，你追问淮安所发生事故的原因。”

吟花阁主突然将云裳仙子向他一推，左手同时发射三枚断魂钉。

“你死吧！”电剑飞虹左手一扬，飞虹针奇准地贯入吟花阁主的眉心。

四寸长的飞虹针，深入颅骨针尾也不见了。

彭刚向侧移位一步，不接推来的云裳仙子。

这刹间，周云凤双手箕张，剑向处平举，挟凛烈阴风扑到。风雷骤发中，无俦的可怕压力一涌而至，异声摄人心魄，剑光激射有如满天雷电。

“什么东西。”彭刚沉叱，刀光似奔雷。

假使他伸手扶来推来的云裳仙子。肯定会失去先机、在骤然的奇功猛袭下崩溃、很可能与云裳仙子同时遭殃，生死决于这一刹那的延误。

吟花阁主还没倒下，另一个已配合周云凤的猝然发动，挥剑侧攻彭刚的右肋、速度惊人。

电剑飞虹更快速，斜掠八尺，电光一闪，重行退回原位，这一进一退间，旁对的人无法看清变化。

那一道电光、正是她攻出的剑光，快得见光不见影，电剑的绰号名实相符。

那人身形扭转斜冲，砰一声大震，把正向下倒的吟花阁主，撞倒在地挣命，发出刺耳的哀号。

黑夜间混战，快主宰了生死，等发现刀光剑气压体，便与阎王攀上了交情。

同一瞬间，刀光与剑光倏然分张，迸散的电气火花耀目，强劲的压力转化为激荡的气旋，呼啸着散逸，气流中隐隐可以感到微温的气流。

周云凤斜飘两丈外、剑上的龙吟袅袅散逝。

“玄云太乙真气如此而已。”彭刚声震夜空：“再来一记公平交易，把你的撼魂大法全力施展出来。我一刀便勾销了你的所谓旷世奇学，你算什么东西？杀！”

刀光迸发，人像是附在刀上，轰雷掣电般扑上了、憾人心魄的刀啸似阵阵从云天深处，绵绵传下的殷雷，声势之雄惊心动魄。

周云凤向下一挫，形影俱消，阴风乍起，雾影朦胧异声四发。

彭刚突然不进反退、向左后方大回旋，一声沉叱，刀光电旋。

从电剑飞虹左后方掠近，剑刚伸出的百毒天尊，眼角看到急旋而来的

刀光，感觉出彻骨的刀气及体，大骇之下向下扑倒，经验与反应皆无与伦比。

刀光掠顶而过，发结飞起。

老凶魔顶门上惊走了真魂，奋起急该，用上了懒驴打滚妙技。滚出两丈外伏地一窜，贴地窜走如飞而遁，顶门有血沁出，可能被削掉一层头皮，胆都快被吓破了，血肉之躯哪禁得起宝刀一击？

电剑飞虹反手就是一剑，把迎在冲来的一个黑影削掉一条右膀。

刀光在这眨眼间，赶上了三丈外逸走的一团朦胧雾影。

“给你一刀，你走不了。”彭刚的比喝声如雷震。

朦胧的雾影一飘而散，倏然隐没。

“穷寇莫追。”他一把拉住了要追出的电剑飞虹：“她还有余力行元神度劫一拼，很可能拼个两败俱伤。这妖女很精，以进为退的策略可圈可点。”

“我看到她的形影了。”电剑飞虹兴奋地说。

“那是她已耗去了六成的精力，不然你不可能看到她遁走的身影。”

“是五行遁术吗？”

“差不多，性质相近。”

人已经逃光了，留下两具尸光、一条手臂，和百毒天尊被削飞的发结。

七个人布伏，死掉三分之一。

要是他们放弃江湖秀士不加理会，全力对付彭刚，很可能埋伏奏功，一举将彭刚和电剑飞虹击毙。

贪多必失，失败得很惨。

两人立即动手抢救内伤沉重的江湖秀士，电剑飞虹更热心地喂丹丸救云裳仙子，甚至不惜耗损真力，替对方推血过宫真气疏脉。

忙了片刻，江湖秀士两人的内伤控制住了。

“你们两位的表现，很令我感动。”彭刚扶起仍然虚弱的江湖秀士：“有你这种朋友，确是人生一大快事。我们送你去找你们的人，我扶你走。”

“别把我当成快死的残废。”江湖秀士顽强地拒绝：“内伤要不了我的命，我支持得住。彭兄，请你务必走一趟雄风园。”

“去干什么？那妖女怎敢去雄风园？我的猎物是她，她不去，我犯得着白跑一趟？”彭刚断然拒绝。

“中天君傅大爷要带人前往雄风园，道义上该去支援他，准备里应外合，除去南天君一些爪牙，不然休想平安顺河南中州。”

“那不关我的事。”

“彭兄，就算是我求你吧！”江湖秀士长叹一声：“中天君傅大爷不算坏、至少不比南天君更坏。各地豪强为争地盘互相火拼，古往今来那一天没有发生。你不能用正常的目光，批评这些大豪大霸的是非作为。”

“我哪有闲工夫和能力去管他们的闲事。”

“这妖女如果仍然前往，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她，除了你。她如果去了，中天君傅大爷……”

“他输定了。”

“傅大爷十分尊敬你，再就是他对我情至义尽……”

“好啦好啦！我冲你份上去跑一趟。”

“谢啦！我希望你能把那个妖女弄到手，但小心叶姑娘不愿意……”

“你死不了是不是？”电剑飞虹大发娇嗔：“刚恢复半成元气，你就胡说八道。欠揍是不是？一定是。”

“死里逃生的人，该找些宽心的话题压惊呀！”江湖秀士宽心地笑：“那妖女今后不会虚张声势，会和你们来暗的，千万小心，两位。”

“我会把她弄到手的，哼！她必须为她的罪行负责。你们走得动吗？”彭刚放手让江湖秀士站稳：“她娘的！你们俩大概很走运，可以在床上偷懒二三十天做老太爷，吃喝拉撒都有人伺候了，日子好过惬意极了。”

“你羡慕是不是？你也给我躺上十天半月试试好不好玩，去你的！两位请赶两步，我们可以走动。”

“好好保重，两位。”

彭刚无意帮助中天君，也对帮助笑阎罗不感兴趣，但他为了要捉周云凤，甚至想捉南天君，因此答应走一趟雄风园，公私两便。

其实他根本不信妖女经此失败之后，已知阴谋败露，还敢向雄风园发动攻击，真不想白跑一趟。

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全保证必可成功，即使计划本身，没有各式各样应变的策略，一旦发生预期外的意外意外变化，便会影响全局，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一败涂地。

周云凤袭击江湖秀士，便是意外的变局。

彭刚晚走一步走在江湖秀士后面，也是意外的变局。

由于两个意外变局的发生，发动攻击雄风园的行动，受到意外的延搁，结果也就不尽相同。

攻击计划并没有因为周云凤来不及赶到，而中止或延迟，因为周云凤临行、曾经交代接手指挥的人，不必等她返回指挥，时间一到，便按计划发起攻击。

攻击发起预定在二更正末之间，不再实施拂晓攻击。

当旗花信号冲天而起时，雄风园立即陷入鬼哭神嚎境地，近百名高手分为四队，从四方突入。

雄风园已经严阵以待。

潜伏在外围策应的中天君五十余名精锐，立即形成反包围，内外夹击刀剑暗器齐飞，全园形成屠场。

笑阎罗及时获得中天君派来的人示警，动员了所有的子侄严阵以待，弓箭镖枪都用上了，一部分据险死守的子弟，甚至备有石灰弹和铁杆钩镰枪。

攻其无备的计谋落空，变成不惜牺牲的强攻，所付出的代价空前重大，双方都陷入有你无我的绝境。

彭刚和电剑飞虹赶到时，园内国外已乱成一团，各找对手杀得天昏地黑，到处都有尸体散布。

三方的人皆陷入苦战，也都到了强弩之末。

火把通明，入侵的人有所顾忌不敢放火。

如果放火焚园，那就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笑阎罗想用江湖规矩私了，也无能为力。

受伤逃不了的人如果被擒住，落在治安人员手中，民心似铁，官法如炉，必定有人招供。今后南天君休想再在江湖称雄道霸了，势将成为强盗罪犯，成为真正的黑道亡命之徒，成为官府缉拿正法的死刑犯，一辈子必须隐姓埋名逃避国法的制裁。

强盗的判决，是唯一的死刑。

南天君不是亡命，也不想做亡命。

他花了一辈子心血，从刀山剑海中，创下雄霸一方的局面，所经营的江湖正式行业，每年可替他赚三五万金银，一旦被抄没，他这辈子的心血尽付东流，怎敢用火攻击龙凤园？

灯球火把皆是雄风园准备的，有效地提供充分的照明，入侵的人失去黑夜的保障，完全失去奇袭的作用，成为据险死守者的目标。

南天君的人数虽多三分之一，而且个人武功也高出多多、但在失去天时地利的情势下，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仅稍占上风而已。

如果有可力敌三二十名高手的人出面，雄风园与中天君皆注定了覆没的厄运。

周云凤与百毒天尊，就是可力敌三二十名高手的超绝高手。

周云凤凭的是武功，百毒天尊凭的是奇毒。

可是，他们来不及赶回。

十八

周云凤逃避彭刚的追击，绕远了些。

彭刚也为了救助江湖秀士，也耽搁了一些时间。

结果，几乎同时抵达雄风园。

周云凤早一步赶到，她身旁还有三个半人。

百毒天尊丢了发结和顶门一层油皮，还可以算一个人。

另一个人丢了左手，只能算半个。

突袭必须在雷霆一击后，尽快撤离远走高飞。

雄风园有备，突袭失效，主斗场移到园外，有些人还无法从园内撤出。

园门外的广场火把通明、混战正杂杂进行，双方各有二三十名主脑人物，各找对手杀得天昏地黑。

包括中天君的人在内，每个人都几乎耗尽精力，每个人都汗流浹背气喘如牛，搏杀已用不上招式，一切神奥刀招剑术，皆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能你一刀我一剑，你来我往硬拼。

中天君傅雷，绰号称风雷剑客，与四大游神的青龙魂一钩曹一飞，杀得难解难分，剑上已无风雷发出，与沉重的断魄护手钩拼，只能略占上风，小心地避免剑被钩锁住，出剑比钩灵活些而已。

笑阎罗与一位中年人，夹攻南天君乾坤一剑周日升，三人像马灯似的死缠不休，两打一似乎没能取得上风，乾坤一剑想主宰全局也无此可能，势均力敌搏斗依然猛烈，你来我往如火如荼。

任何一方有新的人手加入，便可控制全局。

五个人浑身大汗，冲入火把通明的斗场，一声娇叱，周云凤一马当先冲进，一剑劈翻一个挡在进路上的中年人，那是中天君的一位高手心腹，禁不起她一击，一剑砍掉中年人的右半边脑袋，剑收入倒。

她的精力已耗去五成，在这里她仍是精力最旺盛的超等高手。

看了当前的情势，她心中一凉。

主斗场竟然移至园外，不用猜也知道突袭失败了。

她看到中天君在场，并没感到惊讶。

毛病出在彭刚或江湖秀士身上，知道她的人将大举袭击雄风园，促成中天君与笑阎罗联手，计谋因而落空，她忽略了彭刚无意中透露的讯息，也估计错误，错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再一声娇叱，她向夹攻南天君的笑阎罗冲去。

她已经无法以元神御剑，也无法以真气御剑了。

笑阎罗也发现了她，吃了一惊，猛旋身来一记大鹏展翼，铮一声狂震，封住她凶猛的一剑。

“哎呀……”笑阎罗精力将竭，哪禁得她愤怒的一击，惊叫着斜冲二丈外，屈一膝跪倒，支地的剑入土半尺，总算能支持着不倒。

周云凤也退了一步，再一声娇叱，长剑再升。

一声狂笑破空，声如殷雷，接着刀光眩目，彭刚狂风似地贯园而入两刀敲翻两个挡路的人，再一闪便到了笑阎罗身侧。

“冲上来，妖女，你是我的。”他沉喝，杨刀拉开马步恍若天神当关。

南天君乾坤一剑恰好从右侧冲到，剑光射向屈一膝仍没爬起的笑阎罗。

“可悲！”彭风怒叱，扭身就是一刀。

他只从眼角的余光中，发现有人冲近，不知来人是谁，信手一刀硬接硬架射来的剑影。

刀一出，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一声暴震，乾坤一剑被震飘两丈外，砰一声摔倒，滚了两匝狼狈地爬起脸色灰败，被同伴拖至一旁喘息。

如果他知道来人是南天君乾坤一剑，这一刀很可能砍断南天君的右手。

南天君是他的次要目标，真可惜。

狂笑声镇住了混战的人，纷纷摆脱对手，向自己的人聚集，混战就被这一阵震天狂笑所瓦解。

周云凤挡在乾坤一剑身前，已呈现倦意的明眸出现惊骇神情，举剑的手不再稳定，浑身香汗湿衣，曲线玲珑在火光下特别养眼。

其他的人左右聚合，在周云凤左右列阵，保护狼狈不堪的乾坤一剑，人数仍有三十名之多，实力仍在，每个人皆抓住机会调息，受伤的人也匆匆裹伤。

笑阎罗左右，也聚集了十余名子侄。

园内负责防守的子弟并没外出，随时准备应付再一波的攻击！

中天君附近，也集结了十余名残兵败将。

三方的死伤皆相当沉重，正所谓三败俱伤。

南天君有周云凤五个人加入，攻击力不啻增加一倍，如果彭刚不干预，胜负已决定了。

彭刚失去擒捉南天君的好机，大感后悔。

他必须击溃周云凤以及三十余名残余，才能对付南天君了。

一声怒吼，他的宝刀向周云凤一指，妖女不冲上，他要发动攻击了。

电剑飞虹仗剑站的他的左侧不远处，目光紧盯着由爪牙们严密保护的南天君身上。

她曾经告诉彭刚，她的猎物是百毒天尊与魔手无常，但在这段合作期间，她的行动完全以配合彭刚为主，把猎物像是忘了。

彭刚要对付南天君，所以她也将目标转移至南天君身上。

打蛇打头，她在留意南天君的举动。彭刚将发起猛烈的攻击，她也跃然欲动。

“跟我走，不然我屠光你们。”彭刚声如洪钟，扬刀逐步逼进：“你已经是强弩之末、绝对禁不起我的雷霆攻击。”

攻败垂成，乾坤一剑痛心疾首，再看到彭刚的傲态，不由气涌如山。

“咱们上！”乾坤一剑举剑咬牙切齿厉叫：“生死荣辱在此一举，屠光他们！”

他们，当然是指所有在场的敌人。

“咱们也上。”笑阎罗悲愤地怒吼：“只要我笑阎罗还有一口气在，必将号召亲朋好友，杀绝你周家满门，铲除你每个男盗女娟爪牙。你这种强盗作法，我会公诸天下。

你既然不遵守江湖规矩，你已不配在黑道鬼混，我将捉住你一些人报案，你最好死在这里算了。”

南天君与中天君，为扩张地盘而火拼，双方都是黑道大豪，如何袭击用何种手段袭击，都是合乎江湖规矩的正当手段。

但笑阎罗不是黑道大豪，而且曾经以地主身分，出面替双方调解，在没有不利任何一方的举动被抓住把柄之前，任何一方皆不能对笑阎罗采取行动。

南天君竟然扮强盗杀入雄风园，这可是严重违犯江湖大忌的事。

但如果南天君能杀光雄风园的人，没有活口指证，江湖朋友即使知道风声内情，也不能空口说白话指证是南天君所为。

南天君本来有刀成把握，一举屠光雄风园的人，却没料到走；漏消息在先，彭刚干预在后，结果功败垂成，后果极为严重。

目下的情势，根本不可能杀光所有的人灭口。

因此，失败已成局，就算能宰掉中天君和笑阎罗，也很难过得了彭刚这一关。

被一刀震飞，南天君心中发寒。

双方如果一拥而上，那就是决定的时刻了，不管谁胜负，都将精英尽失，最后收拾残局的人，也所剩无几毫无胜利可言。

彭刚可不管谁胜谁负，他只对自己的目标有兴趣，一声低吼，他挥刀向周云凤扑去。

周云凤两侧的侍女和百毒天尊，配合周云凤从两侧同时挥剑，三剑乍合，迎着冲来熠熠刀光，奋不顾身全力发剑攻击，一把刀哪能同时应付三方齐聚的三支剑。

刀光就在行将接触的瞬间，猛然扭曲电旋。

百毒天尊的头，突然离颈飞起。

“铮！”周云凤的剑向侧扬升空门大开。

侧方的侍女总算反应超人，危急中长剑切入上挑，铮一声跳下向周云凤的右肘敲下的刀背，刀势略为停顿，侍女的剑断了尺长剑身。

周云凤就在这千钧一发中疾退丈外，躲过刀背敲碎右肘的厄运。

“避免混战，罗兄。”乍雷似的喝声传到：“结阵，以静制动。”

南天君的人，正挥刀舞剑前冲。

中天君与笑阎罗的人数，比对方少三分之一，如果迎出混战，绝对占

不了便宜。

但如果结阵以静制动，便可应付一窝蜂散漫冲来的人群，以点击面，一定可以聚力解决一部分有先有后冲来的人。

彭刚其实已堵住正面冲来的人、南天君从两侧冲出的人分得较散。

七男女飞惊而至，发声招呼的人是千里旋风黄友德。

“结阵！”笑阎罗醒悟，沉声发令。

生力军赶到，而且有七人之多。

南天君乾坤一剑当机立断，喝止蜂涌而出的爪牙。

百毒天尊一照面便飞头、比上次丢掉发结发皮更惨，可把周云凤吓得花容变色，惊怖地后撒。

彭刚强行抑住再次的冲动、因为周云凤已退入爪牙丛中。

眼看即将爆发的混战，因为有新来的人加入而中止。

“黄兄能赶来相助，站在兄弟的一边，十分感激。”笑阎罗天雄向并肩站的千里旋风道谢：“至尊刀洪兄派人捎来口信，说请黄兄助拳，黄兄答应间中策应。没想到紧要关头，黄兄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相助，兄弟感激不尽，事了当奔谢黄兄弟援手之德。”

中天君的人在左侧列阵，对千里旋风公然出面相助笑笑阎罗的事，大感诧异，全用怪怪的眼神，向这一面注视。

风雷剑客傅雷，更是剑眉深锁满脸迷惑。

路过的强龙，公然无条件地帮助地方强龙了，该算是同道，甚至可以称自己人。

千里旋风家的京都，与千余里外的笑阎罗并无交情。

千里旋风如果与至尊刀有交情，更犯不着请千里旋风帮助笑阎罗对付南天君。

至尊刀本来与南天君为敌，暗中与中天君勾结，如果请千里旋风帮助中天君，那才说得过去合情合理。

中天君风雷剑客是老江湖，所以觉得千里旋风与笑阎罗打交道，而本与他应酬，感到不合情理。

“兄弟途经高邮，至尊刀洪兄派人与兄弟情商，希望兄弟助高邮地方人士一臂之力，情面难却，兄弟愿为诸位尽力。”千里旋风摆出两肋括刀的豪气：“但以兄弟的身分地位，的确不便公然出面相助，如非今晚情势危急，兄弟还不宜出面呢！”

“把黄兄牵扯入这场无谓的杀劫中，兄弟深感不安。”笑阎罗由衷地说：“南天君此举、他会起江湖公愤，会……”

“江湖朋友只问实力，并不重视是非。是非自有公论，那是骗人的。一旦南天君消灭了江淮的群雄、建立了他的地盘，有几个人敢登高一呼主持公道？不相关的人更不愿招惹是非。”千里旋风抢着说，等于是不可能有引起江湖公愤的事发生：“目下人数相当，正好和他们赶快了断。罗兄，下令吧！兄弟七个人打先锋，我要看看乾坤一剑是否浪得虚名。”

旁观的中天君傅雷，眉心锁得更紧了。

先前高叫列阵以静制动的人是千里旋风，现在要抢先动手的也是千里旋风。

目下的情势十分微妙，而且怪异。

南天君的人反而采取列阵的态势，先前声势汹汹进击的气势已无影无

踪。

也许，他们在争取恢复精力的时间。

中间，独当一面的是彭刚。

没有中天君与笑阎罗的人上前攻击、他一个人真没有冲入人群，擒捉周云风或乾坤一剑的能力，一比三十余，胜算有限。

侧方，电剑飞虹横剑戒备，彭刚不冲，她怎敢发动？而且她也不希望彭刚逞匹夫之勇。

这一面，笑阎罗的人在右，中天君的人在左，显然三方面的人，都没有采用英雄式决胜的行动，在这里公平叫阵决死。

两方面对进，就会把彭刚和电剑飞虹夹在中间。

按理，笑阎罗或者中天君，都应该先将彭刚请回，至少也该先打招呼表明并肩站的态度。

千里旋风在接近至彭刚身后五六步，方轻咳一声。

“老弟请跟在后面。”千掩旋风一面接近一面说：“在下要先与南天君乾坤一剑打交道。”

七个男女是并肩迈进的，要彭刚跟在后面，彭刚就必须从并列的间隙中通过。

电剑飞虹的位置，也在七男女并进的列队外侧末端。

彭刚正等行不耐烦，等三方面发动，以便从混乱中打机会猎取目标，却一无动静，等得他心中冒烟，这些人怎配你敢斗敢拼的亡命，混世的英雄好汉？

总算没令他失望，有人领先发动了。

扭头瞥了千里旋风一眼，他并没感到意外。

他认识这个人，至少也知道这个人。

五花剑担任眼线，在高升客栈与这位千里旋风打交道，他曾经藏身在暗处，目击打交道的经过，千里旋风当时的态度就以强者自居，说话的口气有不满。

紧要关头，现身相助笑阎罗并非意外。

千里旋风与至尊刀有交情，至尊刀是高邨的地头神，但身分地位皆比笑阎罗低得多，虽则笑阎罗没有人手号令江湖，骨子里相互倚赖，急难时互相帮助是情理中事。

“这位黄大爷神气得很。”这是他第一个念头。

马步略移，让出去路。

千里旋风扭头向他微笑，颌首打招呼，步伐沉稳，昂然超越。

右侧并列迈进的人，是一位留了鼠须的乾瘦中年矮子，身材高不过四尺上下，是个天生的侏儒，但手中的平头开山刀，份量却颇为沉重。

这瞬间，他蓦然心动。

千里旋风的微笑是友好的，但精光闪烁的大眼中，眼神有点怪异，传出某种讯息：某种凶险的讯息。

肉食动物在发动攻击之前，眼中的杀机已经投注在猎物身上了。

据说蛇的眼睛，可以催眠蛙类。

其实，蛇所放射出的杀机、已先一步将蛙束缚，失去逃走的力量了。

他看到了凶兆，心悸震撼着他。千里旋风的眼神，是他心悸的来源。

这种眼神，他太熟悉了，所有曾经与他面面对峙的仇敌，都曾经出现

过这种眼神。

他垂在身侧的宝刀，倏然升起。

这瞬间，七男女同时在动。

千里旋风的剑，闪电似的反拂。

侏儒的砍山刀，也扭身急旋。

左右齐至，把他夹在中间。

刚越进电剑飞虹身侧的中年女人，左手反拂电芒破空，同时大旋身剑发似奔雷，速度已至极限。

这瞬间，他刀出八方风雨；马步下沉，刀风飞旋。

这瞬间，两外侧的人影也向他聚合。

金鸣震耳，火星飞溅。

“王八蛋！”不远处的中天君，发出愤怒的咒骂。

“剁碎了他们！”笑阎罗的怒叫声有如乍雷。

千里旋风的剑飞抛三丈外，人也斜翻两丈余。

侏儒却没有如此幸运，砍山刀被崩开，上半部脑袋不见了，仰面便倒，头上红白一齐流。

同一瞬间、他的宝刀飞旋而起，幻化为有如虚幻的光轮，飞向四丈外的一个女人背影。

女人正用左手，将电剑飞虹挟在腋下，向南天君的列阵处飞奔。

光轮一掠而过，前置量计算得精确无比，认位之准也骇人听闻。

女人的头被光轮旋过，头脱颈而飞，砰一声大震，与挟在腋下的电剑飞虹跌成一团。

彭刚接踵而至，急急将浑身发僵的电剑飞虹抱起。

杀声震耳，笑阎罗与中天君的人，发疯似地向南天君的人冲去，刀光剑影中血肉横飞。

混乱中，谁也顾不了旁人的死活。

“不要顾……我……”电剑飞虹虚脱的嗓音、表示她正在忍受身躯的痛苦：“去捉南……天君和……和妖女，永……除……除后……患……”

“他们一千条命，也不值得换你。”彭刚抱着她飞奔：“让他们互相残杀吧！不关我们的事。那个女凶手和主谋南天君如果不死再找他们尚未为晚。反正不急，他们已无暇再到淮安行凶。”

他不理会大豪们火拼的事，三五起落便脱离是非场。

姑娘受伤情况不妙，他不能留下，救治必须分秒必争、其他的事都不重要。

返回客店，已是三更尽四更初。

电剑飞虹是被彭刚抱回来的，请来店中的仆妇伺候梳洗，身躯仍感到虚弱，伤并无大碍，令她虚弱的是毒：一种麻痹性而且让气血变异的毒。

幸好彭刚在淮安，没收了百毒天尊不少解毒药物，知道毒性而且及时救治，总算从鬼门着重回阳世。

但想到短期间复原，也非易事。

安顿毕，彭刚进入她的客房。

“共中了七枚三寸毒针。”彭刚将七枚青灰色的三寸毒针放在她的枕畔，摇头苦笑：“这是与牛毛针性质差不多的飞针，毒是淬上的，打造研磨一枚

这种合金的飞针，恐怕得需二两银子。而且需有经验的巧手工匠，才能制造这种精巧的歹毒玩意。那贼婆浪一发就是一大把，用满天花雨出期不意对付你，她真大方，一撒就是三五十两银子。”

她躲在被窝里，气色还不错。

“你知道那贼婆娘是何来路吗？”她伸出左手，把玩那七枚飞针。

针长仅三寸，粗约分余，前重后轻，所以不需用丝线穗定向，虽然细小，但入手有沉甸甸的感觉。前端锋尖用粗砺石磨过，作用是淬毒。

她的飞针长四寸，也不用定向穗，飞行时光芒闪烁。让对手可以看得见，所以你飞虹针，性质与白羽箭一样，让对手有机会闪避。

这七枚飞针不但细小，而且其色青灰，速度稍快，连在侧方的人也看不见形影，所以也叫无影针，黑夜中用满天花雨手法暗算，十拿九稳绝不可能失手。

“不知道。”彭刚摇头：“我根本不认识几个江湖名人，即使听说过那些高手名宿的名号，见面也不知他们是老几，除非那个名宿相貌特殊。”

“她叫针魔田十三娘。”她仍有余悸打一冷颤：“一个宗师级的魔道名宿，针叫百毒追魂针。即使事先知道是她，我也难逃她的毒手。千里旋风请来几个可怕的高手、化装易容隐瞒身分，居然是南天君请来的人，情势逆转便现身玩弄诡计扭转劣势，几乎成功地把你我埋葬掉。今晚如果你我不在场，南天君铁定会成功地消灭所有的障碍，大局能鼎定可以轻易地接收江淮地盘了。”

“我设法打听消息，我要知道结果。”彭刚站起准备离去。

“不急，是吗？明天一定有人将结果告诉我们的。”她伸手拉住彭刚的手，拉彭刚仍坐在床沿：“你除去百毒天尊和针魔田十三娘，中天君与笑阎罗，应该还有力量收拾残局，你现在去打听……”

“我不能去，我不放心让你在客店冒风险，只须找地老鼠跑一趟使可。如果南天君获胜，你我将是他们全力对付的目标。”

“我担心那人妖女周云凤，其他……”

“我会对付她的，必要时……”

“什么是必要？”她笑问。

“像宰百毒天尊一样，用绝学除掉好，不需要活口了，主谋一定是南天君。”

“你说的主谋，是什么意思？”

“淮安清河县早些天，发生重大事故，你听说过吗？”彭刚终于决定把真相说出。

“当然听说过，别忘了我是最精明的猎人。”她忍住笑收回手藏入被窝：

“有人夜侵官舍……”

“清河县李知县受伤，伤他的两个女凶手之一，就是这个周云凤。另一个是阴阳双怪的得力常羽，窈窕淑女乔窈窕。与妖妇周云凤一起的人，有百毒天尊和魔手常夺魂魔君一群凶魔。”

“我知道，我的消息相当灵通。”

“我是淮安人。”彭刚的虎目中出现煞气：“李知县是个好官，在清河做了二十年知县。从淮定南至扬州，东至通州，沿漕河的各州县百姓，谁不对这位知县感恩戴德奉若神明？南天君不但派人行刺这种好官，他自己也夜间前往暗中指挥，天道何存？盗亦有道，他连强盗都不如。他自命是江湖仁义

大爷，江湖道义何在？他必须死！”

“我一定要帮助你完成心愿。”她再次伸手，紧按住彭刚的手：“也许我对付不了妖女，对付南天君乾坤一剑，我自信……”

“不要你对付这两个人，让我对付。几次让妖妇遁走，问题出在我想要活口，让她招出主谋。主谋如果是南天君，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对南天君大张挞代了。我不能空口无凭，指他是主谋，以免贻人口实，让他那些爪牙，张开大嗓门叫嚷，要所有的江湖杂碎和我拼命。”

如果查明实据证实他是主谋，我公布他的罪状，我敢说除了他那些忠实爪牙们之外，还肯冒大不韪和我拼命的人，就没有几个了。我宁可相信绝大多数江湖人士，心目中有公义存在，从事正式江湖行业的朋友，决不会对李知县这种好官有不利的举动。

所以，非必要我不想在没有获得口供之前，把妖女毙了，但如果她对 你具有致命的威胁，我只好在搏斗中杀她。”

“她已经知道你找她的原因了。”

“她心中有鬼，怎能不知？她与百毒天尊一群凶魔，公然与南天君联手，就是一大失策，南天君想否认是主谋也无法掩饰。在此之前，众所周知百毒天尊不是南天君的爪牙、在清河作案，可能诿称与南天君无关。现在，南天君跳在大江里也洗不脱主谋的嫌疑。哼！我会逼他承认罪行的。你好好歇息。三天之内，不许你出房，我会看牢你。有事敲墙壁通知我，晚安。”

“我……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以后再说，夜已深，你必须好好养息。”彭刚替她掖好棉被，将菜油灯多余的灯芯拨开、只留两根灯芯，带上门加锁才返回邻房。

她目送彭刚的身影，消失在房外。

彭刚不想听她要说的话，她也就不愿多说。

彭刚细心的举动，令她心潮起伏。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心中不断自问：“以后会变成怎样的人？”

其实，她的本意并不在彭刚是怎样的人，以后又会变成怎样的人，而在于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个人。

后窗传来轻微的断断续续的敲击声，只有她才能听得到，也只有她才能了解声讯中的含义。

她宽心地躺得舒舒服服，片刻便梦入华胥。……

破晓时分，西南郊近城根的几栋房舍，按理应该有早起的人准备整理这一带来菜园的蔬菜。

这一带全是菜农，供应城内城外的蔬菜，早起摘菜浇水，比一般种田的农户更辛苦。

可能都在睡懒觉，没看到有人出屋走动。

一家农舍前的大树下，总算有人出现了。

“朋友，何不现身指教？”踱出的黑影冷冷地向前面屋角、那一丛果树发话：“诸位已来了片刻，等什么？相信这里还有能接待诸位的人，要不要在下通报？”

果树丛中接二连三踱出四个人，幽灵似的向前接近。

黑影身旁，又多了一个人，传出隐隐剑吟，两人警觉地左右一分撒剑戒备。

“大概你们的人，不会再返回这里了。”四人在两丈之外止步，中间那人也用冷森的语气发话：“你们今晚不算成功，牺牲的人却不少。中天君狡兔三窟，这个窟显然他懒得照顾了，咱们算是白等啦！里面还有什么人，配与在下打交道？留守的人为数有限，今晚你们能派得上用场的人，大概全派出去了。”

“留守的人的确不多，但相信还有与阁下打交道的分量，阁下尊姓大名？又是何方的神圣？”

“江南王起凤，天绝星王起凤。”

“江湖十大杀星之一，幸会幸会。”打交道的黑影并没有被对方的名头所惊，口气轻松：“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南天君居然派你这处二流高于，前来咱们的秘窟耀武扬威。要不是你们已经知道，咱们这里的人出动之后，是不要能回到此地来的，所以敢来示威；那就是你们今晚失败和损失惨重，没有高手可派了。”

“你阁下又是那座庙的大神佛？”

“我？我……”

柴门吱呀呀拉开，踱出另一个黑影。

“三弟，另逗他们了。”踱出的黑影高叫：“他们想捉或杀几个中天君留守的人出气，当然知道留守的人不多，高手都出动了，怎么可能派高手留守？你说话的口气托大，冒充留守的人不称职，再就是咱们不能也不可以冒中天君的人，免滋误会、让江湖朋友误以为咱们替中天君助拳，岂不冤哉枉也？”

“呵呵！逗他们玩玩无伤大雅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三弟的口气更托大了：“眼巴巴等待来几个像样的高手名宿送死，却等来了这么几个三流货色，早些让他们知道真相，就没有得玩啦！”

口气不对，说的话也令人心惊。

江湖十大杀星，绝不是二三流货色，而是江湖朋友闻名变色的超等高手，杀人不眨眼名符其实的杀星，武功各具绝学，当代的高手名家、比他们高明的人并不多，他们将是未来的江湖豪霸级大爷。

“噢！你们的口气不对，你们是……”天绝星警觉地拔剑，先前现身时的傲态一扫而空。

“不逗你了。”被称为三弟的人抢着说：“中天君在这里的秘窟，人出动之后便放弃了，他不但有三窟，而且有四五窟，所以你们始终无法找出他的藏匿处。”

“我们暂时接收他这处地方，希望弄到所要弄到的人。”另一位黑影接口说：“你们的人，我们当然无任欢迎。可惜的是来的只是你天绝星这种二流人物，咱们虽则失望，但有总比没有好，是吗？”

“你们到底是……”

“上吧！不久你就知道我们的来历了。”这人的剑向天绝星一指：“你，你上，你是我的。”

“去你娘的！亮名号，看你是否配……”天绝星怒吼。

一声长笑，这人凶猛地挥剑扑上了。

另一面墙角，也传出一声长笑，人影与剑光齐发。

叫三弟的人也身动剑发，风雷乍起。

从此，江湖十大杀星中，少了一个天绝星王起凤。

数年后，才由一个杀手，也取绰号为天绝星，填补了王起凤留下的空

缺。

生死起落，这种事平常得很。

彭刚不理身外的事，对豪霸们火拼毫不介意，谁胜谁负也懒得过问，谁被谁杀死了也不想关心，反正他所要对付的目标死了就好，是否由他杀死无关宏旨。

他的看法和作法，连电剑飞虹也看出他没有积极性。

他与谋杀李知县的凶手或主谋，都没有个人仇恨可言，所以没有积极下手清除的强烈报复念头，这些凶手与主谋，被别人杀死最好不过了，省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反正这些人不接近清河，就没有迫切的危机。

假使这些凶手向北走，他就必须积极些了。

他不是一个人性好杀人的人，也没有为争名夺利而杀人的动机。

霸剑天罡以清河的守护神自居，活得相当辛苦。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李知县的守护神，凶手们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行动，或者停止行动，都可能影响他的心态。

在他的生活领域中，没有使他成为嗜杀者的诱因。

但一旦情势影响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又当别论，他必须保护自己。

反弹性的杀人与预谋性的杀人，心态上与行动上的表现是不同的。

他必须知道火拼后的结果，以决定今后的行动。

他所希望的是，昨晚所有参与的各方英雄好汉，最好互相残杀一光二净、南天君与周云凤一死，他就可以一身轻松，去找另一批凶手，窈窕淑女和阴阳双怪了。

天一亮，他督促店中的仆妇店伙，张罗电剑飞虹的起居，替姑娘检查伤势证实无碍之后，这才外出打听消息，打的结果的第一步，便是走一趟高升客栈。

千里旋风七男女在高升客栈投宿，昨晚被他杀掉一个侏儒，杀掉针魔田十三娘。

如果这混蛋仍在客店，那就表示南天君占了上风，中天君与笑阎罗可能全军覆没。

不在，就表示南天君失败了，怎敢再在客店停留？

但千里旋风如果怕他前来报复，也会逃之夭夭。

各方大豪的爪牙，谁不怕活报应拢上头来？昨晚千里旋风侥幸地逃过一刀断头的厄运，胆都快要吓破了，即使昨晚成功，也不敢仍在客店等他前来兴师问罪。

果然不错，千里旋风七个人，昨晚皆不会返店，行囊皆留下不曾取走结帐。

他心中有数，昨晚中天君愤怒地下令攻击，笑阎罗更是志在复仇，南天君并没有成功。

他击毙了百毒天尊和针魔田十三娘，不啻剪除了南天君一条臂膀。

在码头区转了一圈，打听出一些风声，昨晚雄风园火拼，结果是三败俱伤，可以算是决定性的一场惨烈搏斗，伤亡人数很可能超过五十大关。

元气大伤，有关的各方牛鬼蛇神，全都消声匿迹，躲避对方报复。

两天君都没有死，笑阎罗仅受了些轻伤。

千里旋风只剩下两个人，可能正式与南天君走在一起了。

地方蛇鼠重新返回活动，至尊刀也潜返州城，向笑阎罗指天誓日辟谣，与千里旋风只是在过境时，作过礼貌的交往，并无交情可言，哪敢把远从京都请来的豪霸，对付本地的大爷自掘坟墓呢？

至尊刀勾结中天君，对付南天君北上扩展地盘，以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能请得动千里旋风，也绝非请得来帮助南天君的，无需置疑。

南天君并没有承认失败，并没撤走溜回扬州。

仅有一些出面收拾残局，秘密地将尸体运走善后的人出面活动，这些负责善后的人，按江湖规矩，即使是敌对的一方，也不加干涉可以公然活动的，当然活动仅限于善后事宜。

善后的人，午后才用小船正式下放扬州离境。

南天君潜匿在何处，将有些什么举动、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表示高邮的风波还没平息，随时皆可能重新掀起狂风巨浪，谁也休想安枕。

南天君和周云凤仍然健在，彭刚也就脱不了身。

彭刚是唯一可以公然走动，不怕任何人干涉和人，活报应的绰号轰动江湖，敢向他挑战人真没有几个。

高邮地区的蛇鼠，对他又敬又怕，都愿意无条件供给消息、他打听消息获得蛇鼠们忠诚的合作，门路增广了许多，比往昔容易多了。

但对南天君那些残余的高手的下落，连本地的蛇鼠也无能为力。

午膳由仆妇送入姑娘的上房，姑娘已经可以活动自如，仅仍感虚弱，余毒离体，但生理机能受损，短期间是不可能迅速康复的。

进食间，他将所获的消息详细情形说出。

“南天君不撤走，显然不愿放弃高邮这块本已到口的肥肉，不死心一定要将地盘，扩展至江淮地区。”最后他分析了一下现在的情势：“他会再召来更多的爪牙，誓将所有的障碍清除净尽没能控制高邮，想扩展至淮安不音痴人说林。我将是他最大的障碍，所以即使我不找他，他也会找我的。找不到他，只好让他来找我了。”

“他如果逃回扬州南京，你会做什么打算？”姑娘有点不安的说道：“将地盘向北扩张至江淮，是他的梦想，一时的挫折他承担得了，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卷土重来。”

“我……我觉得迫入他的地盘内，所冒的风险相当大。”彭刚有点犹豫：“有如闯入虎穴。他的势力范围广大，爪牙众多，我闯进去必定四面楚歌……”

“你别把这种割地称豪的大爷们，误看成统领百万雄兵的土皇帝了不好？”姑娘以行家的口吻说：“不错，在他的地盘内爪牙遍布，这是事实，便你想到了吗？”

“想到什么？”

“这些号称无数的爪牙们，并非人人都是武功高明的亡命，绝大多数有家室之累，为非作歹也并非凭真才实学，一旦要他们付出身家性命，敢粗声大气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而在闯荡天下的各路牛鬼蛇神，大部分却是真正想扬名立万的亡命、杀起人来的无所顾忌的，大不了大开杀戒拍拍腿走了，到别外再耀武扬威。

所以像百毒天尊这一类凶魔，以及真正的黑道、白道、邪道各种成名

人物，有哪一位一方之豪敢和他们玩命？他们公然邀游天下，一方之豪把他们看成瘟神，如非必要，绝不敢教唆爪牙招惹他们。

我敢保证，你活报应大摇大摆闯进南天君的地盘内，除了南天君的一些亲信死党忠实爪牙外，敢和你玩命的各地小龙蛇屈指可数。

而且，他地盘内不受他驱使，不尊奉他的旗号，各行其是的牛鬼蛇神多的是，这些人是不会干预你的，甚至希望你把南天君宰掉。”

“唔！这是事实。”彭刚点头：“淮安的三位地头龙，号称淮安三霸真正替他卖命的淮安蛇鼠，不到三分之一。阴阳双怪与百毒天尊那些人，就吃定了淮安三霸。好，我会把南天君追得上天无路，谁要是敢帮助他……”

“你准备……”

“挥刀。”彭刚的虎目中，又涌起煞气：“可惜昨晚把宝刀丢掉了。”

“你对刀法……”

“我不善用刀，但刀的确是对付群殴最具威力的兵刃。我善用徒手搏击，剑术也不错。其实，真要惹火了我，任何兵刃在我手中，都是致命的武器。屠杀洪泽地区大群水匪，所以我用刀。南天君最好不要唆使大群爪牙送死，我会杀得他们做噩梦。”

“你恐怕仍得用刀。”姑娘微笑着说。

“闯入虎穴，铁定会和大群爪牙玩命，所以，我得设法再弄到一把好刀。”

“送刀的人大概要来了。”

“噢！你是说……”

“你夺自水匪翻江倒海那把分水刀，是天下十大名刀之一的天决刀。”姑娘是江湖名猎人，见闻广博：“使用蛮力的人，不适宜使用，锋刃虽然锋利坚硬，吹毛可断，但任何宝刀宝剑，以锋刃与对方的兵刃正面接触，绝不可能不损锋口，丝纹缺口也得磨上一天半天。结果，这把宝刀天决，多年来经过了不少主人的打磨，使从正常的狭锋单刀，磨成狭锋的刀了，但长度比尖刀长四寸，便成了分水刀啦！”

“所以我常用刀背。昨晚飞刀砍掉针魔田十三娘的人，得心应手，可惜……”

“南天君势穷撤走，刀落在中天君的人手中。”

“你是说，中天君会把刀送回？”

“不错。”

“噢！您怎知道？你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彭刚笑了：“你这半天连房门也出不了。”

武朋友对宝刀宝剑珍逾拱璧，中天君会把刀还给我？你算了吧！”

“我说的话你如果不信……”

“至少不能全信。”彭刚苦笑：“由于你的消息，指出千里旋风可能是至尊刀的朋友，我就忽略了他们，几乎坑了你。要不是我突然心生警兆，也必定死在他们手中。所以，今后打听消息时，必须作多方面的查证，以免上当。”

话题一岔开，他便忽略了姑娘话中的破绽。

姑娘一早没离开客房，虚弱不便行动，房间也是他向店伙借来专用的锁加锁的，姑娘不可能与外面的人接触，怎知道昨晚雄风园的结果？又怎知天决刀落在中天君手中的？

姑娘说送刀的人快要来了，真能未卜先知？

“我也是大意，并没深究千里旋风的底细。”姑娘呼出一口长气：“江湖

诡谲，豪霸的心态不易摸清，他们的底蕴秘莘，想挖掘谈何容易？在名义上我是精明的猎人，其实我对武林秘闻江湖秘莘所知有限。那女魔如果志不在活擒我，她用三枚针就可以要我的命。”

“她认识你？”

“她不认识我，但却用女人的心理估计情势，认为如能活擒我交给南天君，便可用我的生死来威胁你放手，甚至胁迫你任由他们摆布。你会吗？”

“可能的。”他脸一红：“我对付他们的事并不急迫，毕竟他们已经远离淮安。而你，我会以你的安全为念，我很珍惜你我萍水相逢的情谊，我会找到机会应付他们的威胁。只要能迟缓瞬息光临的危机，我会用尽心计的。”

他心中明白，他对姑娘的情谊，并非单纯为了萍水相逢的普通友谊，而是对姑娘逐渐地产生了意气相投，衷心喜爱的亲密感情。

他是一个正常的大男人，而且已过了及冠适婚的成熟年龄，对异性产生喜爱，是正常的反应，双方由进一步的合作而加深了解，两颗心就会产生共鸣。

感觉中，他已经感觉出姑娘也对他，默默地感觉出这种契合的共鸣，默默地付出绵绵的情意。

“谢谢你，大哥。”姑娘也红云上颊，回避他的目光：“如果你所从事的努力目标，仅涉及无关紧要的个人恩怨，我会劝你放手，犯不着和这些大豪大霸玩命。我想，为了加速完成你的心愿，可否改变策略？”

姑娘就是这种善体人意的的女人，并不像那女强人一样，要求男人那样那样，避免伤害男人的自尊。

“你的意思……”

“直接指出他们的罪行，这样不但理直气壮，而且可以吓阻其他图谋不轨的人，到清河做不利于李知县的勾当，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缩手，才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妖女就是不知道你找她的真正原因，所以唆使那些不知内情的爪牙和你周旋。一旦爪牙们知道你为了她行刺李知县的事，专程兴问罪之师，敢勇于替她卖命的人，为数就不会太多了。尤其像千里旋风这种请来助拳的高手名宿，必将闻风怯步拒绝助拳。杀官有如造反，杀清官更是犯忌的事，高手名宿即使是凶残恶毒的人，也不愿冒大不韪替妖女挡灾。”

“会不会弄巧成拙，反而让那些妖魔鬼怪愤怒，前往清河县泄愤？”他意动，便也有顾忌。

“当然有此可能，便心怀激忿的人不会太多。”姑娘婉转地分析：“霸剑天罡经此变故，必定已有精心准备。当代仍在横行的高手名宿中，能对得了霸剑天罡的妖魔鬼怪，还真找不出几个，只能纠集羽倚多为胜。妖魔们如想召集大批同道，并非易事，谁犯得着为了不相关的事，冒被追缉上法场的凶险？”

“唔！有道理。”彭刚欣然说：“据我所知，霸剑天罡不但已有用详准备，而且有人暗中帮助他，应付得了十个八个顶尖的魔头图谋不轨。好，现在首要的事，是找出南天君和妖女的下落，堂堂正正宣布他们的罪状。”

外面响起叩门声，彭刚以为是店伙，拉开房门，他怔住了。

是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人，他不认识，手中有布卷，冲他和蔼地一笑，打开布卷，赫然呈现他的天决刀，没有鞘，鞘在他房中。

“完璧归赵，老弟。”中年人双手将刀奉上：“我知道你不介意手中是否有兵刃，所以信手乱丢。但这把宝刀如果落在心地不正的坏人手中，为祸之

烈可想而知。珍惜它，彭老弟。”

“谢谢。”他接过刀由衷地致谢：“当时救人要紧、并非有意乱丢。兄台贵姓？与中天君……”

“请不要问来历，也许日后自知。告辞。”

“好走。”

中年人抱拳为礼，含笑飘然而去。

“他恐怕不是中天君的人。”他心中自语，目送中年人自院门外消失，说道：“中天君的人个个桀骜自负，这人毫无那种强梁气质。”

十九

他仍得外出打听消息，孤家寡人必须自跑腿。他深深体会到，那些大豪霸广罗羽翼的心情，一呼百喏任何事皆有人代劳，何等风光？孤家寡人事必躬亲，办起事来忙都忙死了，无法争取时效，成事谈何容易？

他想寻找南天君和周云凤，可想而知必定困难重重。对方有眼线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先机完全控制在对方手中，他一动对方便早一步改变位置，扑空乃是意料中事，到处找门路打听，只是浪费工夫而已。

他心中雪亮，只能让对方找他。

但他仍得四处走动，吸引对方的注意，不让对方了解他守株待兔的意图，也可以表明他仍有追查的主动实力，让对方找到漏洞大胆地袭击。

出到店堂，店外匆匆闯入气色尚佳的江湖秀士。

他对这位工于心计，阴险狠辣的秀士，逐渐消去了敌意，觉得这家伙的确不怎么讨厌了。

“喂！气色不差，内伤复元了吧！挨几下重击，内腑不破碎你承受得了。”他主动打招呼，口气轻松的说：“夏姑娘也好多了吧？她的禁受力比你差。”

“还好啦！反正死不了。”江湖秀士拉他往客堂走，要店伙送来一壶茶：“中天君要我向你面致谢忱。昨晚如果没有你干预的话，咱们可能全军覆没。千里旋风那混蛋真不要脸，不但我们的人受骗，连南天君那亲信爪牙，也不知道千里旋风是自己人，还派了专人监视盯梢呢！我也上当跟踪他们的盯梢人五花剑，结果几乎遭了妖女的毒手。彭兄，我欠你很多很多。”

“我并没存心帮助你们，不必挂齿。”彭刚不再作弄讽刺这位秀士：“你们有何打算？似乎你们一直就掌握不住他们那些首脑的动态。”

“我们仍算是人地生疏的外客，至尊刀笑阎罗办手少帮不上忙，被他们溜掉了，真可惜。”

“溜掉了？”彭刚一征、他知道的是，南天君一群主脑有人在附近潜伏，并没撤离。

“不久前乘船溜走的，目下恐怕已远出二十里外了。”江湖秀士语气中有无奈和恨意：“船是从樊良镇驶来的，船刚抵南面的南湾，一群主脑便从东乡飞奔二十里恰好赶到，船不系缆便跃登立即驶离，配合得精准无比天衣无缝。南天君这混蛋，的确有雄霸天下的才华。要不了多久，江淮的地盘他稳可到手，我们算是失败了。”

“他最好不要再把爪子伸到江淮来。”彭刚轻描淡写毫不激动，语气却透

露凶兆：“他最好不要认为江淮无人。狗爪子是经不起利刀砍劈的。”

“我们得走了，从西面返回河南。”江湖秀士口气仍带些无奈：“这次不便再走南京了，那混蛋溜回去将严加戒备，全力对付咱们的人。走南京路虽近些。但风险太大。”

彭兄，你呢？”

“我到南京。”

“哎呀！恐怕你连扬州也过不了。”

“谁敢撒野，我砍他娘的十七八刀，杀一千八百我不会手软的。洪泽的水匪百余名，我片刻便把他们砍光。我不信南天君有那么忠心爪牙让我杀，我就杀给他看看。”

“你要那个妖女，到底为了何事？不会是看上了她吧？那妖女的确美得令人心痒。”

但我看你 and 电剑飞虹叶姑娘，出双入对感情不错，叶姑娘的才貌，决不比那妖女差。彭兄，你可别打错主意了。”

“去你的！你的想像力还真丰富。”

“像我这种志在扬名立万的闯道者，内心其实是相当寂寞的，想找到一位志同道合，才貌武功也不太差的伴侣，并不是容易的事。”

“你的才华极佳呀！云裳仙子配得上你，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才貌相当的江湖侠侣。”

老兄，可不要再辜负她了，那次你丢下她独自溜走，她很不谅解你呢！幸好碰上我这个对女色把持得住的人，不然你麻烦就大了，喂！我想起另一个女人，特地向你打听。”

“又是一个女人？你又要？”

江湖秀士大惊小怪。

“废话，你怎么老往歪路上想？”

“好，算我废话。你他娘的是正人君子，不好女色，却尽和一些漂亮女人牵扯，扬刀用大嗓门称要人。说吧！你要打听哪一个女人？漂不漂亮？为何要她？”

“窈窕淑女乔窈窕。”

“哦！是那个淑女呀？追逐她裙下的人真不少，但她眼高于顶，你可得小心被她打破头。她的武功很了不起，为人亦正亦邪，是江湖有名的女怪人。你找她……”

“早些天她在淮安。听说她和阴阳双怪，在清河县向官舍行刺李知县，被一个什么自称要命无常的人，整得灰头上脸。行刺失败，他们沿大河南岸，向徐州一带逃掉了，因为清河的一代白道大豪霸剑天罡要找他们算帐。”

“他们会逃入中天君的地盘藏匿吧？”

“一过徐州就是河南地境，当然有此可能。其实，他们并不真的怕霸剑天罡，那位老英雄已经退隐，窝在家里享清福，哪有闲工夫把剑磨利，奔走天涯海角些妖邪浪人算帐？”

“替我留心，好吗？”

“没问题。”江湖秀士拍拍胸膛：“我敢保证，如果你光临河南，中天君的弟兄，会心甘情愿替你卖命。中天君把你看成恩人，他的弟兄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会替你尽力。只是……”

“只是什么？”

“恐怕他们不会在河南逗留，可能向北去了。”

“遁往京都？”

“阴阳双怪有一门远亲，在京师顺德府的封山隐修。听说双怪受伤不轻，怕受到仇家乘机报复，很可能逃往封山托庇藏匿一段时日。顺德是北天君的势力范围，与南天君面和心不和。咱们想助你前往，也力不从心。”

“我只请你们供给消息，不需诸位拔刀相助。”

“包在我身上。”江湖秀士义形于色：“你如果要去，别忘了找中天君的弟兄，捎口信给我，我必定兼程赶去和你会合，咱们联手大干一场。阴阳双怪并不比百毒天尊高明，也许那个淑女比较强些，包庇他们的人想必很了不起，你我联手，连老天爷咱们也敢叫阵。”

“可不要吹大气过度膨胀，小心天老爷你下地狱。双怪那门远亲，是哪座天庙的神圣？”

“这倒没留意，得找知道风声的人打听，反正不会是好相与的超凡人物，至少该比霸剑天罡更了得更可怕，所以双怪才敢前往托庇。”

“会不会比上一代的大魔头——大罗散仙玄真练气士更高明呢？”

“不知道，很可能是同一代的前辈名宿。你不要先入为主，对这些老前辈心存怯念，没有什么不得了。江山代有才人出，世上新人换旧人；好勇斗狠杀人放火，是年轻人的天下。练气有成的内家大师，六十花甲年纪，如果再不识相仍在武林气大声粗，早晚会被打下地狱的。彭兄，你不会害怕吧？”

“如果有人敢干预我的事，理直气壮我天老爷也不怕。就算这人武功天下第二，道术仅次于元始天尊，我也会勇敢直前，义正辞来计公道。你只何时动身？”

“晚上就走，避免引人注目。”

“那我就不送你啦！”

“我也不知道何时动身，哪敢劳驾你送行？”

“中天君也要我代为致意，他所有的弟兄欢迎你光临河南亲近。”

喝完杯中茶，江湖秀士告辞走了。

彭刚不胜烦恼，看样子，非下扬州南京，进入南天君的地盘，闯虎穴龙潭不可了，除非他放弃除掉元凶的行动，不然必须与大批牛鬼蛇神周旋到底。

元凶不除，日后他们仍会到清河行凶的，所以他非闯虎穴龙潭不可，双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行动目标。

南天君非扩张地盘至淮安不可，大势所趋必须全力以赴。这次大计虽然因彭刚的干预而功效垂成，但策略大局仍算是成功的，至少已经震慑江淮群雄，将中天君的潜势力成功地驱出境外，今后谁还必阻碍他吞并的大举。

一旦江淮落入南天君手中，清河的李知县处境堪虞。所以、他决不能让这种情势发生。

消除祸患的最佳手段，便是铲除祸患的根苗。

各方牛鬼蛇神皆已先后离境，高邮成了治安最干净的城。

电剑飞虹还不宜走动，须调养三五天，正好乘风止浪息期间，无忧无虑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

快速脱离的计划极为成功。分布在各地的眼线本来就并不多，中天君人数有限，笑阎罗也没有几个人可派、至尊刀的地方蛇鼠早已逃匿一空、因此

眼线不可能遍布，无法有效地监视南天君一众爪牙的行动。

等眼线发现快速撤走的人，已来不及将信息传到中枢所在地了。消息传到，人已登舟启航。

南天君的确有几霸才，撤离的计策配合得丝丝入扣，残余的二十余名男女，在眼线的目送下平安的登舟下放，三艘快船片刻便扬帆远去，一天一夜便可抵达扬州，返回自己的地盘。

眼线先后有三个人，只能在后面紧跟不舍，而且不敢跟得太近，根本不可能仔细计算，撤走的人是否沿途有加减，也不可能分辨那位南天君是真是假，更不知半途是否换了人。

中途的确换了人，而且换了五个之多。这是一次策划完善，毫无瑕疵的成功撤走。

这五个人隐没在南乡最东侧的一座树林内，林内早已放置有使用的器物。

更换为男装的周云凤，又变成风流潇洒的书生。

小侍女也改了装，改为书童。中年仆妇也成了健仆，携带行囊已看不出是女的。

另外两位是魔手无常，和夺魂魔君，仍然是老态龙钟的老村夫、兵刃则用布卷住。

这次江淮的争霸火拼行动，两天君皆早有准备，如非情势急迫，各人马依计行事，出了难以控制的危急情势，才会改变计划。

周云凤这一批人，平时本来就不与南天君的人在一起活动，进入淮安地区。江湖朋友皆不知道她们是南天君的人，本来进行得非常顺利，平空杀出彭刚这位程咬金，情势失去控制。失败之后，又碰上高邮大火拼，周云凤被迫出面支撑，暴露出是南天君亲信的身分。

中天君这一面，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几个男女，也不以中天君爪牙的面目出现，最后仍然被迫露出原形。总之，双方都在情势失控之下应变，全力卯了，连被收买的人也一一暴露身分，最后是三败俱伤。

大局已定，三方都是失败者。该走的人都走了，本地的龙蛇也陆续返回。

本地的龙蛇，以笑阎罗与至尊刀为首。笑阎罗本身不干预江湖牛鬼蛇神的活动，真正称大爷的是至尊刀，高邮地区明暗好坏种种江湖行业，全控制在至尊刀手中。因此这位大爷对南天君的北进，深怀戒心不愿交出地盘，只好采用下策，与中天君格线挂钩自保，想用远水救近火。

至尊刀已经悄然从樊良镇潜返州城，向笑阎罗解释千里旋风的故事。动身时，便已派出信使，召回撤走避祸的爪牙，速返州城重整秩序以恢复原状，稳定局面高速部署，严防南天君卷土重来。

城东北部周化盐运河南岸，通向河口镇的大道旁，那座叫闸河小村的刘家大宅，主人是分水犀刘全福。

分水犀是至尊刀旗下三大将之一，负收取闸河(同化盐运河)的常例钱，兼管北门城外的赌坊娼馆，手下的蛇鼠相当的能于。

常例钱说好听一些就是收保护费，是至尊刀最重要的财源之一。

这位大将午间才从河口镇赶回，半天工夫赶了八十里，真够快的，随即在各处走动安抚返回的蛇鼠、整整累了一天，忙得人仰马翻。

闸河村距城仅六里地，按理他应该坐镇地藏庵的平时指挥中心大宅。

但他怕南天君留下的高手找他，天黑便赶回闸河村大宅藏匿，反正五六里地往来方便，有事再返城北还来得及。城北的大宅在市街中心，防备力不足，禁不起高手的袭击，在闸河村安全多了。

他却没料到，南天君北进的计划，早已筹划多年，高邮是北进的最重要的第一站，至尊刀的底蕴，早已查得一清二楚，旗下三大将的底细，全在掌握中。他闸河村的大宅，哪有笑阎罗的雄风园防卫森严？

他知道南天君虽然撤走了，仍留有一些侦查监视人员，以及本地一些已被暗中收买的奸细，仍在本地秘密活动，甚至建有活动的秘窟，因此他提高警觉，尽要能少在外面活动，避免在城内城郊日常活动的处所留宿。

初更将尽，他与三名得力爪牙，在客厢的堂屋里，商议恢复活动的步骤计划。

乡村的人早睡早起，夜间很可能气温急剧下降，已届霜降季节，晚间已是夹衣不胜寒，村民睡得更早了；村内村外已经不见有人走动。整座村只有二十余户人家，他的大宅最大，真有十余栋房舍。

除了刘家的子侄之外，另外还安置了十余名忠心爪牙除了警戒之外，也避免派人外出行走，天一黑全村就显得冷冷清清。偶或有三两头家犬，发出零星的吠号，与三两声夜鸟的啼叫，打破了村野的沉寂。这时节，不可能有外人前来走动了。

九个黑影，从西面沿大道飞奔，速度相当迅疾，接近闸河村两里左右，脚下突然加快一倍，有点像是狂奔，但不是用轻功赶路。

轻功比奔跑速度们增，精力耗损也倍增，所以赶三五里长途，不能使用轻功。用奔跑如果懂得调各呼吸的技巧，奔跑三二十里小事一件。

两里，一里……

犬吠声突然转急，九个人的脚下也增快。

片刻间，九个人在群犬吠声中冲入村内。

快速奔袭，有如狂风暴雨。

□□□□□□

家犬是农舍是最佳的警备，尤其是地不当往来大小道路的村落，大白天外人也甚可接近，夜间家犬可以发现两里以外走动的人，可以嗅出里外的陌生气味。即使是逆风，也可以嗅出半里左右的狐狸骚味。当然所谓逆风，并非指连绵不绝的劲冽秋风。

当犬吠声开始转急时，堂屋里品茗商议的四个人，警觉地跳起来，脸色一变。

“有点不对，犬吠声有些异样。”分水犀急急向外奔：“抄家伙，我有点心惊肉跳。”

全宅灯火齐熄，片刻便完成戒备。

犬吠声更狂急，猛地传出一声厉叫，宅门外的警哨，被一个掠近的朦胧黑影所击倒。

九个黑影从宅门外越墙而入，准确地在内厅合围。身影一现出，暗器便把在院子里戒备的警卫，出其不意击倒了，端破厅门狂野地登堂入室，与里面的人展开猛烈的搏杀，一声不吭望影攻击。

有如秋风扫落叶，一些地方蛇鼠，哪禁得起江湖顶尖高手的疯狂急袭？片刻间便控制了全宅，活的人只剩下三分之一。

厅堂中点燃了灯火，假书生高坐在堂上，像是在开堂问案的大老爷，

脸上的神态却显得和蔼可亲，毫无女强人的凌厉神情流露。

分水犀与四名爪牙，被打得半死躺在堂上，由四名穿夜行衣的男女分别押住，随时可以动手上刑。

“分水犀刘全福，你还认识我吗？”假书生周云凤问话的口气，也脸有笑意声调悦耳。

“我……我不认识你……”分水犀心胆俱寒，不敢不颤抖着回答：“你……为何突……突然侵——侵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就屠杀我……我的人？”

“你心中明白我是什么来路，对不对？”

“罢了，你……你要干什么？刘某不是没有担当的人，吃玩命饭刀头舔血的人不是懦夫。”

“我要知道贵主子至尊刀，与笑阎罗的打算。你忙了半天，与他们多次接触，把你们的打算详细告诉我好吗？谢啦！”周云凤的话更客气悦耳了。

“没有什么好打算的、南天君早晚会卷土重来，把咱们消除或赶走，而且会来得很快。”

“对，会来得很快，你们的估计相当正确，下次来的人可望增加一倍。”

“所以已经决定，以大量金银请朋友助拳，兵来地挡，水来土掩，不能束手待毙。”分水犀咬牙忍受痛楚，居然恢复一些元气，说话已清晰有力。

“还有呢？”

“必要时，可促使官府出面干预。”

“唔！你们可以办得到狗急跳墙，至尊刀交通官府成绩斐然，促使官府出面易如反掌。”

民心似铁，官法如炉，真要有罪案在官府落实，将有不少人遭殃。碰上一个嫉恶如仇，仇视豪霸的知州知县，或者碰上一位酷吏施展铁腕，将有不少豪强被送上法场。

比方说，周云凤带了人杀到刘宅，杀掉刘宅的人，分水犀的江湖身分地位，不容许他报官，江湖朋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活该，悄悄掩埋尸体认了命。

但如果误杀其他的村民，村民必定报官，不可能私了，这就是所谓落案。死的人如果多几个，会影响知州大人的前程，知州大人怎肯甘休？有人原告也非追究不可，破了案才能保住前程，不是你就是我。

“换了你，你也会这样做。你们这种惨毒的手段天理难容。你们已经偏离背弃了黑道，已经成了绿林强盗，已经引起江湖公愤，不要得意得太早了。要怎样办，你就瞧着办吧！”

“我要你与咱们合作，我要你日后取代至尊刀的地位。”周云凤开出条件：“至尊刀与中天君勾结，实在很愚蠢，他们的地盘在中州，出高皇帝远，能得到什么好处？你并不愚蠢，是吗？”

“在下……”

“识时务者为俊杰，阁下。”周云凤的微笑充满不测的凶险之兆：“你认为我不敢杀光你们，是吗？”

“这……”分水犀脸色死灰。

“你刘家的人死光了，村民势必报官。”

“那是一定的，你们……”

“我们，我们是凶手，我们是谁？”

“你们南天君……”

“南天君的人，已从南湾湖堤撤走了，众目睽睽人证甚多。现在，他们该已在邵伯镇停泊，该已在邵伯酒楼大吃大喝，而且将发生小意外藉酒闹事打架。邵伯镇的好镇民，都会指证我们在邵伯镇而不在高邮，怎么可能在同一时刻，飞来这里来？高邮湖的水贼要倒霉了，这分明是分赃不均的盗杀案。如果你是知州大人，怎么办？行文南京捉拿我们归案？可能吗？”

策划得精确无比，青天大老爷也破不了这件无头血案。没有活的苦主，没有证人，村民根本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作证也证不出什么来。

“罢了，洪大爷的确是愚蠢。”分水犀绝望地说：“要想投靠，须投向最强的，最有希望的一方。你是赢家，怎么说，听你的。”

“这才是识时务的明智决定。合作的细节，我日后会派人和你联络。你如果不存异心，今晚的小警告不会再发生，发生的将是石破天惊大灾祸，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任何一个吃江湖饭的人都懂。”

“懂就好。现在，请把彭刚两狗男女的动静，详细告诉我，好吗？”

“在下知无不言。”

“那就好，先谢啦！越详尽越好。”

“他们俩在承州老店……”分水犀乖乖地说了。

□□□□□□

四更初，承州老店静悄悄，没有客船抵步，不再有旅客出店落店。

夜静更阑，夜凉如水。有上房的这一栋客院，投宿的都是有身分的人，至少有钱付得起高昂的住宿费，闲杂人等止步，因此特别幽静。

高邮地盘争霸战已经结束，有关的人皆已离境出是非场，不会再有凶险杀戮，可以高枕无忧好好睡大觉了，这几天的确累得废餐忘寝，快要累垮啦！

彭刚睡得特别香甜，精神松懈睡得安心。

可是，某种声息惊醒了他。

庭院各处都栽了花树，秋尽枯叶满地，店伙一天扫两次落叶，随扫随飘，片刻又是满地枯叶，风一吹，稀哩花啦像是鬼拖着脚链走路。

今夜凑巧没有风，没发生落叶拂地声。

任何轻功高手，在踏中落叶时，决不可能不发出任何声息。枯叶一踩即碎，碎裂声夜间传播可以及远，夜静更阑更为清晰。

他是被窗外的碎叶声惊醒的。也许，是被另一种神奥的感觉功有所惊醒的。

门窗紧闭，事实上外面传入的声息极为轻微，不可能惊醒沉睡中的人，但他确是醒来了。

那种只有具有特殊体质，与特殊感觉的人，才能感觉出的无形压力，迫使他悠然的惊醒。

午夜梦回，人的感觉最为锐敏，感情也最脆弱，客居旅舍的人便能体会出这种情绪上的变化。

首先，他感到一阵寒颤通过全身。房中漆黑，他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像知道有鬼魂出现。这间上房一定不干净，曾经有旅客暴死在内。

又听到轻微的踏叶声，声音渐渐远去，消失。

如果心中有鬼神的人，一定会认为鬼魂正在离去。

如果心中有鬼神，是不可能听到踏叶声传出的，只可听到隐隐的阴风或

阴气流动声，因为传说中鬼魂，是可以变形而无质的，怎么可能有踏叶声？

他消然而起，首先是着靴。

第一个令他想起的人，是离魂使者张百灵。一到高邮他便被离魂使者用诡计给弄翻了。

摸到腰囊，他掏出小扁葫芦，倒出一颗丹丸吞下，再在鼻端抹上一些粉末。

发现怪异的征候，防毒防迷香是自保的首要工作。

轻轻叩击邻房的墙壁，连发三次警号。

阴风起了，窗外又听到踏叶声。

糟！邻房没有回音。

鼻腔内有了反应，气机呈现波动现象。

没有回音，决不可能是姑娘睡得太熟了。

心悸感重新呈现，毛发森立的异象也更为强烈。

“该死的女人！”他心中暗叫：“绝不饶你。”

向下一挫，蛇行离开卧床。

一声怪响，房门与窗扇倏然大张，他的身躯刚离开床口。旋风一卷而至，床上的衾被分裂、抛起、散飞、床板发出怪响，向下崩塌。

假使他离开慢了一刹那，或者仍然睡在床上，肯定会四分五裂，成为一块块碎肉。

房中黑漆，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变故无法看到，反正声浪骇人惊心动魄，即使胆量超人的好汉也会被这些可怕的一连串声浪吓得心胆俱寒，以为房中不知来了多少妖魔鬼怪作祟。

阴风化为劲急的气旋，绕室旋走，碎了的布帛家具，被吹得满室飞舞，声势骇人。

那种可怖的压力充满全室，与劲急的气流发生冲激，异声四起、像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房内天地混沌，，房外地鬼影幢幢。

房门外、窗外，各有两个鬼影扼守，手中剑映着星光闪烁不定。

房顶的瓦面，也有两个鬼影，居高临下监视房外的走廊、院子，与窗外的天井、走道。

有多少鬼影进入房中，无法估计，反下不会少于三个人，不然休想形成房内如此可怕的破坏力。

邻房的房门也洞开着，有两个鬼影倏忽闪动，乍进乍出，像在寻找目标，显然毫无所获。

由于房外有隐约的星光映照，不至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如果房内有人出入，一定会被鬼影发现的。但除了鬼影乍进乍出之外，有人举烛出外探视。

几个店中的伙计和仆妇也出现了，举着灯笼大声安慰急惶叫嚷的旅客。

三条走廊本来共有六盏找明灯笼，不知何时居然全部都熄灭了，店伙急急忙忙重新点燃照明灯，最后终于进入彭刚与姑娘住宿的客房。

两间客房的门窗皆破，房中的家具一塌糊涂，像是遭了一场兵灾，旅客却不在房中。

入侵的鬼影也早已消失了，大惊小怪的旅客们传出闹鬼的消息来。

□□□□□□

九个鬼影是周云凤与她的爪牙，出现在街尾的一排大柳树下面。

已经是四更将尽，树下九个人聚在一起商议，柳叶已经落尽，树下的人影轮廓依稀可辨。

“凤姑娘，的确没有人进入。”魔手无常倒拖着无常棒，用坚决的语气说：“你们进房的人进入之后，外面立即被咱们堵住门窗，即使有蝙蝠飞出，也无法从缝隙中漏网脱困的。”

“那就怪了。”周云凤惊疑不定：“发动之前，我在窗外向内以元神探索，的确探出里面有人熟睡，所以先用离魂毒香下手，以便活擒免得费手脚。毁门窗进入的刹那间，的确知道里面有人，但立即感到人气消失，是在发起攻击的一刹消失的，应该是他逃走的一刹那，按理他不可能醒来逃走的。”

“那姓叶泼妇的房内，的确没有人。”侍女也用肯定的口吻说：“小姐，他们的确不在房内安睡，走漏了风声，他们躲在其他客房安顿，咱们扑空失败了。”

“你真笨，怎么可能走漏风声？”周云凤拒绝承认走漏风声的事：“只有分水犀几个人知道我们要擒捉彭刚两男女，分水犀几个人能比我们快，在我们到达之前赶来向彭刚示警？除非我们九个人中有奸细，先一步通风报信，可能吗？谁是那个奸细？是你？你会元神出窍术，以元神先来示警吗？”

九个人一起行动，当然不可能有奸细离开示警。

“人不在也是事实呀！”仆妇不安地说：“小姐，也许彭小狗真有未卜先知的神通，知道我们并没撤往扬州，知道我们要来袭击……”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周云凤打断仆妇的话：“我有十成自信，在用元神探索时，的确探索出里面有人，而且人气甚旺，所以不敢冒险，稳当地先使用离魂毒香。

彭刚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废话。”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全是废话。”夺魂魔君掏一元大为不耐，这老魔的性情最为暴躁：“不是检讨的时候，该为下一步打算。凤姑娘，快拿主意，再在这里七嘴八舌，天一亮就难逃眼线的发现了。”

“先撤走再说，安顿好再化装易容踩探些。”周云凤领先便走。

一次定可成功的袭击，莫名其妙地落空。

□□□□□□

速度与技巧决定成功与失败，加上超人的反应便决定谁是真正的胜家。

彭刚已发现在迷香与毒侵入，在门窗被毁的同一瞬间，采取了断然的行动，立起反应。

入室的压力空前猛烈，彻骨的奇劲似雷霆。由于邻房的姑娘没有反应，他忧心忡忡极感不安，如果他立即反击，胜了也未必保住姑娘的安全。

情势的变化极为凶险，必须分秒必争。

他采用蛇行术，以电光石火似的奇速，贴地游窜出没有门的房门，进入几乎同时被毁的邻房，挟起已陷入半昏迷的叶姑娘，从没有窗扇的窗口逸出。

窗外风有一个人影穿破窗而入，负责堵住窗口的另一个黑影也刚到达。

速度决定一切，他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空隙，一手挽住姑娘转出破窗，贴墙根斜向游走，消失在天井的黑暗角落内。

敌势过强，而且有所顾忌，他不得不强抑反击的行动，先脱险再说。

他伏地逸走的速度有如流光、体积缩小尽量低伏，入侵的人注意力皆

放在门窗附近，在声光混乱的刹那间，他脱困逸出重围来。

躲在一条小巷的墙脚，姑娘在药力催动下神智一清，倚坐在彭刚怀中，精力一时难以恢复。

彭刚浑身汗水，透支了大量精力，倚坐在墙壁上，默默地调息养神。

“为了我，你失去捉那妖女的机会，真抱歉。”她倚靠在彭刚的怀中，所坐的地面凉凉地，她却感到浑身的温暖：“谁也没料到她们仍在这里逗留潜伏，更没料到她人仍敢肆无忌惮地袭击，这妖女真不易对付。”

“这次即使她不全力袭击、我也不可能捉住她。”彭刚的声音流露出疲惫：“黑夜间不可能一击即中，客店到外都可窜匿，以她的武功身法，要摆脱我并无困难。你放心，我会找到机会摆布她的。”

“她真敢破窗而入，黑暗中和你拼搏？”

“同时进房行凶的有三个人，聚力一击威力万钧，下手极为凶狠、要把我用神功分裂。”彭刚咬牙说：“好以为我事先毫无防备，必定先一步被毒香所困，所以敢无畏地猝然攻入奇袭，差一点就被她得逞了。我会回报她的，她会像缠身的冤鬼般，紧缠不放等候好机行致命一击，我等他。”

“我们要不要下南京？”

“经过南京。”

“你是说？”

“南天君的家在九江，上控湖广，中镇江右，下握南京，坐镇地盘的中心，经常巡走各地耀武扬威，财源滚滚。我到九江打上门去，他能玩弄阴谋诡计，引诱我在他的地盘狂奔追逐？直捣黄龙深入虎穴，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妖女缠住我，用意就是和我在各地玩命。”

“对，根本无恙，枝叶的损伤算不了什么。”姑娘同意他的主张：“我设法买一般快船，出其不意日夜兼程，避免停留露面，直奔九江直捣黄龙。”

“好，我设法买船。”彭刚欣然说。

“你就别管啦！我的门路比你广，过两天我就可以康复。我去设法。你已经是从所瞩目的风云人物、出面办任何事都会引人注意。妖女曾经假扮假书生，化装易容术必定巧夺造化，说不定不分昼夜，皆在你身旁伺机而动，你买船必定暴露动向，沿途可能险阻重重。”

略加商议，买舟雇人的事，交由姑娘秘密进行，彭刚负责吸引眼线的注意。

天亮后不久，两人一团和气返店，似乎昨晚他俩真的不在客房，对发生的事毫无所知。

原来的客房不能住了，店伙替他俩换了另两间客房。

大多数旅客皆已结帐动身，当然也有不走的旅客。

精明的眼线一定掩护得很好，想发现可疑形迹不是易事。彭刚暗中留心在各店活动的人，白费工夫。

二十

为了吸引眼线的注意，第二天一早、姑娘便请他前往码头，向船行打

听船期，查询驶往扬州的定期客船，以表示要乘船下扬州。

扬州到淮安的定期客货船，行驶这段漕河的船行，具有规模的共有三家。最大的一家平安船行，每两天有一班客船与一班货船经过。

船行的总行皆位于扬州，这里仅是分行，有官府指定的码头，与官方的漕船码头分开，行号也设在客货舱三头的大街上。

高邮是中途大站，客货在这里上下频繁，但船通常很少能准时到达，因此船皆在此停泊一天甚至两天。有些有急事的旅客要克期赶往扬州，宁可走陆路辛苦两条腿，两天使可抵达扬州、不愿乘船枯等。

他在船行询问船期，表示他并不急于前往扬州。

他知道有人跟踪，可惜码头各条街巷，人群拥挤各色人等都有，无法发现跟踪的人。

即使有所发现，他也无法反跟踪，孤掌难鸣，与有庞大实力的组合周旋十分累人，力不从心的感觉，会让脾气暴躁的人失去耐性。

他并不是真的暴躁，肯接纳姑娘的意见，有耐心地按计划行事，并不急于找出跟踪的人。即使是发现了，他也奈何不了这些眼线。

在大庭广众间，即使碰上生死仇敌，也不能拔刀而斗，江湖的闯道英雄，不做这促不上道的事。即使不落案，也会被同道鄙视，日后想在道上出人头地，倍增艰辛与困难。

从平安船行店堂离开后，出店门有意无意地扭头回顾，便看到一个水客打扮的大汉，倚在长柜上与店伙攀谈，店伙有耐心地向水客比手划脚，似在解释些什么。

鱼循气味找到饵了，吞不吞看谁的神通广大。

脚下一紧，他消失在人群中。

□□□□□□

彭刚出店之后，姑娘立即换上荆钗布裙，扮成普通的小家碧玉，显得出奇地灵秀。

百宝囊藏在腰裙内，针袋系妥在小臂内掩藏在袖中，用布卷了剑，在窗门上叩出一串声号。这才出店找店伙锁门，飘然出店直奔街尾。

七个针伤根本不碍事，创口早就痊愈。体内的余毒，也因为百毒天尊的解药而早清，她的虚弱是装出来的，主要是不让彭刚放胆刮闯。

男人如果心中有牵挂，通常能克制鲁莽行动的情绪。目下，情势波诡云谲，鲁莽行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必须冷静应付，冷静才能智慧生，吃亏上当的可能性大为减低。

绕过两条小街她急步疾趋街右的小巷。一个上年妇人，在小街便接替了呈名水夫的跟踪工作。这种分区责任制的盯梢手段颇为管用，长期跟踪会引起目标起疑，经常换人便可减少这种弊病，问题是必须有充裕的人手才行。

南天君撤走，留下一部份精锐潜伏，即使让这些精锐大才小用任眼线。人数也嫌不足，只能采取一个人跟到底。或者两人交替跟踪的手段进行。

到了巷口，中年妇人怔住了。

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比防火巷大不了多少，行人稀少，大多数是两边民宅的后门，平时只有一些执役的婢仆出入，显得冷冷清清。

在这种罕见有人行走的弯曲小巷跟踪，十分危险，把人跟丢不要紧，反而被目标捉住就完了。

目标可能进入任何一家民宅的后门，也可能翻墙而入消失在宅内，如

不紧跟在后随时皆可能反目标跟丢。

跟得太近，目标便会发觉被跟踪了，猝然反击志在必得，十之七八会被目标捉住或击毙；除非跟踪的人，武功比目标高强得多。

不能不冒险跟入，姑娘的身影，正绕过一处弯道，身影一转便消失了。

略一迟疑，中年妇跟入小巷。

到了小巷弯道折向处，中年妇人不再迟疑，脚下加快。这段小巷是一连串的弯道，前面已经不见人影，如不加快跟上，就无法保持视线之内的有效监视方法了。

又转了一个弯，前面有一位仕绅的背影，正踱着方步，背着手一摇三摆向前走。

所谓仕绅，是指那些穿得体面，非衫即袍穿绸着绸着缎的大爷们，只有仕绅才配穿这种衫袍。

即使是百万富豪，富可敌国的大商贾，也只能穿粗布的袍袄；在家里穿例外，不至于犯禁。

中年妇人毫不迟疑脚下一紧，要超越赶上目标。

仕绅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缓缓止步转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人才一表笑容可掬。

“你才来呀？”中年仕绅笑吟吟像是向老朋友打招呼寒暄：“辛苦辛苦，歇口气吧！”

不忙不忙！”

“咦！你……”中年妇人脸色一变，警觉地向后退：“你在说什么？”

“呵呵！你知道我说什么。你们真勤快呢！昼夜不断有人布视网，累不累呀！”

口气不对，不是仕绅该说的话。中年妇人反应甚快，火速解开卷住单刀的青布卷。

刚想拔刀出鞘，人影已经近身。仕绅似乎并没有动脚，丈余距离一飘即至，一把抓住了刀，叭，声一耳光把中年妇人打得斜退八尺。

“咦！”仕绅反而证住了：“留在这里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差劲稀松。”

中年妇人稳住了马步，几乎摔倒，左掌右拳立下门户，口角有血溢出。

“你是什……什么人？”中年妇人说话嘴巴漏风，可能有牙齿被打断了：“不……不要多……多管闲事，以……以免枉……枉送性命。”

“我是要命无常，呵呵……”

“哎呀！你……”

淮安曾经出现一个要命无常，把阴阳双怪整治得灰头土脸，这消息早就传至江湖，引起不少揣测和谣言，迄今仍有人打听这位要命无常的底细。

“我也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我可以保证，你不是女人，男扮女装恶心死了，来吧！”

跟我走。”

“我是分水犀刘二爷的人……”

“去你的混蛋东西！”中年仕绅一脚把对方踢翻摔出丈外：“原来你们倒戈了，难怪有这许多眼线活动，我要把你交给至尊刀……”

“不！不要，求求你……”假妇人挣扎难起，右腿像是骨折，厉声哀求饶：“我……我们是……是被胁迫的，身……身不由己……求爷台大发慈悲……”

“好吧！把你们受胁迫的详情，从实招来，或许我会放你一马。”

“我……我招，我知无不言……”

“很好，很好。”

□□□□□□

彭刚订了船位，乘明早平安船行下航的客船。

这艘船午夜可能抵达，如无意外耽搁，明早辰牌时分启航，是事能准时解缆，谁也无法预测。

比方说，明早高邮湖突然刮大风，船便无法启航了。

后来开掘新河，船不再航行大湖，每年的沉船量减少了十之九，不再冒风浪之险，客货船与大量的官方漕舟，方能不受天候影响而耽搁船期。

眼线相当精明，打听得一清二楚。周云凤一群精锐爪牙大放宽心，高邮地区的局面算是笃定了。

彭刚前往扬州，等于是闯入兽栏，只须闭上栏门，猛兽就不足为害了。扬州南天君的地盘，对付两个人易如反掌。

不需再冒险计算彭刚了，等彭刚前往扬州送死。

她以为彭刚与电剑飞虹只有两个人，一举一动全在眼线的监视下，不要能知道她仍然在高邮潜伏，必定认为她夜袭失败便撤走，所以要急急乘船向扬州赶。

她却没有想到，彭刚如果真急于赶到扬州，为何不走陆路？脚程快一天便赶到扬州，乘船最少也得三天；再加上意外的延误，五天恐怕也无法赶到。

判断错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

两人倚坐在大树下，向半里外的孤零零小农舍眺望。

这里是南湾东南的乡村，江南的乡野景色相当宜人，虽是深秋景色，仍具有略呈萧瑟之美。午后的阳光仍然温暖；寒气须至日影西沉才能涌发。

姑娘仍是那一身小家碧玉打扮，四野无人，她俏巧地紧偎在彭刚的身旁，粉颊偎在肩胸上，坐得舒舒泰泰，脸上有满足的神情。

“你说她们真躲在这家农舍里？”彭刚眼中有疑云：“城内城外可以藏身的雅洁处所多得很，那妖女一身香喷喷，生活起居必定注意享受，农舍肮脏狭隘，她会窝在里面受罪？再说，你怎么能查出她的踪迹？”

“不相信我的神通？”她俏巧地轻抚彭刚壮实的胸膛，“你对我了解多少？”

后一句话，可就涉及严肃的话题了。

迄今为止，两皆不曾谈及自己的身世，也无意谈及；都避免探询有关身世来历的敏感私人事务。

按理，应该由彭刚主动提出的，这世间毕竟是男人的天下，男女之间男人应采主动。

“这重要吗？”彭刚拍拍她的肩膀：“我们萍水相逢，我们情投意合。我知道你是具有侠气的女猎人。你猎取的目标是百毒天尊魔手无常那些凶魔。你也知道我要对付的人，是这些凶残的黑道豪霸，凶手。倩投意合再志同道合，我觉得不需要再奢求什么了。”

在江湖闯道的人，很少愿意透露身世，不管是行侠或急名图利，不管白道黑道，凡是要使用兵刃拳脚的人，早晚会以武犯禁的，不小心落案，那

么，家中的亲朋好友麻烦大了，连邻居也跟着倒踞。

十家连坐，就是当时的皇法。

行文或派人原籍追捕，是当时各个州县刑房，最热门的业务之一。

一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又道是民心似铁，官法如炉。

因此周云凤敢大杀分水犀的爪牙，却不屠杀那些无辜的邻居村民，民众如不受到伤害，通常不会报官。...

江湖吃刀头饭的朋友，通常不会官了，三刀六眼解决恩怨是非，死了不怨天由人。

有关的同道，最重要的是不留尸体，所以敌对的一方，绝对尊重负责善后的人，决不会出面阻扰，而且得全力相助湮灭痕迹，以免落入官府手中。这是江湖规矩，也是道义。

在同道之间，也将查询家世列为禁忌。所使用的姓或许是真的，名大多数都靠不住。

一些拥组织的豪霸，甚至在自己人面前也使用化名，或者符记、暗号。因此一些组合的次级爪牙，一辈子也不知道首领的真正身分。

希望萍水相逢的朋友推心置腹，那是奢求，很可能被怀疑心寸不良，或者被看成探底的别有用心的人。

在天下各地行走，所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两人相识才几天，双方已将所要追求的目标说出，已经难能可贵，算是已认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姑娘知道他有所顾忌，立即机警地岔开话题。

想做一个善体人意的好姑娘，个性坚强的人是很难办得到的，在彭刚面前，她不想表现自己是女强人，彭刚流露在外的气质，就是一个刚强的人，两人刚相处在一起，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她用金蝉脱壳计，留下了两批人，总数可十四五人左右，除了必须派出的眼线之外，能用来出动收拾残局的人不会多于十个。”她将话题导入正题：“这里是她的第一秘站所在地，人数约在八名左右。我们两个人，得提防地布阵围攻。”

“有她在内？”

“绝对正确。”她肯定地说。

“我算是服了你，你真可以称仙子。”彭刚由衷地说：“仙子是无所不知的。”

“夏瑶姑就叫仙子，你把她整治得又恨又爱，把她的爱侣江湖秀士气得怒冲牛斗，掂着剑找你拼命。”她一面笑一面说，笑得躲在彭刚怀里缩成一团。

“哈哈！别的人对你不客气，我也会提着刀找人拼命呀！有什么可怪的？那头凤.....”

“我要找她，那头凤。”她用杀伐的事，掩饰火红的粉颊，彭刚露骨的话意，令她感到血液加快心跳如鼓，也感到心花怒放了。

“我替你押阵。”彭刚说：“记住，别让她有机会施展撼魂大法。即使她抓住机会施展，有我在。她休想得逞。放心斗她，我对你有信心。”

“这就去找她吗？”她对彭刚所给予的鼓励相当敏感，显得信心十足。

“好，走。”彭刚挽住她跳起来：“不会有人回来了，很难等得到一网打

尽的好机会；能把主脑除去，其他爪牙就让他们漏网吧！”

“一切由你作主。”姑娘立即将剑取出，系妥在腰带上，百宝囊也改置在裙外。

两个手牵手，昂然向农舍走去，像一双越野散心的伴侣，用冷静的心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博杀。

姑娘稍呈紧张，握在彭刚虎掌内的小手，掌心有汗水渗出，但随接近的距离而逐渐放松。彭刚紧握的大手，也给她稳定的力量。

□□□□□□

周云凤上午仍在暗地里跟踪彭刚，直到获得眼线的禀告，证实彭刚两人已订下船只，这才放心地返回藏匿处，放弃冒险接近行刺的计划，准备暗中随船动身，在扬州等候彭刚。

她自己有船，不需乘客船一同动身。她不想把所有的人撤走留下一部份人，继续暗中进行威迫利诱的工作、不久她将卷土重来。

高邮的龙蛇已不足为害，继续威胁利诱，定可奠定日后北进的根基，大河以南的地盘势在必得。

中天君的潜在力量已经完全排除，江淮地盘不久将是她的囊中物。

唯一的阻碍是彭刚，彭刚是这次南天君北进失败，损失惨得的罪魁的祸首，她必须用尽手段，把这罪魁祸首除去，不然北进大计成功遥遥无期。

她已经有点憬悟，彭刚的介入，决非偶然的意外事故，彭刚是有为而来的。

她在清河行刺李知县的事，很可能与彭刚有关，不然为何彭刚要向她追问在淮安的行踪事故？

彭刚要动身前往扬州，她大为宽心，但彭刚居然胆敢往南天君的地盘闯，也令她暗暗心惊。

不是强龙不过江，彭刚胆敢往龙潭虎穴闯，这种无死畏惧的人，天知道会造成多大的作害？

所以她必须走，必须追踪前往。她心中雪亮，也只有她才能和彭刚周旋，南天君所有的党羽，禁得彭刚全力一击的人，真不出几个，所以她必须赶往扬州，而且必须先一步到达，她的船比客船快一倍，甚至两倍。

这间农舍被她利用作为藏匿的落脚处，只有一条私有小径，通向南湾的其他村落，平时没有外人行走。派有一个人躲在树下警戒，可以早早发现接近里外的陌生人，安全不会有问题，前来踩探的眼线不会冒险深入，想奇袭也难得逞。

有奇袭能力的人、只有是彭刚。至尊刀与笑阎罗，自顾不暇，也无袭击的能力。中天君已经走远了，高邮地区没有人奈何得了她。

除了彭刚，而彭刚也准备离开了。

她在督促七名爪牙收拾行装，今夜还得住宿一宵。明晨客船放航，她再登上快舟还来得及。

“小姐，我觉得高邮方面、最好能多留几个人活动，分水犀可能靠不住。”仆妇和她在内厅品茗，显然不同意她带走大半人手：“他心中明白，我们的承诺也靠不住。迄今为止。他派出协助的眼线，传谕懒洋洋提不起劲，连彭小狗的动静也很少传给我们的人，所以控制布线的事，都需要我们的人努力完成，小姐只须三两个人走，扬州方面可用的人手多着呢！”

“不行。”她坚决地说：“大爷方面的人，我一向少接近，指挥不可能灵

活，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人行动。以四大游神来说吧，我的话他们不一定肯听。分水犀并非是靠不住，而是至尊刀一天不除，他一天存观望，为自己留后路。只要把各地的主要龙蛇清除，扶植次要的人就容易了。”

“没能先一步清除至尊刀、真是一大失策。”仆妇冷冷地说道：“负责高邮地区行动的小诸葛李三爷，应该负责。发现至尊刀有勾结中天君的实据，就应该立即以雷霆手段断然处置。结果仍被那混蛋溜走了，我们不得不与笑阎罗正面冲突。”

“不谈这些丧气的事了，后悔无济于事！”

“哼！如果不是小姐及时赶来，恐怕……”

“恐怕提早赶来，仍然会碰上彭刚。”周云风苦笑：“我想，他是冲我来的。”

“应该不可能。”仆妇不同意：“他在宝应大杀中天君收买的水贼，救了我们的人，可知他确是一个无意中被卷入，一怒之下放手泄愤的浪人亡徒。小姐，你是否想到用手段网罗他为我们所用？”

周云风脸色突然一变，沉思良久。

“这……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喃喃自语。

“一个武功惊世，气吞河岳的年轻人。”仆妇说：“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大男人，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所谓英雄好汉。所以那个江湖颇有名气的女猎人，电剑飞虹叶如霜，一个天生心硬如铁的女人，稍示好感就成为他的好朋友或爱侣。小姐，你难道比不上那个女猎人？”

“这……”

“论人才武功，彭刚难道不配你佳子弟？小姐，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十四岁是适婚期，你已经双十年华啦！”仆妇摇头苦笑：“你一直就在东奔西走，替大爷策划雄霸江湖的计谋，忘了你自己的事，这期间看谁者不顺眼。小姐，你已经浪费了六载花样年华，大好的青春。”

仆妇露骨的表现，饱含浓浓的关切。

“不许提这种烦人的事。”她脸红耳赤。烦躁地大叫：“你提了多少次了？你累不累呀？”

“我是为你好，小姐。”

“我知道。”她叹了一口气：“但我不想听。”

“好吧，不听就算了。”仆妇无可奈何地也叹了一口气，赌气不再多说。

她又在沉思，心潮起伏。彭刚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她的幻觉中，一次比一次强烈鲜明。

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有婆家，将要受人非议了。武林儿女与江湖儿女虽说半数以上晚婚，问题出在一旦武功才貌出众，自然而然地眼界高，看普通的男女不顺眼。但他们的内心中，反而迫切地需要情爱的调和滋润。

她与彭刚一直就不曾真正和平相处过，根本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解沟通，一见面就全力周旋争强斗胜，刀采剑去不是你就是我。

仆妇的话，像惊蛰的春雷。

板闸镇客店匆匆一面，她把彭刚看成店伙，毫无印象，以后便一直不曾平心静气交谈，甚至不曾见面便各展所学行雷霆的攻击。

现在，她终于用纯女性的眼光，重新留心彭刚这个人，用女人的眼光看男人。

撇开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因素，以雄霸江湖的胸襟看彭刚，她也应该

设法争取这个男人做臂膀，岂能当作劲敌加以消灭清除？

只有气候已成的地方龙蛇，才是清除消灭的对象。

“我真该在他身上多用心计的。”她自言自语：“多一个朋友，岂不比多一个劲敌有利？”

化敌为友，才是最聪明的作法。争取朋友。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最佳手段。图霸业而与天下为敌，愚蠢之极注定了要失败。

终于，她觉得彭刚确是令她心动的佳子弟。

而且，也是她所接触的年轻高手中，人才武功唯一可以和她匹敌的人，唯一敢向她施压的人。

芳心怦然，她有立即向彭刚表示亲近的冲动。

“也许我该找他谈谈。”她向仆妇说。

“掂着剑去找他谈谈？”仆妇苦笑：“你强，他也强，掂着剑去找到，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那……我该……”

“打扮成淑女，到客店找他。”

“这……”

“在大庭广众间见面，即使是魔手无常这种凶魔，也不会挥舞无常棒行凶。你不会把他看成泼赖吧？”

“我到扬州等他。”周云风仍然鼓不起勇气。

“到了扬州，你就作不了主。大爷身边那些娇兵悍将，人多一起哄，那就会闹翻天，你知道要死多少人吗？那天晚上他砍百毒天尊，飞刀砍掉针魔田十三娘的脑袋，这人似乎已经不是人，而是可怕的妖怪化身。天知道我们会多少人，在他的刀下崩溃丢命？”

“可是……”

“天色不早，你现在想去找他也嫌晚，会引起更大的误会。如果客船误期，你明天还有最后机会。唔！犬吠声不对。”仆妇变色而起。

这家农舍养有两头黄犬，为了方便出入，引起不必要干扰，因此要农舍的主人，把犬拴有前院里。黄犬如果发出异常的吠叫，很可能是眼线返回，而且已经到了农舍百十步以内了。

这次的吠叫，比以往眼线返回时要急促些。

“去看看。”她置杯而起。

刚踏进前厅，厅外院子里站着本宅的主人，一位殷实的老农，正在安抚拴的木椿旁的黄犬。

“公子爷，有人从田野里来。”老农沉静地说：“快接近外面桃林了。你们的人，好像都走小径……”

她吃了一惊，跳出院子立即发出警号。

她的人都在客厅收拾或者歇息，只派了一名警哨，距农舍百余步，监视唯一的通向农舍小径。派出的眼线，不可能不走小径而越野返回。

爪牙们刚匆匆慌乱寻奔出院子，来人已推开院门昂然闯入。

“你……”她骇然变色。

“活报应来也。”彭刚声如洪钟，一声刀吟宝刀出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未到。现在，时辰到了。”

电剑飞虹也拔剑，往彭刚的右首并肩扬剑冷然候敌。

“你怎么可能找到我这里？”她似乎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除非……除

非我身边出了内奸。”“你还有八个人，赶快查内奸。”彭刚乘机煽风拨火：“二比八，你仍占优势。妖女，你是一比一化平决斗呢！抑或是一拥而上？今天是决定性的时刻，省掉我日后奔波找你的麻烦了。”

“你听我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今天只许有一个结果。你的撼魂大法不怎么精纯，玄真炼气士偷懒，没鞭策你用功，我打赌你这次过不了我这一关。”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的怒火又升起了，彭刚的话伤了她的自尊，忘了想用软工夫网罗彭刚的念头。

“我要你，简单明了。”彭刚沉声说。

“好，我跟你走。”在彭刚气势磅礴的压力下，她不得不熄去怒火，重新冷静地思量对策。银牙一咬决定用软功：“我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她挥手阻止爪牙们冲出，独自迈步上前。

“我希望你真的有担当。”彭刚也向前迎去：“在清河纠众侵入官舍行刺李知县，冒了很大的风险。你在客店旅客流水簿，留下的姓名是周云凤……”

她虽有预感，毛病出在淮安清河县的行动，但突然从彭刚口中说出，她仍感震惊。

如果彭刚把她带到清河交给官府，后里十分可怕。只要追出她的家世，那将是可怕的灾祸。

电剑飞虹是女猎人，猎一些罪恶滔天的凶犯，与彭刚走在一起决非巧合，显然两人都是江湖猎人，将她交给清河官府，她的命运便注定了要上法场。

千紧万紧，性命要紧；她不可能利用接近的机会，诱使彭刚掉入她的情网，有电剑飞虹在，彭刚不会对她大发慈悲的。

“你死吧！”她厉叫，双掌倏然连环拍出。

罡风乍起，劲气如潮，两丈以内压力万钧，掌一发风雷相随。

她的掌力，已超出练气进程的超凡境界，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符。天赋特佳的人，要修至她这种可伤人于两丈的境界，也得花四十年苦功，或者更久些，下一甲子苦功不一定能有此成就；

彭刚被强猛的压力，震退出两丈外，再退了两步，脸上变了颜色。

“真了不起，幸好我早有准备。”彭刚显然不会受伤，无俦的掌劲的确击中他的胸腹，弹退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他确是冒险承受这两记骤然拍出的两掌，也没运功反震，也没稳下马步抗拒。

猝然雷霆一击，周云凤耗去不少真力，彭刚竟然受得了毫发无伤，她大感震惊，总算真的知道多次交手失败的原因了，彭刚的修为比她高出太多。

“我来对付她。”电剑飞虹扬剑超越：“这妖女比江湖秀士更阴毒。天知道她用这种手段，杀掉多少高手名宿？猝然用绝学行致命一击，武功比她高一倍的高手，也骤不及防冤枉送掉性命；”

姑娘之所以敢上前挑战，一方面是知道周云凤已耗去不少真力另一方面是彭刚所给予她的信心，她有把握发挥所学和妖女力拼。

“如果不早些除去这妖女。”彭刚等于是鼓励姑娘出手：“要不了三年两载，她稳可登上江湖女霸主的宝座，将有许许多多高手名宿，在她面前倒下去。”

周云凤银牙一咬，明眸喷火拔创立下门户。

“你配和我玩剑？呸！”周云凤在升剑时，剑立即发出虎啸龙吟，表示仍

可能真力御剑。

一声冷叱，姑娘闪电似的扑上了，招发杀着电闪雷鸣，剑一发也风雷乍起，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以猛烈的迫攻争取优势，不许对方有喘息的机会。

彭刚告诉她，要用绵绵无尽的抢攻，阻止妖女御神施展撼魂大法，不许妖女脱出剑势控制外。

周云凤不得不接招，姑娘绰号电剑，招出见光不见影，剑气直逼八尺外，像是无数电光吞吐汇聚，满天雷电绵绵无尽，不接招连移动方位闪避也十分困难，瞬间的迟疑，很可能会挨上七八剑。

传出一串震耳的金鸣，两支剑火辣辣地纠缠在一起，满天光华闪烁，已无法分辨哪一道光华是谁的剑了，人影也急剧闪动，依稀难辨实影。

彭刚横刀在外围戒备，不时作小幅度的移动。

三五十招一过，双方的速度逐渐减弱。

彭刚紧张的心情，也逐渐松弛。

妖女已耗掉五成真力，已无法施展撼神大法了。

姑娘已深得紧迫抢攻的其中三昧，信心也相对地增涨，运剑的速度虽略为减弱，似乎神奥反而增加。小侍女惶急地不住向仆妇打手势，仆妇摇头苦笑表示反对。

小侍女终于忍不住了，挥剑突然疾冲而上。

彭刚一闪即至，刀光一闪。

铮一声狂震，小侍女被震飞出两丈外。

“谁敢擅自加入，得问我活报应肯是不肯。”彭刚扫了其他跃然若动的六男女一眼，目光最后落在魔手无常身上：“下一个胆敢妄想加入的人，杀无赦。”

一道电光破空，从一名中年人袖底飞出。速度快得见光不见影，光现即至，射向彭刚的右肋，同时人影急射，带着激射的剑光，猛扑姑娘的背影。

用暗器攻击彭刚，同时向姑娘发剑攻击。

按理，暗器即使射不中彭刚，至少可以阻止彭刚抢救姑娘。

姑娘与周云凤各展所学抢攻，双方显然势均力敌，如果有一个高手加入夹攻，一照面便可能把姑娘摆平。这人不但想用暗器击毙彭刚，也等于是向彭刚所说的那些话作肯定的回答：以行动证明给你看！

彭刚的目光离开魔手无常，刀靶一扬，叮一声震飞了射来的一枚五虎断魂钉，身形乍隐乍现，出现在中年人的背后，刀光乍闪。

中年人的剑刚递出，锋尖距姑娘的背心还有近尺距离，右臂突然齐肩而折，剑与断臂向下堕，身形仍未稳下，似乎仍不知道手臂已经断了。

“杀！”彭刚的沉叱震耳欲聋。

中年人的头飞起，鲜血上冲，无头的身躯向下栽。

“拼死你这小狗！”魔手无常厉叫、挥无常棒冲出。

彭刚身形半转，面向着冲来的魔手无常。

“生死簿上阁下的大名已勾！冲快些。”彭刚虎目怒睁，杀气腾腾沉喝。

他那把刀，映发出怪异的灼灼光华。

他脸上狞猛的神情，具有慑人心魄的魔力。

魔手无常不但不敢加快冲上，反而打一冷颤骇然止步。

“我要和你拼个两败俱伤。”魔手无常色厉内荏，在两丈外怪叫：“小狗，

你不要猖狂，咱们上，齐心协力剁碎了他。”

其他五人包括仆妇与小侍女，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四面汇合，却人人脚下迟疑。

“我先宰你。”彭刚沉叱，急冲而上。

魔手无常骇然暴退，倒纵出两丈外。

其他五男女也不笨，也急急后退，丧了胆的人，人多也派不上用场。

蓦地长啸震天，彭刚向左后方电射而出。

左后方那位侍女，向侧鱼跃闪避。

彭刚一掠而过，猛扑向农舍飞奔的周云凤。

姑娘的剑术非常了不起，但基本的内功相差了一段距离，想留下志在脱身的周云凤，无此可能，周云凤虚攻一剑，便轻易地摆脱了她。

魔手无常几个人，成功地掩护周云凤脱身，彭刚一动，五个人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周云凤到了院门外，猛地转身扬剑立下门户。

“站住！”娇叱震耳，摆出暴虎冯妇的态势，居然女强人的威势仍在，扬起的剑仍可发出凌厉的剑气。

“你仍想用撼魂大法和我一拼？”彭刚在丈外停止，伸手拦住想超越冲出的叶姑娘：“勇气可嘉。好，我给你行功施法的时间。”

“我承认你的武功比我高强、但高强得并不多。我不想和你在这里拼，我要你滚回客店等船。”

“什么？你……”彭刚大感诧异。

“你听清我的话了，是吗？”

“你是不是昏了头？一定。”

“你如果不走。”周云凤冷冷地说：“这家农舍有四男四女，一家八口有老有少。”“那关我什么事？”

“我杀掉四分之三，留你和死剩的两个人打官司。而你绝对拦不住我，我任何时候都可能摆脱你。就算你的轻功比我高一倍，也奈何不了我。”

“你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威胁我？”

“这种手段非常妙，对付你尤其妙不可言。”周云凤得意地说：“我这种人可以胡作非为，杀人如儿戏理所当然。你不同，你不是我这种类型的人，我看穿你了，你无法留下来打一年半载官司。你走吧！我在扬州等你。”

彭刚一怔，冷冷一笑。

“他娘的，我不得不承认你这妖女厉害，是极难缠的对手。你似乎真的看穿我了。”彭刚收了刀，脸上涌现令人莫测高深的怪笑：“好，我会到扬州找你，找南天君，杀到江西九江，有一百杀一百，有一千杀一千，杀尽你们所有的爪牙。预先告诉你、让你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告诉我什么？”周云凤脸色大变。

双方的话，都击中了对方的要害。

彭刚不可能留下来打官司作证，也不忍心连累农舍人被杀。

找南天君并且杀到九江，那要死多少人？南天君的家在九江，有根有底，连一般的江湖朋友，都可以轻而易举找得到。

“离开高邮，活报应彭方便不存在了。即使另有一位活报应出现，也不会是我彭方。”“什么意思？”

“我将以另一面目出现，就不会有打官司的麻烦了。”彭刚也得意洋洋：

“我得好好想想，该取一个什么能吓死人的绰号。”

“如霜，我们走，今天放她一马，到扬州再大开杀戒，杀得他们天天做噩梦。”彭刚挽了叶姑娘的手，转身大踏步扬长而去。

周云凤打一冷颤，脸色发青。

彭刚只要在扬州一露面，南天君的爪牙将如蜂从蚁聚，天知道会有多少人在彭刚的刀下送命？

刚才彭刚对付她的爪牙，斩臂断头的凶狠情景，如果发生在扬州南天君那些爪牙群集处，最少有一半爪牙吓得魂飞天外，真要有上十上百的人被杀，不作鸟兽散才是怪事。

□□□□□□

两人手牵手返回南码头，像游春的情侣。

“你真放过她？”姑娘笑问，神色并无埋怨责难的成分。

“我们不能累及无辜，不是吗？”彭刚脸上有无可奈何的神情：“在这里，她可以不顾一切胡作非为。但在扬州她的地盘内，可就任所欲为了，南天君的爪牙们，不能让自己的地盘内死伤枕藉。我们到他们的地盘内大张挞伐，她就无法波及无辜来威胁我们了。这妖女的确工于心计，她真肯花心机找寻我的弱点。你能用旺盛的攻击力逼她，让她喘不过气来，感觉如何？”

“得心应手。”姑娘兴奋雀跃：“除了她御剑的真力，略为比我浑厚些之外，剑术她还没登堂奥呢！”

“下次碰上她，切记不要用一鼓作气的手段强攻猛压，那样你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后劲会不继的。故意在紧要关头暴露弱点，引诱她全力以赴，再给她来一记出其不意的险着，你就可以主宰全局了。”

“每次交手，她都会有意无意的暴露弱点，可惜我的内力仍差几分火候，故无法长驱直入，以后，我会找到她致命弱点的；显然她不会再上当暴露藏匿处了，我们这就赶到扬州等她？”

“不是等她，而是去找南天君。她会比我们先到，我认为她一定备有快船随时可以撤走。”彭刚等于是策定行动计划：“打蛇打头，直攻要害。和爪牙们周旋，以上驷对他们的下驷，南天君躲香稳稳地，会笑掉大牙。”

“问题是，怎能找得到他。”

“用大嗓门向江湖朋友宣扬，他能不出来打交道？躲起来你雄，决不可能成为豪霸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挑衅，他可以不加理会；理直气壮向他讨伐，他就不可能躲在暗处被同道嘲笑啦！他会在我的逼迫下，为保持他的名利权势而全力以赴。回去好好商量，看该如何才能快速平安抵达扬州。”

“你担心宝应水匪劫船的意外故事重演？”

“有此可能，是吗？”

“我能安排小船……”

“从陆路奔向扬州，岂不省事？”

“最好夜间动身。”

“我正有此打算。”

沿途发现可疑的人跟踪、周云凤已经无人可用，本身人手不足，分水犀的蛇鼠也不再合作了。

至尊刀在这次高邮两君争夺地盘事件中，栽得不算太惨，但也元气大伤、地区霸龙头大爷的地位，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强敌仍在飘忽出没，胁迫挑唆他的爪牙反叛，他想出面收拾残局，已

经力不从心。

他带了四名保镖打手。专诚前来客栈拜会彭刚，名义上是来赔礼与道谢，骨子里他另有打算。

大丈夫挑得起放得下，他动了放下身段的念头。

彭刚和电剑飞虹，在客院的小客厅接待他。

彭刚对这位高邮地区的江湖大爷，没有反应也没有好感。

这种黑道龙头大爷如果不心黑手辣，不八面玲珑，哪能统率一大群牛鬼蛇神？不横行霸道怎能建立统率一方的权势？

双方友好地会晤，彭刚保持一个江湖行道者的气质风标，客气地接受至尊刀的赔礼道谢，态度和蔼不计较对方派离魂使者计算他的过节。

“兄弟在高邮，可说已混不下去了。”最后至尊刀谈及正题：“高邮地区的弟兄，需要有实力的人出面领导，如果各行其是，必将发生为所欲为作奸犯科的乱局。所以兄弟和所有的同道，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由兄弟出面，以至诚请求彭兄留下。领导高邮地区群雄……”

“洪大爷，请不必说了。”彭刚已经明白至尊刀的用意，立即打断对方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该明白。我只是一个途经贵地，无牵无挂，对名利毫无兴趣，为了一些事故而邀游江湖的过客。以我的绰号活报应来说，怎么可能出面领导你们这些黑道龙蛇？当然。我也不配你为白道人士，更不是侠义道英雄，但也不苦菲薄，自信聊可算一个亦正亦邪的怪人。在某一种情势中，我知你们这些人是死仇大敌。我已经明白表示我的立场，请不要再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好不好？”

话说得很重，虽则脸上的神色，仍然保持礼貌性的和蔼，心里面大感不是滋味。

黑道只是江朋道众多人士中的一种；三教九流也只是模糊性所划分的江湖身分。但那些地区性的豪强们，如果被称为江湖仁义大爷龙头大爷，十之八九与黑道人士结成一家人，甚至成为黑道牛鬼蛇神的撑腰人。

他们也经营各种江湖行业，车船店脚牙都有他们的弟兄混口食，黑道的娼赌诈骗偷也有他们的弟兄沾手，呼风唤雨八面玲珑不折不扣的变色龙蛇。

彭刚对这种人，先天上就有三五分排斥感，这位大爷居然要他出面，领导这些牛鬼蛇神，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

厅口出现笑阎罗的身影，身边也带了四位保镖。

笑阎罗不是豪霸，是高邮的武林世家。

武林人十之七八，可称江湖人。

其中大多数只身英雄，当然也有人做土匪强盗，沦入黑道也比比皆是。

“洪深，带了你的人，给我滚！”笑阎罗站在厅口像一尊天神，毫不客气向至尊刀大吼大叫：“你胆敢向彭老弟游说，说些肮脏的话，污彭老弟之耳，存心不良想陷彭老弟于不义，小小心我剥你的皮。”

“罗……罗爷……我……我也是一番好意。”至尊刀委委屈屈分辩：“外出闯道的人，谁不希望闯出一番局面？谁不是为名利而奔忙？彭兄他……”

“住口！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把彭老弟看成什么人？你如果再不走，可就很难看了。”

“好，我走我走。”至尊刀不敢不遵，乖乖向彭刚告辞，带了打手匆匆溜走。

“老弟台休怪。”笑阎罗笑吟吟入厅：“老朽专诚前来面致谢忱，无意得罪老弟台的宾客。只是这位洪大爷没安好心，他那种人如果要他放弃追逐名利，不如杀他还要仁慈些，他只想利用你的声威，重建他将垮的小皇朝。”

“他的确打错了主意。找错对象。”彭刚当然不会怪笑阎罗反客为主，赶走至尊刀的托大举动：“罗前辈不啻替在下解围。免去不少口舌是非。诸位请坐，罗前辈想必有事赐教，有疑待解。”

“不敢当，倒是有些消息奉告……”

笑阎罗把南天君恨入骨髓，雄风园死伤惨重，却又无力报复，因此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彭刚身上，深信彭刚能救得了雄风园，必定有能力催毁南天君的基业。

笑阎罗对南天君的底细，所知并不比至尊刀少，以强邻的动静，有深入的了解。这些内幕消息，对彭刚极为有用，即将南下扬州，消息正用得着。

二十一

笑阎罗与至尊刀相较，至尊刀的实力雄厚多多。笑阎罗只有一些子侄可派用场，至尊刀却统率着高邮的无数城狐社鼠。

但在江湖威望上，至尊刀却望尘莫及。

没有人手，是笑阎罗的弱点，只凭江湖声望，维持他的地位。

清河的霸剑天罡张怀恩，也属于笑阎罗这一类人。幸而得到清河的公门人支持，在保护李知县的行动中，获得公门人的充分拥戴和合作。

但他自己也只有子侄可用，难以应付大批高手入侵，几乎送掉老命。如无彭刚及时介入，那天晚上决无侥幸可言。

笑阎罗的雄风园如果没有彭刚及时介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些地方拥有实力，爪牙众多的豪霸，并不怎么介意地盘那些过了气，没有人手的高手名宿。

这些高手名宿只是庙中的神佛塑像，除了接受凡夫俗子的膜拜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在高邮翻云覆雨称大爷的人，是至尊刀而非笑阎罗。出了大问题，才请笑阎出面调解。

笑阎罗身边可用的人不多，但强敌仍在境内潜伏，外出走动危险性仍浓，他只好带了四名子侄作保镖，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

踏上返回雄风园的绕城小径，沿途可看到三三两两的附近村民走动。

强敌仍在境内潜伏，仍有强大的实力，他人手少，应该从城里走的。但他认为有五个人同行，对方不敢贸然发动袭击。

他完全料错了。对方敢向他的雄风园大举袭击，为何不敢在雄风园以外向他袭击？

地声长啸传自路左的树丛内，似乎相距并不远。

“是示警的啸声。”他脸色一变，骇然止步。

五人两面一分，列阵戒备。

小径两端半里内不见踪影，两侧散布着树丛修竹；草木正在逐渐凋零，

但视界仍无法及远。

“大爷，有点不对。”一名子侄拔剑出鞘：“可能此地有埋伏。”

“对，有埋伏。”他悚然地说：“我已经感觉出浓浓的杀气。埋伏在路两侧先用暗器袭击，很可能一举可摆平我们五个人。”

“怎办？”

“退回南码头，从城里走。”

“后面很可能有截退路的人。”

“可能的，但必须冒险。刚才发啸声示警的人，是好意向我们示警的，文光贤侄与文青贤侄先退，逐段掩护千万不可忽略征候。”

刚开始退走，前面传出一阵阴笑，先后从两侧的草木丛中，钻出八个人。

埋伏失败，只好来硬的了。

“哈哈哈哈”领先的人，是老凶魔夺魂魔君陶一元，笑声如果啼十分刺耳难听：“你不会逃走吧？逃得了一时，你逃不了一世，你必须为你的笑阎罗名头，和我们决死。

你知道我夺魂魔君的名头声威，彼此似乎相差不远，辈份也相当，所以我向你单挑。”

五人即使不顾一切转身的向码头狂奔逃走，也必定被半途追及，最后仍然免不了生死相拼，逃走已耗掉一半精力，拼起来武功决难发挥精奥的拼搏神髓。

“原来是你这凶魔，呵呵呵呵……”笑间罗怪笑：“你一个位高辈尊，名震江湖的老恶魔，居然无耻地打起埋伏来了，真卑鄙。用你的夺魂锥偷袭，真可以反老夫一下子送入枉死城。哈哈！你单挑我，我深感荣幸，就陪你玩玩，玩命。”

“老夫先给你几枚夺魂锥把玩。”夺魂魔君阴笑，左手一扬露出指尖前的夺魂锥锋利的锥尖。

“有多少牛黄马宝，你就都搬出来好了。”

左方的树丛枝叶摇摇，一声轻咳，三个像貌威猛的中年人，分枝拨叶向前接近。

“罗老兄，他们不会真的和你单挑。”为首那个人声如洪钟正是替彭刚送刀的人：“他们八个你比你早到片刻，算定你们会从这条道上返家。埋伏时便商量好了，要用暗器送你们下地狱，避免拼搏有所损失。人一上去和他单挑，八个人的暗器齐发，你有多少活的机会？散开吧！咱们三个和你并肩站，正好一比一，公平交易。”

“你是什么人？胆敢管我夺魂魔君的闲事？亮名号。”

夺魂魔君怒叫：“你是跟在老夫后面来的？刚才的啸声一定是你所发。”

“对，正是我所发，确是跟在你们后面来的。当你们的眼线离开客店时，我们便反盯在眼线身后，所以你们的一举一动，皆在我们的掌握中。”

“你是谁？不像是笑阎罗的人。”

“不错，不是笑阎罗的人。”

“那你……”

“笑阎罗罗老兄，向彭小友提供南天君的底细，你们扮店伙的眼线一清二楚，因此你们誓将罗老兄置于死地。我们三个管闲事的人，必须插手管这

档子闲事。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无意争名夺利，所以，无意扬名立万，你就叫我无名好了。喂！你是挑笑间罗呢，抑或是挑我无名？快挑啦！”

八个人一字分开，摆明了要一比一，不可能出其不意以八攻一，八个人的暗器，也不能同时向；个人发射。一比一面对面搏斗，暗器击中目标的机会不大。

“老弟台，这凶魔已经挑了我，呵呵！请不要争好不好？”笑间罗向无名抱拳行礼，徐徐拔剑向夺魂魔君接近：“你不会害怕吧？”

“你是什么东西？”夺魂魔君厉叫，挥剑直上。

剑动身动的同一刹那，三枚夺魂锥已悄然向无名破空疾射，有光芒进散，劲道非常猛烈，见光不见影，难怪号称夺魂锥。

铮一声狂震，笑间罗挥剑硬接，火星飞溅中，两人同向侧方震出丈外。

同一瞬间，无名哼了一声，身形略闪，左手一抄，接住了最外侧的一枚夺魂锥，扭向用扔手劲信手一挥，夺魂锥以更快的速度斜飞而出。

夺魂魔君刚稳下马步，夺魂锥一闪即至从左肋贯入，六寸锥入体五寸半，击破护身神功毫不费劲，如击败革直贯入腑。

夺魂锥本来就有专破内家气的功能，以内功御锥更是无坚不摧。

“呃……”夺魂魔君身形一晃，马步再乱。

“谢谢。”笑间罗不再扑上，遥向无名抱剑行礼致谢。他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加上一剑了。

“除恶务尽。”另一位中年人沉喝。向一个年约花甲的老女人扑上：“毒蝎五娘，你是我的。”

“去你的！你想抢我的猎物？”另一位中年人大叫，斜掠出的身法快如电光石火，一剑砍断了毒蝎五娘的右腿，再扑向另一爪牙。

无名三人交叉攻击，速度之快之狠，无以伦比，存心下毒手志在必得，三两次交叉冲错，共击毙了四人。

笑间罗干脆退在一旁，不住摇头苦笑。

这三位仁兄似在争功，看谁杀得最多最快，加上夺魂君和毒蝎五娘，三位仁兄共宰了六个之多。

另两个被他的四位子侄截住。手忙脚乱机先尽失。

“诸位请留步……”他大叫。

无名三人仁兄，已经越野飞掠而走，三两起落便失去踪迹，让他收拾残局。

奸一场狂风弄雨似的强悍搏杀，一接触对方便土崩瓦解。

“这三位仁兄是……是何来路？”他盯着三人消失的树丛自语：“难道是彭小哥的人？不像呀！”

所有的人，注意力皆放在彭刚身上，确知彭刚除了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女剑飞虹之外，没有第三位同伴，从彭刚辛辛苦苦，亲自向各方蛇鼠打听消息的举动，可以看出不可能有第三个同伴的分忧，所以，每件事都得亲自跑腿。

现在，竟然有三位身手超绝的人出没，因此笑间罗疑心是彭刚的同伴，却又凭事实不敢认定。

□□□□□□

彭刚知道客店中有眼线，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且知道这些眼线，并

非全是南天君的忠心爪牙。

就算他知道谁是眼线，也不能在店中动手擒捉，在大庭广众间闹事，正道人士认为是耻辱，一量受到官府的干预。落了案就颜面无光，只有黑道的混混们，才会在大庭广众间撒野。

他一点也不在乎眼线的监视盯梢，反正他不动则已，动则有如狡兔，眼线休想跟踪他的下落。

在市街活动则大街小巷乱钻，眼线传出消息的速度比他慢。

电剑飞虹并没整天呆在客房内，她也不时外出在附近走动。

那年头，在码头区住在客店，女眷们根本无处可去，除了看看浩瀚无垠、风高浪急的高邮湖之外，没有任何风景区可供女眷游览。

但是她是女猎人，江湖的女英雄，不是一般可怜虫妇女，她敢与任何牛鬼蛇神打交道。

白天，彭刚并不反对她外出打听消息，但再三要求她不可远离码头区的市街，至郊区必须两人同行，以免碰上妖女吃亏上当。

这期间，电剑飞虹表现得并不出色，她像是彭刚的女跟班、乖顺的女伴，所以眼线忽略了她，仅周云凤对她深怀戒心、认为她并不如表面形象那么简单，是个必须提防的、具有潜在威胁的劲敌。

送走了笑阎罗，她便藉口外出打听消息，独自出店在市街逛了一圈，找了两个码头混混，花几吊钱查询至扬州的船只几时来的消息，似乎目的在于平安船行的客船事务。

她仍是小家碧玉打扮，显得特别灵秀，与一些混混级蛇鼠打交道十分方便，小蛇鼠们乐意供她所要的消息。

南码头末端，是小船的泊舟区，以自用船只为多，风浪甚大，小船皆半搁在湖岸上。

在小舟区绕了半圈，她抱着用布卷妥的剑，脚下轻快地往回走，有许多船夫用颇感兴趣，或者相当暧昧的目光，追随着好袅娜的身影转。

前面一排巨柳的歇脚凳栏附近，出现周云凤的假书生身影，身边带了个妇和侍女，似乎等待她往回走，等个正着。

湖堤与码头附近有不少人走动，船夫也多，这里正是所谓大庭广众的地方，出了事有目共睹，不是闹事的地方，只有下三滥的鼠辈才会闹事。

“坐，我们谈谈。”周云凤极有风度地向她搭讪，自己也在石条凳上落坐。

“我觉得你我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好谈的。”她笑吟吟地坐下，风度更佳：“你扮书生十分出色，在众目睽睽下，和我这小家碧玉打招呼，别人怎么说？首先我在气势上就落在下风，别人会咬定我想高攀你这位丰神绝世的公子爷。”

“不要胡扯题外话好不好？”周云凤瞪了她一眼，眼神转厉：“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相信你不会健忘，而且我并没化装易容。”电荐飞虹的语气是平和的、愉快的：“知道我电剑飞虹叶如霜的人并不少，毕竟我是颇有名气的女猎人。如果按江湖朋友分类的标准，我该名列侠义道人士而无愧色，名列白道也不算高攀；白道与侠道其实界限并不明确。哦！你问这有何用意？”

“你知道，我们的主力在扬州。”

“不错，为了北进攻扩张地盘，南天君已准备三四年，苦于没有吞并弱邻的藉口。

这次中天君也来抢夺江淮地盘，几乎可以说用计谋促成的，中天君上了当，冒险地妄动，给予你们北进争夺的藉口，所以才会有这次高邮风波发生。阴错阳差碰上彭兄卷入这场是非，你们两败俱伤都众所周知了。嘻嘻！我的女猎人消息正确吧？”

“的确正确，所以我生疑。我们的人从扬州赶来，一夜便可抵达。”

“如果我赶路，半夜便可赶到，甚至两个更次便可抵达一百二十里算不上什么。”“我那些高手专家，已经赶到了。”

“我相信。”

“我那些表明的调查专家，与见闻最广博的挖掘秘老扛湖人精，也不知道你电剑飞虹叶如霜是何来路，你只是一个双十年华相当美丽的姑娘。”

“嗨！你也和我差不多呀：你打扮起来，比我更美更具有高贵的风华，同样是过了黛绿年华，没有人要的、也不想嫁的大闺女。”

“你不要有意避重就轻，逃避主题。江湖上早些年，的确在猎人行业中，出了几位有名气的女猎人。好像有一位叫电剑飞卫而不叫飞虹，姓张，张玉洁而非如霜。如果她仍然在世，该已是年近花甲的老太婆的。青春是留不住的，长青不老只是人的梦想；化妆易容术再精，也不可能把老太婆在光天化日下，变幻成青春少女。你到底是谁？与彭刚并肩站目的何在？”

“嘻嘻！你不是有许多调查专家，和江湖掘密挖秘的人精吗？赶快着手查呀！”

“我想，我有点明白。”

“明白什么？”

“你知道南天君实力庞大，早晚会雄霸江湖领袖群伦。”

“也许吧！但他仍得努力。”

“你有勇气和我们抗衡，决非为了名利，那只有一个可能。”

“你是说……”

“为情。”周云凤语气肯定：“嫁不出去的大姑娘，找一个心爱的伴侣是理所当然的事。彭方的确是姑娘心目中的好伴侣，人才武功冠绝群伦。”

“好吧！我承认。”她不笑了，神色突然变得庄严肃穆：“我并非是嫁不出去大姑娘，而是不愿嫁一个平凡男人。庸庸碌碌过一生的女人，一旦遇上心仪的情投意合伴侣，我可以用生命和他共抗天下人。彭兄，就是我心仪的情投意合的好伴侣，你满意了吗？”

“仍然不满意。”

“你不会也对彭兄想入非非吧？”她又笑了，但这种笑却饱含阴森森的敌意。

“你……”周云凤脸一红，有窘意流露。

“我警告你，千万别在这方面乱打主意，我可以容忍你在争名上向彭兄用尽手段，决不允许你利用情爱的手段改变策略对付他，我说得明白吗？”

“他又不是仅有的活宝，我心目中的男人要比他强一倍。”周云凤大声怒叫：“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让我看得顺眼。”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人间瑰宝而非活宝。你眼中除了名利权势之外，哪能看见顺眼的男人？我感到奇怪。”

“什么奇怪？”

“你和江湖秀士，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对名利同样热中，同样野心勃勃，怪的是你们两人意然一见面就互相下毒手。”

“一是他根本就算不了武功超绝的高手，二是双方的野心有了冲突无法调和。他只配和云裳仙子那种没主见，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在一起拿肉麻当有趣。”

“哦！你已经不是女人……”

“闲话少说！彭方为何提我在淮安的事？他是不是替官方做走狗的鹰爪子？”

“我不会告诉你，你该去问他。”

“你告放我岂不省事？”

“我不是长舌的人。”

她坚决拒绝。

“你知道我可以逼你说。”

“在这里？”她笑问。

“有何不可？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任所欲为的女强人。我的身分和你一样的，不为辽湖朋友所知，真正的身分成谜，出了事犯了案，摇身一变便无踪可寻，所以在任何地方，我毫不介意任所欲为。”

“甚至在清河行刺知县，肆意在板闸留下州云凤的踪迹。”

“对，天下间叫周云凤的女人，大概没有一万也有三千，让官府去查吧！大概花三五年的工夫，恐怕也查不出头绪。所以，你最好相信我的警告。”

“在这里逼我说？”

“没错，论剑术，你的确值得骄傲。”

“好说好说。”

“但任何神奥的剑术，没有深厚的内力奇功御发，在我这种具有奇功秘学的人面前，任何神奥的剑术，都成了垃圾。你愿意说吗？”

“你的玄元太乙真气的确很了不起，值得骄傲。大罗散仙玄真炼气士，到底是你的什么人？他俗家姓名叫周元浩，你叫周云凤……”

“你也可以去查呀，你说不说？”周云凤声色俱厉。

“嘻嘻！我也许肯说……”

“快说！”

“但……但是……有人不肯。”

“谁？彭方？他远在旅舍……”

“那些人不肯。”她伸手向不远处的大柳树下，一面谈心一商向这里注视，水客打扮的五位中年人一指。

五位中年人中，有两人向她挥手含笑示意。

“那是你的人？”

“也许吧！”

“他们是哪座寺庙的大菩萨？”

“他们不是庙里的菩萨，菩萨天上才有。一句话，即使大罗散仙玄真炼气士在此，也逃不出他们的手下。玄元太乙真气并非真正的武林超世绝学，彭大哥就曾嗤之以鼻，说那只是罡气的别传旁支，不登大雅之堂的垃圾而已。

他如果不存心活捉你要口供，一下子就可以把你送上西天。那五位前辈心不黑但手辣，他们惩罚恶人坏蛋的宗旨，是除恶善尽，掘根除苗决不留情。

他们认为放过恶人一天，便有好人多受一天苦。他们认为你是彭大哥的猎物，所以不想强出头找你。但你如果不自量力向我胁迫，他们就可以理

直气壮送你上西天了。”

周云凤脸色一变，有点心虚。

那五位中年人，已经停止交谈，五双有如妖魔的怪眼，似乎正放射出摄人心魄的神光，真像五头凶狠的异兽，正准备张牙舞爪扑上来。

“他们真是你的人？或者是彭方的人？”周云凤不得不强抑出手攻击的冲动：“也许，彭方真是替官府跑腿的魔爪。”

“你既然不怕官府查你的底，怕什么呀？你和阴阳双怪袭击清河县官舍，行刺李知县，为将来并进淮安扫清障碍，官府派人捉拿你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呀！我是女猎人，猎杀凶犯歹徒也平常得很。

其实你并不在乎清河官方追究你杀官造反的事，因此你在高邮，仍然以周云凤的身分活动，连百毒天尊魔手无常也公然出面，因为你知道清河官方根本奈何不了你。

清河的一代之雄霸剑天罡，也无法抽身进入南天君的地盘缉凶。等到彭大哥出面，你的武功比他差了一大段距离，你才觉得心慌，因为你在板闸镇曾经见过他。你走吧：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好吗？”

“如果你继续与他并肩站，我一定会找你的。”周云凤悻悻地说。

“我会永远和他并肩站，所以我也会找你。”她也冷冷地说：“我和他将直接去找南天君，因为我们已经证实，你那晚在清河官舍行刺，南天君也在清河。所以，南天君才是主谋，你是南天君的爪牙帮凶。我们将在你们的地盘内，放起焚天烈火。赶快回扬州准备应变吧！彭大哥会像降妖魔的天神勇往直前扫荡魑魅魍魉，我就是他的并肩携手伴侣。”

周云凤脸色大变，终于发觉情势严重了。

彭刚果然为了清河县的事而来的，理迎直气壮可以公然大张挞伐，假使身上携有清河县官方所发的缉凶榜文或文书，更可以请求各地的官方人士相助，那就麻烦大了。

杀官等于造反，各地的官方人士，对其他府州文捉拿一般的罪犯，执行与协助皆不怎么热心，甚至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文书归档高阁闭置。

但对行刺重要的官吏的罪案，却极为重视严加搜捕，因为早晚会有那么一天，地方官也会遭遇同样的灾祸、这是影响朝廷威信的大事故，因此各方人员皆会从严追究。

连那些退休致仕的七品官以上人员，各地方官也必须严加保护，出了意外又破不了案，铁定要影响地方官的前程丢掉乌纱帽。

天下的王室龙子龙孙，如果遇刺被杀，当地的地方首长唯一结果就是死刑。

“江湖朋友都是闯道的亡命，决不会借助官府的力量解决问题。”周云凤悚然而惊，但口气仍然强硬：“除非你们是公门中人，不然你们会引起江湖公愤。”

“是吗？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位江湖朋友，同意你们杀官造反，那会影响他们混口食有生机，目下淮安府的牛鬼蛇神，几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逃至外地避风头，成了失巢之马。

他们恨死了你们，早晚会有人找你算帐、你们才真的引起了江湖公愤，因为李知县是漕河大江与大河之间，各地百姓奉为神明的好官。”

“你们……”

“你们就是那些被引起公愤的人，你现在明白了吧？当然我们还不借

助官府之力，因为我们有能力对付你们这些可耻的杂碎。”

周云凤咬牙切齿，手抖开布卷抓住了剑靶。

五个中年人哼了一声，大踏步接近。

“除祸须及早。”一名中年人沉喝。

“先把她弄到淮安，再去捉南天君。”另一位中年人声如乍雷，长剑出鞘。

来势汹汹，气势慑人心魄。

周云凤对电剑飞虹的话、怀有强烈的戒心。

电剑飞虹曾经说，即使大罗散仙玄真炼气士在，也难逃出这五位中年人手下，不管这些话是否吹牛夸大，依然发生震慑人心的魔力。

如果是真的，那岂不是稳输不赢？

“我在扬州等你。”周云凤不得不忍下这口怨气，搁下场面话开始退走。

“我和彭大哥一定会去的，而且会去得很快。”电剑飞虹摇手阻止五位中年人拦截：“扬州见，好走。”

心虚的人，勇气与机智皆会大打折扣。

周云凤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假使五位中年人，真对付得了大罗散仙，何不在这期间向她袭击一了百了？啊用得着到扬州再捉她？

真相揭晓，南天君的爪牙们人人自危。

消息是有计划地传出的，在客店中的彭刚并不知道。

扬州，天下第一风月名城。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盐运与河工，把扬州衬托成繁荣数年的名城，天下两大花花世界苏州，同样以花都水都名满天下。

在扬州花钱容易、赚钱也容易。当时的人口户数，仅次苏州南京，足有六十万出头，水陆交通蓬勃发展、商贾云集，达官贵人满坑满谷。

这里，也是江湖龙蛇的猎食场，正规的江湖行业，以及不正当黑道行业各展雄长，三教九流在这里兴风作浪，牛鬼蛇神各展神通。

各种行业皆有大爷级的人物把持，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总领各方龙蛇的大爷，是威镇江面铁掌追魂陈勇，是南天君的亲信臂膀，在三尺外可以一掌摇碎碑石。

南天君另一派来坐镇的人，是四大游神的玄武真君许成龙。

玄武真君并不每天都在扬州镇，也不干预铁掌追魂的事务，碰上棘手的重大事故，才出面处理。

主张北进，把地盘推展至淮安最力的人，就是铁掌追魂陈勇，他希望控制大河与大江之间，这一段最富裕的漕河。

预计仅收常例钱(保护费)，每年有三五十万两银子不成问题。包揽高出淮安两处钞关的逃税，赚二三十万两也轻而易举。这整块大肥肉如果一口吞下肚，不肥也体重增加几斤肉。

铁掌追魂的山门，设在扬子桥头，那是上下两漕河的会合处。另一处待各方豪杰的山门，在南门外的广陵东首不远处。

扬子桥的山门，只有自己人知道，通常不招待外宾，因此外人称之秘密山门。

如果真是秘密山门，那就不可能让外人知道了。只有心知肚明的精明老扛湖，才知道那根本就是乱人耳目的疑窟。

狡兔三窟，这位大豪恐怕备有五窟六窟，反正如果不早一两天至广陵驿山门投贴求见，免谈，龙头陈大爷忙得很，哪能早晚蹲在家里等贵客求见？

除了他那些亲信弟兄之外，其他的大小爪牙，谁也不知道他在某一时刻身在何处，一般性的大小事务，各有专任的爪牙，负责经手处理。

外来的仇家想来扬州找他，恐怕派一百个眼线，也难查出他真正的行踪，碰上了也奈何不了他，每次外出，身边的保镖打手决不少二十名。

南天君也有多处山门，家在九江，也算是山门之一，平时在南京、苏州、太平等地快乐逍遥，自备的华丽快船，溯江而上，一个时辰也可以航行三十里以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船，所以往来自如。九江至南京朝发夕至，决非吹牛夸大。

到扬州找南天君，简直开玩笑。想找铁掌追魂，也不是易事。

当然，这两位大爷如果在扬州等仇家上门，又当别论。会不会真的等，这是另外一回事。

彭刚希望他们等，希望他们志在雪耻复仇、遗兵调将全力以处、早点解决你死我活。

如果南天君志切复仇，真的布下阵势等候，那就应该早些放出风声，引他俩至龙潭虎穴解决。可是，并没有放风声。

这表示主人不屑与寻仇的人见面，寻仇的人必须自己去找。

在气势上，南天君便输了几分。

一天、两天，水陆码头遍布的眼线、始终不曾发现彭刚一双爱侣的踪迹。而从高邮眼线不断传回的消息，皆指证他俩已经不在高邮了。

风雨欲来，江湖朋友纷纷赶来坐观虎斗。谣言满天飞，平空制造出不少紧张的传闻。

他俩已经在夜间走陆路，潜达扬州已经三天了。

□□□□□□

扬州也有冈阜，甚至有岭。比方说，城北开明桥西端，那座形如骆驼脊的大土丘，就叫骆驼岭，尽管它连丘也谈不上。

城西北四五里的蜀冈，其实是一串土丘，绵亘四十里，东北抵茱萸湾，西面伸入六合县界。

以南一带小河溪，衔接城西的护城河，也就是两百年后，屡加疏导的风景瘦西湖所在地。

当时这一有许多茶园，品质与蒙茶相近。据说地脉通四川，所以叫蜀冈，信不信由你。

彭刚与姑娘躲在一座茶园里，带了土粮水壶，弄了两件蓑衣两条棉被，不畏风霜得稳稳地，昼夜不断居高临下，监视两里外岗下的一座大园林住宅，记下所发生的一切活动情形。

那就是蜀冈宁园，一座扬州郊外颇有名气的大宅，主人姓吴，也称蜀冈吴家大院、足有三四十栋亭台楼阁，花木扶疏，宁静安详。

时届深秋，花木凋零，白天很少有人行走，私有的路径通向两里外花径，不许外人进入。

天一黑，往来的人来去匆匆。

两人不需接近侦查，夜间也避免前往踩探，心中有数，时机早晚会光临的。

外人绝对难以相信，这处仕绅所有的园林大宅，会与黑道大豪扯在一起、更不会相信是铁掌追魂的真正秘窟所在地。

吴老爷是扬州的缙绅，大院建筑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即使家道中落、

也不可能落在铁掌追魂手中。

铁掌追魂陈勇。只是杨家桥的混混头头、拥有几艘走私船的痞棍，即使他有钱，官府也不会允许他购买晋绅的大院，他不配。认真追究的话，那是犯禁的。

八面玲珑交通官府，犯禁算得了什么？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天下任何一件事，牵涉到第二个人就算不了只有天知地知的秘密。

铁掌追魂统率那么多牛鬼蛇神、心腹弟兄上百，怎么可能保守绝对秘密？那是不可能的事。

供给消息的人是，笑阎罗也从至尊刀处获得协助，他两位大豪对百余里外的强邻，暗中早就留了心，了解强邻的底细，是自保的重要手段之一。

最好的袭击时机，是首脑们聚集的时候，打击一些次要人物，那是失败的作法。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打在要害上。

两天，三天，未发现特殊的征兆。

活动日渐频繁，看得一清二楚。

他俩极有耐心地潜伏侦伺，随时准备刀出鞘剑离匣。

这天暮天时分，彭刚负责侦伺，姑娘悄悄往冈北溜，天黑才兴冲冲返回，带回一大包丰盛的食物，甚至还有一壶酒。

为免暴露行藏，他俩一直就靠携来的干粮充饥，避免在宁园附近觅食，附近的村落皆有与宁园通声气的人，而且有扮成村夫的眼线在各处行走。

姑娘也扮成村姑，远至数里外西门的小市街，买来新鲜的食物和可口点心。干粮吃腻了，两人真需要一顿丰盛的食物填五脏庙。

两人在草窝中愉快地享受晚餐，几天的疲劳尽消。

暮色朦胧，隐约可看到宁园的灯光，灯光透过树隙明灭不定。但如果留心，便可估计出园内外的活动情形。不需真正了解活动的详情。

他俩不需知道详情，只要知道首脑们是否来了。

“大哥，这期间有何变动？”她外出觅食，先后花了近一个时辰，不知彭刚有何发现。

“人可能来了。”彭刚喝干最后一口酒，精神有点振奋：“犬声在天将黑时共发生三次急吠，园内的灯火显明地增加。我想，时机已至。”

“算算他们也该来了。”她语含玄机。

“怎么说？”

“谣言满天飞，他们疲于奔命、结果大失所望，浪费精力人心惶惶。他闪已经沉不住气了，重要头头商议有其必要，也准备集中人手，向可疑的强敌潜藏处、行致命的一击。”她简略地分析：“宁园是最安全最隐秘的聚会处，大量人手急趋府城附近、片刻可到，所以出击的人一定会有这时集中候命行动。问题是，我们应付得了吗？何不先除羽翼再攻中枢？”

“先除羽翼，他们可能心惊胆跳化整为零。和我们捉迷藏，那就很难找得到他们的首脑了。任何事都有风险，信心、勇气、加上智慧，以及超绝的身手，就可把风险降至最低。”

“可是……”

“我已经估计过了，除非大罗散仙玄真炼气士亲自出马，他们能和我斗的人少之又少。我担心的是你……”

“我会紧密配合你的，不必替我担心或分心。担心或分心会把我们两个

都陷死在内。”

“所以冒昧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为了什么？你犯不着，是吗？”

“这……”

“你说你要猎两个人，百毒天尊和魔手无常。”

“是呀！”

“百毒天尊死了，魔手无常不会永远在南天君的地盘内现世，他是天下级凶魔，会在天下各处耀武扬威，你不需闯入龙潭虎穴猎他，可以在天下各地等他。”

“这次机会最好，是吗？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她郑重地说：“我也感觉出你也喜欢我。不论男女，要找一个情投意合、抱负相同、双方的条件相差不远的异性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会否认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吗？”

“我当然不否认，所以……”

彭刚伸手亲昵地，十分自然地作势轻拍她的肩膀。

她以原坐势斜飞出丈外，稳下身形咕咕笑。

“差那么一点点。”她娇笑：“如果你不临时转念，问那些你并不想深入了解的问题，我就会上当了，别忘了我是很聪明机警的。”

“你干什么呀？”彭刚笑问。

“你想制住，把我留在这里，你自己去找他们，怕我耽误你加事，没错吧？我不笨，嘻嘻！你也不怎么聪明，这期间，谈及如何袭击的行动，你一直就说尔这样你那样，从没提及我们两字，对不对？”

二十二

“胡说，你的鬼心眼……”

“认了吧！大哥。我要你答应，不管任何行动，有你就有我，你答应？”

“这……”

“我的心目中，你是一个我极为尊敬的大丈夫，答应的事，一定一言九鼎。而且我决不相信你会像江湖秀士一样，云裳仙子遇险，他就只顾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你会吗？”

“你这丫头一张嘴实在厉害，也工于心计。好吧，我答应你！”

彭刚摇头苦笑：“但你也得答应我，避免和妖女交手。在她的巢穴里，她们人多势众、你决难抓住向她逼攻的机会，她会制造机会对付你的。”

“我本来就怕她呀！而且你说过，她是你的。”

她重新回到彭刚身侧坐下进食：“她已经知道你是为李知县找她，见面将全力对付你。你说说大罗散仙。”

“这位妖仙的武功与道术，比妖女深厚一倍当无疑问。所以我得小心提防。”

“他已一二十年毫无音讯，也许不在人间，真的成仙去了。”

“他如果不在人间，绝对成不了仙、而是下地狱去了，一生作恶多端的人只能下地狱。按常情，他应该年过古稀，修道人活一百岁并不成问题，所以他一定还在人间，调教出妖女这种野心勃勃的女强人。”

“你没感到奇怪吗？”

“奇怪什么？”

“大晚散仙玄真炼气士俗家姓周，妖仙周元浩。南天君也姓周，乾坤一劍同日升。

妖女也姓周，周云凤。想想，其中有否牵连？”

“唔！可能是一家人。”

彭刚脸色一变：“这是说，妖仙可能出面替小辈的人撑腰。好，老不以筋骨为能。

他竟不保晚节助子女为恶，我就让他下地狱。”

“你应付得了老妖仙？”

“有八成把握。”

“噢！你怎知道老妖仙的底细？”

“三十年前，他勉强与家父斗成平手，他那肚子里有什么牛黄马宝，从周云凤的表现中，已一一暴露无遗。他仍然不长进只有那么一点能耐。所以，我有八成胜算。好好歇息半个时辰，再准备扫庭犁穴。”

“你是说……”

“什么都不要说。”

彭刚将残余的食物丢掉，拉她并肩躺下，盖上棉被外加蓑衣：“必要时，我会用绝学将他打入地狱。你不要和这老妖仙照面，他是我的。”

她本来想问彭刚的父亲是谁，被彭刚拉下躺倒，喜悦地侵入彭刚肩下躺得安安逸逸，把想问的话丢九霄云外去了。

两人这几天一直露宿，相拥而眠心无杂念，已经成了习惯，两人克制情绪波动的心念相同，渐由习惯成为自然。

而且在安眠时。也轮流保持清醒，留意四周的动静，提防宁园的巡哨接近，警戒的心情崩得紧紧地，压下了欲升的儿女情怀。

“今晚你先睡。”她在彭刚的耳畔低声说。

“你才需要养力，乖，听话。”

“你……”

“你不睡是不是？好，点睡穴。”彭刚伸出手指。

“啐！”

□□□□□□

扬州是铁掌追魂的地盘，当然由他出面撑大旗发施号令。

所有的人手都派出侦查活报应的足迹，但真正认识报应的人并不多，只知有一男一女，碰上可疑的男女便紧追蹊踪。

有人用极高明的技巧传播谣言，传播活报应出现在某地的消息，眼线们疲于奔命，始终没发现可疑的一双男女出现。

更严重的是，活报应即袭击某处山门的消息，真假难辨说得活龙活现，负责快速打击的人员。在数处山门奔忙，累得人仰马翻，最后所有的山门码头，皆不曾受到袭击。

虽然，敌踪一直毫无形影，但一天之内，都会失踪五六个四出追查的眼线。

这表示入侵的人已经到达扬州，潜伏在某处地方，已展开踩盘摸底的行动，暴风雨将临，爪牙们人心惶惶，铁掌追魂开始忧心忡忡了。

真正的龙头大爷南天君，这几天一直就没露面，行踪诡秘、神秘得令人莫测高深。

各方瞩目的大龙头南天君，居然在强敌压境时不出面，委实令闻风起来看热闹的江湖朋友感到诧异，扬州地区的大爷铁掌追魂配独撑大旗吗？

强敌活报应彭方也没露面，扬州的蛇鼠，以及南天君从各地召来的高手爪牙，却忙得人仰马翻，多次出动袭击可疑的藏匿处落空，逐渐失去耐性，情绪不安惊疑不定，惊恐紧张的气氛也日渐加深。

一些重要的爪牙，都知道南天君不是不出面，而是不敢出面。怕被查出正确的落脚处，来一次致命的袭击所以行动保持极端的秘密，连铁掌追魂也不知道他的正确活动情形。

草木皆兵的日子难过，再拖下去必定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士气崩溃，下一不可能是兵败如山倒啦！

等强敌搏斗杀人放火，这种完全失去主动的形势，会让那些气傲苍天的豪霸，气得发疯暴跳如雷，会做出反常的事，犯下最大的错误。

第三天，驱逐三不管江湖人离境的指示下达，因为已经查出，有不明来历的人广布谣言，行动故意引人起疑。

有几次快速袭击错误的目标，都是几可乱真的谣言所促成的，有恶意的人愚弄他们疲于奔命，至少是有意坐山观虎斗看笑话。

章法一乱，必须由首脑们筹谋统合。

这天入黑后不久，重要的首脑先后抵达宁园。

扬州地区的城内城外，几处公开的与秘密的山门、堂口、码头，全都戒备森严，昼夜提防如临大敌，摆出慑人的气势，足以吓阻想前往闹事端山门捣堂的人。

宁园正好相反，与平时并无不同，宁静安详一切活动如恒，看不出任何异状。

夜间，情形有了不同的变化。

远程的巡逻人员，通常在白昼活动，在四周两里半径的范围内，扮成村夫村妇监视与巡走。

夜间，扮成一些真正的高手巡逻，敢远出两里，其他的一般警哨，皆撤至宁园外围警戒。

这天晚间，警卫加强了一倍。

其实光临宁园的重要首脑并不多，铁掌追魂这处真正的秘窟，也只有他的少数几个心腹知道，因此今晚前来聚会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外地区的，全是地位甚高的南天君重要心腹。

三更天，大厅中灯火辉煌，将最后抵达的一批人迎入，立即当堂举行会议。

最后一批人。是手脚特长的铁掌追魂，偕同南天君、道装的北游神玄武真君、周云凤。

升座进，南天君是会议的主持人。

群雄毕集，宏大的厅堂，三排桌凳形成的会议桌，足有男男女女四十余名高手名宿，济济一堂显与盛哉，可算是扬州最盛大的一次聚会。

“这三四天以来，咱们白忙了一场。”

铁掌追魂先将当前扑朔迷离情势得出报告，最后详加分析：“可知咱们把注意力放在活报应和电剑飞虹身上，显然失策。可能真的不出凤姑娘所料，他们另有党羽，派党羽在扬州牵制我们，他两人下南京直趋九江，到大爷的府第行凶生事。如果咱们在这里捕风捉影，继续上当，后果将极为严重。因此奉大爷指示，召集诸位商量对策。”

“陈兄弟必须在扬州主持大局，不能离开。”

南天君开始下达指示，其实不算是会议：“其他的人，除了必须留下听从陈兄弟的调遣，尽力稳定本地情势的人以外，明早必须动身兼程赶往南京。这两个狗男女，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如不及早除去，咱们不但北进扩展无望，恐怕根基也将动摇。迄今为止你们居然没有人查出他们的根底，委实令人失望。”

听他的口气，可知他北进的念头仍然强烈，难怪周云凤在高邮失败之后，仍然进行收服分水泉的工作，为日后重新北进布局，一时的挫折打消不了他的雄心壮志。

堂右站起一个豹头环眼大汉，用一声轻咳吸引众人的注意。

“大爷派专使至各地，十万火急把兄弟们召来，布下天罗地网，结果彭小狗并没前来，白忙了一场。”

大汉声震四座，大嗓门中气充沛：“可知彭小狗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江湖上这种大言夸夸嘴硬心虚的人多得很，实在用不着当真计较。现在大爷又改变计划，撤走防险自保，徒遗笑柄，兄弟不以为然。”

“你又有何妙策？”铁掌追魂大声问。

“我们的人已经陆续赶到，决不可示弱撤走。彭小狗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禁不起咱们全力一击，显然他不敢前扬州送死，咱们正好乘机去找他，重返高邮，同时直驱淮安，干脆向江湖朋友宣布，正式把咱们的地盘扩展至大河。

至尊刀笑阎罗一群杂碎，这几年来一直就划邵伯镇为界，阻止咱们北进，现在又勾结中天君公然与咱们为敌，一鼓作气把他们解决掉，实在用不着用怀柔手段对待他。大爷，只能进不能退，兄弟负责率领上江的弟兄，一举拿下高邮进淮安。”

大汉口沫横飞，慷慨激昂，还真像一位誓师渡江的大将，气势磅礴豪情勃发。

上江，指九江上游至湖广一带。而湖广一带的人口中的上江，则指三峡以上大江的上游一段江水。

可知这位大汉，是九江以上一带江面的好汉，而以上湖广的详情，也没了解活报应的底细，认为区区两个初出道的江湖男女新秀，算得了什么？

说话的口气中，有明显的不满，认为扬州方面方导北进的人，胆小畏事没采取激进的行动。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些畏首畏尾的饭桶？”

铁掌追魂有点不悦，大汉说要负责上江的弟兄，取高邮进淮安，瞧不起所有从高邮铩羽归来的人：“你知道大爷这次被迫撤出高邮、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等你真碰上活报应，再说这种大话才算数。”

“好了好了。”

南天君烦躁地阻止两人你讽我刺：“北进的事，不得不釜底抽薪暂且搁下。这次没能一举合并高淮两重要大埠，没能造成事实，江湖朋友已经有所

怨言、如果再进而又无法速战速决、咱们将受到各方的责难，对咱们不利。如果彭小狗真要到九江去大闹，咱们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半途截住彭小狗，在半途埋葬了他，不然后果严重。我的打算，是如何分配沿途侦查彭小狗的踪迹。如何布置拦截网，以及分配行致命一击的人手、以便明早动身时，各路人马的行止细节如何配合。”

“我认识彭小狗和那个女人。”

玄武真君自告奋勇：“负责带领第一批人先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京，发讯通知该地区的人火速出动。彻底清查上航的船只，一有消息，立即合围，一定可以先缠住他们。”

“打击主力由我率领。我的三艘快船先半个时辰启航。”

周云凤也主张抢先出动：“沿途我希望各组负责人，务必先将消息传给我，声响与旗号发送消息绝对不能发生错误，以免乱了阵脚。现在，请魏师爷把详细的计划提出、看诸位有何意见补充。”

坐在南天君右首，那位留了山羊胡的魏师爷，取出一大叠文牒、开始有条不紊地解说，自当前的情势分析，以及综合各所获的消息，直至人手的分配，船队的控制等等细节，一一加以分析利害，还真像无遗的好谋士，荣任师爷十分称职。

少不了有一场冗长的意见交换，最后完满沟通，已经是三更初正时刻，午夜将临，主持人南天君还没打算作结论。

一声震耳的长啸划空而至，厅中充塞着震耳的共鸣。

南天君倏然而起，打出手式。

周云凤身形斜飞而起，再一起落便消失在厅门外。

灯光倏熄，人影四散，极少发出声息，每个人的举动皆轻灵迅疾，灯火倏熄后的一刹那，全厅寂静如死。

他闪期待这啸声传入，果然如愿以偿。

久久，毫无动静，连犬吠声也沉寂了，啸声并没引发预期的可能变化。

久久，内厅又出现灯火。

偶或传来一两声犬吠、表示全园并没发生变故。

厅内两个人在品茗，南天君和铁掌追魂。

“大爷，发警啸的不是我的人。”铁掌追魂说。

“对，不是你的人。”

“没有任何动静呀！”

“我也不明白。”他的确发现有人接近，他对自己的天视地听术有坚定的信心，却……他也实在不明白，接近的人何以失踪的。

“应该是人的失误，因为犬是不会失误的。”

铁掌追魂悻悻地说：“我这些家犬绝对可靠，任何神偷也无法神不知鬼不觉接近、而不被发现。事实是家犬毫无动静，当然是大爷你的人耳目不灵光。”

“来人如果有辟犬药，家犬便失去作用。”

“这……”

“不必说了，明天就会知道结果。”

“就算有人来，怎知道是彭小狗？”

“这几天白忙了一场，你这里所有的山门堂口码头，全都发生小骚乱，结果毫无发现。你这里是唯一毫无动静的地方，可知对方故意忽略了你这里。”

其实你这里的秘窟对方可能已经知道了不想打草惊蛇，所以我们认为他早晚会来、才安排让他放心来的陷阱。

想不到仍然白费工夫，显然他不会来了。但如果所料不差，他可能已经来了。”

“明天我们按计划行动吗？”

“你真蠢！他仍然在扬州潜伏，我们能按计划行动吗？以后再说。天色不早了，该歇息了。”

铁掌追魂脸色一变，有点憬悟。

“原来大爷要将我的宁园，作为引诱彭小狗的陷阱。”

铁掌追魂嗓音僵硬，脸上有不满的神情流露：“今后，我这里将是非地，多年来经之营之，所有的心力将尽付流水，不得不放弃了。”

“如果不将彭小狗除去，你这里的一切都将尽付流水。”

南天君冷冷地说：“牺牲一座宁园，日后你还有机会建十座更秘密的逍遥秘窟。如果一切都没有了，不得不放弃江北的地盘，你将带一群残兵败卒，亲自划船做私盐贩子了。你不要心疼，还不知道能否把彭小狗引来呢！按情势估计他会来，来不来只有他知道。

我派在外围的潜伏警哨共有八个人，不便告诉你，以免走漏风声。他们都是艺臻化境的高手中的高手，如果不曾有所发现，是不可能乱发警哨的，可是……假使的确眼花一时慌张，或者误把野犬狐狸看成入侵的人，那么，咱们还得等多等几天，等彭小狗来送死。”

“守株待兔？好吧！等就等。”铁掌追魂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口吻显然不满枯候的笨主意。

厅中一静，四盏明亮的灯笼并没熄掉。

□□□□□□

外围的潜伏警哨的确发现了可疑的人影渗入，没把野犬狐狸看成人。

所谓潜伏警哨，顾名思义，可知性质有如伏路的小贼，潜伏不动监视一定的范围，需要有耐心地长期潜伏，躲在隐秘处不可移动，即使有所发现，也不能现身相看可疑的征兆，用声光信号通知其他的人示警。

夜间通常使用灯火，如果情况急迫。才用声号传警。

震天的警哨传出，表示情势急迫，入侵的人已经入宁园。因此在大厅计议的人，立即四散应变，用不着派人查问，以免延误制敌的时机。

发警哨的人的确高明，的确发现了可疑的人。

是一个模糊的人影，速度骇人听闻，乍起乍没，三两闪便消失在半里外的宁园外围树影中，之后便毫无动静。

伏哨等了许久，国内没传出任何声息，仅灯火熄灭了大半，大概园内的人已进入戒备状态。

之后，园内毫无动静。

“难道我看错了？”

伏哨盯着远处，隐约有灯火闪烁的宁园自言自语，不自禁地从隐身的小树下长身而起，全神贯注留意园中的动静。

“你没看错。”

身后突然传来悦耳的女性嗓音。

是电剑飞虹，出手又快又狠又准，在死尸上拭掉剑的上血迹，收剑归鞘向前飞掠，速度惊人，有如电火流光，淡淡的虚影消失在于园的外围树影

中。

树影中有人迎接她，是先到的彭刚。

“怎样了？”她低声问。

“果然不出所料，灯火大半熄灭，表示里面有提防，那盏辉煌的灯火，是故意引人注意的诱饵、像引飞蛾的篝火。”

“既然已有提防，我们……”

“将计就计，非进去不可。”

彭刚坚决地说：“就算他们知道等我的人是我，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也要进去，反正早晚会和他们大群高手结算的。”

“那就走……”

“个急，在这里先睡一觉。”

“噢，你……”

她大感困惑：“在这里睡觉？”

“辟犬药已经顺风泄放，他们也不会跟出园外搜寻。目下他们正严阵以待，进去吃力不讨好。我们睡一觉，让他们自相惊扰，破晓时分警觉心松懈时，再进去让他们高兴高兴。睡啦！保证平安无事。”

两人在树下的枯草中，相倚相偎躺下歇息。

夜间为了引诱强敌入伏，不论内外的人，都必须尽量潜伏、避免有人走动。

外围的潜伏哨也一样，只负责传出警讯，除非入侵的人退走，不然决不可露面。

园内虚惊一场，并没派人出园，向传警啸的伏哨询问经过，等天亮后再说。

园外百十步一带，有树叶修竹围绕也有已枯的草坪，园内也栽有花草，所以称为园。

外园有草木，也容易让外人接近。

铁掌追魂不是寻常的良民百姓，这里是他的必窟，必须提防计算他的人入侵或破坏、所以园内园外，皆由专家加以有计划的地规划，成为具有防卫力大宅。

某些地方需要装设辅助防御器具，某些地方可以故意让人接近，某些地方加以阻绝不能通行，都经过专家设计，再在人手安排上布置明暗警卫，因此宁园即使保镖不足，普通的一二流高手，也休想打宁园的主意。

树林可以藏匿隐身，这是简单的常识；树林易于安装坑人的玩意，这也是常识。

宁园附近有乡民走动、与乡民的田地比邻，树木竹丛如果安装机关削器，误伤了人畜可不是小事，因此不能设置坑人的玩意，有情况时就另行设法补救。

铁掌追魂甚至不知道，大爷南天君另派有外围伏椿，当然更不知南天君另设了些会么玩意，主子南天君身边到底有些什么人才，他也不知其详。

当然他也心中明白，南天君身边即使有许多具有奇技异能的高手，初来乍到，决不可能悄悄地在外围，挖陷坑布窝弓削器，那是不可能的事，那需要众多的人手才能完成。

他只派了少数几个警哨，扼守在围墙上的碉楼里，监视入侵的人爬墙，监视围墙外五六十步宽的一条杂草地带。这条也称防火带，不种其他的竹木。

柳树是防火树的一种，柳枝含水量高，野火只能烧掉一些柳叶而已、便会止住火势自行熄灭。

少数警卫居高临下，监视这条地带，不论昼夜，接近的人无所遁形。

防火带外的草修竹中，也派有几个人潜伏，扼守可能接近的进路，竹木浓密不能走动地方就免了。

南天君布置的眼点，却设在铁掌追魂以为不能接近的地方。

三更正，几处茂密的树林修竹中，几个定时引燃相当精巧的铜管，开始泄放色与味极淡的烟雾。

今夜下弦月早已沉落西方地平线，没有风，夜凉如水，四野虫声唧唧，烟雾散发的速度缓慢。

彭刚两人歇息的树森，五丈外就有一根铜管，缓缓泄放出淡淡烟雾，扩散的范围远及五十步半径。

烟雾比空气稍重，并没向上消散。

□□□□□□

任何超凡入圣的高手，在没发现警兆之前，与任何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一样，禁受不起外界所加的各色各样意外打击。

一个村夫俗这，很可能一拳打破一个绝顶高手的脑袋。

当然这位绝顶高手事先一定一无所觉，或者恰好打磕睡梦入黄梁。

彭刚与电剑飞虹都是绝顶高手，但不知道身旁有烟雾扩散。

彭刚曾经多次受到致命的意外重击，几乎丢掉小命，可知他不是铁打的金刚，在骤不及防下仍然会受伤。

一阵奇异的如泣如诉声浪绵绵不绝传来，他在迷迷糊糊中醒来，像一个梦游者。完全无视于身外的一切，包括他的件侣电剑飞虹，世间的一切，离开他已极十分遥远了。

也可以说，他已经脱离了世间的一切。

似乎有一道隐隐约约的光华吸引着他，他在怪异的声浪与光华的引领下，轻快而又茫然向前走，居然跃过了丈二高的有墙檐的墙，进入房舍丛中。

房舍内部并非全然漆黑的，偶或可看到朦胧的照明悬灯，那是一种粗而细的牛油大烛照明灯笼，一种大户人家才会使用的室内壁悬长明灯笼。

灯笼的光芒他视若未见，眼中只看到引导他行走的隐约光华，以及那绵绵不绝地怪异声浪，促使他向前又向前。

经过一座小门，脚下突然被门限所绊，向前一栽，本能地双手着地而没受伤。

脑门一震，似有一阵迷乱，有点清醒，随即又陷入一片空白的境界。

这一刹那的迷乱，他挺身而出，右手抓住了刀靶，左手按住了百宝囊。然后，全身再松弛。

暗影中有人作势扑出，被他抓刀靶的举动所惊，不敢扑出，重新隐入暗影中。

如果他不曾出现一刹那的迷乱，一刹那的清醒，暗影中的人将毫不迟疑地扑出，结果将完全不同。

其实，这一刹那的反应出现，该是在他被拌倒的瞬间出现的，不然双手不会本能地伸着地。

这种双臂夹紧，小臂与手掌随身形下仆平伸的姿势，是练武人仆倒时的着地法，平常的人以手伸长撑地，会出现臂断的危险。

人跌倒时以手撑地不是本能，是后天所培养出来的保护重心的技巧。

婴儿在学步学爬前，跌倒是不会用手支撑的。

这是说，这刹那间他恢复了后天怕摔倒的本能，没栽得鼻青脸肿，没栽下去就爬不起来。

站起来手抓住了刀靶，另一手抓住了百宝囊、这也是恢复了本能的征兆，所以暗影中的人不敢扑出。

怪异的声浪与隐约的光华，继续引领着他向前走。

电剑飞虹睡得十分沉静，怪异的声浪虽也惊醒了她，但一抬身，随即重新躺倒，不再移动昏迷不醒，蜷缩在树下的枯草丛中，不走近决难发现她的形影。

铜管泄放的烟雾，仅持续了一个列次，四更将尽，烟雾也就逐渐消散。

没有人进入林中搜寻，夜黑如墨，树下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没亮之前，谁也不知道到底何处有人接近，没有派大批人手全面搜索的必要，也无此可能。搜宁园四周，真需三两百人手。

她的修为比彭刚相差甚远，苏醒一刹那便陷入昏迷境界，不受怪异声浪的导引，她已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外界的一切动静，皆引不起她的反应。

昏迷不醒的人，天掉下来也与她无关。

□□□□□□

宁园有数十栋各式各样的建筑，一连五进的正屋深堂奥，钻进去难分东南西北，不知身在何处，如不跃登屋顶。很难找得到出路。

黑夜中各处灯光甚少，更不知身在何地，通常夜间甚少有人走动，外人闯入有如进入迷宫。

彭刚像一个梦游者，穿房入舍浑忘身外事，被怪声与光华引入堂奥深处。脚下似乎愈来愈沉重。

光华突然隐去，眼前满室幽光。

这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至少在那他像梦游的外表看来，他的确不知道。

满室幽光与室内所放置的盆栽、家俱、奇奇怪怪的壁画、人或神佛以及妖怪的中小型塑像……他都视而不见，证明他不知道而且毫无反应。

毫无反应，表示这间诡秘所气氛慑人的怪室，对他不发生作用；也就是说，他已不受外界的一切现象影响。

也就是说，目前的他已成了行尸走肉。

怪声与光华略有停顿、转弱。

暗影中隐藏着三个人，在室内摆设与幽光的掩蔽下，几次跃然欲动，最后仍然不曾扑出。

他的手，一直就抱置在腹前。

宝刀就紧插在腰带上，只要他的手略有挪动，将刀拔出是十分容易的，想扑出的人不无顾忌。

万一他将刀拔出，就表示对外界仍有反应。

怪声与光华又增长了，又开始导引他。

双手置于腹前的走法，是相当令人迷惑的，不知道他的手下一步要有何举动，而且这种走法相当缓慢。

双手抱置于腹前的人，绝对不可能昂然阔步行走。

据传说，行尸走动时，是双手下垂两侧，同时前后摆动的。如果是僵

尸，则双手向前平伸跳跃的。

他的怪异姿态，与这座怪室还真的相衬呢！

他又开始慢慢行走移动，片刻又进入另一间灯光并不怎么明亮，但布置相当绚丽的中型内室。

或许，可以称之为大户人家的小姐闺阁。

绣帷珠帘，花窗绵屏，家俱女性化十足，满室幽香。

桌上的烛台是五柱鎏金雕凤花烛台，共有四座三座三柱云雷花烛台在四角陪衬。

但由于烛蕊小，所发出的光不是橙红色，而是略带绿色的火焰，燃势不旺，所以虽然共有十七枝蜡烛，室内仍然光度不怎么明亮，也与室的空间甚广有关，给人一种朦胧空旷的感觉。

圆桌辅设有织花的桌巾，四座锦墩相当华丽，正面端坐着云裳飘逸，风华绝代的周云凤。

可是，小蛮腰的佩剑可就另带有杀伐气质了。

茶已经沏就，小侍女正将茶斟入小紫砂杯。

“请坐。”周云凤笑靥如花，俏巧大方地伸纤纤玉手肃客就座，一双凤目在烛光下亮晶晶，其中隐约透射出另一种怪诡光芒。

周云凤有淑女风度，他却不言不动。

小侍女向周云凤打眼色，在主人的示意下收回奉茶的精美银托盘。

奉茶是假，记他的反应是真。

他茫然的目光，一直就停在五柱烛火上，烛火柔和，火焰没有闪动摇曳的现象，表示室内是封闭的，空气流通不受波动的影响。

他的手，仍放置在腹前。

本来神光炯炯的虎目，呈现茫然平和的神情。

“为什么呢？彭兄。俗语说：光棍不挡财路。”

周云凤的语调柔柔地十分悦耳，可是一点也不淑女，呈现四海的江湖味：“我们的地盘在吴头楚尾，需要扩展活动的空间从大江扩展至大河，我们非达成不可，彭兄，是霸剑天罡派你来的？告诉我好不好？”

“在街上我见过他几次，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他用死板板的嗓音说，脸上的表情也死板板：“他为人古板固执，嫉恶如仇，淮安的大爷们，都讨厌他、怕他。我不成材混世，也不想趋炎附势巴结他。”

他说的是实情，霸剑天罡就是那种正派固执的人。

淮安三霸敢在府城耀武扬威，就不敢到清河县充人样，恨得牙痒痒地，所以希望能除掉这根眼中钉。

“那你为何找我呢？”

“清河李知县是个好官，我不允许有人伤害他。”

“但是，他妨碍我们北进开山门呀！这二十年来，清江浦镇就没有人能开码头设堂口，就是那个李知县在作怪，后来更获得霸剑天罡的支持。有他们在，我们根本站不住脚。”

“所以他们两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受着普遍的尊敬，所以我要找你切断祸患的根苗。”

“你挡住了我们的财路，彭兄。我会给你任何好处，只要你肯让路，把这件不关你的事丢开，你需要什么好处？你尽管说好了。”

“我只要挖除祸患的根苗。”

“你不要固执，你会改变心意的。”

“我不会改变心意。”他固执地说。

言为心声，可知他内心深处，把认为该做对的事、必须执善固执，不会被外界的众说纷纭所动摇，不会因获得好处而改变心意。

对付他这种意志坚决的人，名利好处的引诱作用不大。

“你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这条河水的百姓，你这样做却伤害了他们。”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周云凤脸上，可爱的微笑逐渐消失：“彭兄，我一定要达成心愿。”

“你不会达成的。”

“我一定会，本来阻碍早已消除了大半的。将来，我将主持这条江与河贯通的河水。”

官府方面，两府的官方，我都有专人负责，我那些人对交通官府手段极为专精。地方龙蛇，能用的留用。两方最感棘手的人，是清河的李知县和霸天罡，他们软硬都不吃，所以……”

“所以你亲自前往，主持清除他们的大计。”

“是的，非清除不可，我不想再等，要尽快清除这条河水的障碍。本来，我带百毒天尊前往，打算神不知鬼不觉，毒死他们不至于留下追查的后患。没料到霸剑天罡防范太严，无法下手。不得不用雷霆手段清除他们。”

“你仍然答败了。”

“失败是常事，一次失败下次再去。现在，你成了最具威胁的障碍。你的心念如果不改变，在你身上用何种手段也将徒劳无功。”

“我不会改变心念的，不允许有人不利于清河县。”

“所以，我只好用更激烈的手段，让你在不知不觉下，改变心意为我所用，化阻力为助力。我需要你这种超绝的人才，帮助我统率江北的牛神蛇神、所以希望你心甘情愿改变心意，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决定做的事。是不可能改变的。”

“所以，我只好用更激烈的手段迫你改变心意。这里设了天罗地网，准备了慑魂魔火炼你这个金刚。你不要动，我帮助你进入魔境。”

娇躯斜移，莲步一动便到了彭刚的身畔，纤手伸向他的肩膀，五个五指呈现用劲的线条。

在女人来说，用玉手搭男人的肩，似乎放荡，男人当然浑身舒泰，乐不可支，忘了生辰八字。

真不巧，侍女伸手移开桌上的茶具。

他茫然的目光，突然被移动的形影引发了反应、双手本能地上抬，碰上圆桌发生响动，茶具乱跳，茶水溅出，恰好流泻出桌面，滴落在他的前襟腿部。

他如中电触、一蹦而起。

数有前定，周云凤的手刚向他的右肩搭落。

肩抬势甚急，瞬即与玉掌接触。

是肩先碰触玉手，而非玉手下制肩井。

周云凤没料到变生仓卒，错过了击肩制穴的机会。

他的潜意识中，本来就牢牢地锁定今晚前来的宁园的目的。有准备发

雷霆之声的强烈心念。

有物触体，立即激起意识中面对强敌挥刀的念头。

周云凤被他突然跳起来的身形所惊。手掌被起本能地退了两步。

一声沉喝，分掀翻圆桌，光影摇摇，刀光倏现。

周云凤也恰好情急出手，双掌起处潜劲山涌，进爆的气旋有如风起雷发，全室摇撼惊心动魄。

无俦的刀气也猛然勃发，击破劲流声尖厉刺耳，楔入凛冽的气旋，刀光如电望影狂挥，锋尖拂过周云凤的右颈侧，生死间不容发。

刀光再闪，周云凤已斜窜出丈外，脱出刀势的笼罩，惊出一身冷汗。

“阵势发动！”周云凤尖叫。

异光四起，烛火全熄，代之而起的各种七色异光，闪烁出各种强弱不等，闪烁不定的光芒，配合着旋动变化的怪影。以及各种可怖的高低不同怪声，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地狱魔幻异域，令人胆裂魂飞头晕目眩，胆小的人必定会惊怖欲绝，失魂奔窜。

彭刚并没有慌乱奔窜，疯虎似地望影挥刀。

各种无以名之的物体、兵刃向他汇聚，各种可怕的劲道，汹涌地向他集中。

他本已茫然的虎目，放射出兽性的光芒，口中出发出兽性的咆哮，像是回复了原始本能。

活在地狱里，变成鬼也是情理中事。眼前的景况就是天地洪荒，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洪荒的生物。

“啊……”惨号声与各种怪声相应，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毛发森立，那是挨了并不致命的一刀的人，所发出的慑人心魄惨号。

他在各种怪异的强劲力道攻击下，左冲右突更为狂猛，更为疯狂，人与刀浑如一体，强劲力道伤不了他，只能消耗他的精力。

血肉横飞、异光怪影在狂野的宝刀下崩裂，有些散而复合，有些一分为二，依然飞腾着向他绵绵集中，聚散无常，似乎永无穷尽。

可是，室中空间有限，有如猛虎在槛，进槛的人，处境比猛虎更凶险，更恶劣，死伤也就更为严重，不少人在锐牙利爪下崩溃。

片刻的可怕暴乱，逐渐失去控制，怪声和异光，声势逐渐减弱。

砰然一声暴震，无穷大的力道，击中他的左背肋，把他打得向前栽。

他神智不清，完全凭本能搏杀、凭感觉挥发，着地即挥刀急滚，用的是滚地龙刀法，砍断了近身的一条人腿，一滚而起刀光再次风雷乍起。

精力已耗损差不多了，但宝刀锋利无比，砍断人腿依然毫不费劲，刀光猛涨，又砍掉了一个怪影的斗大头颅，鲜血溅洒在他身上、他成了一个血人。

又一声金鸣，有人连人带剑被震飞，撞破了一列大排窗，在暴震崩裂中，怪声异光徐徐消散。

室中漆黑，血腥刺鼻，崩散碎裂的家俱中，散布有五六具散碎的尸体。

砰一声响，他昏昏糊糊撞上了墙壁，似乎房舍摇摇，他也反弹倒地。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万籁俱寂。

没有人前来查看，到底死了多少人。

也没有人前来求证，被诱入伏的彭刚，是否仍在室内是死是活，可能主事的人已吓破胆了。

二十三

这间本来宏丽的大型内室，一塌糊涂七零八落，像是遭了兵劫，门毁窗塌家具破碎，再加上几具散裂的尸体，更是怵目惊心。

树木内铜管所散泄的烟雾，是令人神智昏乱的功效。

室内的可怖无情博杀，在各种邪门法器，各种声波光芒震撼神智，以及各种可怕内功兵刃的攻击下，即使是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也难逃劫。

彭刚在神智失控下，受到严酷的考验，真像受魔火炼的金刚在再三的重击下，凭本能进发自保的潜能、渡过了生死大动劫。

重击加上撞击，他蜷缩在残破的家具中、可能清醒了些，也可能神智更为不清了。

精力损耗至巨，是必然的现象。

潜意识也可以解释为元神，元神不昧可以支撑渡过劫后的难关，不由他的意志勉强继续行动，元神主动地要求肉体休息，让生理系统修补生理上所受的伤害。

这是说，他的精神与肉体。皆在默默地努力恢复生机，恢复精神与肉体的功能。

即使他想勉强挣扎走动，精神与肉体皆禁止他这样做。

就这样，他像其他尸体一样，在原地默默潜藏，慢慢地恢复生机元气。

他浑身浴血，衣裤碎裂零落，身上足有二十处法器锐具所留下的创口，幸而伤势都相当轻微。

宝刀仍紧紧地握在手中，呼吸不绝如缕。

如果现在有高手接近，很可能轻而易举送他下地狱。

老天爷庇佑，一直就没有人走近。

他需要时间，没有人打扰的时间，像受伤的兽类，找地方躲起来，等候伤害复元，由大自然安排生死。

渡不过难关，就静静地在躲藏处死亡。

如果有外力帮助、当然事半功倍。

可是，目下没有人能帮助他。

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该是电剑飞虹。

可是，电剑飞虹的遭遇可能更糟。

宁园的南面，有十余个黑影飘忽不定，时进时退，也不时绕园左右移动。

这些黑影，吸引了宁园的人全部注意力，但并不敢远离出击或搜索，严防黑影袭击。

这就是没有人进入密室查看的原因，主事人可能无法继续主持内部大局，超绝的高手也伤亡惨重，也认为彭刚进入密室之前，神智并没完全崩溃，激斗之后撤走了，很可能已和外面的人会合，正在准备重入宁园。

周云凤知道彭刚另有同伴，至少知道电剑飞虹身边有极高明的同伴。

十余个黑影，始终不接近园墙外的树林警戒区。

宁园的十之七八人手。皆在园墙内外严阵以待，人人心中焦灼不安，没有把握挡住十余个高手的袭击。

如果有彭刚在这十余个神秘黑影中，谁会挡得住他重入宁园大开杀戒？双方相持不下，看谁先失去耐性。

□□□□□□

昏神药物不是毒，性质虽名目繁多，但基本功能相差不远、有特殊功效的并不多。

鸡鸣五鼓返魂香，就是其中下五门朋友中，使用最普通的一种，每个使用配方大同小异。

除了各种物殊的奇毒或药物外、一般的毒性和药效，通常可保持两个时辰，便被体内的先天功能给排出体外。

鸡鸣五鼓返魂香，并非可保持在三更左右，每更是一个时辰，因此一到五更鸡鸣时分便会醒。

这是说，返魂香其实只有两个时辰的功效。

也并非白天使用无效。只是白天人的活动范围大，气血的流动也比夜间快，使用返魂香的时机并不多而已。

如果白天睡午觉，有人潜入泄放，同样可令睡觉的人，昏睡一两个时辰。

电剑飞虹的内功修为，比彭刚差了一段距离，体内也没具有抗拒迷神药物的能力，因此嗅入烟雾便昏迷不醒，以后出现的异声与怪光，她已没有任何作用。

声光的引诱，对没有知觉的人。是不会发生任何反应的，她一直就不知道外界的一切动静，

东方发白，她终于悠然苏醒。

她身边没有彭刚，寒气袭人。

“咦！他呢？”她惊跳起来，突然发觉手脚发僵，不但跳不起来，反而转身滚了半匝。

她完全清醒了，有什么不对劲，狼狈爬起，第一个念头是彭刚在她身上弄了手脚、不要她冒险，自己进宁园去了。

“他骗我！”她跳脚叫。

她必须跟进去，立即整理衣裤兵刃，还没理妥剑和百宝囊，却发现东方天已鱼肚白。

她大吃一惊，怎么天快亮了？

如果昨天彭刚进去了，天亮还没出来、那……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不详的感觉震撼着她。

彭刚如果成功，一定会来找她，不会把她丢在这里。

如果失败，那……

她心中一凉，钻出树丛。

果然林外可看到朦胧晓色，远处村落传来隐约的鸡啼犬吠。

一咬银牙，她向黑暗的宁园围墙飞掠，里面寂静无声，她毫不考虑便飞越而进。

公然硬闯，她豁出去了。

警号声打破夜的沉寂，有身法迅捷的人出面追逐。

她连越三座建筑，疾趋房舍深处，对现身追逐的几个人影不加理睬，

这些人一看便知不是主要的人物。

既名之为秘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铁掌追魂的心腹，留在宁园的人并不多，今晚主要的人物。是龙头大爷南天君乾坤一剑一群首脑。

在密室与彭刚搏斗的人，到底死了多少，天没亮还无法清点，所剩余的人其实也并不多，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手，需布置在大宅的南面，准备对付在园南飘忽出没，意在入侵的神秘活动黑影。

跳落一座中型的花木扶疏的院子，前面黑影涌现，七名男女左右一分，劈面拦住了。

似乎没有她想见的人在内，她转向右侧的月洞门闯。

后面跟来的纷纷跳落，也有五个人，侧掠截出，与她几乎同时到达月洞斗。

她要找的人是南天君，或者周云凤，不想与这些不关紧要纳入浪费精力，因此不想与这些人交手。

可是，由不得她。

月洞门的那一边，三个黑影急冲而出，暗器电射而至。

“小泼妇纳命！”从侧方截近五个黑影同时沉喝，已认出她的身份了。

她向右仆倒，左手乘仆势挥出。

对面电射而来的几枚暗器，间不容发地掠过她的背部上空不足三寸。

冲出月洞门的三个人暗器落空，却没料到她竟然能反击，黑夜中也看不到她发射的一把飞虹针。

在针雨中想躲闪也力不从心，直像暴雨打残荷，直冲出二四丈，扭曲着叫着摔倒。

同一瞬间，她侧跃而起，剑出鞘招发电闪雷鸣狠招，在猛地冲涌来的五个黑影中，迸发出满天雷电，人体在雷电下崩溃。

瞬间的迟延，她走不了啦！

五黑影的崩溃，对面的七男女倒了，三方合围。

“你……你你……”

发话的人是铁掌追魂，宁园的主人。嗓音全变了。

七男女骇然停步，似乎被她在瞬息间，击倒八个人的情景吓坏了，双方似乎根本不曾正式交手，怎么一照面便结束，人全倒下？

“我电剑飞虹叶如霜。”

她不走了，晓色朦胧，她已认出这人是铁掌追魂：“叫南天君来，我找他。”

“江湖道上，没有你电剑飞虹这个人。”

铁掌追魂厉声说：“不要冒充什么人了，亮你的真名号。”

黑影飞掠而至，南天带了四个人到了。

“你退，捉住她不怕她不招。”

南天君挥手示意要铁掌追魂退后，拔剑上前：“小女人，你居然敢天亮了再来，午夜没和姓彭的一起来送死，天亮了，你想死也休想如愿，必须招出你与姓彭的一切根底。”

她心中狂跳，也恨上心头。

彭刚昨晚果然独自闯园，似乎已遭到不幸了。

“本来应该是我找你们了断的、彭大哥只是管闲事的人。”

她强忍心头的酸楚，镇定地亮剑向前逼进：“现在我来了，还不算迟。南天君，你也算是一代枭雄，该有勇气和我单挑，剑上作了一了断。”

“你找我了断什么？”

“你行刺清河李知县的案发了，我是猎赏人。”

“胡说八道！清河的案子，并没指出犯案的姓什名谁，也没悬货缉拿犯案人，你猎什么赏？”

“没料到你南天君浪得虚名，原来是个敢做不敢当的下三滥泼贼，我把你看成一代枭雄，居然走了眼。我想、你会否认你的一切所为；你没到清河策划行刺李知县和霸剑天罡；你没谋杀入云龙王威灭口；甚至没在高邮州偷袭笑无常；根本不曾策定北进争夺地盘阴谋……”

“住口！”

南天君怒叱：“我南天君是世所公认的一代豪霸，不会否认我的所作所为。没错，我南天北进的雄图，准备了不少时日，将地盘扩展至淮安，势在必行。凡是阻碍周某北进的障碍、必须彻底清除。高邮州本来已是我囊中物，至淮安的障碍只剩下李知县和霸剑天罡是，下次北上，他们一定死！

他们妨碍我的发展，断我的财路。他们不死、我统合江河两岸群雄的愿望无法达成，逐鹿天下第一豪霸的壮志难加以如愿。你是不是霸剑天罡派来的走狗？”

“你在狂吠，你在做天下第一豪霸的白日梦，你在……”

一声怒叫，两个中年人以狂野的冲势扑上了，阻止她继续讽刺挖苦南天君，两支剑风雷乍起，出其不意急袭一闪即至，双剑聚合势如雷霆，事先如无准备的人，决难同时招架聚合的两支剑。

她冷哼一声，马步略为移动，迸射出连续的两道激光，神乎其神地从两支剑的几微空隙中楔入、逸出。

再一声冷哼，她的身影已在南天君身前幻现，激光横天，剑气猛进发。

“铮铮”两声金鸣，激光再次排空。

又一声狂震，人影骤分。

南天君斜出丈外，她也震退丈余。

很不妙，背部暴露在一位中年女人面前，机会大好，中年女人不假思索地悄然扑上，剑出寒梅吐蕊，锋尖疾射她的背心。

这一招是压倒性的边续强攻、一招可连续五剑强行压迫，一剑中的当然省事，一剑不中，余四剑一剑比一剑猛烈，对方很难快速地封架。

中年女人只有发一剑的机会，因为相距太近。

她像是背后长了眼，也可能先一刹那感觉出剑气的压力，身形略扭，反手就是一剑后拂，剑出见光不见影，真快，如电光一闪。

中年女人斜冲而过，剑仍然伸出，向对面的南天君冲去，胸腹之间血如泉涌，有刺目的内脏进出，被剑划开一条尺长的大缝，几乎断腰。

那两位急袭的中年人，先一步哀叫着冲出、摔倒，一个右肋中剑，一个小腹出现洞孔。

“呃……”中年女人冲出两丈外栽倒，倒在南天君身后丈余处。

这瞬间的变化，一连串急剧冲突，看清的人真没有几个，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南天君带来了六个人，一刹那间死掉一半。

主人铁掌追魂没抓住出手的机会，被她电光石火似的快速杀人手法吓

坏了。

“你绰号夸称乾坤一剑，的确吓人。”

她向南天君逼进，剑上龙吟慑人心魂：“只不过内力修为比我浑厚，格斗的经验比我略为老到而已。今天，你我只许有一个人活。不是你就是我，看是你的美梦成真呢！

抑或是我勾销你的雄霸江河两岸白日梦。”

南天君大感骇，怎么三个得力的保镖，一照面便报销了？

没看到交手的经过，反正上去一个死一个，任何高手名宿也会感到吃惊。

加上先前拦截的八个人，地上零落地散布了十一个男女。

被飞针击中的人，仍在挣扎求救。

被剑击中的，都是一剑致命，已经停止挣扎，下手之狠令人骇然，一剑一个干净俐落。

“你吹起牛来了。”

南天君咬牙切齿扬剑，气势极为凌厉：“我承认你出手好狠好毒，剑术可圈可点，如果不杀掉你，你将是老夫最大的威胁，你得死！”

人剑俱进，狠招指天誓日攻上盘，光华疾沉，招变乾坤倒悬，表面上看是先攻上盘，再乘势下击，其实是先虚后实，上下齐全，迸发的剑气，汹涌有如千倾午夜寒涛，光华吞吐有如满天金蛇乱舞。

姜是老的辣；南天君闯过刀山剑海的人，雄浑的内力御剑加上老到经验与格斗技巧，主动抢攻，真有雷霆霹雳的威力与气势，强攻猛压无可克当。

她知道自己内力修为火候不足，必须避免硬接硬拼，避免剑刃正面接触，充分发挥电剑的神髓，以快速如电的技巧钻隙攻弱，在对方的猛烈狂攻猛压下飞旋钻隙再三给予对方凶险的反击，居然掌握了六成攻势，把南天君逼得再三用技巧摆脱她的后续攻击，让她抓不住致命一击的机会。

好一场势均力敌的凶狠猛烈恶斗，双方的剑术优劣互见半斤八两。

在气势上，南天君略占上风。

在速度和灵巧上，她略占机先。

情势对她不利，她身入虎穴，单人独剑，任何分秒的拖延皆对她不利。

陆续有人赶来，已有十一个男女堵在四周，防止她逃逸。

这些人无法加入，双方的激斗速度太快，在晓色朦胧中难以分形影，贸然加入十分危险，会成为双方攻击的目标。

他们也无意加入，以免影响大爷的声誉。

在江湖扬名立万，英雄形象的建立最为重要。

而英雄形象的建立，决不可能建立于倚众群殴上。

古往今来，多少横行天下的豪霸级人物，几乎全靠个人的武功与亡命的拼命勇气打出来的局面。

即使已跻身豪霸级人物，有了人有了财势，除非到了危急关头，面对危险也不需爪牙相助。

这种局面，会维持到年老气力衰的时期，爪牙们才会为了自己日后的地位，而奋勇争先，不让危险接近主子。

南天君年方半百出头，正是最成熟的中年岁月，在没下令要众爪牙出击之前，爪牙们也乐得清闲，不想逞强上前冒没有必要的凶险。

要人拼命，必然出于强迫性的，不可能请某个人去冒丢命的凶险，而

必须命令某个人去上刀山蹈剑海。

因此江湖上任何一个组合，所订下的规章，皆是极为严厉，极为冷酷无情的，一旦进入受到约束、死而后已。

南天君还没面临危急关头，爪牙们无意加入围攻，分别堵住四周，对她仍具有精神上的威胁。

在她精力耗掉一半时，任何一个爪牙皆可缠住她。

真拼了百十招，南天君的气势开始减弱了。

她也耗损了不少精力，始终抓不住钻入对方的剑网行致命的一击的机会，强攻更是不能。

再拖下去，她铁必定是输家。

她也无意退走，必须破釜沉舟，拼了南天君这个罪魁祸首，至少也得个两必败俱伤，无视于情势恶劣，她已决心豁出去了。

攻不契对方的剑网，她逐渐失去冷静，准备冒分心分力的危险，用飞虹针相辅了。

南天君已知道自己的优势，当然不会和她作决定性的拼搏。

时间愈拖愈有利，大概天一亮，对方便可力尽精疲任由宰割了。

因此防守益严，提防对方的轻灵快捷剑势钻隙而入，有计划的消耗对方的精力，有惊无险地步步为营，在五六丈方圆的范围内，封得密守得稳，气势虽然减弱，仍能保持四成的攻击力。

有四成的攻击力，对方不敢分心使用其他的技巧，稍一分神连剑的力量就不能集中，很可能陷危局，甚至会送命。

在缠斗中制造机会并不难，好机必须是在拉开距离，对方不可能立加反击的时间内，将劲道移至左手。

一声狂震，双剑在狂乱中正面接触。

南天君御剑的真力强韧些，对这种接触求之不得。

火星飞溅中，急剧闪动的身形剑影中分，南天君斜退八尺，电剑飞虹则远出丈外。

机会来了，是她冒险强攻所造成的机会。

旋身猛扑的同一刹那，她的袖套滑出一枚飞出针，在剑递出的前一刹那，针破空化虹而去。

刚冲上的南天君看到了一星虹芒，知道要糟，大喝一声，沉剑扭身斜撞，依然强烈的护身内功全力汇聚，神动意到保护右肋。

飞虹针可破内家气功，护体神功发挥不了多少抗拒的作用，幸好应变的经验丰富，沉剑时手臂内收，挡住右肋的中心要害。

飞虹针在轻啸声中，贯入南天君的右上臂。

几乎在同一瞬间，双剑再次接触。

一声狂震，南天君挫退七八步。

电剑飞虹由于仓卒间，左手的真力无法及时回聚右手，凶猛的震力，将她震行飞退丈五六，脚一沾地，身形控制不住重心，脚一软向下栽。

这就是分力分心的后果，双方皆艺臻化境，稍有失误，便身陷危局。

飞虹针失效，没击中要害，对方仍有封架的能力、南天君不愧称天下四天君的第一君、这一剑封行妙到巅毫，那左上臂的一针，所造成的伤害有限。

“要活的！”踉跄站稳的南天君厉叫。

一声惨叫，扑上向电剑飞虹挥刀的人，刀脱手甩出，被滚身。而起的电剑飞虹，一剑刺入右肋，入体近尺，踉跄急退失声狂叫。

出刀被南天君的厉声所影响，稍顿一刹那，反而送掉老命，又是分心所造成的后果。

人影来势如电、最先冲入的人是周云凤。

后面是五个人、一僧、一道、一中年文士、两年轻俊伟的年轻人。

最后出现的，是侍女的仆妇。

周云凤气色不佳，但飞掠的速度仍然惊人，半途撤剑的手，不假思索地扑向了电剑飞虹。

冲入院子便发现电剑飞虹剑毙一名爪牙，因此急怒地冲上挥剑。

“铮”一声暴震，电剑飞虹飘出丈外，脚一软几乎摔倒，勉强以剑支地稳下马步。

她心中一凉，唯一的劲敌到了，而她已耗去五成精力，结果，可想而知。

她稍感诧异，周云凤的玄元太乙真罡，足以震碎她的长剑，甚至可能震毁她的右手。

“凤儿，要活的。”

南天君的叫声传到：“这贱妇可能是霸剑天罡的人，留她有大用。”

她又是心中一震。原来周云凤是南天君的女儿。

甚至南天君的心腹。也不知道周云凤是南天君的女儿。

“她一定是活的。”周云凤沉声答，挥剑直上。

一阵金鸣震耳声，周云凤迫攻声势空前猛烈，她除了倾余力封架之外。毫无反击回敬的机会，无情的剑气，把她的剑逼得挥动困难。

片刻间，右肋右胯连中三剑，幸而仅伤了肌皮，并不影响行冲的灵活。

她知道大势已去，不再顾虑后果，用上了同归于尽的走险打法，奋不顾身每一剑皆全力以赴。

一旁出现的那位道装中年人，轻拂着手中的一枝铁笛，发出一阵阵奇异的啸鸣。

“凤姑娘请退。”

老道狞笑道说：“你这样用剑走险，活捉不了她的，交给贫道吧！贫道保证她乖乖地任由你处置。”

周云凤显然气色不佳，御剑的真力，也比往昔相差甚远，可知道要活捉她，还有点力不从小，收剑飞退丈外。冷哼一声。

“小心她自杀。”

周云凤语气奇冷：“她一定是霸剑天罡派来或请来的人，正好用她来助迫霸剑天罡。”

她志在拼命，情急可能自尽。”

“她不会。”

老道傲然地说：“她的心神，已经落在贫道的有效禁制下。”

“仍得小心，她在彭小狗身边，可能修习了收心神的秘术，不可大意。”

“贫道自有分寸。”

“她是你的了。”

“贫道领她接受役使。”老道轻拂着铁笛向她接近，铁笛所发的异音愈来愈强烈。

她的确从彭刚处，接受收敛心神的秘诀，当耳中一听到铁笛所发的异音，便感到心神一懈，知道不妙，她最怕的就是有关控制心智的邪门秘术，尤其对周云凤的撼动大法，存有甚深的恐惧。

她的初学秘诀，现学现卖功效有限，抵挡不住作笛魔音的播弄，逐渐失去抗拒的能力。（LuoHuiJun：又印漏了几段。）

两个淡淡的人影恰好到达，两支剑风起雷发，剑气极为凌厉猛烈，见剑不见影、眩目的电光向彭刚汇聚。

“去你娘的！”彭刚沉叱，身形左闪右旋，宝刀急剧分张，以骇人的奇速，神乎其神的从剑光的斜侧方楔入、激射、大回旋、破剑气的气爆声，令人心向下沉。

他的身影幻化速度，比对方似乎要快上一倍，像狂风旋舞。

爆发的剑气余音袅袅，人影出象随之而爆发。

彭刚的身形，突然出现在电剑飞虹身侧。

刹那间的激烈变化，也在刹那间结束。

“他们是我的。”他将姑娘拉退，刀光扬升。

对面有四个人，正要向姑娘冲进，发现他鬼似的幻现，熠熠刀光摄人心魄，四人淡约而同骇然后退，被他犷猛的神情吓了一大跳。

四人中有南天君在内，显然想乘机乱向姑娘攻击。

这位大豪挨了姑娘一枚飞虹针，把姑娘恨入内骨髓，竟然不顾身分，要四人联手合击。

飞虹针如果没射中要害、所造成的伤害不大，右上臂被针贯穿肌肉，伤势有限。

虽然运剑时，痛楚会影响御剑的劲道，但仍可忍痛拼搏，短期间会忘却痛楚，攻击的气势暂时不至于减弱。

受伤的猛兽，危险性倍增。

可是。这受伤的大豪，对攻击姑娘气势仍壮。对会彭刚却壮不起来。

不等彭刚挥刀扑上，四人已两面一分望影慌窜。

周云凤与仆妇乘机抡出，架住两受伤的人飞退，一声信号传出，四面的人分向房舍中逃窜，一眨眼，院子的人逃窜一空。

被带走的两个受伤的人，皆年在花甲上下，穿了宽大的灰长衫，一个右大腿被刀割裂了一条大缝，几乎伤及大腿的胫骨。

另一个左肩外的三角肌被剖开，肩尖也受到波及。

是被彭刚用神奥的技巧，在电光石火似的瞬息间所割伤的。

如果用砍劈，两人必定断手断折腿，难怪三方面一触即分，并没传出刀剑接触声。

朝霞满天，天亮了。

宁园真的特别冷落，众多的房舍悄然无声，没有人走动，简直像一座死园。

三五百人躲在各处房舍内，要想把人搜出来真不是易事。

在房舍搜人，也相当危险，会被躲在暗处的人用暗器袭击，防不胜防。

“我们去找高大的房舍放火。”

彭刚用打雷似的嗓音大声宣布：“从扬州开始，直杀至九江湖广，毁掉这些杂种的所有山门、码头、堂口，放起焚天烈火，我不信他们能逃散一空。”

姑娘兴高采烈起哄：“我带有火摺子，生火不会有问题。这些木造的楼

房，烧起来保证连扬州城也可以看到火焰。闯进去，烧！”

这一招够狠，击中大宅主人的要害。

天干物燥，火一起，全园肯定会成为火海。

铁掌追魂出来了，周云凤也从大厅降阶现身。

“该死的混蛋！你既然以主持公道的名义，杀到扬州来行凶放火，算什么公义？你比我们这些混世黑道枭雄更低级。”

铁掌追魂青着脸叫骂：“你比明火执仗的强盗更恶劣，算什么玩意？”

“你说了一船大话。”

周云凤接着沉声说：“你有这种能力吗？你一把刀……”

“一把刀已经够了，我已经让你看到我的能力。”

彭刚截断对方的话：“神出鬼没，飘忽无定，在你们这千百里地盘内任我纵横，我会杀得你们鬼哭神号、每天你们必须处理上百尸体，抚恤上千老少妇孺。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而你们这方圆千里的地盘内，那些今天过了，不知否有明天的成千上万爪牙差棍，却不能不分昼夜等死、要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你们两个人，可以阻挡我杀人放火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周云凤怒声问。

彭刚军番充满血腥的话，具有可怖的威胁性。

南天君的爪牙们，遍布在广大的地盘内，虽然有大半的人经营正式的合法江湖行业，但本质上仍有许多是黑道歹徒恶棍，包揽了不合法的黑道行业下五门勾当。

不论是正式的江湖行业，或者黑道包娼包赌、走私、贩卖人口、招摇撞骗等等爪牙，真正的武功惊世高手并不多。有头有脸的人，大多数有家有眷、怎能与一个无敌高手玩命？神出鬼没飘忽无定，各处纵横杀人放火，打了就走，再在另一城镇重施故技，谁对付得了？

要不了多久，保证人人做噩梦，不土崩瓦解才是怪事。

“活报应彭方，你没健忘吧？”彭刚故意歪曲周云凤的话意。

“你不要逃避主题……”

“好，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

彭刚横刀屹立，庄严如天神：“我取绰号为活报应，已明白说明我是一个主持公义的人。”

“你主持什么公义？”

“你否认到清河向李知县行刺吗？”

“我……”

“你和窈窕女联手杀伤李知县，从你们剑下救走李知县的人就是我。”

“你……你……”周云凤骇然变色、想否认已经不可能了。

“南大江北大河，中间这条漕河河水，所经的各府州县，所有的百姓都对知县感恩戴德，清河县的百姓，更是对李知县负疚良多，再三上京向朝廷请命，将他留五任。二十年来，别的庸碌知县，有些已经高升京官，他至今升任知府仍在清河县署县政。这种无作无愧的一代清官。你竟然为了扩充地盘争名逐利。下毒手向他行刺，天道何存？天饶你，我不饶。”

彭刚声色俱厉、高举宝刀作龙吟：“我一定要连根拔掉你们的基业，屠光你们的丧心病狂爪牙，一刀杀死你，一定。”

“江湖朋友众所周知，霸剑天罡张怀恩，一直就在保护李知县，我们向李知县袭击，并没使用行刺暗杀手段。”

周云凤为行刺的事辩护：“交通官府，是我们古往今来一直奉行的宗旨。交通不成，必须除去也是金科玉律。官清与不清无关宏旨，妨碍我们发展的人必须拔除……”

“你已经泯灭了天良，丧失了人性。”

彭刚虎目怒睁。杀气腾腾：“为了争取利益，你会举起锄头，挖你家的祖坟，作为交换条件。你这种人活在世间，对所有的人都有威胁、比瘟疫更可怕，你该取绰号为女瘟神。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会成为雄霸天下的女豪霸，指日可待。”

“她是南天君的女儿。”

电剑飞虹说：“她老爹南天君是天下四君之一，她要成为凌四天君领袖群伦的女霸主。真要不了几天，天下江湖道四分天下局面，将会被她用手段加以统合，比她老爹南天君更上一层楼，荣登到下江湖霸主的宝座。”

“唔！她真是南天君的女儿？”彭刚讶然问，似乎想起了些什么。

“半点不假。”电剑飞虹肯定地说。

“唔！应该不会有假。南天君乾坤一剑同日升，她也姓周。还有……”

“还有什么？”

“上一代的老妖仙，大罗散仙玄真炼气士叫州元浩。老妖仙的玄门内功奇学，就是玄元太乙真气。老妖仙心术不正，所以被称妖仙。在他退出江湖之前，曾经棒出好几个人，争取雄霸江湖至尊的宝座，可是都没成功、唆使子女出面争逐，岂不比捧别人来得有利？”

“南天君并没具有玄元太乙真气奇学。”

电剑飞虹语气肯定：“因为我的飞虹针，贯入了他的右上臂，可知他的内功平凡得很，抗拒不了我的飞虹针。这个小女霸，我的飞虹针根本近不了她的身。”

“也许……”

“也许什么？”

“玄元太乙真气，是玄门正宗的炼内丹秘学，首要的条件是天资秉赋，其次是必须练二十年的童子功。也许南天君天生好色，他好色是江湖朋友众所周知的事。可能是他不想放弃嗜好，练不成太乙真罡。”

两人说话的声音甚大，有意说给其他的人听的。

“难怪这个女霸，对男人从不假以辞色。”电剑飞虹脸红红地说。

“昨晚在他们布下天罗地网的密室中、除了这位女霸之外另有人使用太乙真气，配合禅功和先天真气，向我用三力汇聚的聚力术，以道术引导攻击。我想，高邮方面她还有人加紧控制。”

“怎么扯到高邮了？”姑娘一头雾水。

“昨晚园外的树林，布置泄放药物的盛器，再用移神的魔音引诱可抗拒离魂药物的人，进入园内的天罗地网。具有这种药物和神通的人、正是大巫师离魂使者张百灵、我再次上了他的当。因此我如果所料不差，至尊刀可能也落在这妖女的控制下了，离魂使者是至尊刀的人。”

“哦！昨晚……”

“昨晚你无法清醒。所以不受幻觉和魔音所控制。动手吧！这妖女在用缓兵之计，别让她得逞……”

周云凤一声轻笑，倒纵上阶。

“我的入已经走了。”

周云凤在阶上得意地说：“你们根本追不上我。要放火你放吧！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日后仍可重建一座更宠丽的园林大宅。”

铁掌追魂像老鼠，窜入屋角溜之大吉。

周云凤已退入大厅，形影俱消。

彭刚两人傻了眼，人都跑掉了，放火有何用处？其实俩也无意真的放火。

“这妖女真的很难缠。”彭刚摇头苦笑。

房舍太多，占地太广，任何角落也可藏身，如何能追上一个武功超绝的精明女霸？

二十四

两人在距城三里左右的路旁小食店，要店伙张罗早膳。

路旁的村落小街像小市集，由于中路通蜀冈，往来府城的乡民也不少，所以能形成市集。

小食店只有五六副座头，供应一些点心面食。

只有一名小伙计张罗，店东是掌柜兼掌厨，厨就设在店堂外侧，掌柜的店东懒洋洋要死不活。

点心却是现成的，掌厨的无活可干，因为一大早罕见有食客上门，彭刚两人是仅有的食客。

点心可充饥，多几样就可以填五脏庙。两人对食物并不挑剔，反正扬州的点心。样式多而可口。

掌厨的店东不用掌锅，与小店伙亲自把各式点心送上桌。

“两值客官身上的衣物又皱又脏，好像不是本地人，是来游蜀冈的？”

店东闲着无事，一面排放食物，一面懒洋洋搭讪，目光落在两人的放置在膝上用青布眷着的刀和剑。

“几天没换，哪能不脏？”彭刚笑吟吟的盯着店东信口说：“店家，你也好不了多少。”

“我穷呀！一件直衫新三年，旧三年，补褙钉钉又三年，日子难过哪！客官。”

“呵呵！不要向我诉苦，又不是我害你穷苦的。你老兄不但穷、而且正是走霉运。”

俗语说，一霉三年，难怪你说日子难过。”

“哦！你是个看相的？怎知我在走霉运？欠了一屁股债，这家小店过几天就要易主了。”

“呵呵，医卜星相我都会。”

“难怪你看出我在走霉运。”店东叹了一口气。

“不用年相，也知道你在走霉运。”

“你又不是神。”

店东再苦笑：“能化解转运吗？”

“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不是神仙，也可以看出你印堂发暗，无精打果，面色焦枯。懒洋洋要死不活，肯定就是霉运当头，冲了太岁，

想化解？化解的关键不在你。”

“你是说……”

“在铁掌追魂陈勇手中。他那些爪牙，勒令你们这些人，无条件提供消息，不然要你们破家。好了，你可以把消息传给他的爪牙了，说我活报应正打算进城，找机会挑他的其他山门堂口。呵呵！你没在点心里，放些什么入口封喉的毒药吧？那百毒天尊已经见阎王去了，也许留下些毒药让你们使用呢？”

“我……”店东打一冷颤，放弃探口风的打算、乖乖地退至灶台发寒颤，脸色更难看了。

“呵呵！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被威胁迫的正当小民，不要害怕，我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

彭刚用体谅的口吻，安慰店东和小伙计：“他们的那些泼棍一来，你们就回避。损坏了生财用具，我会要他们加倍赔偿。”

店东怎敢回嘴？

小店伙干脆溜至屋后躲起来了。

“大哥，看来妖女的确花了不少心计，在寻找你的弱点。而且相当成功。”姑娘赤得有些不安：“如不早些和她了断，夜长梦多会再上她的当。”

“她快要黔驴技穷了，兵临城下她必定慌了手脚。”

彭刚的看法招当乐观：“在她的地盘内，任何损失都会影响士气多死几个人，她就会被逼急了和我们走险，注定了是输家。她急我们不急，急的人胜算有限。”

周云风的确在找出他的弱点，了解敌人才能策定对策。

上次挟居民的生死为要胁，成功地脱逃。这次准备牺牲宁园，也成功地掩护所有的首脑脱身。

这表彭刚不会连累无辜，不会真的放火，死老虎人不难对付。

南天君当然应该焦急。

彭刚抵达扬州，不是兵临城下，而是已深入腹地乘胜追击。

人不能死得太多，多死几个便会造成恐慌。

各地的爪牙虽说人数众多，牛鬼蛇神充斥各地，但绝大多数是些泼棍地痞，这些人哪配与高手拼命？

无利可图而且得随时丢命，只有大傻瓜才会铤着脖子挨刀，一看情势不对，不溜之大吉，另谋生路才是白痴。

所以只要多死几个，便会一哄而散。

彭刚公然在城郊现身，就是迫对方走险的策略。

南天君父女与一些丧心病狂的首脑人物不除，早晚他们仍会不死心北进，重施放伎威胁李知县的安全，日防夜防，不如及早挖除祸根毒苗。

蚁多咬死象，话说得不错，但不合情理，除非是一头快死的象。

死一大堆蚁，其它的蚁并不害怕，死一大堆人，其他的人不害怕就没有几个了。

宁园被杀的十几个人，都是南天君倚为长城的高手，消息传出，扬州的泼混们个个心惊胆跳，时时刻刻担心被派去挨刀，挨刀绝不是愉快的事。

两人慢慢地进食，让对方有时间调兵遣将应付。

其实他俩并不打算进城闹事，大白天不是打打杀杀的时间，现身放出风声，让对方穷紧张一番，就达到目的了，在府城闹事会出大批漏的。

在任何地方放上一块腐肉，必定会引来苍蝇。

在眼线附近放出风声，也必定引起反应，反应的手段强烈与否，得视人时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填饱了五脏庙，再沏上一壶好茶。时间差不多了，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反应。

这里是城郊，距城三四里，不算是引人注目的闹区，发生事故，老半天才有城内的治安人员起来处理。

当地的乡长、甲首，则负责先期初步处理事宜，当然只限于发生一些地方上的小事故，大事故乡长、甲首处理不了。

首先进来了三个青衣人，携有戒刀戒尺拷链。

然后又来了四个人，两个进入食堂，与前三个青衣人会合，另两个则把守住店门像个门神。

在桌两面一分，五双怪眼像狼盯着羊羔流涎。

彭刚仅瞥了几个人一眼，一面品茶一面谈笑风生。

“如霜。”

他向姑娘笑吟吟地说：“要在地方上称大爷，交结官府最为重要而交结官府的第一步，你知道要找哪些人牵线吗？”

“嘻嘻！你在考我吗？”

姑娘也落落大方，不像一位没见过世面的小村姑：“当然第一步是利用蛇鼠，与一些不肖的三班六房鬼神挂钩。你不会直接用拜匣，盛了六色金银珍宝，去找知府大人打通关节吧？”

“我知道找门路打通关节，不是容易的事，冒失地具礼前往拜会知府大人，首先就过不门子那一关。”

“对呀！所以得先送门子一份厚礼，门子才会替你通报，大人是否肯接见概不保证。

当然，那些可敬的大爷们，不会做这种不上道的蠢事，这条门路是走不通的；假使碰上了一个廉明的清官，一定弄巧成拙。”

两人一弹一唱，七个青衣脸色愈来愈难看。

“交结官府是必须的手段，威迫利诱各有神通。”彭刚的嗓门愈来愈大：“不然是难站得住脚的。我对这些大爷们并无成见，天下各地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在交结官府上各显神通，无可厚非。”

“你不讨厌？”姑娘的脆甜嗓音十分悦耳。

“讨厌又能怎样？古往今来人人都在做呀！”

彭刚一拍桌子，像在说书吸引听众注意：“交结官府主要是利益均分，用来对付有权势的人，比方说当地的土豪劣绅，或者对立的强劲对手，的确有必要，相当有效。但对你我这种无根无底，仗一股豪气闯荡的亡命，可就不怎么灵光了，官府根本奈何不了我们。来上十个八个肮脏卑劣的巡捕，我一刀一个送他们下也狱，让他们的孤儿寡妇哭肿了眼，看那些大爷能不能养一大堆孤儿寡妇，照顾她们一辈子？”

“那妖女看穿你了，认为你不会砍那些卑劣巡捕的脑袋。”

“我保证妖女这次走了眼看错了，我会砍得干净利落。我活报应从淮安杀到扬州，放过的人已接近一两百，砍几个扬州的无耻卑劣巡捕，决不会手软。他娘的！最好来百十个，我一刀一个砍下百十颗脑袋，再往偏僻处一钻，让扬州的知府人人丢掉乌纱帽，行文天下捉活报应。下次我在任何一座

州一露面，保证吓得心中有鬼的内屁滚尿流。”

“对，你一口气砍杀了百十名洪泽地区水匪，这条河水的水上好汉，躲到外地避风头，怕受到报应，怕挨你的刀。通常江湖朋友很少杀巡捕的，避免引起公门人的公愤自断生路。你如果杀匪又砍公人，江湖朋友真的会闻名丧胆呢！”

“最先丧胆的人，一定是铁掌追魂陈勇大爷，其次是南天君他们现在就躲在那一处龟窝发抖。喂！你。”彭刚向那位三角脸青衣一指：“你的脖子是不是铁铸的？禁得起我多少刀？”

三角脸青衣打一冷颤，扭头向店外急走。

第二名青衣跟出，接着是第三名。

“走了就不要回来，知道吗？”

彭刚声如雷震：“你们的老婆儿女，铁掌追魂决不可能替你们养一辈子，他自己也活不了多久，自身难保。”

七名青衣人像是被鬼所逐，出了门撒腿狂奔。

□□□□□□

出了食店，两人向城走。

小街行人往来不绝，无法看出哪些人是眼线。

姑娘走在侧后方、纤手后伸，接过一个村夫递来的一角方胜，悄悄开瞥了一眼，将纸撕碎撒散。

彭刚留心前面的动静，没留意姑娘的举动有异。

“出了这小村，展开脚程摆脱监视的人。”

他扭头向姑娘说：“南天君故布疑阵，唆使公人出面干预，表示他已经进城躲起来，引诱我们进城去找他，进了城，我们就施展不开受他摆布了。”

“他们根本不曾离开宁园。”姑娘一语惊人。

“噢！你的消息从何而来？”他大感惊讶。

“我是一个精明的猎人，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会未卜先知？”他笑了。

两人撤出宁园，一直就走在一起，不曾分开打听消息，他当然是不相信姑娘会未卜先知。

“也许！”

姑娘不多加解释：“只有两个轻功身法，快捷如流光遁影的高手，从园西南角溜走。”

这些公人，就是那两个高手唆使出面的，用意的确要引诱我们进城，由官府大举出动对付我们。”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

“本来就是真的，那位食店的小伙计，已经用手式信号通知我了。”姑娘信口胡诌。

“噢！你与那小店伙搭上线了？”

“我用他们的手式要求的。”

“他？”

“扬州另一组合，与铁掌追魂互别苗头。扬州另有几位大爷级人物，他们并不尊奉南天君的旗号，明里彼此相安无事，表面上承认铁掌司令人的地位，骨子里勾心斗角互扯后腿。”

“原来如此。”他突然转身举步。

“噢！你怎么向手转？”姑娘一证。

“到宁园。”他沉声说。

“哎呀！白天危险。”

“你在外面策应，我进去。”

“这……”

“快走，别让他们改变主意离去。”

“你进去我一定也进去。”

姑娘脚下一紧：“这本来就是我的事，昨晚我误以为你把我制住留在国外的，幸好不是，不然我会恨你一辈子。快走啊，他们一定正在得意洋洋地吃早膳，举杯庆祝引诱我们进城的诡计成功。”

他已经没有机会质疑了，姑娘已像惊鹿的当街飞奔。

兵员神速，他也急于赶往宁园。

□□□□□□

宁园的人并没在早膳时得意洋洋，而是一个个脸色沉重气愤填膺。南天君更是感到痛心疾首，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费了不少心机，布下天罗地网，总算如愿以偿，把彭刚诱来了，在计谋上可说是十分成功，控制了情势抓住主控权。

可是，三四十名精锐，依然无法将彭刚置于死地，结果反而伤亡惨重，难怪身为司令人的南天君，痛心疾首欲哭无泪。

北进扩张地盘受挫，已明白表示实力不足，连吞并邻境地盘也未能如愿，哪能进而雄霸天下？

更糟的是。失败后的后遗症，将陆续爆了，先后一一搬上台面。

中天君不会善了，将从湖广南下吞并邻接的地盘。将截断大江以西的堂口码头，甚至会向下游发展至江右，断大江的主要财路。

地盘内的各方龙蛇，也可能乘机向他的权威挑战。

甚至连一些亲信也会戈，因为他身边的高手心腹，已经所剩无几，控制四境的四大游神，只剩一个而已。

树倒猢狲散，他将面对众叛亲离，境内群雄并起的局面。一方之雄地位岌岌可危，吞并其他三天君独霸天下的梦想，将随这次的失败而成空。

他们在膳堂早膳。

还有四桌三十余名重要心腹在座。

有几个已露出不再驯顺的神情，对未来全部忧心忡忡，提起彭刚，已经没有人再表示强烈的拼斗勇气了。

一群失败者，哪还有旺盛的斗志？

“长上。”

那位文士打扮的中年人，用不着怎么稳定的口吻说：“必须当机立断，赶快撤离扬州，到南京和彭小狗周旋，谅他也不敢在南京禁地撒野。”

“不，不能让他到咱们的腹地去闹。”

南天君咬牙说：“在屋子里与深入的贼斗，屋子里的家具就遭殃了，必须拒贼屋外，才是防贼的妙策。用紧急召集令，把各地能派上用场的人召集，在这里和彭小狗决一死战、我不信他真是万人敌。”

“长上请三思。”

中年文士苦笑：“各是能召开的可派用场的人并不多，驱羊斗虎有用吗？而且，各地的重要弟兄，如果不在各地坐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方龙蛇

乘机发难，后果如何？以扬州来说，铁掌追魂陈兄弟，就不能有效掌握其他三位表面尊奉咱们的旗号，暗中心怀鬼胎候机自立的牛鬼蛇神。不客气地说、只要陈兄弟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扬州必定群雄并起，江北就不是咱们的肉食地盘了。派更强的人来收拾残局，也将事倍功半大费周章。”

在江湖称雄道霸的豪霸们，淘汰率是十分高的，一旦失势，随时会有人起而代之。

连江山也经常改朝换代，江湖的地位起落更为修烈，一旦倒下去，想重新爬起来就太难了。

“可是……”南天君并不蠢，但不甘心。

“犯不着和这种独来独往，无根无底的人玩命。”

中年文士继续献策、晓以利害：“年轻的初生牛犊志在扬名立万，那股锐气是难以克当的。但锐气保持不了多久，长上犯不着和他在气势上争短长，咱们可以用大量的金银，找人来对付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件事，可交由凤姑娘主持，她对与妖魔鬼怪打交道驾轻就熟，最好能及早进行。”

“不，我带人前往淮安清河县。”

周云凤坚决地说：“和彭小狗周旋，那是舍本逐末，缺乏远见的作法，须从根本上解决。根本在霸剑天罡和李狗官身上，我要带了人火速前往清河，不惜任何代价挖除根苗，决不能让彭小狗闹到咱们的地盘内制造风潮。他在扬州再闹下去，咱们唯一的后果是退出江北了，我会找得到武功超绝的高手，把清河闹得天翻地覆。扬州的人对付不了他，你们可以把他往南京引，逗引他马不停蹄各地奔波，不让他赶回淮安，我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妥，今天就动身，我要出其不意直捣黄龙。”

这的确是消除祸患的良策、舍本逐末与彭刚周旋，在自己的地盘内打打钉杀杀，即使能获胜。也将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再讨论片刻、便决定依计进行。

南天君带了亲信撤至南京，吸引了彭刚的注意。

同云凤带了她自己的心腹，兼程北上前往淮安，对付霸剑天罡除去李知县，在淮安下式建立码头安置堂口，这是最佳的根本大计。

彭刚将如失巢的鸟。返回淮安也将无枝可栖了。

一顿早膳还没有填饱肚子，警号已划空而至。

“怎么一回事？”南天君惊跳而起，失手落箸。

“有人闯园。”

铁掌追魂脸色大变，跳起来整理兵刃：“我这座宁园，今后永远不会安宁了。天杀的混蛋，但愿来的不是彭小狗。”

“彭小狗已被引进城了。”一名中年女人不惊地说：“你可不要信口胡说，影响士气制造恐慌。”

铁掌追魂懒得回嘴，慌乱地抢出膳堂准备应变。

一阵隐隐警锣声传到，表示入侵的人快要进国了。

“彭小狗又来了！”前面大宅传来狂叫声。

□□□□□□

来人竟然是彭刚，出乎意料之外，叫声把心怀恐惧的人，吓得斗志全消。

幸好平时的应变准备充分，片刻间，宁园又成了宁静的空园，人都藏匿在待命攻击的位置，似乎南天君已失去豪气和信心，居然不敢以三十余名

高手，面对彭刚的一把刀。

两人以快速的脚程，闯入空寂无人的园门。

大白天闯园，在里外便被警哨发现了，不见有人出面拦截，两人并没感到意外。

“真需要放火吗？”

姑娘闯入广阔的中院，仍然不见有人出面，无法肯定天南天君一群首脑，是否仍然藏身在内，想逐屋寻势不可能。

“大概非放火不可了。”彭刚拔刀在手，向大厅石阶接近。

“要不要先搜内堂？”

“他们就希望我们入屋穷搜，闯入他们的天罗地网。”

彭刚登上厅廊，在合抱大的右廊柱砍了两刀：“里面一定有复壁、密室、地窟、逃生地道，怎么搜？他闪既然认为看穿我了，我就成全他们，如其所料放上一把焚园烈火，让他们高兴高兴。”

一声暴震，他踹开了中厅门，两根粗大的门拱自中而折，沉重的厅门发出震耳的碰撞声。

大厅不易找到引火物，所有的沉重雕花檀木家具，也不容易在短期间引燃，也难引起可焚屋的烈火。

“先打破东厢，里面一定可以找到引火物。”彭刚拔出左厅门一根四尺长沉重门拱，开始击毁大厅的华两摆设，坚牢沉重的桌几椅案，在门拱的扫击下。纷纷碎开四散，发出隆然暴响。

通向内堂的左右两堂口，终于有人抢出。

“彭方，你太过份了吧？”左内堂口抢出的周云凤，抢入堂下厉声尖叫。

右内堂口抢出的是仆妇和小侍女，被电剑飞虹截出拦住了。

仆妇曾经挨了电剑飞虹的一枚飞虹针，知道厉害，不敢贸然动手递剑，拉开了马步失去上的勇气。

小侍女也知道厉害，也立下门户，与仆妇并肩联手，等候电剑飞虹扑上。

“是否过份，你心中明白。”

彭刚逼近冷冷地说，刀势将对方笼罩在威力圈内：“你料定我不忍心放火，真被你找出弱点了。被人找出弱点，不是愉快的事，我越想越不甘心、所以重回宁园放火。没想到你居然还在，是有意等我吗？”

“天杀的贼胚！你到底要什么？”

“要你死，我已经再三说过了。你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装白痴。”

“你如果真的不是霸剑天罡派来的人，应该彼此平心静气商量，你要什么我给什么、甚至我能给的都给你，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满意吗？”周云凤爆发似的尖叫：“交换的条件是，你不要过问这件事。”

“可耻，你把我活报应看成什么杂碎？”

彭刚虎目睁圆，语声震耳：“我只要你的命，其他什么都不要。南天君赚了无数的造孽钱。你父女的武功可胁迫无数败类，替你们造孽卖命，你已经知道，威迫利诱对我无效。今天，你们报应临头。”

“彭兄，你听我说……”周云凤又来软的，嗓音居然变得娇娇柔柔充满女人味。

刀光一闪，刀气并发声似殷雷。

彭刚以行动作答、刀势猛烈有如雷霆霹雳。

虚影连闪，周云凤像在原地施展化身术，间不容发地逸出刀光的笼罩，刹那间换了七处方位。

双方人影重现，彭刚仍保持在一丈左右面面对，刀势仍然保持在控制圈内，随时皆可能爆发猛烈的攻击。

这刹那间，他仅攻出开始攻击进的一刀，不理会对方向闪避所幻化的七个虚影，最后现身恰与第七个虚影保持距离，并没有费精力向虚影攻击。

“七煞幻形术，每一幻更可行致命一击，但你已恢复精力，居然每一幻皆隐忍不发，确是奇迹。”彭刚由衷地赞扬，口吻仍带有讥消味。

“你在等我暴露弱点，所以我也隐忍不发。”

周云凤的情绪也稳定下来了，减少了几分女强人女霸的气势，有了女人味：“你不否认我是你最强悍的对手吧？”

“没错，我不否认，所以，你现在还活着。”彭刚跃然欲动，口气平和，但强大的气势澎湃着爆发性危机，任何时候皆可能将刀挥出。

周云凤极为轻柔地，徐徐滑左脚移位，不但要避开他的强大气势凝聚焦点，也小心地避免引发他爆发性的可怖攻击。

“其实我随时皆可以摆脱你，游斗也可接你百十招狂攻。”

“也许吧！我从不低估对手。”

彭刚突然收敛强压的拧猛气势，脸上有了沉静的神情取代：“今晨让你利用我的弱点脱走后，我曾经冷静地检讨，多次没能杀死你的原因和理由，终于找出头绪有了结论。”

“结论是什么？武功并不比我高多少。所以我可以任意摆脱你。对不对？”

“不对，你猜错了。你一直就不断在照面时试探我的弱点准备日后机会一到就要我的命，颇具成效，女性的细腻智慧远胜须眉、绝大多数草莽狂夫，逃不出你的算计。连百毒灭尊那些魔道至尊，也甘心被你驱策。

人都有弱点，针对弱点下工夫十拿九稳。有些敢向天地挥刀剑的勇士，很可能看见一条蛇，或者见了一条毛毛虫，便吓得全身都软了。有些凶魔杀人如儿戏，但看到自己的手指受伤出血便尖叫失魂。”

“你在说笑话……”

“不是笑话，是事实、楚霸王拔山兮气盖世，千年成载古往今来无人出其右。百万大军合围，单枪匹马杀得进去冲得出来，大喝一声千人落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的弱点是妇人之仁，看到受伤的自己的部属，鼻涕眼泪一起来；至死也丢不下与他同生死的美人虞姬；所以最后被一个竖子无赖刘邦送他下地狱。”

“是感慨吗？”

“不是，是说明人世间，人性中的一种怪异现象，一种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气数因缘。”彭刚像一个冷静的说书人，先前刚猛狂野的气势消失无踪：“你并不急于知道我让你再三脱走的结论，因为你知道利用你的智慧，和女性的柔媚特质，我会老老实实告诉你的。”

“你会说的，是吗？”

“对，我正打算告诉你。”

“我在听。”

“我这人性如霹雳，天雷霹雳决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一发即逝，所以不激怒我就不会有危险。而在人性上，我与常人并无不同，同样有七情六欲，

有喜有厌。我曾经两次看到你表现出有女性的良善一面，内心中觉得你并非一个凶横恶毒的女人。

人在世间争名夺利，用百万人的血肉做踏脚石并不足奇，大豪大霸们为了称雄道霸，杀死成千上百人也并不希罕。像你南天君父女，统治南方黑道群豪，除了正当的江湖行业之外，黑道下五门都是你们生财的勾当，本身就经营鲜廉寡耻的各种罪恶行径，屠杀无辜是你们必用的手段，我怎能要求你们做有人性的英雄豪杰？

所以看到你具有人性流露的一面，内心便消失一见就毙了你的念头，因此在生死须臾中，内心的那一点念头促使我收回致命的一刀。”

“彭兄...”

“你想知道哪两次见面的经过？”

“是的，但我真想不起来.....”

“没有说的必要了，今天一定要解决你死我活的问题。”

彭刚所指的两次见面经过，周云凤真的不知道。

第一次在板闸镇客店的店堂，周云凤含笑阻止小侍女向他撒野。

第二次周云凤更是一无所知。

她怎知在高邮的城郊，黑夜中受了寒毒伤的人是彭刚？

那时，她还不曾正式与彭刚发生冲突。

彭刚却认出她的身份，因此拒绝接受她的帮助。

“彭兄，你听我说。”

周云凤不死心，仍在探索他的弱点：“人活在世间，真正在世享乐的时日并不多，善加利用自己的才能，争取最佳的名利享受是正常的。有才能的人庸庸碌碌过一生，那是最可悲的浪费。”

“是吗？”

“所以我父女有雄霸江湖的愿望。这本来就是人人必欲争取的正常心愿。”

“是吗？”

“我爹花了三十年岁月奋斗，总算能荣登南天君的名位，但雄霸江湖唯我独尊的理想。仍然遥之又遥。三十年是一世，他已经不可能再花一世的岁月去争取了，所以我有责任替家父完成心愿、任何手段都是正常的。”

“是吗？”彭刚懒得多说半个字，口气愈来愈冷漠。

“高邮以北，是我北进的重要障碍，淮安府不会有问题，淮安三霸任何时候都会向我效忠。唯一的障碍，官方是李知县，清江浦镇，是最富裕最繁荣的码头、黑道朋友根本不敢立足，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人敢设法除去他们。”

“是吗？”

“只要你肯罢手，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是吗？”

“你不觉得，你也有权逐鹿江湖吗？以你的才能，再加上我父女的襄助，期以十年，你将成功地登上辽湖之王宝座，甚至不需十年。”

“是吗？”

“你我一剑一刀，你的才能加上我的智慧，相信定可在短期间内，建立空前的强盛的江湖王国。以这次北进的大计来说，我们共花费了二十万两银子。如果你一个人开创奋斗，有二十万两银子开销了吗？有我父女相助，三十万两银子花费小事一件。有财有势的人，才能干出一番惊世的大事。”

“是吗？”

“彭兄，人生一世，草生一春……”

“是吗？”

“你到底听清我的话没有？你是不是有毛病？”周云凤对他懒洋洋无意识无目的，简简单单心不在焉的答复大为不满。

“是吗？”

“不要敷衍我……”

双手一张，蓦地风雷乍起，剑光横天，似乎风雷从上下四方六合集聚，以彭刚中心，行石破天惊的致命雷霆一击。

突然中心点响起一声霹雳，刀光在各种力场的汇聚重压下，突然到达压缩的临界点，引发了更威猛更强烈的反应，从横天的剑光中切入、暴张。

金鸣震耳，罡风怒啸劲气并涌中，人影倏然中分，立即幻化为气旋，在罡气飞旋中，淡淡的人影疾射出厅，隐没在右方的院墙后不见。

碎裂了的剑屑，迸散时发出可怕的锐啸，飞散出四丈外，每一块铁屑皆有伤人的威力，嵌入墙壁，深入寸余。

彭刚退了三步，呼出一口长气。

“可惜！”他向淡影远走处自语。

电剑飞虹被这瞬间的慑人心魄所惊，急纵而至。

“大哥。怎样了？不要紧吧？”姑娘骇然惊问。

“不要紧。”彭刚挽了她退出了大厅：“我让她默默全力行功，几乎估错了她的修为，居然能在我的御神反击下，抓住毁剑遁走的瞬息好机。下次，不能让她全力行功了。”

“你仍然不想杀她。”姑娘苦笑。

“南天君已经知道。我是为李知县而来。”

“是的。”

“目下想杀南天君，势难如愿。”

“我们不可能把他搜出来。”姑娘点头同意。

“这时杀了这妖女，南天君父女连心，把心一横豁出去了，上千黑道群雄，以哀兵光临清河县。如霜，会有什么结果？”

“唔！情势严重，那……你打算……”

“等她父女在一起时，一并除去才能一劳永远。”

“也只有如此了。下一步如何走？”

“在路上等得到吗？”

“应该可以，他们不敢再此藏匿。”

“好。走，我去找地头蛇封锁四面出路。”姑娘领先急走：“请潜伏在园门外等我的消息，我概略可以估料他们要撤走的去向。”

彭刚知道她神通广大，利用蛇鼠的门路十分广，同意潜伏在园门左近伺伺，也希望南天君从园门撤走。

□□□□□□

电剑飞虹估计南天君撤走的去向，是有所要据的。

宁园南面的树林中，昨晚有人不断活动窥伺，来意不明，从南面走相当危险。

西南、是至府城的大道，从大道撤走，风险更大。

不可能往西或往北乱窜，彭刚便是隐伏在冈陵中向宁园侦查的。

往东或东北，都可以沿隐蔽的小径，十里左右便可抵达漕河。

漕河可以找得到船下放扬州，甚至下南京，放舟远走高飞最为安全。

二十余名超拔的高手，从宁园的逃生地道，远出园外里余，这才升出地面，在树林中潜行，向东越野而走，脚下甚快。

南天君一面走，一面用粗话咒骂彭刚，这位大豪有点输不起，输了就怨天恨地咒骂对手出气。

“北进的大计，进行得相当顺利。竟然在重要的关头，平空杀出这么一个姓彭的杂种，杀得咱们落花流水，咱们北进的大计功败垂成，我好恨！”

南天君似在发牢骚，切齿咒骂：“这天杀的混蛋怎么这样厉害？咱们在武功超拔的高手名宿，竟然没有有人接他一刀，这狗娘养的到底是何来路？咱们居然没人知道丝毫有关他的风声。”

今后必须全力查出这人的底细，找出他的弱点，才能策定除去他的良策，可不能再冒失地断送人手了。此人不除，不但统一江湖的大业无望，北进的大计也永难实现。连北进也无能为力，怎能奢言统一江湖大业？

“宁园的故事必定重演。”一名中年妇人打一冷颤说：“刀光一现，就有人溅血。”

大爷，十个八个一起上，就会有十具八具尸体被摆平，咱们能禁得他几次刀割？宁园惨烈搏杀的消息外泄，咱们的人将有七八成准备逃亡，所以一定要彻底封锁消息。”

“你再说些泄气的活好不好？”南天君爆发似的大喝叫。

“凤姑娘釜底抽薪的办法值得考虑。”

中年文士说：“至少，可以解除眼前燃眉之急。彭小狗追至南京，必定大放厥辞，甚至会号召侠义门人与白道英雄声讨，咱们的处境将极为恶劣。”

“我不甘心哪！”南天君沮丧地以捣掌心：“他一个人，就把咱们上百名精英杀得落花流水。他娘的狗杂种，我要用十万两银子买他的头。”

“这一来，他的身价会抬高至百万，不但其他三天君肯出高价礼聘他，那些天下级的大豪大霸，更会千方百计网罗他为羽翼，大爷被江湖除名的厄运，指日可待。”中年文士冷冷地说：“除了暗中准备对付他之外，任何威迫利诱手段，会增加他的声威，日后更难制他了。”

“别说了，烦人。”南天君一跺脚，洒开大步赶路。

所有的人皆心情沉重，像一群残兵败将。

二十五

前面两个探道的人，远在前面三五十步，踏草穿树急走，留意前面与两侧是有否可疑的事物。

前面的一株大榆树后，突然踱出两个人。

“你们才来呀？”彭刚笑容可掬，向两人招手引：“过来，咱们亲近亲近，徒手或刀剑，一概奉陪。”

两人大吃一惊，火速长啸示警，两面一分，同时拔剑戒备，却不敢扑上，脸上的惊恐表情明显。

彭刚不想扑上，却在原地相候，目迎飞掠而至的二十名男女首脑，脸上有冷森的神情。

“妖女不在。”电剑飞虹颇感失望：“她一定重施故伎，仍然躲在宁园。”

“你这混蛋阴魂不散，我拼死你这狗东西。”南天君冲到，大声咒骂，拔剑出鞘却不敢冲上。

二十五个男女半弧列阵，每个人的脸上的神情都不一样，有的愤怒、有的悲愤、有的恐惧、有的畏缩。

有些人气涌如山，有些人在颤抖，有些人脸色灰败。

表面上看人多势多，骨子里有斗志的人并没有几个。

连主脑南天君也色厉内荏，其他的人可想而知。

“我等你像个闯道英雄，在光天光日下和我拼命，已经等得太久了，今天但愿你不会让我失望。”彭刚拔出宝刀，刀光耀华灼灼隐发龙吟：“我不想在你的地盘内，把你的爪牙杀得血流成河；也不想跑到你九江的山门，杀得鬼哭神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此地解决，一了百了。”

“你……”

“你给我听清了。”

彭刚叱声似沉雷：“你必须像个闯道的英雄好汉，做一个名实相符的南天君。你乾坤一剑当年也曾英雄一世，凭你的勇气打出半壁江山，你的成就不是招摇撞骗混来的，你必须秉往日的豪气和我三刀六眼解决。

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你做的事必须像个人样自己负责。李知县是江北河南这条河水的可敬好官，你大举北上行刺他以扩充你的地盘，天地不容，我也不会饶你。现在，你必须为了你的所犯下的罪行，和我活报应彻底了断。其他的人如果插手，杀无赦，最好袖手旁观，以后另选龙头大爷，不要在此枉送性命。”

一声刀啸，刀光电掣猛然前扑，喷射出满天眩光，凛冽的刀气激起彻骨的气旋。

“住手！”南天君飞退厉叫、竟然不敢接招。

左右两个人，被刀气逼得挫身贴地斜窜而走。

彭刚不加理睬，如影附宝刀再挥。

两个人截出，其中之一是那位中年文士，奋勇抢救南天君，已看出南天君接不下这一刀。

刀光一转，眩光刺目生花，两条手臂连剑飞起，中年文士与另一名中年人，斜摔出丈外，撞中树干枝叶摇摇，反弹倒底，立即昏了。

“我有话说，住手！”南天君再退厉叫。

电剑飞虹紧随在彭刚身后，双手左右一分，星芒破空而飞，两把飞虹针逼退其他想妄动的人。

“混蛋！你还想分辨？”彭刚收招止步，刀势仍笼罩住脸色灰改的南天君。

“我没打算分辩，我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你打算说什么？用花言巧语掩饰你的罪行？”

“那晚行刺李知县，事实是我失败了，为了杀人灭口，我没赶上袭击官署。”

“你想推卸主谋的责任？的罪行推给你的女儿？”

“胡说八道！”

“不是吗？”

“行刺失败李知县仍然健在。”

“你的女儿伤了他，他即使不受伤，你也休想脱罪，已犯与未遂犯罪相同。”

“不管怎样，李知县健在是事实。我保证打消北进的大计。今后我的人足不出扬州甘泉以北，我南天君在世一天，我的人一天不北进一步。如果你不肯罢手，我南天君亲率数千弟兄，和你誓不两立，横扫这条河水。”

扬州府城附廓有两县，东南是江都县，西北是甘泉县。

甘泉与高邮州接壤，高邮是扬州府的府属州。

“彭兄，得饶人处且饶人。”

铁掌追魂苦着脸说：“咱们认错，幸而李知县仍然建在，敝长上已保证今后不向北进一步，你老兄总该留一条路给咱们走。老实说，咱们有数千个亡命，虽然奈何不了你，但涌至淮安一带杀人放火，做下几十件大案，你能保全得了李知县吗？杀死一二十个人，他就得丢掉乌纱帽。而且，你也不可能永远做他的保护神。”

“唔！你这混蛋的话不无道理。”彭刚口气一软。

南天君和铁掌追魂的话，击中他的要害。

不错，他不可能永远做李知县的保护神。

不要说几千个亡命北上闹事，派几十个亡命，在清河县杀人放火，干出几件大案，李知县的乌纱帽定会被摘掉撤职查办。

残杀几十个无辜。在这些黑道亡命来说，根本就毫无愧色，包娼包赌贩卖人口，哪一件不是丧心病狂的勾当？

更不必说逼撞骗谋财害命了。

“本来就有道理。”铁掌追魂轻咳了一声：“眼前就有个难解的题，敝长就解不了。”

“你想说什么难题？”

“敝长上保证咱们的人，今后足迹不出甘泉。”

“姑且相信你们的保证。”

“凤姑娘不是我们的人。”

“什么？她不是南天君的女儿？”

“有许多名闻天下的人。连儿子都不愿克绍箕裘。以免在上一代的名声重压下抬不起头来。所以宁可自立门户另创基业，凤姑娘一向独来独往，咱们的弟兄不受她管束，她也不过问咱们的行事，她有她的打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说，她不是咱们的人。她如果北上，与敝长无关，你当然不肯承认，你会咬定敝长上缺乏诚意，就算你加紧煎迫，敝长上也无法解决难题。”

“她来和我当面说个一清二楚。”

“她已经不在了。”铁掌追魂双手一摊。

“她先逃回南京去了？”

“这个……”

“说！”

“我……”铁掌追魂转首向南天君，投送请示的目光。

“告诉我该到何处找她。”彭刚沉声催促。

“她已经动身北上，到京师去找阴阳双怪了。”南天君大声说：“她在淮

安，与阴阳双怪合作得不错，与窈窕淑女联手，也配合得宜。她打算重新合作。到清河再向李知县行刺。”

“混蛋！分明是你授意的。”彭刚心中一跳，变色破口大骂。

“我发誓，决不是我授意的。”

南天君一急发起誓来：“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女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他们已经成人，做的事自己负责。我的两个儿子，就没有一个愿意接手我的事业。你怪我没有用，我实在无能为力。你最好及早赶上她，也许能阻止她去找阴阳双怪。要不就赶回清河布置，等她前往再找她解决。”

“我找你……”

“我不怕你。”

南天君收了剑，狠瞪了彭刚一眼：“我的保证我负责到底，我南天君一百九鼎。要怎么办，你瞧着办好了，我这就回南京，你最好见好即收。”

举手一挥，三十个人背了两个伤者沮丧地大踏步仓惶就逃，一个个垂头丧气。

彭刚的脸色也不太好，眼睁睁目送这些人远去，再三强抑挥刀冲上去的冲动，气得肚子里冒烟。

“大哥，这都是妖女出的主意。”

电剑飞虹挽着他的手膀劝解：“她又找出你的弱点了。大哥，其实这种结果不算坏，确也是一劳永逸的良方，我欢迎这种结局。在这里把南天君宰了，因然快意于一时，日后却后患无穷，永无宁日。”

“南天君这混蛋算什么玩意？”

彭刚挥动着大拳头冒火地叫嚷：“他没有半点江湖闯道者叱咤风云、敢斗敢拼，必要时可以乾坤一掷的豪气，他只是一个懦夫胆小鬼。”

“大哥，一旦人已闯荡了三十年，获得像他今天的成就，对崩溃的危境，很可能也有同样的心态表现。能屈能伸，是成为大家大霸的必要条件。”

姑娘柔声劝解，但说的话份量不轻，有意替南天君开脱，也表明的确欢迎这样的结局。

“他真的挑得下呢！连女儿也出卖了。”彭刚悻悻地说：“不折不扣的混世枭雄。”

“这恐怕也是妖女的主意，逼你回清河应变的妙招。事实上她扮男装向北走，想追赶她谈何容易？往何处追？出动上万眼线也无可奈何。”

“这鬼女人真的厉害，确也是极难对付的劲敌、我真不该多嘴和她斗嘴皮子，真该一见面就给她一刀。罢了，胜家反而成了输家，反而被她牵着鼻子走，不得不回清河去等她了。”彭刚泄气地说。

情势逆转，赢家反而成了输家，主动变成被动，难怪他泄气，还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回清河等，主客易势，他哪有工夫日防夜防？

什么事也不用干啦！

“大哥，不必回到清河去等。”姑娘颇为乐观。

“你又有什么妙主意？”

“清河有霸剑天罡能耐我不清楚，但我认为很难挡得住妖女全力行刺，更不可能一天到晚，长期防范。我想，江湖秀士的消息可靠。”

“怎么扯上他了？”

“他知道阴阳双怪的下落，妖女的消息更为灵通。我们走中天君的地盘，

早一步在阴阳双怪处等候妖女，正好一石两鸟，一网打尽永除后患。不能冒险在清河枯等，日防夜防累都累死了，早晚会有疏忽的时候，在外地追踪就可以反客为主。”

“唔！对呀，她就希望我赶回清河应变，她就可以轻易摆脱我的追杀，逍遥自在的，安心策划其他毒计了。好，我去找阴阳双怪。”

“不要我去？”姑娘笑问。

“天南地北，你方便吗？”彭刚迟疑：“这可不是三天两天，便可办妥的事，那会耽搁你……”

“我的事还没办妥呀！魔手无常在妖女身边呢！”

姑娘理直气壮提出理由：“没有你主道，我不可能猎取目标。有我这精明的猎人协助，保证你不会后悔。除非……除非你不喜。欢和我做伴。”

“有你相伴，我是求之不得呀！我们一直合作得十分愉快，你独自邀游我哪能放心？如果你没有其他后务待办，陪我断了这件事之后。我陪你携手邀游天下，做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做的事，在人生的旅程中，留下些可以问心无愧的回忆，不至于后悔白活一场。

如霜，我是否奢求了些？”

姑娘突然止步，转身环抱他的虎腰，粉颊偎藏在他的胸肩下，久久，久久。

他也挽住姑娘的肩背，下颌轻柔地摩挲姑娘的发髻，良久，时光像是停凝了。

亲昵的相拥，两颗心连结在一起了，不需用语言表达，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表达情意的举动已超出含蓄的范围，已可算是露骨的表现，紧贴的心脏胜过万语千言。

久久，彭刚伸出大手，姑娘松开拥抱，默默地将小手交入他的手中。

两双含情脉脉焕了光采的明眸，相对凝视片刻，灿然一笑，手牵手愉快地并肩举步，轻快地走向他们的共同的目标，走向未来。

□□□□□□

十月天，大河北岸天寒地冻、天气极为恶劣，天宇中乌云密布，罡风凛冽奇寒彻骨，似乎今年寒流来得早，而且比往年猛烈，很可能第一场风雪，将在近期内光临大地，奔走天下的旅客，将面临艰巨的旅程萧条期。

彭刚与电剑飞虹是从河南宿迁，沿大河南岸到达开封的，过了河，天气一天比一天恶劣。

途以河南，他俩并没有打算惊动中君的人，买了冬衣和坐骑，面孔躲在风帽内，即使迎面看到老朋友，也无法辨认身份。

江湖秀士在高邮透露的消息、说阴阳双怪躲在京师顺德府的封山，向一门远亲托庇，逃避霸天罡的报复。

姑娘的消息也灵通，也查出阴阳双怪的确躲到京师顺德府避祸。

唯一令姑娘趣疑是，这消息到底从何而来？

逃灾避祸，必须守秘不让人知，躲得越隐秘越安全，以免让仇家闻风赶来兴师问罪。

可是，这消息再三证实并非空穴来风。

按常情，概略有两种可能。

其一、庇护的人声威显赫，权势威望超人一等，武功与实力极为高强

雄厚，寻仇的人闻名变色，绝对不敢遽往寻仇。

其二、故意引仇家前往虚耗光阴，人根不在该处藏匿，让人家天南地北穷奔忙，届时再放出在他处的风声。

这消息可能属于每一种。

但多方打听，谁也不知道包庇的是何来路。

周云凤去找双怪，很可能乘船走漕河。

冬季水枯，是船运的淡季，船速缓慢，至山东临清再起旱进入京师的广平府。

要多久才能赶到，谁也无法预定。

他俩为了抢先一步，所以走陆路，买坐骑代步，比走水路快些，虽则路途稍远，也辛苦些。

天寒地冻，他俩毫不介意，每天按站头赶路，用不着十万火急拼命赶。

入暮时分，两人牵了坐骑，进入彰德府城的南关，打算投宿不再进入大地门。

南关算是城外，但天黑后关门同样关闭，仅留侧门出入，是旅店车行的集中区。

彰德是大站埠，地当南北大官道中枢，北面与京师的顺会相邻，是京师河南交界处的大城，往昔的魏郡邺都，南来北往的达官商贾络绎于途。

即使是隆冬季节，大官道上，人马车轿不绝于途，历史名城的风貌不同凡响。

通都大邑，是江湖朋友的猎食场。

彰德与天下每座大城市一样，有各色各样的大爷据地称雄。虽则名义上奉中天君的旗号，其实各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时而衷诚合作，时而为利害暗中较劲你虞我诈，分分合合各展神通。

如果中天君不站出来说话，暗斗便会浮上台面改为明争，此消彼长，起落的幅度相当大。

街右的邺都老店今天旅客不多，门前的大广场灰沙飞舞，空旷的停车驻轿场，仅停了两三部大车。

一位店伙正在悬挂店面的灯笼，四位伙计上前接骑。

“客官辛苦了。”

伙计拉住马络头接坐骑，和气地道劳：“小的伺候，听候吩咐。”

“谢啦！”

彭刚递出绢绳：“上槽给上料。咱们兄妹俩，要两间相邻的上房。”

“客官请放心，敝店的上房是本城最好的。”解马包的店伙笑吟吟：“小的领路。”店堂广阔，寒气袭人。

灯光明亮，很少看到旅客走动。

“上京都探亲，明早就走。”

彭刚摘下帽塞入怀中，取两人的路引递出：“江南来，贵地的天气真冷，令人受不了。有食厅吧？”

“本店有食堂供膳……”

掌柜的信口答，提起笔，目光落在路的姓名栏，喉咙像是突然卡住，睁大双目盯了彭刚一眼，再扫向明眸皓齿，粉颊嫣红的叶如霜：“彭爷请放心，暖的茶水热的膳食，有专人送至上房，特派有专人伺候。”

两人路引上的姓名是彭方、彭洁。

扬州来，目的地京都，期限是半年，一切合法。

当然，路引本身是伪造的，做得完全乱真，沿途关卡上的验印一应俱全。

彭刚并没有留意掌柜的神色变化，客气地道谢。

也没看到掌柜向伙计打眼色，随提了马包的伙计前往客房。

叶如霜细心些，已看出某些征兆，不便声张，暗中留了心。

掌柜整理妥当，流水簿合上，柜前便多两个敞开皮袄，露出腰带匕首的大汉。

“嘿嘿嘿……袁老哥。”

那位留了鼠须，鲶鱼嘴的大汉阴笑着打招呼：“牛大爷看上了这两头肥公羊母羊。”

看他们穿了玄狐袄天马皮风帽，定然是京都的阔少千金。透露一下，袁老哥。”

“什么？阔少千金？你他娘的昏了头。”

掌柜袁老哥怪眼一翻，隔柜俯身伸出手中上了笔套的笔，几乎点在大汉的鼻子上：“回去告诉你们的牛大爷，两位客官是咱们大爷的贵宾，谁敢动了他们一根汗毛，即咱们咱们大爷不介意，贵客也会剥他的皮。听清了吧？滚！”

“你们爷的贵宾？少吓人了。”

大汉不屑地撇撇嘴：“我可没见到贵大爷派有弟兄接人能算贵客？嘿嘿嘿……你们到底在打什么烂主意？光棍不挡财路，别弄花招好不好？”

“咱们大爷不希望张扬，不希望打扰贵宾的安静。”袁老哥冷笑：“你们真想打他们的主意？”

“有会么不可以的理由吗？”

“好吧！你们去乱搞好了，责任自负，我可怜你们。”袁老哥摇头：“记住，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警告？”

“对，警告，不要冒险去招惹他们，可以多活几年。”

“他娘的，你吓唬我吗？”

“你以为我吃多了撑着，吓唬你好玩？”

“嘿嘿嘿……你倒是正经八百不像开玩笑。喂！有多大的来头？”

“我不能说，走漏消息，大爷活劈了我。”

“你不说，我去盘他们的底。”

“你去吧！请便。不过，你最好摸摸脑袋。”

“摸脑袋？于什么？”

“看你到底长了几颗脑袋。”

“去你娘的！”

“那位公子爷的皮鞘袋内，藏了一把刀，非常的锋利，吹毛可断。像你这种三流货色的脑袋、他一刀可以砍下十颗甚至二十颗，害怕了吧？”

“开什么玩笑？哼！”

“我哪有闲工夫开玩笑？他那把宝刀，是当今天下十大名刀之一，叫天决刀。命该丧在这把刀下的人，见了刀光便魂飞魄散丢掉半条命。他曾经在片刻工夫，一口气砍掉百余名悍寇的脑袋。你去找他攀交情吧！反正脑袋是你的，你有权决定是否长在脖子上，请便。”

两大汉相信了，打一冷颤溜之大吉。

□□□□□□

两人要的是上房，却发现被安顿在贵宾院，那是招待有身份客官的独院，可安顿女眷、仆从，可容纳一家人的独院。

也许、客店今晚旅客少，把普通旅客当贵客，可以多赚几钱，所以两人不以为怪。

反正盘缠足，天寒地冻，多花几文能获得高级享受，倒是一大快事。

负责招待的店伙和仆妇真不少。

片刻间，厅堂房间灯光明亮，各式取暖的火炉带来暖流，驱走了寒气，洗漱的热水都有专人负责，他俩真成了贵宾。

丰富的膳食量桌筵席，没送入内室而设在小厅堂。

主要负责人自称张龙，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像个有魄力的指挥官，指挥店伙仆妇坚决明快。

两人洗漱毕，彭刚最先出堂、看了堂中的情景，颇感惊讶。

“张老兄，呵呵！你估计我负担得起这种豪华的一销吗？”他拉住负责人的张龙大笑：“明天钱囊中金银不足，不会扣下行囊坐骑相抵吧？”

“呵呵！不用彭爷费心。”

张龙也大笑：“车船店脚衙，全是混世的人精，招子雪亮，很少走眼的，有些人穿起龙袍，也不像个皇帝。卑田院出来的老丐，想充当阔老达官也没有气势。彭爷贤兄妹决不是身无分文的撞骗，付不付店钱敝店并不计较。”

“呵呵，以貌取人？会上当的。”

彭刚在一旁匠几落坐，喝了一杯热腾腾的绿茗：“卑田院里的名气团头，如果有一两百名官家的干儿子，比一般的达官贵人更具气势呢？”

“呵呵！咱们彰德府的卑田院不大，大小乞丐仅有三五名而且，府城的官绅名士不多，命好不好是否难养，责任在教养培育，成龙成凤，并不会因为拜了团头为干爹而有所改运。卑田院里的孤寡残疾老丐，一辈子拜敬玉皇大帝或者如来佛，虔诚得五体投地。

但玉皇大帝或如来佛，并没有使他改变孤残的命运。”

“哈哈！张兄似在发牢骚。”

“就算是吧！”

张龙也在对面交椅落坐，掂壶替他添茶，自己也斟了一杯：“如果电剑飞虹姑娘，外表像卑田院里的乞婆，彭兄，你会和她迢迢千里同行，快快乐乐携手勇往直前，甘苦同尝患难相共吗？”

彭刚像挨了一拳头，几乎要跳起来动手，戒备的手刚要伸出，电剑飞虹恰好外出。

“大哥，他是朋友。”姑娘急叫。

“呵呵！兄弟白羽箭张若虚，本店的店东，彰德的地头龙之一，中天君博大爷的弟兄。”张龙抱拳含笑行礼：“两位神不知鬼不觉悄然就到，走的又是偏僻城镇。但一到开封，可就瞒不了人啦！傅大爷暇抽身前来会晤，也无法赶来，派急足传讯给沿途各地的弟兄，务必暗中善加照料。不久之后。大爷身边的人就会赶到……”

“哈哈哈哈哈……”外面院子里传来一阵大笑，暖帘一掀，进来两个人。

“刚赶到，跳城关进来的。彭兄，叶姑娘，料想两位该已抵步，赶得相当辛苦。”在笑的人声如洪。

是英俊的江湖秀士，容光焕发，穿了一身短袄骑装，不再像个秀士。

跟入的是云裳仙子夏瑶姑，也是一身骑装，脸蛋被罡风吹得红冬冬，明眸亮晶晶，比在高邮时似乎更俏丽更妩媚，也显得活泼些。

“好哇！叶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云裳仙子已没有仙子般的矜持，像活泼的少女，一把揪住叶如霜，按在另一副茶几落坐：“你们俩偷偷摸摸，鬼似的往我们这里闯，不屑与朋友相见，像话吗？”

“好啦好啦！姑娘们别见面就吵。”

白羽箭高叫：“先喝杯茶暖暖手，酒席立即准备。”

彭刚感到一阵温暖，这位江湖秀士本来就是他的死对头，却不打不成相识，他没交错朋友。

“杨兄，为了怕走漏风声，只好秘密动身，休怪。”他离座行把臂礼：“呵呵！你不会是活神仙，未卜先知料到我们会来吧？”

“我们的地盘，有些地方与南天君相邻接，而且我们也有弟兄，在他们的地盘内活动，扬州所发生的事故，会瞒得了我们？”

众人重新就座，由仆妇重新沏茶，江湖秀士加以解释：“南天君派人行刺清河李知县的事一扬露，我就知道你们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阴阳双怪，所以猜想你们会来。”

“行刺李知县的确有阴阳双怪在内，能侵入官署出手的除了周云凤妖女，还有一个……”

“窈窕淑女乔窈窕，我知道。”

江湖秀士接口：“在高邮你向我问他的下落，我便留了心，返回河南便立即准备，作深入的了解。我曾经亲自和瑶姑潜至顺德府，到封山附近踩探，获得不少消息。彭兄。

算我俩一份，我知道非常凶险，但有你两位联手，阎王殿咱们也可以杀个七进七出、妖魔鬼怪何足道哉？”

“如何非常凶险？”彭刚问。

“你听我说……”

江湖秀士是有心人，对彭刚可说佩服得五体投地，诚心诚意交彭刚这位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从高邮铍羽北返，便进行侦查双怪藏匿顺德封山的秘密。

他发现双怪藏匿封山的消息、显然是有人暗中放布的，而且是有计划的散布，利用往来南北大官道的二三流江湖人士，将消息向各处传播。

而顺德附近直至封山一带，反而没有人知道这消息，在那一带打听双怪是否藏匿在封山，居然没有人知道。

这是说，双怪藏匿在封山托庇，本来是十分秘密的，不想被外人知道，但却有人在暗中，散布双怪确在封山藏匿的正确消息。如非双怪策划的计谋，那就是有人故意与双怪作对。

彰德府是河南最北的一府，与京师的顺府毗邻，也是河南突入京师的地域。是中天君北面地盘的北界，地位重要油水足，早被北天君所垂涎。

彰德有白羽箭主持，北天君的爪子无法南伸。

京师的千里旋风不是北天君的人，但交情深厚，很可能受北天君之托，前往江淮地盘，暗中帮助南天君扩展地盘至淮安，再由南天君帮助北天君，吞并大河北山东南部至淮安。

以后再联手西进，把中天君解决掉，瓜分中天君的地盘。

千里旋风被杀，完全瓦解了南北两天君联手梦想。

双怪在坝德托庇，包庇的人也查出来了。

“彭兄听说过轮回绝城？”

江湖秀士最后说：“老一辈的高手名宿，多少知道这地方的风闻，据说真正的轮回绝城所在地，知道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哦！三妖四毒虫，南北五神巫。”彭刚点头：“我知道。三十年前，一年中突然消失的五神巫。五神巫北二南三。四十年前，曾经把许多天下闻名，内外功皆修至化境的风云人物，在五年中先后一一从江湖除名，引起江湖公愤，与巫门弟子展开强烈报复，双方死亡枕藉。

前后五年中，两败俱伤不了了之。不久，五神巫突然失去了踪迹。轮回绝域，正是北二神巫中，最神秘阴阳使者程非，在阳世的秘坛所在地。

据说对外称坛，坛是可以随时迁移更换的，寻仇的人莫测高深，跑遍天下追逐穷搜。

但也有人知道，真正的轮回绝域工程浩大，是不可能随时迁移的，也舍不得放弃。

阴阳使者有许多徒子徒孙，他失踪之后，门徒星散下落不明。如果他不死，目下已是年近百龄的人了。你是说，双怪与轮回绝有关？”

“封山西面，极像传闻中的轮回绝域，双怪就躲在里面，消息不会有误。”江湖秀士肯定的说。

“真的？谁能指证那是轮回绝域？”

彭刚大感意外：“阴阳使者程非是霸州人，北地两神巫中排名第一。风闻中轮回绝域在山东沂山深处。顺德是南北大道的大埠，怎么可能把绝域建在通都大邑附近？就算真有封山，也不会公然标明是轮回绝域呀！”

“封山是太行山向东伸出的一条山腿，脉止点就是封山。上出一个脚趾，叫孤山。

两山相距约十里，西北三角顶点是一连串冈阜。建了一座冀南别庄，是一座砦堡型的大庄院、附近十里方圆林深草茂，虎狼出没，严禁外人擅入，我和世权曾经多次昼夜封山附近潜伏侦查。”

云裳仙子加以补充：“发现几个可疑的人往来封山府城，制造机会潜入府城他们的住处，亲耳听到他们派出人手，夜间将消息传往轮回绝域。”

“跟踪的结果，信使并没有在封山逗留，向西北沿羊肠小径，消失在群山深处。”

江湖秀士继续将踩探的结果说出，脸上有惊容：“正确的说，不是他们在我俩的眼前消失在山林内，而是眼前一片模糊不知天地何在。后来一连五天，我们绕至西面十里外的小峰向下观察，只看到冀南别庄的模糊轮廓，白天各处地势尽列眼下。白天不能潜入侦查，决定夜间前往一探究竟。可是，一连七个晚上，我们遭到同样困难。”

“什么困难？”彭刚追问。

“天一黑。越过封山便一切都变了，景物全非，连后面的封山也改变了形状。不管怎么绕，结果全在原地打转，连小径也不见了，天不亮决难分辨身在何处。按理说，林凋草枯，视线不至于被树林所阻，至少可以看到天空，可从天上的星月分辨方向。但事实是，我们什么也无法分辨，迷糊的在原地兜圈子，天亮后才知道身在何处，看足迹才发现所绕的圈子，广不过一里左右。”

“老天爷！幸好你你未在白天潜入。”

彭刚摇头苦笑：“如果你们深入一里以上，就会触动禁制。两位的下场，令人不寒而悚。”

“彭兄，你是说……”

“可能真是轮回绝域，最外围设了所谓迷魂阵，那是巫术中并不怎么高深的小术，由散发一种可以大量制造的药物所控制。

不明所以的人，俗称碰上了转磨鬼。药物本身并不伤人，神知也不会完全消失，就是迷迷糊糊在原地附近绕来绕去，天不亮不会清醒。

如果白天也不会完全清醒，得另加两种药物，就是装设一种风一吹，便会发出令人神智错乱的声音。如果再往里走，便会陷入可怕的妖阵里了。”

“那……那岂不是无法进入冀南别庄了？里面的人，根本没发现外出，日用必需品，皆由府城的人，运送封山的南端小山村，由别的人不定期至封山转运入庄。想跟踪这些人毫无用处，接运的人晚上才来，走着走着就消失了，怎么跟？”

“阴阳使者是宗师级的巫师，道行惊世骇俗。当年锄除高手名宿，吓阻高手名宿十大巫门人士事务，屠杀最惨厉的天地五神巫中，阴阳使者排名第一，结下的死仇大敌最多，当然有完备的防卫布置。”

“你……你能进去吗？”江湖秀士脸有惧容。

“如果阴阳双怪的确在那里，我非进去不可。假使周云凤这妖女进去与他们挂钩，我更要进去。”

“我是问你能不能进去，不是问你要不要进去。”

“我当然能进去，雕虫小技足道哉？但必须有周祥准备，不能凭血气之勇逞强硬闯。”

“怎么准备？”江湖秀士胆气一壮。

(???)

“顺德是妖巫的地盘。”

“而且有北天君的人支持。”

江湖秀士说：“妖巫是北天君南面的屏障，扼守住咽喉，北上过往的江湖豪强谁也不敢撒野。这些年来，有不少高手名宿北上京师便下落不明，很可能是北天君请妖巫出马做的好事。”

“所以一切准备必须在这里完成。我要在这里住十天，杨兄与张兄务请守秘，还得劳驾诸信购置需用器物，准备充分才有胜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成胜算。杨兄与夏姑娘不必前往，那是我的事。”

“你这是什么话？混蛋！”

江湖秀士跳起来，没有丝毫秀士的形象，学彭刚泼野骂人的神态唯妙唯肖：“不要说咱们是朋友，为了中天君博大爷的利益，我也得陪你走一趟，以报博大爷的知遇。”

“这……”

“你别说了，小心我给你一枚双锋针缝你的嘴。”

江湖秀士嗓门大得很：“生死见交情，贪生怕死的朋友，交一万个也是枉然，我跟定你了。”

“我和世权已订了终身，有他一定有我。”

云裳仙子拉住叶如霜：“叶小妹，你和彭兄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佳侣，你不会让他一个人前往闯轮回绝域吧？”

“夏姐……”

叶如霜羞态可掬：“反正我一定要去的，有他就有我。”

“别废话了。”

江湖秀士喝干杯中茶：“张老大，酒菜该上桌了吧？彭小子什么都比我强，我怕定了他，但偏不信邪，我要和他拼酒，看谁先躺下来。”

“哈哈！拼酒你仍是输。”彭刚大笑。

“输也得拼，酒是英雄才是胆，谁怕谁呀？”

“开筵！”白羽箭张若虚向门外欣然大叫。

二十六

人多好办事。

在异地能获得有权有势朋友热心帮助，是最为愉快的快事。

白羽箭张若虚是当地的龙头大爷。

他也是中天君北疆的屏障，旗下的弟兄，都是一时之选个个精明于练，办事的能力口碑极佳。

准备的工作，皆在级度守秘下进行，所需的器材、兵刃、工具、药物，任何禁品皆可顺利取得。

江湖秀士的主要工作，则在调遣谍探眼线。

他与云裳仙子曾经多次潜赴顺德侦查，对北天君顺德的部署，有深入的了解，对情势也相当了然。

彰德至顺德仅有两百六十里左右，说近不近，马程是两天，来回需四天以上。

派一些眼线留意顺的动静，需每天轮流派出，保持每天都有人往来传讯，必要的急报则用快马飞传，一天就可以赶到。

北天君扼守南疆的人，是号称第一把手的旋风虎罗天雄。

他坐镇顺千府城，兼领广平府的地盘，把重要的人手，布置在广平府的邯郸城，虎视眈眈，监视着南面的磁州，严防磁州的龙蛇捞过界。

白羽箭坐镇彰德府城，也把重要的人手布置在磁州。

北天君的人往来现下北上互不干预，但留下来潜谋发展一概驱逐出境。

双方的关系相当微妙，表面上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保持江湖礼数，其实骨子里各怀鬼胎，是敌人也是朋友，彼此心照不宣。

双方最关心的事，是不许双方的弟兄捞过界，以及防止对方的人渗入暗中发展组织，互相留意三不管的江湖朋友，在这条衣食财路顺手牵羊作案。

因此派眼线往来并无困难，双方的人南北往来极平常。只要不在对方的地盘内图谋不轨，连双方的重要人物也可以公然往来套交情。

眼线的任务并非图谋不轨，只单纯地留意顺德的情势动静。主要的任务，是留意周云凤一群人是否抵达，希望在准备期间，她们不会突然赶到。

准备期间，并非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稍不重要的制造器具工作，皆并由专门的人才代劳。

其他余暇，四人一起练习克制巫术的心法，与练功同时进行。

之外就是联手攻防技巧，如何将四人的搏击力量增加十倍。

包括如霜姑娘在内，皆对彭刚了解巫术的技巧如此深入，感到十分诧异，甚至怀疑彭刚也精谙巫术，至少也曾经与巫门人士有所往来。

对彭刚准备的洋洋大观器物，以及这些器物的攻击威力、汀湖秀士与白羽箭这些以武功自豪的人物、也惊得心中发毛。

江湖秀士曾经惊骇地慨叹：这些玩意可以把紫禁城攻下来。

天下四天君的山门堂口，哪禁得起这些玩意的致命雷霆攻击？

白羽箭是大师级的暗器专家，看了彭刚所督制的投掷及发射器具，曾经半真半假地说：彭兄，你该到兵仗局做总管，或者，去做领兵的将军。

南北大官道贯通顺德府城，夏秋间旅客过多，长途货车不许通过府城、须绕城东郊而过。

凡是以车马代步的旅客，北面以鸯水门外的北关，或关外至板桥(通济桥一后改称鸯水桥)一带城外市街作宿站，避免进城自找麻烦。

南面，则以南关为住宿中心，车行的站头，邢台驿，栈仓、或各式旅舍，皆在南关一带市街集中，午后不久便有旅客到达。

双烈祠的南首，是南关颇有名气的邢都老店，规模坐二望一，停车场说广约四亩左右，两百余名店伙。

但隆冬季节，旅客不多。

双烈祠北端，是邢台县(顺德府的附廓县)所经管的卑田院，收容有四五十名孤寡残疾的贫民。

团头是一个年近古稀，断了一条右腿的老丐邢老乞。

县里派来照料的院主叫古风，本身也有花甲年纪。

征调来的四名役夫，忙得要死经常缺一两个。

所供应的衣料食物不足，得由院民自己行乞解决。

经费不足，无可奈何。

辅助照料的人，由城内东北隅的开元寺主导，西南隅的通真观赞助。

开元寺派了一位老僧，以及请来一男一女，照料这些无依无靠的孤残男女。

通真观为善也不落人后，派了一位老道照料。

卑田院原称悲田院，是官府的建制救济机构，源远流长。

汉代佛院东传，按佛典普渡众生的宗旨，接管了民间的乞食管，用佛教三福田的悲田名义，正式名取悲田院，收容贫苦无依的孤寡残疾。

佛典中的三福田，指供父母的思田、供佛僧的敬田、供贫穷的悲田。

悲田的意思是：当悲悯苦贫穷之境界，向此境界惠施，得无量之福，故名悲田。

信众们向寺庙捐赠田地，称之为福田。

因此众寺庙的庙产，足以称为大地主。

但和尚们是不能亲自耕种的，变相租给家主耕种。

佛门比丘为资自己的色身而乞食求布施，称为清净的正命，自作种种生业而生活，称为邪命。

所以僧尼们乞齐化缘求布施，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亲自去耕种这些福田的，以免沦为邪命。

到了唐代，官府又将悲田院收回，拨公费办理收容救济，正式收容乞

丐。

久而久之，悲讹成卑，不是慈悲的悲，变成现在的救济院。卑田院成了历史名词。

卑田院的丐头俗称院主，也称团头，后来的花子帮帮头，就是由此而来的，在地方上颇具权势。

南关卑田院这位古院主，就是地方蛇鼠的众头头之一，绰号称赛铁拐，骨子里是大爷旋风虎罗天雄的眼线地头神。

可是，赛铁拐这位精明的眼线，对府城的蛇鼠活动了如指掌，却忽略了身边的事务。

开元寺是本城的第一大寺，派来照顾的老僧法本和尚，带来的一男一女雇佣，负责照料那些行动不便的人。

女乞丐有七位。雇来的小村姑十分巧勤快，里里外外整理得井然有序，治理衣食缝缝补补任劳任怨。

小村姑叫余小燕，十六七岁眉目如画，可惜皮肤不健康，穿的大棉袄大棉裤，青布包头，显得单薄瘦弱。

她来了两个月，谁也没留意这位脸上有病容的贫家小姑娘。

小村姑是开元寺僧人雇用的，开元寺经营的卑田院的救济金，乞丐们不敢过问，也就不管派来照顾的人是何来路，反正有吃有穿，照料得当就心满意足。

赛铁拐每天一跳一跳在外面鬼混，完全忽略院中这位不起眼的小村姑。

阴阳双怪躲在封山托庇的消息，不断向南北悄悄传出，令北天君的人大感不安，派了不少人追查谣传的来源，毫无头绪。

阴阳双怪是秘密逃来的托庇兼养伤的，避免霸剑天罡追踪抓住他们上法场，消息是怎么可能外泄？

连大爷旋风虎也不知其详，其他的爪牙也没有知道的必要，也当然不可能是封山的人传出的。

封山固然有可怕的人包庇罪犯，辽湖豪杰武林英雄不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但霸剑天罡如果动用官府的力量，由淮安府行文顺德，会同两府办案公人。出动丁勇捕拿杀官凶犯，封山即使是城池，也会被攻破的。

所以，消息决不可能从封山传出。

任何人到封山寻仇，北天君的内也无权干涉，但毕竟牵涉到地方龙蛇的威信，主人脸上挂不住。

而且，北天君与封山的主人有交情。

封山的主人，本城的人都知道是冀南别庄的庄主。许大老爷许五行，他是当地的大财主。

要拜会许大老爷的贵宾，须先到封山村许大爷的下庄投贴，如何才能获得接见，辞别后的贵宾从不透露内情。

没有人知道许大爷的来历，江湖朋友也不知道他是老几，所以前往拜会的人甚少。只有知道底细人的不时往来。

小径通向二十五里外的封山村，地势平坦。

太行山的地下水充沛，形成不少泉水和溪流，所以小桥甚多，人马通行无阻，车轮不便行驶，陌生人走上这条路，难逃有心人的耳目。

封山村至冀南别庄远有十余里，而且是山区，冈陵起伏，林深草茂，

前往拜会的人，通常当天不会返回府城。

双怪托庇的消息，可能是他们前往封山时传出的。

为何传出？

委实令人百思莫解。

北天君的人穷紧张，怕双怪仇家闻风前来闹事。

封山的人却毫不介意，从不派人向旋风虎询问情势，却派有人在府衙活动，留意来自南京的柱来公文。

只要霸剑天罡不用官府的力量，来十个八个霸剑天罡小事一件。

淮安属南京，顺德属京师。

双方往来的文牒，皆需由两京的布政使行文，不可能直接用府或县的公文往来。

只要打通府衙的三班六房吏役，就可以知道往来的公文内容有充裕的时间应变。

天气恶劣，奇寒彻骨，卑田院的乞丐，天没黑，早就返院歇息，以免冻死在街头。

小村姑却悄然从后门溜出。风帽掩住口鼻，只露出双目，浑身裹在老棉袄里，看不出是男是女，身材高低又改不了，外表一看便知是年纪小的。

她在南关的各客店走动，用怪怪的嗓门与一些旅客打交道，意她所期望的人是否出现，通常在三更以后，才溜回卑田院住处。

东南西北四关，皆没有夜禁，但天寒地冻，三更不到就罕见有人走动了。

活动了两个月，谁也没留意这么一个小人儿的活动。

这天傍晚，她又出现在京都车行的站房。

京都车行每天，各有两部货车靠站，南来北往各一辆。

客车是三套长辕骡车，可乘坐三十名旅客，长辕大轮宽轴，行驶时其声隆隆然。

这种长程客车，仅乘长程旅客。

府与县之间的客货运，则由当的车行经营。

总站设在真定府。

南行的终站在开封，但车站在河北岸，车不过河，大河没有桥，大型渡船载不了这种型客车；

南来的客车铡抵站，三十名旅客纷纷下车，涌入站房所设的客舍，客舍的厅堂忙成一团。

小村姑一双晶亮的明眸，躲在角落里仔细观察每一位旅客，希望发现她所要等的人，尤其注意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五官相貌。

她失望了，准备离去。

城门还没关，天色尚早。

对面街角踱出一个人，然后是五个。

她吃了一惊，向城门方向沉着地举步。

所有的人，皆裹在皮袄内，风帽掩住面孔，无法看出相貌。

但认识那人手中的问路杖，粗的一端是下方，金属柱地的声响，与竹木制是不同的。

无常捧或哭丧杖，魔手无常的霸道兵刃。

其实这老魔的无常棒不怎么样，要人命的是他的手，一触及人体，连

骨带肉抓离身躯，对方的手脚一抓便断。

有魔手无常在，夺魂魔君也必定现身。

她惹不起这魔头，走避为妙。

她急于离去，立即引起那六个人的注意。

其实，正是落店的忙碌时光，谁也懒得留意身旁的人的事，她根本不必心虚匆匆走避、不可能有人认出她的身份。

不远处的城门主向，三位穿狐裘的骑士，正牵着有马包鞞袋的坐骑，向街南徐徐缓行。

城内不许骑马聘弛，所以得牵着走。

一声忽哨，那位疑似魔手无常的人，向三骑士发出信号，伸手向街左的大梁老店广场一指，一看便知是示意落店的地方。

原来这些人是打前站的，在街上走动，为了接应后到的人。

小村姑又是一惊，匆匆向街旁走避。

糟了，又引起魔手无常的注意。

“拦住那个人。”

魔手无常急叫，向她一指发步急进：“这小子形迹可疑。”

走在最后身材最矮的骑士，熟练地挂上缰，身形一闪即至。劈面拦住了。

真糟，一面是房舍，三方有人堵截，怎走得了？

对方人多势众，拼必寂倒循，不能在街寂被缠住，心一急，只想到脱向忘了反击。

唯一的脱身去向是跃登屋顶，从屋上逃之夭夭，猛冲几步，一鹤冲霄扶摇直上。

更糟，第一位骑士比她更快，早已到她身后，无声无息像个幽灵，戴了皮手套的手一伸一拂，一声轻笑，无俦的暗劲山涌。

“下来！”骑士骄叫。

她志在脱身，也没料到骑士的速度比她快，全力上纵，毫无防卫或反击的念头。

刚上升八尺，一阵可怕的彻骨劲道及体，气机一进，沉重的打击心在在右边琵琶骨，像挨了一记千斤重锤，浑身一震，砰然摔落挣扎难起。

小骑士到了，一把揪起她给了她两劈掌，劈在她的双肩近颈处，先卸除她的反击功能，扭转双手擒住了。

“呃……”她绝望地叫。

她看清了骑士的相貌，心中一凉。

骑士穿的是男装玄狐大袄，皮风帽掀起掩耳，露出漂亮的脸蛋，女扮男装并没有男人的神韵。

周云凤，上次在板闸镇扮书生，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早晚会碰面，周云凤会妖术，她栽得不冤。

街上一阵乱，引来不少观众。

“住手！你们干什么？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子？”

人群中抢出两名魁梧大汉：“岂有此理！”

“去叫坊长来。”

另一名大汉怪叫：“把他们押到捕房追究。”

魔手无常身旁的两个人，摘下风帽露出头胎，先向两大汉打出江湖朋

友常用的手式，趋近附耳嘀咕了片刻。

小侍女不理睬其他的人打交道，利落地除下小村姑的包头青巾。拉开棉袄。

“是个小女人。”

小侍女叫：“轻功了得，这脸蛋……曾经化装易容……”

扮男装的为首骑士双手叉腰，察看片刻。

“飞狐。”

骑士一眼便看出蹊跷：“搜她的身，一定藏有相当厉害的暗器天狐刀。”

“真是这个小狐狸精。”

小侍女欢呼：“她像缠身的冤鬼，死缠住阴阳双怪。缠到此地来了，正好把她交给双怪做礼物。小姐，我先带她打问情况。”

“好，问出那个要命无常的底细。”

周云凤挥手示意把人带走：“一定是这小狐狸精的同伴，打伤了我们不少人，在淮安误了我们的事，我要追究。”

悄然离去的两个人，进入一家小客栈，不久有一个人牵了坐骑出了南关，飞骑南下。

有北天君的人从中牵线，周云凤拜访冀南别庄的事，获得倾利解决，许庄主允许她带六个人入庄。

周云凤共来了十四个人，他们是从山东临清登陆，从东面抵达顺德，分三批赶路，没料到在南关落店，意外地捉住了飞狐。

飞狐在淮安死缠阴阳双怪，周云凤也在打双怪的主意，结局虽难合作成功，飞狐与要命无常的出面干预，造成不少的损失。因此周云凤对飞狐怀有恨意，安顿毕便迫不及待把受伤不轻的飞狐拖出讯问。

飞狐余潇潇头脸与手上易容药，已被仆妇洗掉了，露出本来面目。

倒不是在这里潜伏了两个月，在卑田院辛苦劳累，而导致健康不佳脸上气色差，而是背部被周云凤出其不意。以神功奇学打了一掌，背部已经浮肿痛楚绵绵，气色哪能好？

仆妇与侍女挟住了她，丢在壁角再踢她一脚，完全勾消了意图反抗的力道；目前的她也毫无用劲拼搏的力道。

虎落平阳，她认了命不再露出憎恨的神色。

“真是你。”

周云凤冷笑：“你是不是准备暗算我？”

“我哪有闲工夫暗算你？”

飞狐有气无力强忍痛楚，心中在盘算自救之道：“虽则你的人帮助阴阳双怪对付我，心中不愤恨那是欺人之谈，但我有自知之明，不会不知自量妄图报复，算我怕你，你要怎样？”

“你知道阴阳双怪，与我在清河发生的事故吧？”

“你们到官舍行刺失败，我次日便知道了。双怪那晚受了伤不曾参与，我一直就盯紧了他们。”

“由于没有双阴阳双怪的参与，直接导致了我和窈窕淑女行刺失败，哼！你得负责。”

“你这鬼女人怎么信口雌黄，把责任推到我头上？你不是骂街的泼妇，不是输不起的烂女人……呃……”

侍女连踢了她两脚，制止她谩骂。

“你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关我的事。”

她不肯住口，继续大声说：“把失败归罪在我的头上，你怎么说得出口？打阴阳双怪的人不是我，打伤你那些爪牙的人也不是我。就算你要上京都紫禁城向皇帝行刺，也不关我的事，我只忙我的事……”

“那个自称要命无常，画花脸扮无常的人，是你的同伴，没错吧？”周云凤叱问。

“你是见了鬼了。”

她大声抗议：“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要命无常是不是那种鬼样子。他在淮安城附近神出鬼没、戏弄所有的人。

如果不是他禁止我下毒杀人，我早就把阴阳双怪宰掉了，还用得着辛辛苦苦跟踪到此地来，有耐心地等他们出来宰他们？”

她的话大半是真的，她怎么可能知道彭刚的底细？

但说不认识显得有意隐瞒，至少她知道扮要命无常的人是彭刚，也知道彭刚对付双怪另有用意。

周云凤不是输不起的人，有意把失败的责任诿过给飞狐，只是作为迫口的手段，也想摸清要命无常的底细而已。

要命无常把阴阳双怪打成重伤，无法参与官舍的袭击，减了几分实力而功败垂成，也的确是事实。

百毒天尊也被打得乌天黑地，行走不便无法参与。

假使那晚有双怪与百毒天尊全力参与，很可能成功。

“那晚你……”周云凤追问。

“我一直就在双怪的住处伺伏候机。”

“要命无常也在？”

“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想不会。”

“有何理由？”

“我冷眼旁观，他根本就无意杀人，存心逗弄而已，杀双怪他易如反掌，甚至禁止我下毒手。所以没有在暗中伺伏的必要，你问这个要命无常，想找他报复？最好不要冒险，与一个比真无常更可怕的高手结怨，聪明吗？”

“唔！也许最好不要和这种人结怨，最好能够罗致他为我所用。”

周云凤喃喃地说，被飞狐的话引开注意力：“阴阳双怪躲在封山养伤，大概快痊愈了。那晚唯一和我突破重围、杀入官舍的人，只有一个窈窕淑女，所以我需要他们再次合作。你在这里等他们？”

“我从淮安跟来的，不杀他们于心不甘。我承认对付不了窈窕淑女，但早晚我会……”

“你永远没有希望了，我要把你交给他们，作为重新合作的交换条件，你算是帮了我一次忙。”

“你也没有希望。”

飞狐冷笑：“你这份交换礼物白送了。”

“怎么说？”

“他们怕得要死，怕霸剑天罡找他们问罪，再就是阴怪被打得气机出了岔，复元期不知要多久。阳怪被剑贯腹五寸，内脏受伤沉重，即使治好，真气一动就会出毛病，他们自顾不暇……”

“我要的是窈窕淑女。”

周云凤撇撇嘴：“阴阳双怪算什么？只配替我摇旗呐喊，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也比他们两强。”

“我知道，在淮安，你的人就吃定了双怪，但寄望在窈窕淑女身上，更没希望。”

“为何？”

“窈窕淑女是当代女杰中的佼佼名女人，声誉并不差。”

飞狐在为自己的生路挣扎，希望争取到生机：“在我千里迢迢跟踪期间，多次接近至同让中同船地步；从有意无意中，多次听到他们的谈话，窈窕淑女是受长辈之托，负责照料双怪的，事先并不知道清河县的李知县是个好官。

双怪骗她说李知县是个贪脏枉法，害死双怪一门远亲的贪官，所以受骗向李知县行刺。逃走期间，窈窕淑女终于查出真相，坚决表示只负责将双怪送至亲友处疗伤避祸之后，便不再过问他们的事了，你去找双怪合作，窈窕淑女答应吗？”

“窈窕淑女走了吗？”

“不知道，大概……大概还和双怪在一起。”

“那就对了，她不会再过问双怪的事，你知道封山包庇他们的人是何来路吗？”

“不知道，反正人很多，我感到非常诧异，包庇他们的人，是本城的富绅许五行许大老爷，住在封山的冀南别庄，确是西山的大地主，在封山村建有下庄，别庄，那主庄在何处？下庄应该在主庄十里之内。而附近根本没有稍像的大庄院。我多次踩探，完全摸不清门路。”

“我知道。”周云凤肯定地说。

“真的？这位许大老爷……”

“许大老爷是对外的幌子，真正的主人我知道是何来路，所以我敢来，而且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明天我带你去，看你的造化了。”

“你……”

“带走。看牢她。”周云凤挥手下令。

仆妇揪住飞狐的背领，拖死狗似的将人拖走。

□□

封山距城二十五里左右，府城的人称为西山。

由于是从数百里外太行山脉伸来的一条山脚，所以西面的山势逐渐上升，数十里冈岭区之后，奇峰一座比一座高。

太行这一支有石骨，不是土质深厚的纯粹黄土，地质是石灰岩，雨水向下渗。

西山以东地势平址，府城以东更是沙石参差，太行山了渗的大量地下水，从府城西北适应至东南，汹涌地冒出地面，形成的条三四十里长的溪泉遍布地带，水汇流入任县东北的大陆泽。

所以在这一带能吃到稻米，不必大惊小怪。

许大老爷是大地主，把住处取名为别庄，而主庄不知在何处，的确引人狐疑。

通向封山的这条大路，与府境其他各地的道路稍有不同，没有其他道路平直，经常被大型的水潭所阻而折向。

小型的桥梁也多，车马骋驰相当不便，速度必须减低，因此在这条路

上行走，瞒不过术路眼线的耳目。

可疑人物出西关后不久，信号便传到二十余里外的封山了。

一早，十匹健马冒着罡风，驰上至封山的大道，人都裹在皮袄和风帽里，面目难辨。

周云凤带了六位爪牙。

飞狐也有坐骑，但坐骑是被仆妇牵着走。

另两人是地头蛇龙旋风虎罗天雄，带了一位随从领路。

这位罗大爷雄壮如虎，目眦也如虎一样凶猛慑人。

手中使用的尺八长金色虎爪、是刀剑的克星，五爪都可活动，扣住对方的兵刃十分灵光、抓在人体上五爪扣入骨肉中，那光景会令人做噩梦。

兵刃短可用劲，尺八虎爪正是近身搏斗的可怕重兵刃。

昨晚事先已协调停当，一行人马不在封山村逗留，由冀南别庄派人迎接，直接前往冀南别庄。

大道变成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并非依山盘曲，而是绕穿各种树林，偶或绕过不太高的石崖。

周云凤沿途留心观察，心中有数，这条小径白天进出也将凶险重重，妄想进入的人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夜间想偷摸进去，肯定会九死一生。

别庄突然出现在眼前，位于树林深处，其他树木叶已尽，但这附近的松柏依然一片浓绿。

别庄似乎占地不怎么广，是砦堡型建筑。

这附近千里太行山麓的村庄，大半以砦堡型建造，防兵防匪防野兽，两丈高的坚实堡墙，下有外濠，上有碉楼垛口，墙顶有滚雷木炮。

庄门外是吊桥，桥外端是神气的牌楼，匾额上朱漆大字：冀南别庄。

在宾馆呈送一份厚礼，主人在厅迎客。

地主旋风虎虽然名动江湖，声威号称北地三雄之一，但在冀南别庄依然矮了一截，没获得庄主出迎的殊荣。

周云凤只是江湖新秀，主人在大厅迎客已经够光彩了。

这座大厅并不宏丽广阔，五楹而已，与其他的大户人家的广厦世厅完全不同、所有的摆设家具，皆与夸耀富贵无关，布置得简直离经叛道，像一座邪神的殿堂，诡吊的气氛，令人踏入厅门就会气骨悚然。

以两排楹柱来说，上面贴不是楹联。而是各种鬼怪体型的雕刻图案，奇禽、异兽、鬼物，大小不等，形状狰狞，以各种动态蟠满全柱，五彩缤纷大红大绿，各种像乎皆跃然欲飞，作势择人而噬。

两厢、照壁，也遍绘异物，背景衬以云雷，似乎都能飞腾变化脱画而出，兴风作浪。

所摆设的几案，也放置着泥塑或木雕，大小不一，各具凶像的鬼物邪神全身像。

堂上不是传统的主客案座，而是胡床式的矮案，三面辅了虎皮坐垫。

主人安坐在中间，宾客只能分坐两旁，一看便知不是与宾客平起平坐，并列堂上以示尊重的格局；而是召见部属、听候示下的场所。

主人总算在仆从引近宾客时，整衣而起，却不离案趋前迎迓，在原地抚须贪首表示迎客的意思。

来客不得不先在堂下行礼，有如下属见上司。

周云凤先前到了厅外，仍不见主人出迎，心中已有点不悦。

她本来就是眼高于顶的女霸，江湖上有她的地位，连百毒天尊一类高手名宿也听命于她，被人冷落心中不是滋味。

她不吃这一套，不理睬旋风虎在堂下报名问候这一套。

信手摘下皮风帽，塞在腰带上，昂然举步登堂。

她带来的人，则在堂下等候。

主人一怔，冷然盯视着她。

许大老爷其实年纪并不大，半百出头而已。

深目高颧，身材高瘦，鹰勾鼻薄嘴唇，留了三绺短须，道髻已有些白发，穿的黑宽袍又宽又大，整个人流露出阴森诡吊的气势，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

“晚辈周云凤。”

周云凤丝毫不受对方的气势所慑，沉静地在下首隔案抱拳行礼：“承蒙前辈拨冗接见，晚辈深感荣幸。”

“坐。”

许大爷居然没翻脸，伸手肃容：“周姑娘远从江南来求见，老夫也深感光彩。”

旋风虎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地登堂，在案右盘腿坐下，对周云凤的胆气颇感心折。

周云凤在案左首告坐，也大方地盘腿就坐。

“晚辈的来意，已在拜贴上陈明，可否请阴阳双怪两位前辈出厅？晚辈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们是老夫的远亲，也是本庄的贵宾。”

许大老爷一口拒绝：“他们不想见你们，老夫不便勉强。有什么话，跟我说也是一样。你是南天君的人，他们与你们以往并没有过节，你们在淮安再三逼迫他们，他们不见你们是情理中事。”

“其实，在淮安晚辈并非逼迫他们。”

周云凤说得理直气壮：“而是情所迫，形势不由人。他们也是前往行刺李知县的，按理该是志同道合的盟友，他们不肯合作自由行动，影响行刺大计的进程，功败垂成，十分可惜。晚辈前来请他们再次衷诚合作，对他们有利呀！难道他们经以不起失败，就此罢手不成？”

“他们杀李知县报亲仇的事并不急、所以……”

“并不急？想等李知县归天之后再打算？”

周云凤冷笑：“双方再次联手，成功有望。晚辈把他们的仇敌带来了。上次失败，原因就是他们的仇敌居间牵制，损失重大，无法全力以赴。”

举手向堂下一招，堂下挟着飞狐的仆妇和侍女，在堂阶下将飞狐推倒、两面分立候命处治飞狐。

“这就是阴阳双怪的仇敌，飞狐余潇潇。”

周云凤继续说：“江湖上有名的女怪人，极为江湖朋友头疼的武林新秀、武功比双怪高、精明机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从淮安跟踪双怪来的，在府城潜伏像伺鼠的猫，如果双怪真的不愿与晚辈合作，晚辈打算收服飞狐相助。”

许大老爷早已留心被挟着的飞狐，这时更用心地打量飞狐片刻，鹰目炯炯没流露出表情变化，那种深沉的凝视令飞狐心中发慌。

“你知道有双怪参与，也奈何不了霸剑天罡。”

许大老爷的目光，回到周云凤脸上，神情如谜：“是吗？失败一次还不够？”

许大老爷不是笨蛋，小诡计任何人皆可拆穿。

在淮安众多高手合作失败，再凭原班人马能占得了便宜？

“经不起失败，跌倒了不自己爬起来的人，何必要想在江湖称雄道霸？一次不成功，下次再去，不成功决不罢手，终有一天会达成心愿的。”

“要想爬上天摘天上的月亮，必须有一把能及天的梯子。明知不可为而为，那是愚蠢。”

“有更高明的人参与、成功有望。”

“双怪已经丧胆，其实他俩根本知道道力所不逮，不要邀他俩重整旗鼓了，他们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既然飞狐比他俩高明，你就收她要她替你们卖命好了。”许大老爷不理睬她那两句话的弦外之音，有意结束话题。

有更高明的人参与，成功有望。

双怪当然不高明，她来找双怪干什么？

当然指向许大老爷了。

“前辈明人，真需要晚辈道破吗？”她不甘心，只她直接表达来意。

“唔！你很自负呢！”

许大老爷冷笑：“我听说过有关你在江湖活动的事。”

“志在江湖扬名立万的人谁都会想开创自己的辉煌局面，如果不自负，能办得到吗？”

周云凤自豪的神情，显得霸气十足：“也没有什么啦！一直就在暗中活动运筹帷幄，并不想过早崭露头角以免遭忌，这方面我做得颇为成效成功，聊算小有所成。”

“不必谦虚，你的成就相当可观。时机成熟，所以从暗处站出来了，可惜没把握住时机，站出来就找上最具声威的霸剑天罡，所以失败了，今后得加倍努力。”

“前辈也该从内院走出前堂了，是吗？”

“哦！似乎人真对老夫有相当了解。”许大老爷脸色微变。

“也没有多少了解啦！我在暗中活动两三年，多少有些了解。南天君的弟兄朋友中，毕竟仍有一些人才。

前辈在最近的二十年暗地活动中，固然成绩斐然，若以利字当头评估，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但所派出的门人子弟中，好象失风的比例相当可观，这就是前辈不站出来的缘故，门人子弟毕竟胆气不足。”

“你希望老夫站出来？”

“是呀！名是需要争取的，有了名，利会随之而来，所以，我决定站出来。霸剑天罡，正是站出来，一鸣惊世的最好目标。”

“抱歉、找最强的目标，不裁则已，裁则一厥不起，甚至会一切成空，你看起来很聪明，这件事就做得很笨。”

“前辈如果肯站出来，双方目标一致，力量倍增，结果将会如何？”周云凤等于是邀请。

“没有兴趣。”

“在这里养老？”

“老夫有老夫的打算。”

“有南天君并肩站，绝对比前辈个人的打算有利。前辈，三思。”

“无利可图或利润得不偿失……”

“绝对保证有利可图。”

周云凤又送上利诱：“绝对比关辈的门人子弟，在暗中所获的零星利润优厚。而且稳当，贵门子弟今后所冒的风险，至少可以减半。”

“老夫得详加盘算。”

许大老爷欲擒故纵。

“前辈，开出价码来。”周云凤真有女霸的豪气。

“该你提出价码，对不对？”

“江淮那条水路的年利，四六分账，前辈占四。”

“这……这是不稳当的空头庄票。”

许大老爷冷笑：“江湖风险波诡云谲，变数甚大，任何变动的情势，都可以增加收入。别说外行话了，小姑娘。”

“不谈分账，每年五万两银子常例钱。”

周云凤开出价码：“每半年一付。”

那年头天灾人祸并不多，物价稳定，江南尤其繁荣，生活奢侈，一亩肥田不过三四两银子。

其他稍偏远的地区，比方说，顺德磁州一带山麓，一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亩地。

一文制钱，也可以买两个窝窝头。

五万两银子，有三千一百二十五斤，要多少人挑？

要不是出于这位女霸之口，必定认为这是信口开河。

“老夫另加条件。”

许大老爷心中高兴，脸上却依然冷森。

“前辈请明示。”

“本门弟子今后，在贵地盘活动须受到尊重。当然，本门弟不会做出让你们为难，或影响南天君兄弟们威信的事，按江湖规矩处理。”

“一言为定。”

周云凤首先鼓掌三下。

“一言为定。”许大老爷也鼓掌三下。

“可否请阴阳双怪两位……”

“你不必见他们，他们派不上用场。”

“他们身边的窈窕淑女，是唯一可和晚辈配合联手的人。”

“窈窕淑女也不能去。”

许大老爷一口回绝。

“这……”

“老夫的门下弟子有男有女，男的普通天资不佳，所以在外面走动，失败牺牲的比例甚大；因此打算专门培植女弟子。女弟子的要求甚高，天资与秉赋是重要的条件。由于筑根基的时限太长，所以决定在已有极佳成就的人中遴选。

老夫训练七女煞已着手三年，迄今仅选有五人。窈窕淑女正适合七女煞的要求。老夫已经让她进行初步的修炼。老实说，老夫对你极为欣货，如果你不是南天君的人，你恐怕离不开我这冀南别庄。”

“前辈对贵别庄似乎信心十足呢……”

周云凤不悦神色写在脸上。

“你不信？”许大老爷也脸色不悦。

“也许……”

“要不要试试？”许大老爷的话有挑畔味。

周云凤习中的不快，又增加了几分。亮晶晶的凤目，与对方的阴森鹰目平视，毫不畏缩，气势跃然。

“我知道前辈的底细，依然敢来。”

她毫不谦虚英气勃勃：“出道这几年在江湖打根基，培植我的实力，从没打出南天君的旗号，增加我的身价。阴阳使者非老前辈的十大弟子中，真正获得真传能受衣钵的二三人而已。就算他老人家在，把他老家的山东轮回绝域，改建到此地来，我也有勇气前来见识见识。”

她的话气势磅礴，强做自负信心十足，女霸的形象十分鲜明，真有几分清江未来主宰的气概。

“是吗？”许大老爷终于露出狞猛的神情。

“对。”她答得斩钉截铁。

“那就试试吧！”

“对，不试怎知？”

“唔！对，不试怎知？胆气很壮。”

“夸奖夸奖。”

坐在案右的旋风虎，突然脸色一变，双脚挪动就准备站起，脸上与颈脖的汗毛根根直竖。

“后生可畏。”

许大老爷的嗓音在变，变得不像出于人类之口像泉啼，也像鬼哭。

周云凤双手徐抬，向两侧徐升、平举，凤目中幽光渐盛，狐皮大袄有节拍地外张内收。

“前辈的定身法，有多少成火候了？”她的嗓音也变了，柔美的韵味尽失。

“你说呢？”

“四成多一点。”

“哼！”

许大老爷的双手，按了矮案。

案上的摆设一阵震动，跳荡。

“不错，难怪你自负。”许大老爷嗓门又变。

“彼此彼此。”她徐徐收回手，优雅地站起整衣。

“奇怪，霸剑天罡不见得能胜得了你。”许大老爷也收回了双手，脸是有着惊讶的表情。

“那天晚上在光线不明下混战，不得见天霸剑天罡现身。百毒天尊坚称那李知县是假的，是霸剑天罡假扮的。就算他是霸剑天罡，我和淘汰淑女，乘他混战精力大呈损耗下，突然发起猛攻，也奈何不了他。”

“你们夜袭清河官舍的经过，双怪和窈窕淑女曾经详说了，总之，那晚谁也没见到霸剑天罡现身。但在官舍布伏的人，每个人都是可独当一面的高手，霸剑天罡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委实可疑。

我们的眼线，监视了将近两年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还没显老态呢！”

“好，就算他仍然健在，老夫负责亲率十大弟子，把他打下九幽地狱。”

许大老爷大拍胸膛保证：“你们可以留下，作老夫的贵宾，好好商量行动的计划，老夫希望尽快地动身，早日了断，以免夜长梦多。”

“晚辈也有同感，以免夜长梦多。”

她一直不提扬州失败的事，就是避免夜长梦多。

消息往北地传，应该没有她快，连北天君恐怕也不知道千里旋风被杀的消息，知道也弄不清详情。

消息的传播几乎可以保证必定走样，人言人殊，涉及利害关系的人，才会花工夫去查证。

旋风虎带了随从告辞，双方没发生冲突，这位顺德的大龙头松了一口气，其他的事与他无关。

周云凤六个人安顿在贵宾院，飞狐交给主人处理。

周云凤不死心，设法要一见窈窕淑女。

在她的心目中，窈窕淑女是唯一能和她并肩联手的人，武功的道术皆相差不远，合作必定如虎添翼。

许大老爷的巫术，与道术虽然多少有些血脉相连。

但玄门巫门的发展各有方向，愈发展距离愈远，很难合作圆满。

她必须获得圆满配合的人一同行动，窈窕淑女便是她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二十七

冀南别庄不但外表是砦堡式的建筑，内部也是几座可以互相支援的堡垒式房舍。

石基、厚砖墙、门小窗窄，二楼里面的窗户都是封闭式的，利于防守者逐屋战斗，设计得坚固实用。

除了用官兵长期进攻外，百十名好汉袭击有若蜻蜓撼铁柱。

外围，由轮回绝域担任阻绝，绝域内的机关削器奇阵，一环扣一环阵内有阵，一阵比一阵凶险，即使是白天，不发动阵势，外人也休想越雷池一步，更休想奢言攻庄。

进去不易，出来同样困难。

许大老爷说周云凤如不是南天君的人，恐怕离不开冀南别庄。并非恫吓夸口、而且的确具有令她离不开的实力。

贵宾馆是一座独院，贵宾只能在宾馆活动，除非庄主派人引领，必须遵守作客之道不可乱闯。

一连两天，主人话大老爷皆亲自前来与贵宾会晤，带来庄中准备外出执行袭击大计的首要人物，商讨进行袭击行动的计划步骤。

这些人有男有女，身份特殊。

许大老爷不替贵宾引见，这些人也尽量避免与贵宾接触。

真正的庄主是谁，许大老爷讳莫如深。

周云凤也没称他为庄主，保持客气以前辈相称。

两天两夜中，周云凤会见窈窕淑女的希望落空，若有所失、心中难免

不快。

午后不久，窈窕淑女竟然出现在客馆。

“许大老爷说，你一定要见我。”窈窕淑女冷冷地说，脸色比在淮安差，呈现苍白而且清瘦了些外表一看便知不怎么健康。

冀南别庄不论男女，脸色都不怎么健康，身材也普遍瘦削，便于装神弄鬼。

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肥肠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巫门弟子。

“是的，我希望能说服你，再次联手走一趟淮安，你是唯一能和我圆熟联手的人。”

周云凤喜悦地说：“许前辈已答应合作，他们的底细我一知半解，我宁可和熟悉的人联手，胜算要大得多。”

“那是不可能的。”

窈窕淑女脸上毫无表情，说话像木然的手工拙劣神像：“家父与双怪有交情，要我必要时照顾他们。他们却多行不义，诱使我做不义的事。目下他们又把我送给许大老爷，交换几件可以在江湖任所欲为的法器。”

“这……你肯？”周云凤颇感吃惊。

“不肯行吗？进了冀南别庄的人，没获得主人应允，谁也休想活着离去。”

“你不反抗？”

“反抗？那是找死。我很希望随你离去……”

“我向许前辈请求。”

“不可能。”

窈窕淑女摇头，神情依然冷森，“我已经陆续服用改变性情的药物，在太阴别宫与其他四位师姐，闭宫修炼道法，两年之内，不可能离开别庄外出。许大老爷让我向你说出我的处境，以打消你的意愿。他已看出你是个不达目的不肯放手的人，了解我的处境，你才会打消邀我前往淮安的念头。”

“你……”

“改变性情的药物，服药期不能间断，而且须配合修炼，两年之内，连太阴别宫也不能离开。飞狐是昨天送入太阴别宫的，你坑了她了。”窈窕淑女声落离座，冷森森地不道别便向外走。

“飞狐是你的仇敌。”

周云凤跟出：“你似乎有点同情她。”

“她并不是我仇敌，我也不会同情她。我在太阴别宫将近两个月，知道所修炼的道法是怎么一回事，要做一个出色的女巫师，如不改变性情，是不可能成功的。虽则人与生俱来的性情并非善良，还得恶上加恶。我已无法摆脱，是双怪坑害我的。飞狐与你无冤无仇，你把她送来就坑了她。”

“你……你的性情并……并没改变呢！”

“那是一年后才有显著成效的药。目下我人性没泯。日后，你给我小心了。”窈窕淑女脚下一紧，匆匆走了。

周云凤站在院口发呆，也有毛骨依然的感觉。

许大老爷要训练太阴女煞，窈窕淑女和飞狐都被看上了。

许大老爷向她所说的一些话。弦外之音也间接表示已看上了她。

要她去做女巫师，她宁可拼了。

她有赶快离开龙潭虎穴的念头，这鬼地方阴森莫测，有身在牢笼的感觉，越早离开越安全。

她老爹南天君是辽湖的龙头大爷，江湖朋友称雄道霸极重义气，一百九鼎信义为先，下三滥才信口开河。承诺的事，极少食言。

而巫门人士很少公然活动，恐吓诈骗愚夫愚妇是正常的手段，必要时可允诺任何条件，那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不能当真。

许大老爷如果食言翻脸，她的处境未免太凶险了。

协商已有了眉目，有了初步结果，用不着洽商细节，她得设法尽快离开。

她立即召集自己的人，说明前的处境，身在虎穴；此非善地早走为妙。

许大老爷诡谲莫测，如果觉得某下方的利益，超过另一方面的利益，就有改变态度的可能，必须严加提防。

如果许大老爷有可以快速改变性情的药，短期间可以有效控制他们六个人，就有效地控制南天君，利益绝对比每年五万两银子常例钱大，而且不必冒去推安，与霸剑天罡生死相拼的凶险。

而且她已经看出，许大老爷并没有必胜霸剑天罡的把握，不然何必表示亲率十大弟子出动？

阴阳使者程非在世时，亲传的十大弟子中，真正出色的聊聊无几，后继无人，所以销声匿迹。

这位许大老爷，很可能是阴阳使者的，得意门人之一，所收的下一代十大弟子，恐怕也没有几个出色的，所以要培植太阴七女煞取而代之。

正在商议，许大老爷带了四个男女匆匆进入客院。

正中下怀辞行的机会来了。

她看到许大老爷可怕的脸色，心另一悸。

踏入客厅，气氛一紧。

“你们对头跟来了。”许大老爷不等她启口，气冲冲地将一封拜贴往桌上一丢。

她心中一跳，拾贴观看。

拜贴正面口气狂傲，字写得走龙蛇奋然飞舞。

烦呈：许大富绅五行。

落款是：淮安彭方中州杨世权。

打开拜贴内容更是狂傲，难怪许大老爷脸都气黑了，谁也受不了。

内容简单明了：“速将杀官凶犯阴阳双怪、周云凤赴出贵庄，不然将玉石俱焚。名正具。”

“前辈，他……他们来呈拜贴？”

她放下拜贴，心中不安：“前辈没留下他们？”

“不久前有人将拜贴至封山下庄递送的。”

许大老爷几乎咬牙切齿：“这是不可饶恕的警告贴，他们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这两个狗东西是什么人？”

显然，许大老爷并不知道，高邮与扬州所发生酌变故，不知道淮安彭方，中州杨世权是何人物。

“彭方绰号活报应，很可能是霸剑天罡的爪牙。杨世权绰号江湖秀士，中天君的贵宾。”

她硬着头皮说：“我们乘船从山东来，沿途不曾露面，双怪在贵庄托庇，这消息在江湖几乎人尽皆知。”

“胡说！本庄封锁消息十分成功。”

“晚辈就是得到确实消息，才专程前来的。事实是双怪离开淮安后，进入贵庄消息便迅速传至江南了，哦！前辈的意思，不会是怪罪晚辈把仇家引来吧？”

“老夫不会怪你。冀南别庄轮回绝域，可接待天下第一的任何高手名宿，老夫等他们来送死。”

许大老爷失去平时的冷静：“我九幽恶容许元冲，随家师阴阳使者行道期间，就不碰上敌手，他们是什么东西？我找你，要彻底摸清他们的底细。这个江湖秀士，老夫曾有所耳闻。但并没加以注意，你清楚吧？”

“这个人很年轻，出道四五年，武功非常了得，暗器双锋针百发百中，勾销了不少响亮的高手名宿，所以能成为中天君的贵宾。”

有意撇开彭方，把江湖秀士摔高以激怒许大老爷：“中天君敢和我们争夺江淮地盘，得力于这个江湖秀士。他竟然跟来撒野向前辈挑战，前辈千万不可大意轻敌。我看，我还是走的好。”

许大老爷愤怒中透露了真名号，的确令她心中暗懔。

阴阳使者程非，排名南北五神巫之首，早年率领十大弟子横行江湖，屠杀干预巫门是非的高手名宿。

十大弟子中，这位九幽恶容许元冲，是表现最出色的一个排名第六，上有三位师兄两位师姐。

在阴阳使者遁世的后十年中，十大弟子一一被杀或失踪。

九幽恶容也名列失踪之列，名号逐渐被江湖朋友所淡忘。

当然，有心人并没真的淡忘。

原来这位巫门恶煞，在这里隐身暗中作恶，成位顺德的富豪，当地人皆尊敬他为许大老爷五行。

她和她老爹皆是有心人之一。

身为江湖大豪大霸，必须知道一些江湖秘辛，留意高手名宿与妖魔鬼怪的动静，心理上和行动上，皆有应付这些人的准备。

他们知道有巫门的名宿在封山建有山门，但并没查出冀南别庄的主人，到底是何来路，猜想该是阴阳使者这一门的人而已。

天下南北五神巫，南三北二。

北二以阴阳使者居首，阴阳使者建在山东沂山的轮回绝域是天险，江湖朋友耳熟能详，但并不知道究竟座落在何处？

另一位巫门宗师是百变神巫曹盛，据说师承佛母唐赛儿，可呼风唤雨，巫术通神，也在山东建坛。

这人听说三十年前，比阴阳使者先失踪十年，从此便音讯全无。

据说有人曾经发现他羽化的遗蜕，位置在泰山的泰山神女庙，且没有人能证实，也没有人再花时间追摄。

她终于无意中证实许大老爷，是令江湖朋友丧胆的九幽恶容许元冲。

她并不真的害怕九幽恶容，心中暗懔于身在虎穴而已。

如果冀南别庄是轮回绝域的一部分，她或许可以闯出生路。但她的五位心腹想平安闯出去就难了。

她这番饱含刺激性的话，不啻火上添油。

九幽恶容外表阴沉，骨子里残忍狠毒，横行江湖三十余载、自以为没逢敌手，哪将一个出道几年的后生晚辈放在眼下？

何况这些后生晚辈敢上门投贴挑衅，再被她的话一激、气得肚子里冒

烟。

“你不要管，老夫等他来，剥他们的皮示众江湖。”

九幽恶客咬牙节齿：“老夫不叫你走，你就不能走，天掉下来，有老夫双手撑着。

不管有何动静，你们不要擅自离开贵宾院，知道吗？”

弄巧反拙，她想走也走不了啦！

冀南别庄封锁了到达封山的入庄小径，封山村附近也成为禁地。

顺德府城也风声鹤唳，旋风虎这位大爷成了大忙人，动员了所有的爪牙，搜寻活报应和江湖秀士，亲自带了八名高手亲信，在城郊寻踪觅迹。

至封山村下庄投贴的人，庄丁只知道是一个中年村夫。

由于天气奇寒罡风凛冽，村夫的三片瓦羊皮风帽放下掩耳，仅露出双目看不清面貌，投了贴就走了，谁也没看到村夫的去向，猜想应该就藏匿在封山的山林野地里。

这就是说，活报应已经潜伏在附近了。

大搜封山附近，却忽略了封山与孤山之间，那带旷野冈陵，即使派人搜也无能为力，派百十个人有如在大海里捞针，哪能遍搜这广大的地区的一草一木？

庄中派出的不少人手，彻底整修北南别庄外围的轮回绝域中，各种机关法器，务必主各种奇阵能发生作用。

可是，功效有限。

天寒地冻，林凋草枯，罡风劲烈草木摇曳，有些地方的设备，已经原形毕露。

再晚些时日，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大半器具将叁雪所深埋，完全失去作用。

这就是冀南别庄，以砦堡式建造的主要原因，设计人知道外围的轮回绝域靠不住，阻绝不了真正的高手内行名家。

冬春两季，绝域更是失去大半“绝”的功能。

没有飞越不了的天堑，也没有攻不破的砦堡。

九幽恶客对霸剑天罡怀有戒心，并非霸剑天罡的武功和声威有所顾忌，而是怕霸剑天罡动用官府的力量，怕官府出动民壮或宫民，抄灭冀南别庄。

这条大官道的大埠，沿途皆有官兵驻扎。

顺德、真定、保定，皆有重兵保护这条要道。

真定甚至有两卫官兵，而且有京都校阅军伍的练兵场。

保定则是五军都督府重要衙门的所在地，京卫的军令中心。

如果出动官兵，连城池也可以攻破。

强敌出其不意光临，冀南别庄还真的慌了手脚。

九幽恶客出现反常的激怒神色，便是最好的说明。

庄内的防卫系统，也作了有效的调整，所有的人都在忙，看守贵宾院的人手也减半，能用的人全用上了，庄内庄外不断传出敲敲打打声。

庄内男女人数其实有限，连庄丁仆妇全算上，也不过百余名。

保持百中爪牙的开销，可说是沉重的负担，如不在外地为非作歹筹措财源，如何支撑？

不能把下庄的长工佃户奴仆召来构工，更不能把封山村的核民召来助

阵，那将泄漏冀南别庄的机密，引狼入室后果严重。

外围绝域占地甚广，整修的人手太过分散，大家拼命赶工，忙得晕头转向，谁也没留意其中多了一个人。

这人是彭刚，他是昨晚潜入的。

投贴的人是江湖秀士，曾经在封山附近秘密侦查多月，对这一带的地势摸得相当熟悉，投贴之后便溜之大吉。

攻心为上，贴像一颗巨弹爆炸、引起强烈的震撼和破坏力。

贵宾馆监视的人手少，贵宾正好乘机活动。

太阴别宫，顾名思义，该在正屋以外，另一处隐密的地方。官内有修炼太阴七女煞的地方，女人所住的地方也该处于内部深处。

周云凤不知太阴别宫在何处，她不死心，仍想说服窈窕淑女。最好能和她一同离开。

如有可能，一同不告而别脱离虎穴。

她本能地感觉出，九幽恶客靠不住，这座冀南别庄中的轮回绝域，恐怕阻绝不了彭刚的入侵。

凭庄中的这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巫门高手男女，哪比得上南天君人才济济的浩大阵容？

彭刚一个人就把南天君击溃，摧枯拉朽一击就垮。

彭刚既然敢投贴示警，显然有击溃冀南别庄的实力，不进来则已，进来将如虎入羊群。

她已嗅出危机，必须早作打算，说服窈窕淑女带她逃出别庄，是最佳的脱身上策。

贵宾馆是一座独院，四面皆有院培，与其他宅院隔开，分隔的院墙仅丈二。

她悄然到达后院，是一座小型的花园。

院墙对面相距约五六丈，是一栋两层的建筑，楼上层建有外栏，可有效地防止轻功高手跃登。

也许，那就是别庄的内院之一。

她穿越花木已经凋零的后院，罡风劲彻骨奇寒，树枝摇曳发出呼啸声浪，四下鬼影俱无。

她向院墙下急窜，准备抵达墙下时，搭住墙头，引体上升，先伸头在墙顶视察一番，再决定如何越墙进入。

窜抵墙根，正要向上跳搭住墙头，突觉心向下没，脚下一虚。

她十分地机警，猛地沉上体吸腹急弹，来一记可以在空中发力的前空翻，准确地双腿蹬住炕壁，获得发力的力源，身形斜翻窜升，恰好配合旋转复原的翻板，从空隙中飞升而起。

是一座刀坑，上面的翻板是中辅旋转自动复原式，十分灵活，自动闭销的装置巧夺天工，可以重复使用，落下两丈深刀坑的人决难活命。

板上面截的草皮是钉牢的，复原后看不出翻板的痕迹。

“好险！”她惊魂初定，站在不远处倒抽一口凉气。

假使她毫无戒心不随时准备应变，假使她的轻功不超尘拔俗，这时该躺在坑底的尖刀上了。

不管是往外跳或从外面往里跳的人，非掉进刀坑里不可，防里兼防外，这种简单的设置效果甚大。

透过墙头，她看到对面二楼的一座小窗，有人推开窗户向外察看，向这一面眺望片刻，然后放下窗户回复原状。

她藏身在一丛花树下，对方即使细心，也很难分辨她的头部，院墙挡住她的下身。

不能再冒险了，显然别庄内部，到处都没有机关陷阱，稍一大意隐入其中，后果很可怕。

叹了一口气，她只好放弃。

现在，一切得靠她自己了。

飞狐在南关走了霉运。无巧不巧碰上从东关入城，绕至南关与先遣人员会合的周云凤，心虚只顾逃走，被周云凤轻而易举地擒获，被当成礼物送入冀南别庄，已注定了厄运临头。

当她被擒时，北天君的人在场，旋风虎当地的弟子出面干涉，由周云凤的人出面把这件事摆平。

同时，江湖秀士的眼线也在场目击，连夜飞骑南下，一昼夜赶到磁州报讯。

一听周云凤到了，而且飞狐被擒，恰好攻击的器物已准备妥当，彭刚立即身北上。

四人四骑加上每人一匹载了器物的备用马，立即日夜兼程赶赴顺德。

他们扮成运货的行商，两位姑娘换了男装，便成了牵驮马的小伙计。

反正放下皮风帽的掩耳，谁也无法分辨是男是女。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曾经至封山踩探多日，算是识途老马，知道从何处可能接近封山，而不会引起封山眼线的注意。

远在距府城十余里，便抄小径直趋西面山区，绕孤山往东北越野而走，隐设在三角地带的山林中。

天寒地冻，威胁不了他们不怕寒暑的江湖豪客，带有充足的露宿避寒装备，连坐骑的草料饮水也不成问题。

没有人想到隆冬时节，会有人在山林露宿。

四人曾绕至冀南别庄西面的山岭，居高临下观察庄附近的形势。

有重要事故，能获得热心朋友的相助，是最愉快的事，江湖秀士就是这种及时雨的热心朋友。

当天晚上，四人再沿往昔踩探的路线，接近别庄的外围。彭刚便把情势摸清了。

在他眼里，轮回绝域算什么玩意？

次日，两从分头行事。

江湖秀士负责至封山村许家的下庄投贴，公然提警告显示实力。

彭刚先潜入外围，等候冀南别庄发生骚乱，等主人急临阵磨枪，派人加强外围轮回绝域的防御工程。再乘机混入作进一步的深入踩探。

一切皆如所料，胜机在握。

天一黑，潜伏处移至孤山与封山之间的山岗下涸林内。

两位姑娘扮鼠，乘天黑走了趟孤山集，那是山区末端的一座集市，距府城二三十余里。

她俩分别在几家民宅内，盗取充足的食物，返回潜伏此，放心大胆利用坑洞生火，弄出一顿热腾腾的食物，两人一只烤鸡，吃得浑身暖洋洋的，

食毕在背风处交换明晨的行动细节。

“彭兄，你这小子真了不起，真把轮回绝域看穿了？”

江湖秀士心中愉快，彭刚必胜的信心鼓舞了他：“你真把这些机关埋伏不当一回事了？”

“不但看穿了，而且不值一笑。”

彭刚的话信心十足：“早年老妖巫阴阳使者，怕江湖群雄找他寻仇报复，在山东沂山秘坛，建了认为绝对可以阻绝外人深入的轮回绝域，的确能发挥威力，让前往寻仇的人死伤惨重。成功的秘密，是寻仇的群雄都是自命英雄的一勇之夫。

碰上我这种不想与死的机关埋伏玩命，诡计多端求胜为主，不顾一切火爆英雄，那些玩意比小孩的玩具好不了多少。你放心，好戏明天上场，冀南别庄注定了是输家，咱们不按游戏规则和他们玩，稳赢不输。就算阴阳使者仍在人间，他一定死，一定。”

“天一亮就进攻，这就不按游戏规则玩了。”

江湖秀士高兴地说：“轮回绝域既然是天险，人多势众，老天爷！谁敢白昼进攻？我也曾自命英雄，所以笨得要在夜间摸进去、妄想直捣妖窟中心。与首脑凭弄功公平了断、打蛇打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结果，没摸进去，反而几乎送了老命。”

“呵呵！实在很笨。”

彭刚也愉快地说：“自命英雄的一勇之夫，就想神不知鬼不觉，潜入虎穴中心，找到主脑作英雄式的搏杀。”

“在扬州，你不是也在晚上，向铁掌追魂的宁园袭击呀！也不见得聪明。”

云裳仙子替爱侣帮腔：“听叶姐说、她心中一急，便不顾切往里闯，天已经亮了，你不出来，她不要活了……”

“要死啦！你。”

叶如霜掩住她的嘴大发娇嗔：“我们本来打算破晓时分进去的，没料他们在树林里，安装了可定时泄放的迷魂毒物。”

“哦！彭兄，轮回绝域的毒物你摸清了吗？”江湖秀士有点不安。

“我所配制的解药，绝对有效。”

彭刚信心十足：“别处行了，这几天他们决不可能施放毒物，罡风劲烈，一刮数十里，毒物有多少？放一百万斤也是枉然。所以，要等进入别庄才用得。”

“事情闹大了，如果他们报官……”

“他们敢报官？”

彭刚冷笑：“他们怕的就是官府干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在各地为非作歹，庄内必定留下许多犯罪的赃证，一旦落入官府手中，结果如何？北天君的人就非常聪明，不曾派人前来走动，暗中阻止捕房的人前来巡逻，以免被连累波及。咱们歇息吧！明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

“对，养精蓄锐，明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

江湖秀士往草窝里钻，将皮袄裹得紧紧地：“要是我是冀南别庄的许大老爷，今晚一定噩梦连连。”

“你好好安睡。”

彭刚已将如霜推入草窝：“不必做噩梦，宽心安睡。我负责第一班警戒，在附近走走。”

“记得叫我。”

如霜说：“你可不要一个人守一夜。明天你是主将，必须养足精神。”

“睡啦睡啦！唠叨！”

决战的前夕，他的心情毫不紧张，语气轻松、轻拍姑娘的肩膀，跳起来消失在夜色茫茫罡风呼号中。

五更天，开始准备。

四匹马都被扮成怪物，盛装各种奇奇怪怪的器械，有囊、有篮、有匣、有架，还各有一具大香盆。

四匹坐骑也装设了架袋、大型皮鞘夹、香盆。

人也背负了各式的怪器物，背上的怪匣似乎相当沉重，而且体型不小，另加了一袋箭。

鞍旁有一把上受弦的锥钉，有飞刀插，一排飞刀。

小腿有皮护套，也有飞刀插和飞刀。

大腿外侧有革袋，袋中也有各色法宝，形形色色。

人与马皆成了令人望之生畏的怪物，简直成了发怒的刺猬，谁触及便会受伤，本身就是可伤人的巨型武器。

“你知道妖人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彭刚一面准备，一面向江湖秀士问。

“有庄要死守。”江湖秀士信口答，将插有十枝大香，但长度仅一尺，仍未点燃的香盆搁妥。

“不是。”

“那又是什么？别卖关子啦！”

“山林失火是常事。”

“对，是常事，全国各地都经常发生，冬季尤其多。见怪不怪。咦！你是说……”

“一个时辰之后，大火便可接近冀南别庄的西北。”

彭刚打亮了火招子，火石一击引燃纸煤：“妖人们的别庄，建在山林深处，四周防火地带不够宽。天干物燥，林凋草枯，利用山林设阵。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你……”

“对，火攻，先制造混乱。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山口发动了。走。”

火招子引燃枯草，四人上马动身。

风一刮，片刻便势成燎原。

从封山村至冀南别庄。路程将近十里。

封山本来是伸出的山尾，但因为是尾闾最后一个山峰，山后也就形成稍低的坡脚。

以西，山势又绵绵斜升，冈陵起伏，也就成了进入别庄的山口。

距封山村约三里左右，山林开始茂密，形成禁区的外围出入口，外人不许接近。

山口建有两座兵垒式的房舍，扼住小径两侧，中间高栅管制交通，明白表示是私人产业，闲人勿近。

可别被小径的“小”字愚弄了，事实上大得可以通行车辆。

京师河南山东山西，小径通常比入江南的大道宽阔，甚至有些地方的官道，也没有这条小径宽阔。

已经是天色大明，西北半边天浓烟蔽日，漫天灰烬向南东南飘降，封山村也受到落烬的侵袭。

秋冬季火烧山平常得很，除非有波及村镇的危险、乡民是懒得理会的，也无法抢救。

所以全国各地都有俗谚，来形容山林失火。最脸炙人口的两句是：与我屁相干，对面火烧山。

这附近村落甚少，烧的是冀南别庄，许大老爷的山林，威胁不到封山火不会烧到平原来，所有的麦田已割来喂牲口，烧不起来。

封山村可爱的村民、根本不知道冀南别庄是圆是扁，没见过的东西不生感情，烧掉了也与我屁相干。

四骑士八匹马出现在山口，守山口的人大吃一惊，兵垒式的两栋房舍中，抢出八名持枪佩刀的大汉。

鞍旁香盆中的大香已经点燃，第一骑的彭刚拉宽一具匣架。

匣架共有十具排列有序的旗花信号，那是军中作为信号的火器，可上升三十丈高空，爆炸的火焰有红、绿、白、黄等等，可指挥十里外的部队行动。

这是已经加以改制的旗花，共有三种火药：抛射、爆炸、燃烧。

他点燃了三具旗花，叶如霜姑娘也点燃了三具。

连声狂震，旗花不上升而改为平射，带着曳出的火尾，分别射向两栋房舍。

接着是爆炸、起火，天动地摇。

远在二十丈的八名大汉，惊得走掉了三魂，有三个被震得飞抛而起，没命似的沿小径狂奔，花枪也丢了，向冀南别庄逃命。

策马衔尾疾进，大汉成了引路人。

大汉们绕走的路线是安全的，绕离的一段道路必定有陷坑一类埋伏。

他们并不急于追上，片刻便抵达第二道关卡，人群涌出，呐喊声如雷。

四具强弓远攻，每枝箭都附有一具小型的爆炸筒，击中人的体会炸出一个大洞。

击中建筑物，也可造成可怖的震撼威力，绝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得了的。

老远就把冲出拦截的人击毙一半以上，其他的人一窝蜂往别庄逃。

衔尾穷追，小径与两侧的机关陷阱完全失效，一些埋伏的人望影弃守逃命，完全失去反击的勇气。

如果四人想赶尽杀绝，沿途必可把逃走的人屠光。

但四人早有默契，除了在七道关卡大开杀戒之外，不射杀逃走的人，像赶了一群羊，随溃撤的人丛不徐不疾推进，直趋冀南别庄。

接近庄门，浓烟呛人。

火势已接近庄西北，幸而出动了不少人手加宽阻火路，砍倒凋林杂草，总算把火势控制住了，全庄大乱。

最先逃回的人，又引起更大恐慌，警锣声狂鸣，救火的人纷纷撤回。

庄主在楼上看清里外的情势，断然下令封庄，曳起飞桥，不理睬惊恐

逃回的人。

总算有人登上门楼指挥，指示逃回的人绕至后庄返回。

别庄的地势稍高，飞桥对岩是平缓的斜坡，百十步宽地带，小径贯穿其中，

逃回的人绕两侧的护庄壕，向后庄逃走。

彭刚四人不慌不忙，懒得理会逃走的人，在草坪前的树林栓妥坐骑卸下各种器具。

没有人能飞越四丈余宽的护庄壕，所以没有人过来向他们挑战他们乐得情闲。专心起劲地布置。

四丈长的草地，架设了各式各样的古怪器具。

庄门楼高有两层，飞桥的轳轳就建在门楼上。

两层门楼以及两侧的庄墙头，数十名男女皆惊疑不定，居高临下观看他们四人的动静，弄不清他们兴高采烈的用意。

一匝旗花的火绒总引点燃，隆隆声中火蛇排云掣电。向高大的庄门楼激射，十具旗花有如万蜂钻巢。

轰隆隆连续的爆炸声中，庄门楼石瓦纷飞，柱倒顶坍，霎着火焰飞腾，烟屑味中欲呕。

狂号震耳，人体抛掷血肉横飞。

然后是一排排冲天炮腾空，向远处的房舍飞去，一排接一排，每排十具。

大型冲天炮中，不但有抛射药、爆炸药、燃烧药，更填有小石块小铁屑，不但可爆炸纵火，而且可以杀伤人马，威力惊人。

庄中传出的爆炸声天动地摇，惊心动魄。

一声雷震，一具型式有如军用九龙筒，从冲出的彭刚手中燃瀑，隔着四丈宽的护庄河，火龙远及五六丈外。

飞桥着火，裹铁叶的庄门起火。

江湖秀士与两位姑娘，则用附着有小型爆炸筒的劲矢，向庄墙上的人攒射，中箭的人从墙上攒落。发出慑人心魄的叫号，摔落在冰冷的壕水中。

“太狠了，大哥。”叶姑娘停止发箭，有点惨然。

庄墙上已没有人敢露面，江湖秀士也停止发箭。

“彭小子，你真可以攻破紫禁城。”江湖秀士苦笑：“看来，咱们这一身肉搏装备，没有使用的机会了。”

“与强敌肉搏，是下策的下策。”

彭刚在整理肉搏用的并联式中型喷针筒：“这些玩意最好备而不用。我不希望咱们四人中，有人被他们伤害，最佳的手段，是在三丈外把他们送下地狱。飞桥快要掉下来了，快把所有的火器射光。”

飞桥不易引燃，九龙筒喷出的炽热的火流中止，火也熄了。

但门楼崩坍被大火所吞噬，两座巨大的轳轳架正在燃烧，缆索已陷在火焰中，飞桥将失去曳系力，定会轰然倒下。

飞桥倒下，就是进庄的时候了。

全堡已成了地狱，足有三四十处火头升起。

“真要扫庭犁穴？”云裳仙子有点不忍。

“不扫庭犁穴，你知道这些妖人，日后会杀害多少无辜？斩草除根，势在必行，我不希望日后，让他们到淮安翻天覆地。”

轰然一声狂震，飞桥倒下。

不等仍有火焰的庄门被炸破，庄门拉开了，里面的人蜂涌而出，杀声震天，冲过飞桥刀枪并举。

簧片打击底匣的暴响接二连三，人群在一排排系有尾穗的尺长锋利长针攻击下，像波浪一样，一排排栽倒，没有一个人能冲近彭刚四人所列阵两丈内。

“屠光他们！”彭刚怒吼，丢掉针匣拔刀出鞘。

冲出的三十余人中，只剩下七八个机伶鬼，他们冲在人群后，一看不对就向庄内逃。

四人踏尸而进，追入余火尚炽的庄内。

几个逃散的人，被飞刀一一击倒。

好一场惨烈的大搏杀，冀南别庄成为残破的瓦砾场，砦堡式的建筑，仍禁不起火器的攻击，大部分残破不堪。幸而不曾烧成白地。

许大老爷失了踪，残余的人从后庄逃掉了。

自始至终，不许任何人接近至两丈内，交叉行远程攻击，一切妖术在火器攻击下无用武之地。

八匹马出了庄踏上归途，庄内余灯犹炽。

所有的器具全用光了，回程一身轻松。

二十八

山林火势仍炽，三两天以内难以自行熄灭，大概封山至孤山这一段十余里长冈岭、烧光才会熄灭。

进入有百余户人家的封山村，村民争相走避。

许大老爷的下庄在村东北，入庄小径从下庄向北伸展三里内是空旷的田野，山林已成了火海，逐渐向东南延伸，不久将把小径吞没。

下庄，名义上是长工佃户住宿的地方。

大地主的田地过广，本庄的人不可能远出一二十里外耕作，因此加建下庄，安顿长工佃户，减少往来的时间。增加工作量。

有些大地主，建三五座下庄平常得很。

下庄没建有庄墙，种了酸枣作为藩界，里面有二三十座房舍，麦仓、牲口栏、作坊……一应俱全。

全庄静悄悄，家家闭户。

八匹马驰近打开庄门，策马直趋下庄的大厅。

已经是巳牌末，村舍该已举饮了。

栓妥坐骑，打破厅门占据了大厅。

终于有人出来打交道，以免激怒暴客放上一把火。

下庄的房舍，可不像冀南别庄那么坚牢，不烧则已，烧则必定片瓦无存。

出来一位中年人，打扮像夫子，不穿袄穿皮袍，还真有几分文诤诤夫子味。

跟出的随从，是个孔武有力特别精壮的大汉，怒目而视态度不友好，显然已经知道，登门的四暴客，是火攻冀南别庄的正主儿。

“诸位恰登门闹事，过份了吧？”

中年夫子也不友好，但惊慌的神情显而易见：“哪一位是活报应彭爷？在下姓吕，本下庄的账房吕大年。冤有头债有主……”

“你给我闭嘴。”

彭刚拍案沉叱：“许大庄主逃掉了，我们的事未了，在这里等他，他最好来双方彻底了断。在他现身之前，我们不会走，暂借你这里安顿，接待任何不友好的牛鬼蛇神。

不错，冤有头债有主，主人不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这些二三流爪牙。

当然你们也得识相些，不要做出逞无礼的事。我们要膳食，要酒菜。膳食酒菜如果藏有玄机，休怪咱们动刀动剑。快！吩咐你的人准备。”

“在下去叫村正……”

“欢迎你去请。”

彭刚的嗓音提高一倍：“在南京淮安府清河县杀官造反的案发了。落网的凶手招出许大庄主是主谋，行刺的凶手阴阳双怪、窈窕淑女，已经逃回藏匿。另一批凶手周云凤，我们是跟踪追缉她们的。

地方的衬里甲首会查勘缉捕、是他们份内的事、我们正好请他们作证，向邢台县衙与府衙备案。派人去请吧？我们带了他们去冀南别庄，挖开地窟搜财，搜那些从天下各地，作案所获得的赃物。”

“阁下、不……不要太过份了……”吕账房哪敢去请村正？可不想官府派人来处理。

“在下一点也过份，事先已派人投贴，先礼后兵，已尽了江湖礼数。少废话，要说理，去叫许大庄主来，你还不够份量。”

“最好去叫阴阳使者来。”

江湖秀土的嗓门更大：“江湖道上最少有上千位朋友，要找到他剥他的皮。没找到能武功相当的人全力一搏，是一大憾事。快去叫些有份量的人来，咱们保证用武功公平相决的。”

“狡兔三窟。”彭刚继续大声嚷嚷：“这些巫门妖人造孽太多，也知道轮回绝域不可恃，因此必定有好几处秘密的安全洞窟逃灾避祸，事急就躲起来深藏九地。哼！咱们一定可以把他个赶出来的，他们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反客为主，这座下庄没有敢反抗的人。

下庄虽建有可供主人歇息的主宅、但主人通常不会在这里住宿，虽则一应设备俱全，必要时主人也会偶或在下庄过夜。

这座下庄的主宅设备，比冀南别庄差了十万八千里。

彭刚四人并不挑剔，不客气地占据主宅安顿，两进院子共有十余间房舍，足以安顿三二十个人。

未牌时分，二十余匹健马来自府城。

封山村至府城仅二十余里，消息早就传抵府城了。

二十七名男女高手挤在大厅，人满为患。

为首的人是旋风虎罗天雄，北天君手下第一得力臂膀，坐镇顺德的龙头大爷，许大老爷的好朋友，替好朋友出头挡灾，这是可贵的江湖道义。

为了维护北天君的威望，旋风虎也会出面干预。

按理，这位大龙头应该怒火冲天，带了得力的爪牙，威风凛凛盛气而来，大兴问罪之师。

可是，旋风虎显然缺乏气吞河岳的霸气，显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所摆出气势显然软弱不振。

任何一位身手超绝的高手名宿，知道彭刚攻击冀南别庄的手段之后，也会心胆俱寒。

旋风虎当然知道经过，远处的山林大火，还余烬犹在呢！

彭刚四人高踞堂上，威风八面气势慑人。

他那一身怪装扮，就足以让那此自以为是强者的人心寒。

“旋风虎，要讲理，说出你的理由来。”

彭刚声如洪钟，双手叉腰屹立堂上像天神，俯视堂下的众小鬼：“你来得好，我也要找你。你是江湖豪霸，我要用江湖人物的手段和你理论。”

“可恶！你也要找我？”

旋风虎也怒叫：“你在我旋风虎的地盘内撒野，杀人放火你还敢讲理？”

“敢不敢讲理你心中明白，我活报应火攻打冀南别庄名正言顺。你不但包庇巫门妖孽，而且助约为虐，所以我也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和你当面了断。”

“胡说八道！许五行在这里置庄二十年，我旋风虎那时还没出人投地呢！怎么说在下包庇？如何助封为虐？岂有此理。”

“混蛋！你没让他们在你的地盘内捉人？”

“什么？你……”

“你没让他们在府城南关，捉走了飞狐余潇潇，让他们带入冀南别庄？”

“这……”旋风虎一怔，心中一虚。

“他娘的！你不知道飞狐是从淮安跟踪行刺知县的凶手阴阳双怪而来的？”彭刚咄咄逼人，咬定放。

“那……那与我无关……”

“那不是你的地盘？那么，你为何干预我的事？混蛋！你怎么说？”

“那是他们之间的恩怨……”

“放屁！”

彭刚粗野地大吼：“我与他们之间的恩怨你就能干预？关你什么事？我警告你，如果飞狐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得以一千倍的代价来赎罪，我会杀得你尸横遍野，冀南别庄就是榜样。我活报应把江南的南天君杀得落花流水，把他的女儿赶到此地，敢深入北天君的地盘缉凶，就有本事把北天君打下十八层地狱，不信且拭以待，你最好是相信。”

“你……”

“你带了三二十个狐群狗党来挑战，比冀南别庄的人强多少？他娘的！你们还不配替妖巫提鞋。说吧！你声势汹汹赶来干什么？文的武的，划下道来，玩命讲理一并奉陪、你说，说！”

一声刀吟，宝刀出鞘。

江湖秀士与两位姑娘三把剑，也并列与他下堂，向大群高手闯，气势磅礴杀气腾腾。

“到外面去。”

江湖秀士举剑高叫：“单打独斗布阵群殴，无任欢迎。旋风虎你是北天

君手下第一条好汉，金虎爪打遍北地无敌手，我江湖秀士向你单挑，做勇士做懦夫，你挑。”

十七个人，气临变色住厅外退。

这些人哪能与冀南别庄的人比？

凭人多壮胆而已，冀南别庄如果没有惊世的实力，北天君会容许他们在地盘内称雄藏污纳垢？

高邮的大爷至尊刀，就不敢在雄风园的笑阎罗面前无礼。

各地都有这些特殊人物存在，天下四天君谁也不敢在地盘内，向这些特殊人物的声威挑战，而且还得设法与这些人攀交情，最好能互相利用，等而下之也应当表明和平相处的诚意。

旋风虎断后，退至厅门迎门一站。

“咱们这就走，但我会回来。”

旋风虎色厉内荏，交代场面话：“北天君将会兼程赶来，会和你评理。”

“旋风虎，听得进老实话吗？”彭刚的气消了，不想再逼迫。

“你要说什么？”

“老实话通常不中听、你最好能听得进耳；”

“你说。”

“不要叫北天君来。”

“你……”

“他不来便罢，来了必定带了所有的精锐，人多嘴杂气盛。铁定身不由己，和我们兵戎相见，肯定脱不了身，只有一个结果：败亡。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我也在打算找他，他休想脱身事外，见面之后，双方都将欲罢不能，势必走上武力解决的老道路、必定有一方肝脑涂地，不死不休。而肝脑涂地的一方，决不会是我。”

“你……你为何打算找敝长上？”

“千里旋风是北天君的朋友，没错吧？”

“谁没有几个朋友？哼！”

“北天君授意千里旋风，助南天君玩弄阴谋诡计，暗算中天君助江淮地盘，几乎波及我，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我宰了千里旋风，北天君脱得了唆使的嫌疑？所以，贵长的上不来则已，来则新债欠一起算，明白了吧？滚吧！我等你们再来。”

旋风虎打一冷颤，扭头狼狈而走，二十七个人没交手就开溜，虎头蛇尾气焰尽消。

旧债新欠一起算，问题严重。

彭刚所透露的讯息，足以让心虚的旋风虎惊恐不安。

彭刚立即卸除身上的零碎，仅带了宝刀和小臂上的有飞刀护臂。

“这混蛋必定急于将信息传出。”

彭刚向江湖秀士说：“我跟去，你们小心了。”

“我也去。”如霜跳起来。

“不，你追不上坐骑。你放心，我不会孤身深入。”

申牌左右，天便黑了。

满天飞涌着彤云、罡风了出阵阵撼人的呼啸，狂风掀起漫天飞沙，掠

过凋零的树枝，有如波涛澎湃。

北地的房舍，入冬时节。便填塞密每一条窗隙门缝，以保持室内的温度。些小的缝隙，便会令室内的温度急剧降低。

如果缝隙有罡风透入，所发出的刺耳尖锐怪响，一阵比一阵紧，相当慑人。

所居住的二进内院，主人的居室当然经过整修，按理不可能有缝隙。

但厅堂甚大，门窗多，不是内房，因此冬天不可能经常在厅内活动，整修难免有疏漏。狂风一吹、不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厉啸。

堂后就是几间卧室，声浪可隐约传入。

堂中点了两盏长明灯笼，不时出现摆动现象，表示厅堂内有空气对流，气温比卧室低得多。

三更天，由彭刚担任警戒。

长明灯的摆动幅度不大，透入的寒风毕竟威力有限。

这时，突然摆动加剧。

风声转厉，从屋外传入的风吼似乎也加剧了。

他浑身黑，贴站在—根楹柱旁，朦胧的灯光照不到他，他成了楹柱的一部分。

只要他不移动，不可能被进入的人发觉。

“嘿嘿嘿嘿……”他突然以怪异的嗓门，发出阴森森怪异的笑声。

摆动加剧的两盏高悬长明灯笼，突然有一盏的烛芯爆散，倏明倏灭，堂中亮度突然减半。

“嘿嘿嘿嘿……”他又连续发出阴笑。

尖厉的啸风声剧增，唯一亮着的长明灯摆动的幅度加大，灯影摇曳，似乎堂中多了一些异物移动。

一定有某一扇门或窗被打开了，因此堂内有风刮入，形成回流的气旋，因此长明灯摇摆不定。

风声渐紧，气旋益厉，一阵阵狂风掠入，走石飞沙异声四起。

顺德地区的风沙是颇为有名的，除了府城附近因泉水小溪甚多，风沙的浓度稍弱之外，府北刮的是黄沙，府南直至邯郸刮的是白沙，秋风一起，沙尘天遮日。

屋内如果缝隙多，门窗不加帘，三两天很可能积沙成寸。

在路上行走，甚至得在风帽加上眼罩记眼。

“嘿嘿嘿嘿……”他的笑声更为阴森，充满鬼气。

劈劈啪啪一阵暴响，窗户被风刮得张合不定，时紧时缓，声势惊人。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冬季的门窗都加栓上扣的，被风吹开的机会微乎其微，除非有人故意弄开的。

他的怪笑声也十分古怪，时高时低，而且飘忽不定，忽东忽西，流动速度不徐不疾。

风沙与气旋形成的异影，像在追逐笑声，也像是被笑声所引领到处流转。

他的身影，却始终隐藏在棍术旁、毫无移动的迹象，笑声却像在各处了出的。

最后连声怪响，不时张合的窗户闭上了，风沙徐止，只剩下风透过缝隙的一阵阵锐啸而已。

长明灯的摇摆却也停止了，光影不再摇曳。

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变化，走石飞沙只是错觉并没真正发生。

他像个幽灵，离开隐身的楹柱，飘呀飘的，无声无息飘浮至堂下。

宝刀无声无息缓缓出鞘，光华隐隐。

他的一双虎目，也似乎发出慑人的可怕幽光。

风沙平息后再现身，有必要吗？

传闻中，妖魅挟风沙出没，风沙无踪，该表示妖鬼已经远扬了。

他已停止发笑，除了风掠过缝隙的声音之外，就是从屋外传入的阵阵风涛声，在内造成颇具震撼力的共鸣，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息。

宝刀隐在肘后，光华隐去。

“哼！”终于传出他一声冷哼。

幽幽异声四起，似乎是从地底升起的。

气温急降，奇寒彻骨。

长明灯的暗红色火焰逐渐在变，变成青绿色。

厅堂本来就幽暗空旷，这时有点像黑夜的旷野。

突然响起了微的脚步声，缓阵、沉静、有节拍，先起自堂口，然后徐徐绕堂口至西厢。

西厢的门无声自启，却无任何形影出现。

只有脚步声，的确没有人影。

胆气不够的人，定会毛发森立。

他屹立堂下，像个石人。

脚步声绕至右而后面的后堂口，帘子晃动了一下。

像有一个无形人或者无形质的鬼魂，在掀动帘察看。

脚步声又起，登堂、越过主客座前缘，从左面降阶，徐徐接近堂下他屹立的位置。

他纹丝不动，连眉头也不皱动一下。

脚步声似乎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向他走去，并途稍偏向，倾向于稍左侧。

如果再不转向，虽然不会正面相撞，也将双方的身侧接触。

砰一声响，有物撞中西厢壁，似乎房屋摇摇，阴风呼啸而散。

刀光又敛，他并没追击，呼出一口长气，虎目中幽光变成慑人心的冷电。

空间里，流散一股淡淡的异腥味。

刀光乍现的瞬间，有一阵微弱的星芒飘散。

蓦地狂风骤了，风雷殷殷，强烈的气旋激荡，异影在走石飞沙中狂舞，几股彻骨的涡流交叉进射，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电气火花。

家俱飞抛，互相碰撞碎裂，贯在墙壁碎片乱飞，似乎天动地摇，房舍行将崩坍。

他屹立在走石飞沙中，飞舞而过的家具碰冰到他，宝刀始终隐藏在肘后，仅使用左掌徐徐拂动。

狂风阴气连他的袂袂也掀不起来，他是唯一能保持在原地，不为任何异像所动的物体了。

“什么东西！”

他突然沉叱，刀光连闪，似乎人体已消失，只有熠熠刀光流转，那把

光芒四射的宝刀是无人控制的，成了一道强烈的自动炫光。

瞬间的爆发，也在瞬间结束。

风止沙息，破碎的家具洒满一地。

黑色的气团在东廊口凝聚，先是一小团，逐渐涌发、扩大，出现一个朦胧的人影来。

“冲上来，你还有余力行裂魂碎魄一击。我等你，一定要斩你的元神，分裂你的三魂七魄，上！”

他舌绽春雷，伸左手相招，右手的宝刀光华四射：“从今之后，你永远不可能在世间作恶了。”

朦胧的人影，终于呈现实体了。

不是幻觉，这人的确是由黑气凝结成的人。

披下一头大半花白的长发，瘦削的三角脸颊上无肉，老纹如车轨，留下岁月的遗痕。

三角眼是唯一不现老态的器官，幽光闪烁像鬼火。

一袭迤地宽黑袍，大袖长及膝下，出现破裂的两条大缝，显然在刚才电光石火似的瞬间接触中，最少也被砍中作法兴妖的大袖两刀以上。

左手，有一根招魂幡；右手，有七星桃木剑。

“孽障也练成隐身法，老夫几乎栽了。”

老人刺耳的嗓音像鬼嚎：“你是何人门下？”

身形一飘一浮，接近至两丈左右，竟然不敢再进，甚至没有出幡挥剑的打算。

走近了才能看清面目，彭刚颇感意外。

“你不是冀南别庄的庄主许五行，那混蛋是个懦夫，丢下爪牙和我拼命，掩护他从地道扮兔子溜掉了。”

他徐徐举刀，虎目中冷电湛湛：“你一定是逃世四十年，想逃避天谴法网的阴阳使者程非。你还没死，你还在世间作恶。碰上了我，你下地狱的进辰到了。”

“老夫是死不了的，最少也可以再活二十年……”

“去你娘的！”

声出刀发，有如电光一闪，刀气如潮涌，快得目力难及。

响起一声霹雳，黑褐色的桃木剑，竟然斜架住宝刀。借力斜飘丈外，风雷一发即敛。

“和我比力，你一定死。”

彭刚横刀横刀移位逼进：“快把你保命的压箱子巫术掏出来，我活报应还没参透巫门大法的堂奥，正好利用你见识见识。至于一般的巫道雕虫小技，不要搬出来献宝了。”

人的隐身法还没练至化境，元神探索也没发现我的存在，所遗的搜魂五鬼连人气也嗅不到。

我拒绝再和你下三滥的法术胡缠，抗议你没掏出真才实学和我生死一拼。我给你准备的时间行法，等你上，等你接我裂魂分魄的致命一击，送你下地狱。”

“你……你到底是哪一位大仙的门下？”

“你是阴阳使者，应该知道。”

“老夫……吓不了你这种人，是吗？”

“少废话。”

“你是故意来毁老夫基业的？”

“放屁！在下哪有工夫闲得无聊，前来找你过了气的怕死鬼？你在江湖造孽，我还没出生呢！你的罪行我不曾目击，过去也没有亲友遭受你的残毒，我也不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找你干什么？”

“你……”

“我找的是许五行，找包庇凶犯的主子和凶犯。看来许五行只是你的门人弟子，主谋人是你。我就找你，势在必得。”

“老夫实力仍在……”

“凭孤山那座小农庄里的几个人？那是你的几个亲传弟子吧？他们比你强多少？”

“噢！你……”

“你是巫，我是神，报应神，神是无所不能的。要不是我发觉所包庇的凶犯不在那坐小农庄，我想要的人不在内，我昨天就把那地方荡平了。他娘的！又打错了算盘，算定你们今晚将倾巢而至，可以一网打飞，没料到只来了你这么一个人入土已五分之四的老朽，论计谋我实在难堪大任一无是处，每次盘算都一错再错。”

“你竟胆敢找到冀南别庄来行凶，这就是你这一生的大错特错……”

一声虎吼，彭刚狂野地扑上了，身到刀随，光华电耀风起雷临。

剑幡动处也电起雷随，迸发出满天幽光。

阴阳使者的身影，突然幻化为无数大小不等的虚影。

罡风大作，再次走石飞沙，似乎整座大宅，在狂风暴沙中摇撼。

破碎的家具，被狂风卷起飞腾摔惯，有如天地末日。

搏斗中的人，已经完全推动失去人的形态，只是无数鬼物，驾驭着各种光华，你追我赶飞腾搏击，如此而已。

一刹那，又一刹那……

雷火迸发连绵不绝，鬼影进而又合。

所有的门窗皆张合不定，有些窗户已经碎裂，劈啪隆然的响声惊心动魄，似乎这座大宅随时皆可能崩坍或爆炸。

最后一声狂震，电气火花爆满全室，猛然一切异象消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除了风声之外，一切死寂。

黑沉沉一无所见，世间的一切都消失了。

片刻，传出火摺子的击石声。

火星引燃纸媒，迎风一晃，火焰上升。

但风太大，火焰一升即熄。

在这种门窗已毁的厅堂中，罡风摇撼，满厅寒流，火摺子失去作用。

又片刻，彭刚出现在后堂口，提着一盏气死风圆灯笼掀帘出厅，暗红色的光芒照亮全厅。

像是遭了兵劫，家具零落撒了一地。

他像个幽灵，用手抓住灯笼仔细察看地面的遗痕，看得细心，在用心找寻可疑的痕迹。

他脸色有点苍白，虎目中的冷电减弱了许多，但是仍然湛蓝，脸上所呈现的疲态并不明显。

表示虽然耗去大量精力，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体能。
找到破碎的招魂幡，旗杆仅留下一段两尺长残杆。
黑色的碎布帛散布面甚广，还有一些碎了的花白发丝。
近厅门处滴留着一串血迹，延伸至右窗下消失。
窗门已不存在，窗台上有几滴血迹遗留。
受伤的人，是从破窗遁走的。

“可惜！”

他喃喃自语：“又得费一番手脚了。”

推开唯一完整的东厢门，绕入厢房。

一掌震开厢房门，看到蜷伏在窗下的江湖秀士和两位姑娘，三人全都昏迷不醒，脸上仍留有惊怖的线条，手中仍抓住一具可破妖术的九龙筒，拉发的引绳已拉出三分之一，距发火位置不足半寸。

“吓昏了？”

他苦笑，倒抽一口凉气：“在窄小的房舍内，他们居然要用九龙筒破妖术，侥幸之幸，他们没把自己烧死，好险！”

怪石峥嵘，陡绝峭拔的孤山、距府城约四十里，四周平坦，西面坡脚延伸至山麓区。

山南的小村就叫孤山村，也称孤山集。

是太行东麓附近，山麓与山内的村落人家，赶集交易的所在，集期是三六九，日中为市，乡民不必远至四十里外的府城采购或贩卖。

孤山集约有百余户民宅，集场在孤山的山脚，占地甚广，有各种牲口栏。

集场西面有一条小街与村衔接，是摊贩卖货集中处。

村外围两三里的范围内，零星散布着一些小农庄。

由于不是一姓村，这些小农庄主人各有不同的姓氏。

村东南郊里外的李家大宅，是这一带颇为像样的大农舍，主人张大柱子，本地人称他为大柱子叔。

大宅有十余栋各色建筑，牲口栏子碾房一应俱全。

宅外围果林分门别类栽种，近宅处栽酸枣为篱，留一处缺口筑栅门出放，小偷必须从栅门才能进出。

枝枣高约两丈。叶已落尽，那簇簇可怕的尖利锐刺，人撞上去保证灾情惨重。

比围墙的防卫力更大些，但怕火。

一早，栅门外的广场有了动静，宅内几头黄犬不住狂吠，但没有人走近栅门探视。

木架上有两排旗花改造的爆炸兼纵火的工具，另有八具儿臂粗两尺长的九龙筒，排放在一旁。

旗花其实是大型的冲天炮，改制为十具一匣，火引线是分开式的，可以逐具发射，十具也可将引线联结齐发。

木架很简单，斜正方形可以前后调整高低。

近距离平射，根本不需调整发时角度。

宅内没有动静，黄犬狂吠，不可能不惊动宅内的人，可知宅内的人已心中有数了。

彭刚心硬如铁，亲自点火。大香凑上第一具旗花的引线，五寸长的引线嘶嘶急燃。

砰然一声爆震，火焰激喷，尺长的旗花，带着两尺长的丝条曳尾，射向坚实的栅门。

每根栅木粗如海碗，用利斧砍也得老半天。

轰然一声狂震，火光令人目眩。木栅崩散中，青磷火浆八方飞溅，所沾处立即冒烟，起火。

栅门两旁的酸枣树，成了火树银花。

地面门外门内，四丈方圆内沙石中火焰飞腾，烟屑臭刺鼻，罡风无法把火吹熄，青磷不烧光不会停止。

酸枣由于叶已落尽，本身含水量也足，不会引发连续大火，仅两侧三四丈内，被火浆溅及的树被烧毁而已。

“住手！住手……”

门内火焰处出现五个操刀的人、发疯似的狂叫。

这家大宅，大概三发旗花，就可以造成火海，同个时辰便可夷平。

“我们要求以江湖规矩了断。”那位膀阔腰圆，提着沉重剑刀的中年人厉叫。

“所求批准。”彭刚的大嗓门雷震：“你们全出来，多多益善。”

他向前迈步，到了广场中心立候。

门内人群乱窜，聚集了三十人左右，有人用钩镰枪，拨火开路。

江湖秀士随后到达，拔剑并肩列阵。

两伴姑娘远在三三步外，随时可以点发引线。

三十二名男女蜂涌而出。

地面与枣树火焰仍未熄灭。

“你……你好狠毒。”

扬着剑刀的主人咬牙切齿，但眼中所流露的惊恐神色瞒不了人：“你……你到底要……要干什么？”

“不用狠毒的雷霆手段，能逼你们现出原形吗？”

彭刚宝刀一拂，风雷隐隐：“你们都是巫门的法术高手，专向懦弱的愚夫愚妇骗财骗色，装神弄鬼纵凡夫俗子的生列死，手段卑劣，恶毒阴狠。而我，正大光明向你们这些自称可以移山倒海，驱神役鬼的强者挑战，你敢说我狠毒？混蛋！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是吗？”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假使想在嘴皮子上逞能。我一定要砍你十七八刀；要你成为真的杂碎。”彭刚喝断对方的话：“挺刀上，杀了再说。”

“你……”

“你不上我上。”

宝刀破风，中年人连退五六步。

“住手！你……”中年人惊叫。

“混蛋！你的剑刀比我的刀重两倍，为何不接招？招你出来干什么？用口咬？”

“我和你在拳脚上判生死。”

中年人扔掉剑刀，双掌立下双盘手门户，大概知道剑刀没有分水刀灵活，也知道彭刚的刀法接架困难、要用拳脚采取生机。

昨晚阴阳使都如果逃不快，必定被宝刀分尸。

彭刚收刀入鞘，拍拍手表示同意徒手相搏。

“所请批准。”

彭刚的口气调侃味十足：“来来来，看你挨得了几下。我的手不会招神唤妖，但揍起人来灵光得很，看我的。”

他像猛牛似的冲出、双手箕张亮出空门，像渔夫捞鱼摸虾，故意让对方走中宫切入。

中年人亮出的双盘手是诱阱，双盘手不论攻防，皆以掌为主，用掌虽灵活，但攻击力不足，只有高手才喜欢用掌进攻。

双盘手乍变。改守为攻，大喝一声、果然从中宫露出殷殷内劲山涌，真是遥碎碎石的威力。

“这家伙是铁金刚李天柱。”后面不远处的江湖秀士，叫出中年人的身份。

铁金刚，必定是一身横练、内外功火候精纯。很可能练成了金钟罩或菩萨奇学，不怕刀砍剑劈。钢筋骨力大无穷的高手。

这三记打空重拳，很可能将距拳四五尺以外的人打飞。

这一叫不要紧，铁金刚苦头吃大了。

本来想闪避以制造机会抢入的彭刚，反而挺起胸堂承受重拳，拳劲体立被震散，冲上的马步丝毫未变，三拳劲散，他已接近伸手可及处。

一声长笑铁拳疾飞，不是直进的连环三撞锤，而是左右开弓，最后来一记毒龙出洞，回敬了三拳，像在同一瞬间三掌着肉、暴响震耳。

两拳击中铁金刚的左右颊，毒龙出洞正在胸口。

这三拳攻的都不是要害，纯粹着眼在强攻重击。

砰然一声大震，铁金刚倒摔，背部着地，呃了一声，斜滑出丈外。

刚跳起来，彭刚已在旁相候，伸手出腿，抓住了铁金刚的右腕脉。

砰一声大震，铁金刚翻飞而起，再一次重重地摔落，沉重的身躯震得似乎地面出在浮动。

铁金刚皮粗肉厚，不怕打击抛摔，翻身一跃而起，口角有血沁出。

右胫被抓住了，一声长笑，身躯再次飞起，哇然扔翻在丈外，尘埃滚滚。

“哎……”铁金刚这次有点受不了啦！挣扎着爬起来。

左手被扣住，扭转，一记长笑，身躯再次飞起，手舞足蹈砰然摔落。

“他娘的！摔不散你的全身筋骨算你走运。”彭刚在一旁叫嚷：“这是什么铁铸的金刚？去你娘的欺世盗名，快爬起来。”

铁金刚晕头转向挣扎爬动，龇牙咧嘴好不容易撑稳双腿，眼前还没清明，发结便被抓住了。

身躯被抓住，结的力道迫向后仰，腹部便挨了一记重肘向下撞，砰一声仰面跌倒，痛得眼冒金星、气机开始涣落，护体抗拒的劲道消失了。

这下撞的力道千钧，全身的力道集中于肘尖，有如千斤世锤下砸，平常的人内腑会震成一团烂肉，至少也将五脏六腑易位。

这次爬不起来了，手脚一松，双胫便被扣住，身躯再次飞起，手舞足蹈飞出两丈外，再滚三匝，恰好停在江湖秀士脚前。

“好可怜哦！铁金刚被熔掉了。”江湖秀士退了两步，无意乘人之危加上一脚。

“哎……呃……”铁金刚终于昏照了。

“我要屠光你们，我不信九幽恶客敢龟缩不出来。”彭刚拔刀怒吼，向对面的惊恐万状的人丛冲去。

人群惊窜，失魂似的向栅门逃。

来如风雨般狂暴，退似隐没地隙的溪流。

捡出一位年轻大汉，双手箕张拦住去路。

“请……请留一份情义……”

年轻人苍白的脸呈现惊怖的线条，语不成声哀求：“许……许大老爷天……天没亮就来了，片刻又……又走了，带……带走了他……他的几个亲……亲信。我……我们只……只是听……听候使唤的人，根本不配知……知道别庄的事。兄……台，高……高抬贵手，求求你。”

“这个铁金刚李天柱，是不是老巫师的亲信？”彭刚心中一软，不再逼迫。

“他……他是本宅的主人，是别庄另一位大爷的拜把兄弟，不怎么理会许大老爷，但他……”

“他怎么啦？”

“他也许知道一些秘密。”

“我要带走他。”

“这……”

“他在，宅院不保，火一起鸡犬不留，你要留下他吗？”彭刚声色俱厉。

“在下无权相阻。”年轻人叹口气说。

“至少宅院保住了。”彭刚扭头便走。

二十九

狡兔三窟，阴阳使者有五窟六窟。

冀南别庄是秘窟之一，名义是上他的得意门人、九幽恶客许元冲，化名为许五行任庄主，负责交涉，其实由他在暗中主持。

只有一些亲信心腹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其他的人只知道庄中另一栋独院禁区，住着一位平时极少露面的老太爷。

连老太爷姓啥名谁也一无所知，庄外的人，更是毫无印象。

一些大富大贵，老年悟道的名人绅仕，觉往日之非，另行辟室隐修来世今生，扮弃尘缘不与外界往来，是十分平常的事。

因此这位深居简出的老太爷，亲信以外的人也懒得理会，反正住处是禁区，谁敢前往探秘？

任何一种秘密组合，探索内部秘密列为大忌，有被当作卧底奸细处置的危险，装聋作哑是全身保命的金科玉律。

天下没有绝对秘密的秘密，除非这秘密不牵涉到第二个人。

老妖巫的底细，哪能完全守秘？

彭刚开始用心计，研始利用俘虏，由主要的人物着手，抓住主要的线索循线追查。

铁金刚是他弄到手的颇为重要人物，他抓住了主线。

兵贵神速，他必须加紧追蹊。

一连串的失败，激起了他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野性，这种野性可以称之为潜在的杀机。

在生物世界中，人类的掠夺性嗜杀性最强烈。

人会用种种理由发挥掠夺性和嗜杀性，一杀就是千千万万，血流成河，比其他的生物为了生命延续而猎杀不同。

因为人的掠杀理由多得数不胜数，不像生物那么单纯。

潜在的野性要被激发了，外表流露的杀气，连江湖秀士也感觉出来了，心中惶惶。

火攻冀南别庄，绝大多数江湖之雄不敢尝试的。

表面上看，吓退北天君的人，火攻冀南别庄、占领下庄、凌迫李家大宅活捉铁金刚，击伤老妖巫阴阳使者，都是成功的袭击，声威如日中天。

但骨子里却是彻底的失败，毫无成功的喜悦。

他的目标并不在于击溃这些受波及的高手名宿，增加自己的声威，跃登江湖风云人物之林，而是铲除行刺李知县的凶手，掘根锄苗永除后患。

其次是抢救飞狐余潇潇。

他这次就是得到飞狐被擒的消息，昼夜兼程赶来营救的，他与飞狐有一份颇不平凡的感情。

可是，他完全失败了。

阴阳双怪逃掉了，窈窕淑女无影无踪，周云凤下落不明，飞狐不知被囚在哪一座秘窟里。

一事无成，却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只杀了一些不相关的人，难怪他心中冒烟，杀机怒涌。

时不我留，他没有时间，妖人们往天涯海角一走，凶手们也将远遁莽莽江湖，他如何去找？

先后又挑了两处秘窟，地点皆在孤山至风门这段山麓地带。

铁金刚所知其实有限，所以九幽恶客并未要求铁金刚撤走。

这两处秘窟虽说并不重要，但多少也挖掘出一些线索，也弄到三个地位不低的人。

总算集合他们两双爱侣的智慧，从俘虏的错综复杂口供中，理出一些头绪，分析出脉络，估料出概略的情势。

老妖巫不但能带了重要的爪牙，成功在脱逃，甚至更大胆地向他袭击，把双怪那些人平安地带走。

但人数甚多，想完全守秘是不可能。

何况撤出冀南别庄是在大白天，沿途难免留下线索。

劫后余生逃散的人，多少也可目击或猜测出主事人的去向。

有一部分向府城逃的人，半途失了踪。

挑了风门山最后一处秘窟时，已经是申牌初，天色不早。冬季昼夜长，申牌未已是夜幕降临，炊烟四起了。

在俘虏获得一些线索，略加参详，叶如霜姑娘断然作主，立即飞骑赶回府城。

因为俘虏的供中，已经隐约指出城郊外还有老妖巫的秘窟，远躲在距城二三十里的山区。

府城如果没有重要的人员驻留，怎能灵活地了解江湖动静？城市中隐藏也容易。

在高邮扬州，如霜姑娘的消息，出奇的灵通准确。

抵达彰德之后，有江湖秀士与中天君的人，提供了消息与供应人手，姑娘这才退居幕后。

她本来就是一个谦虚柔婉的姑娘，从来不流露出女强人的神态。

她断然下决定，彭刚真愿意听她的。

风门山距府城四十里左右，时限急迫，满天风沙，真有得赶的。

不再顾虑坐骑的负荷、以小驰赶处府城。

府城的东、北、南三外关，是商旅往来频繁地区，关外都有小街市，夜间可从偏门出入，但无法进城。

四座城门天一黑就关闭，断绝城内外交通，皇帝老爷的车驾光临，也休想叫开城门。

西关外也有两条小街，但天一黑就很少有人走动，仅有零星几家店铺，罕见有旅客往来。

店馆的主顾，以西乡近郊的乡民为主。

赶上西关外小街，是黑沉沉西牌正末之间。

一个半时辰多一点，就赶到了四十里，不算快也不算慢，坐骑已经口喷白沫快要挺不住了。

姑娘领先小驰，小街黑沉沉罡风呼啸，寒气袭人，没有任何灯光，鬼影俱无。

身后，突然传出一声锐啸。

四人警觉地扭头回顾，一无所见。

火光一闪，再闪，分两段连闪五次，一段两闪，次段三闪。

“有人在打信号。”江湖秀士警觉地说。

“在后面百步外。”

如霜的口气平静，嘴角有笑意：“可能是旋风虎的眼线，不足为害。”

“但必须小心。”

江湖秀士说：“那混蛋是否肯阻止北天君赶来，我们并不知道。”

“北天君不敢来了。”

如霜的语气肯定：“他犯不着和我们玩命，以免撼动他北天君的宝座。赶两里，我们到南关外进膳打听消息。”

“噢在这里不好吗？跳城也省事。”

彭刚说：“西门城头没有巡城的丁勇，南门有。”

“在这里不但无法打听消息，也找不到食店呀！保证到南关有一顿好酒菜，而且我负责进关求证消息的准确性。听我的，没错。”

“打听消息是我的事。”

江湖秀士自告奋勇：“走，我也赞成到南关。”

“别忘了我的最精明的猎人。”

如霜策马驰入绕城的小径：“我打听消息绝对比你精明。中天君在这一带没有眼线，你的目标太明显。不要和我争，杨兄。”

他们远驰出里外，城头上又有人打灯号。

南关外的小市街仍有灯火，这里的几家小旅舍与食店，夜间营业至午夜，以便接等待从南面来的赶路商旅，不时可看到掀起重帘出入的人，所以可以看到闪动的灯光，食店的人出入稍频繁些。

看到猎猎飘动有声的酒旗子，姑娘放松了缰绳。

店门外屋角钻出两个人，浑身裹在大皮袄内，拉起掩耳先发出一阵呵呵笑，上前接坐骑。

“诸位客官来晚了，总算赶上了宿头，天寒地冻，辛苦辛苦啦。”

拉住姑娘坐骑络头的人声如洪钟，咬字清晰压下风声：“隔邻是钜鹿客栈，备有上房。客官请先至食店进膳，喝两杯高粱烧挡寒。小的照顾坐骑，替客官先至客栈办理安顿。”

姑娘不假思索地跳下马，将缰绳递交给对方手中。

“谢啦！要三间上房。”她毫无戒心，走向店门掀起沉重的挡风帘。

“哦！不是骗坐骑的吧？”江湖秀士下马。但警觉地打量接坐骑的人。

“请放一百个心，钜鹿客栈是鲁年老字号。”

接坐骑的人说：“京师北迁之前，小店已经相当兴旺了，在南来北往的旅客心目中，有口皆碑。”

江湖秀士眼中有疑云，便仍然的把缰绳交给对方。

进入店堂，二十余副座头，仅有三分之一有食客，气温上升，酒肉香扑鼻，皮袄的羊皮骚味也浓。

迎出两名店伙，客气地请他们就座，先送上每人一条热气蒸腾的净面巾，再奉上滚烫的茶。

即将面临生死搏杀，两位男士不喝酒，八式佳肴一盆大馍馍，再加上一碗双浓双香的羊肉泡膜扎扎实实，他们真也饿了。

饥寒交迫，是最痛苦的事。

进入钜鹿客栈，客栈已经静悄悄，天气奇寒，一切活动皆已停顿了。

今晚，已经无法进南关活动了，不可能再找得到地方蛇鼠打听消息，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安顿毕，梳洗停当，如霜姑娘丢下云裳仙子，在店内各处转了一圈。

三间上房，两位姑娘共住，夹在两位男士上房中间。

女人的落店问题比较繁琐，有许多麻烦事需私自料理。

因此如霜姑娘的外出，云裳仙子并没留意，也不便询问，更不知道如霜悄然溜入相邻客院中，另一间有人相候的客房。

江湖秀士睡得相当警觉，检查门窗十分细心，甚至用飞刀重加钉牢，严防意外。

据说妖巫可以魂入地府，作鬼界与人界的灵媒，不但元神精魄可以进入住宅，穿墙透壁毫无阻碍，甚至可把肉体变化成沙尘般大小，穿缝钻隙深入密室秘窟中，出入自如不露痕迹。

他不信邪，钉牢门窗，杜绝出入孔道，除非打破门窗，不然休想入室行凶。

劳累过度，钻入被窝就沉沉入梦。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阵拂面的冷流所惊醒。

很糟，头脑是清醒的，眼睛也是可以见物，耳中也可以听到空气在耳蜗所形成的共鸣声。

这种共鸣声，白天是不可能听到的，必须在深夜绝对寂静中，才能听得的。

而且那种寂静的情景，会令人平空产生悚然的念头，仿佛人已经远离尘世，处身在陌生的不测空间里。

有些人把这种奇异的现象称之为离魂。

敏感的人，常会在午夜梦回中，发生这种现象，通常为期甚暂，便突然间空寂消逝，一切回复原状。

本来已经存在的世俗声浪，突然全部出现，像是重回阳世，虫声狗吠重新出现耳畔，悚然的感觉也徐徐消失。

他想动，手脚已不听指挥。

想喊叫，声音动卡在喉咙里。

愈急愈难以动弹，神智却是清明的。

桌上那盏菜油灯，发出微弱的朦胧幽光，所有的房内的景物，他看得一清二楚，室内毫无异状。

就是无法动弹，手脚好沉重，急得冒冷汗，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狂跳心脉声。

听觉也没失去，屋外隐隐传入的风声听得真切。

这又是另一种生理现象，与前一种不同。

这是一部分脑部清醒了，而另一部分仍在昏睡中，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迷信的人，认为是遇上了妖。

或者，是一种形如白兔或白狸一类妖物，爬上了胸口把人压住，吸取人的精力，要满足了才幻形逸走。

自始至终，不会产生空灵现象，视觉听觉完全正常，就是控制活动神经的脑细胞不发生作用；脑部也会沉睡或罢工的。

心中一急，他突然想到受伤逃走了的阴阳使者程非。

很不妙，说曹操曹操便到。

菜油灯的火焰突然伸高、伸高，拉得长长地，暗红色的火焰，渐渐变成暗绿色。

桌旁，出现一点黑烟，逐渐扩大，徐徐涌发成为一团浓雾，涌动渐剧，最后凝成人形。

先是一个两三寸高的小人，然后继续膨胀。

片刻间，长成真人大小，绿光倏发，实体出现。

九幽恶客许元冲，没错，就是这位化名为许五行，本地人称之为许大爷的许庄主，老妖巫阴阳使者的承受衣钵得意门人，妖巫的十大弟子之一。

九幽恶客全身闪烁着绿光，鬼眼中似乎也有绿焰射出，相貌因绿光的闪烁流动而显得特别狰狞，近乎传说中的魔鬼形象。

在下庄投宿反客为主，阴阳使者夜袭，那时，彭刚已算定妖巫会派高手报复。

巫门人士的巫术，大白天效果有限，因此活动以夜间为主。

驱使妖魅与五鬼搬运等等法术，皆在夜间进行，利用人对黑暗的恐惧心理施威力倍增无往而不利。

彭刚不希望他和两位姑娘冒险，除了在彭德期间，指导他们对巫术技巧略加了解之外，更在心防与攻击秘诀上揭示对策，所以他们对巫术多少有些认识。

但碰上巫门高手，仍然难堪大任，所以当夜仅要他们潜伏在东厢内，如非来的妖人太多，不许他们参与出手，来三五个巫师，彭刚有把握应付。

结果，他和两位姑娘被所看到的异象吓坏了，在极度惊骇下，竟然不假思索，要使用可克制邪术的九龙筒，幸好在发射前一刹那吓昏了，逃脱同归于尽的危机。

现在，他又看到了异象。

妖巫会变化，他心理上早有准备，心中虽然惊骇莫名，但不比阴阳使者更恐怖，他展惊的程度，也就减弱了些。

看过更诡异神秘事物的人，小诡异神秘不会把他吓昏啦！

九幽恶客向床前飘来，站在他的床口。撮口映出一道黑气，奇冷的寒流扑面。

“哎……”他惊叫。

这次，可以了出声音了，但声音嘶哑低弱连他自己也觉得走了样，不是他自己的声音。

那种彻骨的冷，他这种不畏寒暑的人居然也受不了。

想跳起来，但手脚仍然不受指挥，仅头部勉强可以转动，五官的感觉完全恢复而已。

“你们以为胜了吗？”

九幽恶客的可怕声音，像从窄洞孔里挤出来的，令人闻之毛发森立，那根本就不属于人类声音：“中天君到底来了多少人？”

“中天君不管境外的事。”他定下心神回答。

“你不是中天君的人？”

“不是，朋友而已。”

“那姓彭的小狗，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他单人独力，哪有能力毁我基业？你和那两个小女人，是他的帮凶。两个小女人，我另行设法把她们弄来做女魅。你，将是我忠心的奴仆，你会忠心耿耿，替我把彭小狗宰了。”

九幽恶客得意洋洋：“你即使宰不了他，他失去你们的助力，我就可以好好准备，将他化骨扬灰了。”

“在做白日梦。”

他咬牙切齿：“你如果敢动我的女人，我必定杀你。”

他想跳起来，用双锋针行致命一击。

可是浑身毫无能动的感觉。他已成了废人。

“你这一辈子，永远不可能杀我了，而且得替我去杀人，替我做任何事。即使你死了变成鬼。也会听我的驱策去鬼所能做的事。”

“我江湖秀士顶天立地……”

“是吗？我一颗丹丸，就可以要你移性改情，再送入秘修炼，你将是忠心耿耿的奴仆。废话少说，我要在控制你之前，供出你们的一切计划。你最好乖乖招供，免吃苦头。你们消息极为灵通，行动飘忽却准确无误，如无充足的人的手，绝难办到。说，中天君到底另派了些多少人来，有些什么人？招！”

“我已经明白告诉你，中天君与这件事无涉。”

他大声嘶喊，但声音小得可怜：“这是我和彭老兄的交情，他把我看成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我愿意用生命巴结他，赴塘蹈火在所不辞，你记住了没有？只有我们四个人，另无……”

“你生得贱，硬着头皮撒谎。你们从风门山飞驰四十里赶到府城，没有人传递消息，办得到吗？不吃苦头你大概不会招的。”

九幽恶客把他拉出被窝，头搁在床口，一连四耳光、把他打得乌天黑地，再揪住他的发结，将头狠狠地往床口撞，三下五下，他已是不知天地何在。

“招！招！招！潜来的有多少人？招……”

九幽恶客撞下下就问一句，撞的劲道越来越重。

“你……混蛋……”他含糊地咒骂。

“你要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好，就让你尝尝。”

九幽恶客拉起他的左臂徐徐扭转：“你的臂骨，应该卸接肩关节，我替你错开，拉到肩后去……”

关节错开，大筋必定拉长。

错开臼，移至臼后。筋与肌肉，会自行收缩，生理要求恢复原位。

收缩力跟扭力不断发生作用，痛楚非常剧烈，会把人痛昏，形容为其痛彻骨、并非夸张。

一拉一错时，筋肉已经受损，即使立即恢复原位，也将花长时间治疗。

稍延迟片刻，复原无望，这条手臂便成了废物，甚至必须割掉方能保老命。

受过分筋错骨折磨的人，多数会成为残废，所以如非死敌大敌，不会随使用这种手段折磨人。

砰然；声大震，房门被踢开了。

九幽恶客十分机警，由于背对着房门，如果转身察看，天知道会发生何种危险？人向下挫，一挫时间时转头加顾。

房口出现云裳仙子，手中有一个怪匣。

妖巫是行家，眼角刚瞥见人影，便看到那只怪匣。

攻击冀南别庄时，就有各式各样的怪匣，喷射出可化铁溶金的火焰，和可以杀人的铁雨钢流。

变生仓卒，邪术无法用上。

向下继续挫倒，当机立断幻化为一缕轻烟，虽没看清是什么怪匣、反正必定是克制邪术的可怕械具，走了再说。

人突然消失，云裳仙子吓了一跳，收了针匣急急扶起气息奄奄的江湖秀士。

“世……权……”云裳仙子尖叫。

随后跟入的叶如霜，拉开乱了方寸的云裳仙子。

“先检查，很可能被药控制住了，不要慌张，我帮你。”

叶如霜沉静地说、出了事必须冷静处理：“彭大哥追妖人不会远追，这时应该是安全的，救人要紧。”

彭刚发现有人入侵，首先想到的便是两位姑娘。

论武功，两位姑娘足以应付；对付巫门高手，她们就无用武之地了。

昨晚阴阳使者受伤，无法知道伤势轻重，大概还有能力前来弄鬼，因此将注意力放在老妖巫身上。

果然不错、刚出房便看到两道幽光，接近两位姑娘的房门。

来不止一个人，他不假思索地一闪即至，双手虚空一挥，两道幽光突然进散为一丛磷火。

“妖人到了。”

他叩击姑娘的房门：“小心提防妖术。还有人在这附近、我：负责。”前面的院角、突然升起五个巨大的黑影，一眨眼，涨大至三丈高的天神。

“正好捉来守门。”

他欣然叫：“送口供的来了。”

冲出院子，吹口气十指虚空急弹快抓。

五个天神先是身上出现海碗大的无数洞孔，然后躯体像在溶化，化为黏性的浓液，化为一条条一股股，向他涌流压下，蓦地像被狂风所刮，一泄而散。

彭刚飞跃而起，升上瓦面。

天神所化的泄异物，在屋顶汇合成一般黑烟，在罡风呼号中，向东南袅袅逸去。

“你走得了？”

他高交，人化流光没入黑烟中。

江湖秀士的手保住了，嗅入可令躯体瘫痪的药物，毒性并不强烈，彭刚有夺自百毒天尊的解药。

只是双颊被打得青肿变形，后脑也被撞得肿起老高。这种扑打撞伤平常得很，江湖秀士受得了。

彭刚捉了一个活口，在房中拷问口供。

这人是九幽恶客的师弟，阴阳使者程非的十大门人之一，排名第八，叫百灵大法师易鸿钧，道行仅比九幽恶客稍差，在天下各地骗财骗色的手段，却首屈一指。

老妖巫所需的庞大财源，大半是百灵大法师供献的。

今晚百灵大法师的主要目标，是掳走两位姑娘，刚遣鬼物准备入室，便被彭刚发现了，元神御气一击，鬼物化为乌有。

幻化神灵反扑，又被彭刚勾了幻像，攻击的法器毫无作用，不得不见机逃命。

没逃出客栈，便被彭刚抓小鸡似的生擒活捉。

这位百灵大法师，所有的法器都不灵了，被彭刚脱了肘关节，制了环跳穴，手脚皆失去活动能力，被丢在壁角成了病猫。

江湖秀士挺得住，咬牙切齿在一旁准备上弄逼供。

彭刚主审，他必须迫出所要的消息。

“白天是我们的天下，晚上是你们的。”

彭刚拖过百灵大法师，摆平在脚下：“所以知道你们晚上会来撒野，只是不知道你们何时来而已。你们向我的人迫供。我也有权同样回报。大法师，不会怪我吧？”

“你可以把本法师零刀碎剐，但决不可能从我口中得到什么口供。”百灵大法师顽强地说：“我知道你所想要的口供是什么但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

“哦！你真知道我要的消息是什么吗？”

“你就是为了这事而来的，你非紧迫迫蹶不可。阁下，你逼死我也是枉然。家师带了你所要的人撤走，撤到何处藏匿，只有家师身旁的人才知道，

我哪配跟在家师身旁听候使唤？把人藏起来，你们才会急急追查，我们便能从容布置，制你们死命的机会。你不可能从我们这些负责袭击的人口中，逼问出藏匿处，因为负责袭击的人都不知道，你在浪费时间。”

“你要我上刑吗？”

“任杀任剮，悉听尊便。”

彭刚哼了一声，手向下伸。

“大哥，让我问问，好吗？”叶如霜在旁拉他的手。

“这……好吧！也许我们真的是在浪费时间，这妖巫真的不知道凶手藏匿处。”彭刚有点无奈，他真不想向不知情的人上弄逼供。

“我们从风门山飞驰四十里，行动如风，二更天到。你们王更天就来了。”叶如霜一始接手盘问：“这是说，你们来得快。”

“我们有眼线遍布，你们的行动瞒不了我们。”百灵大师得意地说。

“而且，你们是从城里出来的。”

“这……”

“这表示你们已经早就逃到城内藏匿了。这是说，你希望我们搜城，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知道就好。”

“希望，并不表示一定如愿。”

“不搜城，你们怎能得到藏匿处？”百灵大师更得意了：“顺德的官府，肯充许你闪搜城吗？”

叶如霜冷笑：“你可能真不知道令师的打算，也没随同他行动，但要说你不知道一大群凶手的藏匿处，就令人难以置信了。至少，你希望我们到城里去找，到太平坊那家花园大宅去找。如果去了，甚至可以抓到一两个活口，凶手的确不在宅里，招出另一处地方，引我们去找。”

“噢！你……”

“之后，找到一处又一处，永远找不到真的藏匿处，而且越找越远，最后……”

“最后终于成功找到了？”百灵大法师狞笑。

“也许吧！这期间，你们可以从容在真正的藏匿处，集合残余布下死亡陷阱，把我们引去一网打尽。问题是，你们的死亡陷阱是否管用，不管用，我们就成功了。”

不但彭刚听得一头雾水，江湖秀士也感到疑云重。

叶如霜怎么可能知道，城内太平坊的花园大宅？

“你……你你……”百灵大法师脸上得意神情飞走了，惊容可见。

“我们决不让你们从容布置死亡陷阱。”

叶如霜冷冷地说：“虽则那也是一网打尽妖孽的好机。但费时费事，我们必须掌握速战速决的好机，只要能把主脑们消灭，其他次要妖孽多杀有伤天和，死亡陷阱布妥，天知道会有多少人丢命？”

所以，明天我们将出现在东关外，先干桥旁两里地，达活河畔的程家大宅，那才是阴阳使者程非的老家，宅中的奇门大阵据说鬼斧神工，地行仙进去也休想全身而退。阁下，抗得住我们的火攻吗？”

“天杀的孽障！”

百灵大法师愤怒地厉叫：“你们真派有许多人手，潜伏在每一角落，把我们的行动监视得一清二楚，所以才了解我们的全盘计划，你……你们会付

出代价的、你也不会成功。”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行动呀！只是每次都晚一步而已。达活河畔的程家大宅，一定有阴阳使者一家老少，所布的奇门大阵机关削器、对付一般的武林高手可能有用，对付我们就成了可助火势的垃圾。

老妖巫用一家老小的死活，作为赌注和我们玩命，真愚蠢得可怜，这将是 he 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错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许这是天道循环，老妖巫造孽一生，时辰到了，应该接受天谴，报应临头。”

达活河发源于城西北五六里的达活泉，会合野狐泉流出的水，在北门外会合称为鸳鸯水，那条板桥称鸳鸯水桥或豫让桥(豫门吞炭毁容的故事)，向东流汇百泉河转南。

东关外跨该河的第二条桥叫高庄桥(三里)，第三条叫先干桥(七里)。这附近家家泉水，土地肥活。地当东行大道，建了不少豪门大户的宅院。

“我和你拼了！”百灵大法师挣扎着厉叫，等于是招了供。

“谢谢你证实了我们所获的消息。”叶如霜欣然说。

百灵大师呸一声，喷出一口浓痰。有如破空的劲矢，喷向一旁的彭刚。

彭刚淡淡一笑，跨越一步。

不等百灵大法师喷出第二口痰，江湖秀士已一脚踢中对方的右耳门，应脚昏厥。

“四更未放了他。”

彭刚说：“在他的心经动手脚。”

“放了他？”江湖秀士一怔。

“让他领路。”

“哦！他会……”

“会的，他会急急忙忙，奔向最后一处秘窟传警，这最后一窟该是高庄桥东面的程宅。”

“应该是。”

叶如霜接口：“如果时间充裕，他会逃入城，向故布疑阵的几处必窟传警。时间不够，情急便会加快奔往最后决战的秘窟，向老妖禀报凶讯。”

“叶姐，你溜出店老半天，就为了这些消息？”云裳仙子笑问。

“我跟踪一个可疑的人进城，跑了几处地方。”

叶如霜含糊其词：“发现了可疑的地方，但不敢潜入求证。这位大师心虚，不啻替我澄清了心中的疑问。”

“你总是一声不吭独自行动，实在可恶，出了事怎么办？”

彭刚有点不悦：“得找根绳子把你拴上，免得你到处乱跑，大家休息一个更次，五更正动身。”

“不如现在就动身，在程宅潜伏，防止他们闻风逃遁，出其不意火化了他们。”云裳仙子反而沉不住气，比性情躁急的彭刚更积极些。

夜长梦多，早些解决一劳永逸。

爱侣江湖秀士几乎不测，这种事不允许再发生，最佳的防止不测妙方，就是尽快于劳永逸。

“不能用火攻，距城太近。”

彭刚镇定有力的语气，显得信心十足：“火攻冀南别庄，结果所有的人丧胆逃命，四面奔窜，咱们的人少顾此失彼。我要让他们有胆气拼搏，才有机会歼除首恶。睡觉睡觉，养精蓄锐是第一要务。”

火攻冀南别庄，明里胜利，其实是一次失败的雷霆攻击，声势太过浩大猛烈，把庄内的人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人再逞强送命，四散逃斗志全失。

结果，人都逃散了，首脑们更是逃命第一，从秘道远走高飞。

而他们的人少，只能堵住庄门一带，杀了一些小爪牙，重要的人物一个也没宰掉。

三十

百灵大法师不但巫术通神，可以飞腾变化。

而且有深厚的武功相辅，不施展神通也可以飞檐走壁，所以在阴阳使者的十大弟子中，算是杰出的一个。

十大弟子有成就有人没有几个，目下仍在人间作恶的不到一半，仍留在阴阳使者身边的只有三个人。

九幽恶客主持冀南别庄，百灵大法师管理各处秘窟。

还有一个是女巫，见过她公然露面的爪牙没有几个。

老妖巫自己收了十位门人，每位门人也收了十位弟子。

目下已传四代，到底有多少徒子徒孙，恐怕连宗师阴阳使者也不知其详。

也可能有些人收了二三十名门徒，再加几个寄名弟子，天知道四代门人中，到底有多少弟子？

已自立门户的弟子又有多少？

把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力量加起来，而且能把人集中在一起，久而久之，肯定会成为一个谁都不敢忽视的罪恶集团，至少也是暴力的组合。

彭刚则四个人胆大包天，一举直攻要害，惨烈的火攻毁灭中枢冀南别庄，把那些门人弟子与网罗的爪牙，杀得七零八落，一个个胆裂魂飞，斗志全消只知逃命。

任何人出面，出收拾不了这已涣散的残局。

人手无法及时集中，以至秘窟一一被挑，完全陷入被打的困境，不得不由首脑人物出面，夜间出动作最后的争挣扎。

百灵大法师是首脑之一，师兄九幽恶客丢下他溜了，不境落在彭刚手中，知道大事休矣！

不知昏迷了多久，终于被冻醒神智一清。

眼前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不知身在何处，可听到一阵阵风涛声，附近却没有风，寒气袭人而已。

凭经验，便知身在室内。

想爬起却力不从心，原来双手被反绑，双脚也被捆住双胫。

好在是分开捆绑的，稍一调整姿势便可坐起来，留心所处的环境。

好冷，手脚快要冻僵了。

“天杀的狗东西！他们要冻死我。”

他喃喃自语：“我被他们打昏了，把我丢在这里自生自灭。哼！居然想冻死我，少做春秋大梦。”

手脚一阵收缩蠕动，束缚尽解。

即使不施展巫术，这种绳索与这种捆人技术，也奈何不了他。

耳门被踢处仍有昏眩感，肿痛仍在，因此也就忽略了身上其他的小征候，只是被踢得仍有不适而已。

他开始摸索，发现这里是一间客店的堆放杂物的小房，门由外加扣，一拉便扣断门开。

罡风迎面刮到，他打一冷颤，清醒了些，留心察看外面的动静。

不错，是客栈后面的房舍，通常是仆役住宿的地方，外面不像房中那么黑暗，看得一清二楚。

他是夜间活动的族类，装神弄鬼深入豪门大宅不会迷失，知道该往何处进出。

摸出走廊、悄然跃登瓦面，略一分辨方向，向东越屋而走。

凭经验，他知道已是五更初正之间了。

到了绕向城东的小径，城中谯楼传来了隐隐的五更三点更鼓声。

他心中大急，拔腿飞奔。

已无暇多想，心中焦急思路不够清明，正所谓急必坏事，失去冷静。

他却没想想，对方已经知道他会变幻化形，那些普通的绳索，以及分捆手脚的捆绑术，能奈何得了他？

如果想冻死他，为何不将他的衣裤剥掉？

再给他一脚，踢死他岂不省事？

赶快向主子传警，十万火急。

老妖巫阴阳使者受伤不轻，彭刚在他身上留下了五六处刀伤，最重的一刀在左肩后侧，虽然伤肉而没伤到筋骨。

但左臂已无法用劲活动，不能再亲自出动找彭刚报复，巫术失效，撼动不了彭刚的元神定力。

彭刚用神意就破解了他的出神入术。

拼武功，那就差得太远了。

他唯一可恃的是人多，但真能和彭刚周旋的人寥寥无几。

他必须争取时间，把能用的人赶快召来。

彭刚几个人没时间，不可能在此地久留，所以就必须争取时间速战速决，这点对他有利。

争取时间躲避对方的紧迫追蹙，人采用了引诱对方逐窟袭击的妙计，引对方疲于奔命，最后再将对方引至布妥的死亡陷阱一网打尽。

每一个能用的人都得上，在顺德百里内的爪牙和朋友正陆续赶来。

城内城郊，共设置了八处秘窟，派有精明的人负责引诱。

一天引一两处秘窟，可以争取到四五天的时间，有充裕的时间加强死亡陷阱的强度。

程家大宅名符其实大得有气派，大院一进连一进。

大院子里有小院子，不论大院小院，都是四合的建筑，大概可以住得下二十房子孙，三五百老少住进去，仍然显得冷冷清清。

程家的子侄并不多，长工佃户也在内居住，充其量也不过一两百男女，因此在府城人士的心目中，一致的看法是大而无当。

京师各府州的民间信仰，与南方人一样迷信。

信神、信佛、信巫、信木石妖蛊……妖魔鬼怪决对不比南方少。

信狐仙的特别旺盛，从城市至僻乡，几乎十之七八信狐，必乎每一家屋内的偏僻角落，建了一处供狐他的小小简陋小舍，左邻右舍心照不宣，通常不提那座小舍的用途，心里有数，嘴里不说。

南方人前往作客，很可能认为是犬舍呢！

大宅小宅内闹狐，风怪不怪。

宁可得罪神佛，决不可得罪狐仙。

神佛庙大寺大，管的是大事，小罪小恶，哪用得着大神佛管？

狐仙却是占在内宅的妖邪，得罪了它保证全宅不得安宁。

程家大宅闹狐，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不是一位狐仙，而是一家狐仙，有男有女有老有小。

小狐尤其捣蛋，飞砖掷瓦闹翻天，大白天也幻形捣蛋。

因此府城人士，提起程家大宅的狐仙，莫不人人心惊，相戒不要前往作客，而且敬鬼神而远之。千万别让那一家狐仙闹分家，分迁到其他的宅院、可就灾情惨重。

因此，程家大宅没有人敢一探究竟，达到保持机密的目的，外人守全不知道程宅动静，更不知道程家的人，背地里干些什么勾当。

一二十年来，府城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进一步了解程家的底细。

反正程家的主人是东乡的地主，田地并不多，如此而已，并不是真正有身分的人，不是府城的知名人物。

尽量不引人注意，程家做得非常成功。

封山的冀南别庄，却有意引人注意。

把别庄附近划为禁区，摆出豪强面孔，也肯有豪霸的实力。真正的作用，在于掩护程家大宅，一明一暗，暗的绝对安全。

两者相距四十余里，一在城东郊，一在城西山麓，任何人也不会想到，两者之间有何关连。

老妖巫把注意力全放在彭刚四人身上，也就忽略了第三方面的人。

顺德是北天君的地盘，坐镇的旋风虎精明干练，与冀南别庄通声气，不可能有人帮助彭刚而不被发觉。

这也就是老妖巫忽略了第三方的原因所在，别庄的眼线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向他们袭击。

顺德是商旅往来大埠，想把每一位南来北住的旅客底细摸清，不啻痴人说梦，事实上不可能。能发现一些有声望的高手名宿过往，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敢于掩护策应彭刚的人，该是高手名宿。

但这期间、眼线们没发现任何一位高手名宿在府城停留。

树大招风，高手名宿不适宜担任掩护策应。

偏偏一些以为精明的眼线，只知道留意高手名宿的动静。忽略了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默默无闻的人不值得留意。

这期间，就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府城活动。

城内城外虚虚实实的秘窟，刚建立就被人发现了。

程家大宅也不例外，虽则进出的人，都是在夜间往来，妖巫进出的活动瞒不了有心人。

向程家大宅飞奔的百灵大法师，在接近高庄桥时，脚下已有点不便了，

太冷天汗流浹背，气喘如牛，哪有闲工夫留意桥旁有人监视？

狂奔过桥，脚下踉跄折入至程家大宅的小径。

桥旁的矮凋林中，共有三个人潜伏。

当他们发现彭刚四人经过之后，立即向东面的田野撤走。程家大宅距高庄桥仅里余，传出隐隐的警声。

附近的村民都知道，如果程家大宅有这种怪钟传出，那就表示程家的狐仙对人不满，正在大发脾气飞砖掷瓦了，最好别管，那是程家的事。

程家的门神、灶君、祖宗都不敢插手干预劝解，外谁敢自找麻烦？

村落镇集如果发生灾难，比方说：火灾、闹强盗，通通鸣锣告警，不会敲钟向邻村求援。

寺庙经常鸣钟击鼓，俗称暮鼓晨钟，钟和鼓都不是告警的器具。

信息传到了，程家大宅进入最高警戒。

主人慌了手脚，死亡陷阱还没有着手加强布置呢！程宅中原有的机关大阵，哪挡得住火攻？

这是一座堂奥深处的厅堂，门窄窗小，白天即使点了灯火仍然显得阴暗森。

息了灯，大太阳当顶，里面也对面难辨对方的面貌。

盛夏季节外面炎热如焚，里面依然有寒气弥漫。

灯光明亮：堂上排列着八名穿了黑袍的男女，腰间有剑，手中有旗、幡、符……稀奇古怪的法器。

高坐堂上人，是气色甚差的阴阳使者程非。

两侧的厢门，陆续出来了不少人。

其中最抢眼的人，是一代女强人周云凤。

天没亮被人紧急叫起床集合，她依然穿得整齐体面，比起其他衣衫整的同伴、她的确在人中最为出色。

人分三方站立，壁垒分明。

堂下东首，是所谓自己人。

以九幽恶客为首。

阴阳双怪也赫然在列，表示他俩确是与阴阳使者沾亲带故，至少也大有渊源、甚至可能已正式投效成为爪牙。

西首，是十余名面无表情的男女：显得突出的是窈窕淑女和飞狐，穿了黑袄黑棉裤，脸色苍白，像两个凄美的女鬼。

下首，是十四个人，以周云凤为首，其他都是她带来的得力臂膀。

十四个男女，一个个怒形于色，身上没携有兵刃，连百宝囊也不在身上。

周云凤像快要爆发野性的母老虎，但强抑怒火的神情显而易见。

“周姑娘，情势不由人。”阴阳使者怪眼中，仍有慑人的光芒闪烁，向眉梢眼角流露煞气的周云凤说：“目下人手不足，生死关头又迫于眉睫，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完全投入渡此难关。你们，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

“我明白。”

周云凤强抑怒火，说话的口气仍然强硬：“我不但明白我的处境，也很明白你的用意。老实说；自从你禁止我、限制我的活动范围，变相禁锢在贵宾院，我就已明白你的用意了。”

“情势演变得出乎意外，你能怪我吗？”

“你在食物中下毒，让我们手脚发软，不得不认栽任你摆布，能不怪你吗？你在已知不保的恶劣情势下，禁锢我以便留一条后路，必要时将我作为交换条件，与彭小狗交易，违反江湖道义，也不能怪你？”

周云凤火爆地大声指斥：“你怎么能混到一代神巫的地位的？我实在是感到相当怀疑。”

“小女人，你不必讽刺老夫。”

阴阳使者冷冷地说，居然不曾冒火：“人人有一套成名技巧，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你带来的灾祸，你必须也尽一分力。我目下人手不足，准备不充分，就连太阳别富修炼根基未筑的人，也用上了，仍嫌不足。你们有十四个人，可以弥补五行炼魂阵的缺憾。”

“岂有此理！”

周云凤大叫：

“我们已用不上内力，你要我们送死？”

“当然会给你们解药。”

阴阳使者冷笑：

“同仇敌忾，我希望你们十四个人，心甘情愿和彭小狗全力一搏。如果你们心中不愿，届时一哄而散，岂不同归于尽？所以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不是心甘情愿，投入这场生死存亡修烈搏斗的。”

“我有选择吗？”

“没有。”

“如果我不表示情愿。”

“你们就待在客院吧！老夫不管你们的死活了。”

“天杀的！如果起火，我们岂不是连逃生的能力都没有了？”周云凤跳脚大骂。

“大概是的。”

阴阳使者仍不生气，语气更冷森：

“彭小狗是你的死仇大敌，千里追杀你们，你们却无力反抗坐以待毙，确也是可悲的事。”

“如果，我心甘情愿，就驱使我做前锋？”

周云凤不得不压抑冲动，心中思量对策。

她并非不想和彭刚决战，而是不敢和彭刚生死一搏。

经过多次接触，她心中雪亮，真要呈勇生死一决，她的胜算不会超过两成。

以两成的机会一搏，未免不把自己当人看啦！

她有把握和九幽恶客周旋，九幽恶客的法术还奈何不了她。

但与老妖阴阳使者相较，她就差相当远了。

而老妖巫带了人去找彭刚报焚庄之仇，结果她虽然无法知悉，但看了老妖巫的狼狈相，不用猜也知道结果如何了。

目下彭刚又循线找来，这家大宅比冀南别庄，防卫力绝对没有十之一二，早已注定了毁灭的厄运。

把他们十四个人作为前驱，一上去就可能死掉一大半。

“不需要你这种功臻化境的人打前锋，我这里不需要个人的一勇之夫。”

我要你们替我守阵，发挥整体的力量。你这种已修至以神御功，以意克敌于十丈内的高手，正好替我主阵，比我的得力门人更具威力。”

“我对你们的妖阵毫无所悉……”

“我会派人引领你。五行炼魂阵丸各种法器泄放各种毒物。我给你每人三颗辟毒丹，每天服一颗。三天，彭小狗一定会闯阵送死的。”

她想起窈窕淑女的话，想韦老妖巫改变性情的药，想起淑女与飞狐，被送至太阴别宫修炼。

淑女与飞狐正站在西首那些黑衣裙女人中，神色漠然，性情可能已有所改变了。

她能信任老妖巫的辟毒丹？

会有些什么后果？

与九幽恶客见面时，九幽恶客就曾经露骨表示过。如果她不是贵宾，便会将她送入太阴别宫，和淑女在一起修炼。那就成为冀南别庄的人了，她服了变性药之后，南天君的处境如何？

“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不想上第二次。”

她表示不信任的态度：“彭小狗追逐我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说过，同仇敌忾；所以，我是诚心参与的。这样好了我愿意做前锋，守阵我一窍不通，会误了你的事，如何分派迎敌，我厅你的。”

“也好。”

阴阳使者阴阴一笑：“天一亮，彭小狗将可赶到。早膳的食物中，有解控制气机散气丹的解药。赶快回客院进食，有半个时辰可以准备，你们去吧！届时我再决定如何分配人手。”

“告退。”她不便再追问，也知道追问不会有结果，立即告退，带了自己的人急急返回客院。

只要气机恢复，再临机应变。

但她忧心忡忡，一切受人摆布，的确令她难以忍受。

解药是什么？

她已没有选择的余地。

尽管她在百毒天尊处，多少了解一些毒物的常识，但距真正了解的境界、还是遥之又遥。

毒物有千百种，生理与心理的伤害程度各有不同，性质各异，想摸清谈何容易？

有些毒物是没有解药的，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有些剧毒入中封喉，根本就不可能有解药。

她只有将生命作一次豪赌，赌老妖真需要她共渡难关。

而且，她必须作最坏的打算。

天快亮了，天候更为恶劣，彻骨的罡风一阵紧似一阵，天宇中彤云飞驰，不可能有阳光。

担任防守的人双目难睁，穿得太多，手脚也不灵活，耳目的感觉迟钝，与可怕的高手生死相拼，胜算能有多少？

难怪十个蛰伏在妖阵内的人中，有九个不住发抖。

风沙漫天中，小径终于出现四个人影。

彭刚领先开道，后面是两位姑娘，江湖秀士断后，每人相距十步左右

鱼贯急进。

他们仍是那身紧装束，浑身都是杀人家伙。

但这次不用健马装备，每人仅携带了一匣改造的旗花，一匣针筒，一袋箭，一把强弓。

彭刚走在前面，他推动着一株带枝的两丈长，小碗粗的小树，像一支巨大的扫帚，沿小径向前推。

如果有伏弩或陷坑，小树便成了最好的探测用具。

距程家大宅还有半里地，前面枯草坪升起一个黑色的人影，堵在路中挥手示意，表示请不要再进。

“我来毙了他。”

云裳仙子取箭搭上弓弦。

“在下迎客。”

那人高叫：“请彭老兄赐教，冲江湖道义，在下有权要求先礼后兵。”

“好，先礼后兵。”

彭刚不敢大意，独自推着小树向前接近：“他娘的！在下毁了你们的冀南别庄、宰了你们不少人，彼此已势同水火，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实在想不起，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那人再次挥手，陆续站起三个人。

九幽恶客是最后现身的人，取代了那人的位置。

“阁下，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

九幽恶客不再以强者的面目打交道，明显的采取低姿势：“江湖兴衰是常事，兴盛时一条龙，衰败了一条虫，死伤是家常便饭，不需怨天尤人。就算是死仇大敌，也没有赶尽杀绝的必要，凡事皆可以洽商解决之道，是吗？”

“喝！你是主人呢！抑或是说客？”

彭刚放下小树，语含嘲弄：“目的没达成，你是不会死心放弃玩弄队谋诡计的。好、你的目的达成了，我愿意听你意见。愿听你的所谓解决之道，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我冀南别庄与你无冤无仇。”

“混蛋！你怎么说这种话？”

彭刚大骂。

“咦！你……”

“你包庇我追捕的凶犯，我投贴先提警告，与仇冤扯不上半点边。你做你愿做的勾当，我做我该做的事，各尽所能，如此而已。天下各地牛鬼蛇神甚多，有能力有胆量包庇的人，不只你一个九幽恶客，也不只一座冀南别庄包庇罪犯。

你敢包庇，就必须有胆担当挑冤担债，就必须面对包庇的后果，这是江湖道义，这道义不是我订的，任何一位江湖朋友都会认为我的理由正当，你少给我另订规矩，你还不配订江湖规矩。”

“我九幽恶客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表现给我看。”

“你是胜家。”

“毁了你这程家大宅才算数，现在自认为胜家那是吹牛。”

“我把周云凤交给你。”九幽恶客脸都不红，真像个有担当的人，挑得起放得下，江湖道义不值半文钱。

“他娘的！你真有担当。”

彭刚怒火上冲：“你们还没输光，实力仍在，输了几注，就把受包庇的人交出，你真丢尽了江湖朋友的脸。”

“住口！”

九幽恶客羞怒地沉喝。

“你又怎么啦？”

“我们还没决定是否要包庇那女人呢！而且根本还没谈妥包庇的价码。”

“真的？”

“绝无虚假。”

九幽恶客硬着头皮说谎，当然不会承认与周云凤谈条件的事。

就算彭刚已经知道内情，他也可以强辩，所收的四包重礼只是见面礼，五万两常例钱并没预付订金，包庇的合约也并没正式订定，一切都可推得一干二净。

“好，姑且相信你的话。”

彭刚悄悄伸手，向后面不远戒备的三同伴打手式。

“我说的都是事实。你怎么说？”九幽恶客喜形于色，出来拦路的目的总算真的达成了。

“你们包庇阴阳双怪与窈窕淑女，应该早就谈妥条件了。”彭刚另起话题。

“这个……”

九幽恶客并没感到意外。

“他们在贵庄住了两个多月，不要说你们还没决定是否包庇他们。”

“包庇他们并没有任何条件……”

“我要他们。”

彭刚施另压力。

“阁下，不要太贪心。”

“你不愿意？”

“奸。你可以带走他们。”

“还有一个飞狐，飞狐余潇潇。”

彭刚再加压力。

“什么？关飞狐什么事？”

九幽恶客一愣。

“你们神巫门下，所包庇、劫持、诱骗、胁迫的人，不论男女，都与我有关，与天道循环有关，因为我是活报应，鬼神冥冥，都得管。”

彭刚摆出霸道嘴脸，给对方沉重一击：“现在我要讨取已知道名姓的人。下一步，我要逐一查问你们的人，看哪些人是被包庇、劫持、诱骗、以及被协近而来的人，清查你们对他们迫害的罪行，替他们作主，追究其中有无牵涉到伤天害理的罪状。”

“可恶！你……”

九幽恶客骇然震惊：“太过份了。”

“这是什么？无条件投降？”

“现在，你可以回报老妖巫阴阳使者了。”

彭刚挥手赶人：“我给你片刻工夫，把那些人交出来。如果没有动静，当攻击发起时，除了你死我活之外，我不会再理会你们的拖延诡计，你走！”

“阁下，你……你这是……”

“你不走是不是？”

一声长啸，彭刚拔刀冲进，虎目中神光炯炯，刀光指向九幽恶客，作势进射出致命的雷电。

森森刀气比狂刮的罡风更凌厉，九幽恶客四个人骇然惊走。

有些人的煞气，真有让对方失魂的威力。

才幽恶客看到他那古怪的狰狞形象，以及杀气腾腾的惊人气势，吓得心胆俱寒，偕三同伴扭头撒腿狂奔，完全失去面对的勇气。

“我等你片刻，记住了。”

彭刚在后面大叫。

继续推进，直逼至宅外的广场，面对着两边山墙远伸的大院门楼，开始迅速架起旗花匣。

片刻，到底片刻是多久？

在某一种心情环境里，每个人的认定都不一样，缓急决定于当时的心情。

在程家大宅的人来说，这片刻一定是短暂的。

缓兵计失效，强敌已到了大门外。

“你猜。他们还全玩弄什么诡计？”江湖秀士点燃了大香：“宅内毫无动静。会不会从地道又逃掉了？”这附近不可能挖地道，府境泉水处处涌流，连有地窟的人家也十分罕见，他们无处可躲。

彭刚比手划脚：“除非备有潜水遁走的器具，从小河溜之大吉。一边是小河一边是田野。院门楼固然可以及早发现入侵的人，但也失去有退路，老妖巫以为这是绝对秘密万无一失，并没未雨绸缪作好退路。今天，一定要埋葬了他们。”

“假使他答应你的条件……”

“不可能的。杨兄。他这座大宅秘密被揭开，以后闻风来找他报复的人。将络绎于途，能保得住吗？反正毁定了。他会作玉石俱焚的打算。这是凶残豪霸的作风，宁可玉碎不要瓦全。”

“那就发动攻击吧！”

江湖秀士跃然欲动：

“所有的旗花能把全宅轰平。”

“别胡搞。”

彭刚笑骂：“你这家伙对杀人放火、还真有几分偏好。这里距府城仅五六里，附近村落必定会鸣锣告警，说不定把我发成攻城掠地的太行强盗呢！这些火器是吓他们的，你以为这里是冀南别庄吗？”

府城附近用火攻。的确会引起天大的麻烦。

程宅距城其实没有五六里，算路程也不过四里地。

直距离更短些，站在宅前的广场，抬头就可以看到城东北角，伸向天空的开元寺圆照塔的塔顶。

“逼他屈服的机会并不大，重要的首脑宁可和你……”

“我就是要逼他们和我拼死活。”

彭刚咬牙说。

“如果他屈服……”

“没有如果、非斩革除根不可。”

彭刚虎目怒睁、杀气直透华盖：

“这些巫门妖孽，白昼出入禁地来去中。夜间更是来无影去无踪，以老妖巫的道行估计，他的精气神可在十里内遣鬼物杀人。李知县刚毅正直，也许一般的鬼物接近不了，但如果老妖巫亲自出动，后果不问可知。

只有千日做贼，哪能千日防贼？没有人能长期旦夕提防，任何人也无法提供不分昼夜的长期保护。我决不允许这种情势发生，唯一避免发生的上策是铲除祸根患苗。时辰快到了，准备斩草除根。”

院门拉开，奔出一个黑衣人。

“在下奉命回话。”

这人张开双手、表示没携有兵刃法器。

“说！时辰到了。”

彭刚声如乍雷。

“你们所要的人，安顿在客院。”

这人还能沉着地回答：“他们毕竟是敝宅的宾客、敝主人无法强制他们把他们交出，他们也不愿意，已经占据了客院反抗。阁下不要强人所难，事实上我们也奈何不了他们。

要人，你们到客院找他们，敝宅的人回避，决不阻挠。如果阁下不肯，那就拼个大家同归于尽。”

不等彭刚答复，这人飞快地退入院门，院门大开，任凭闯入。

彭刚一楞，这老妖巫比周云凤更难缠。

所说的话合情合理，讲理的人不得不承认所求确有点强人所难。

周云凤这群凶手，武功非常了得，而且是宾客，主人哪能轻易地把他们制伏将人交出来？

如果里面没有飞狐在内，他也许会一怒之下，把这座大宅夷平，让凶手们与老妖巫同归于尽。

他一咬牙，放下弓箭整装。

“大哥，你干什么？”

叶如霜惊问。

“我进去。”

他简要地说：

“到客院看看。”

“要进去一起进去。”

江湖秀士大声抗议：

“小子，独木不成林。”

“不，我一个人方便些。你们堵住三方，不许有人脱逃。记住，远攻为上策。”

“大哥……”

他一跃二四丈，飞越门侧的高大院墙一闪不见。

“这冒失鬼可恶！”云裳仙子拉住了要跟进的如霜姑娘：“你不能妄动，多一个人他照顾不来。”

“叶姑娘，这是实情。”

江湖秀士也加以劝阻：“这小子白昼也可以幻形。没有人能跟得上他，如果他需要分心照顾你，他就不能飞腾变化了。放心啦！咱们唯一可做的事，是听他的吩咐，把妖巫们堵死，不让他们脱逃。”

“除了几个可以变化的主脑，没有人能脱逃。”叶如霜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配合不上他，只是……”

“放心不下，是吗？”

云裳仙子也叹了一口气，瞥了正在备弓的江湖秀士一眼：“那些热衷于英雄事业的男人们，是不会介意别人肠挂肚的。叶姐我们只能向上苍替他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了。”

程家大宅的客院并不起眼，平时本来就没有多少宾客往来。

这是有名的狐宅，来客也极少在此地过夜。免惹麻烦，万一有一位狐子狐孙，跟着客人回家捣蛋，那就灾情惨重。

其实，程家并不希望真有宾客住宿，并无设置良好客院，让束客宾至如归的打算，客院只是聊备一格充数而已，并无实用价值。

即使客院简陋，也颇具规模，配合主宅的格局，厅堂内室一应俱全。

彭刚是很小心的，并没长驱直入，由屋上接近，一面寻找客院，一面打量所经处下面的景况。

屋外的阵势设置瞒不过他，利用地势，少不了设下九宫五行一类普通阵势，奇正相生乱人耳目。

真正致命的设置，是在屋内巧妙地勾魂摄魄，不闯进去，一切神奇阵势也就无用武地。

跳落相当广阔的客院大院子，他本能地将宝刀挪至趁手处，先相度各处形势。再大踏步登阶上廊。

厅门紧闭，门廊的两根掘柱后，隐隐可以看出各有一人躲在柱后，一阵罡风掠过，躲藏的人不由自主动了一下，便被他发现了。

他大踏上登上门廊，昂然直趋厅门。

蓦地身后剑气压体，人随罡风压到。

一声冷叱，他的身形晃动了两次，双手分张，然后收势仍向厅闯，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剑气人影只是幻象而已。

两个黑衣人分向两侧飞抛，隆然大震声中，攒在廊壁上反弹倒地，剑也跌至阶下其声铿锵。

一声大震，他踹开了沉重的厅门。

厅内空冥无人，鬼影俱无。

踏入两步、三步，目光扫过每一角落。

突然感到一阵寒流通过全身，毛发森立，有一种神奥的力场震撼着他，压力来自在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出。

九幽恶客自己不出面，仅派一个不知是何人物的人回话，声称宾客安顿在客院，这些宾客数量有多少？

程家的人不阻挠，谁知道阻挠的人是不是程家的爪牙？

刚才门外的两位仁兄猝起袭击，他能证明是程家的爪牙吗？

这座大厅有不少摆设，光度并不明亮，每一角落可能有人隐藏，突然发难一闪即至，攻击必定十分猛烈，用暗器偷袭更为容易。

冷哼一声，宝刀出鞘。

鼻中嗅入淡淡的异味，气机一涌，随即慢慢复原。

厅中至少也有三种可怕的有毒气体流动，分别是影响气血运行，以及

生理机能僵化，和精神产生错觉的毒物。

好在厅门已被他踹破了，罡风刮入，有毒的气流被吹散向后流逝，已发生不了作用。

又踏进三步、五步……

头上的承尘是活动的，身后顶门上空，有两块承尘板悄然移开，寒星白天而降有如暴雨。

接着两个人影飘降。两支剑直指他的后心。

他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不进反退，而且斜扭转，六枚自天而降的暗器落空。

刀光连闪，刀气锐啸。

他重新出现在原地，横刀屹立，炯炯明目注视着后堂口，并没扭头回顾。

身后丈余，两个画了鬼脸的黑衣人，蜷缩在地挣扎，手中仍死抓住剑。

一个咽喉被割断，一个小腹被剖开，就算能及时抢救，也无法回天。

一步、两步，他向后堂走去。

堂口的帘子被风刮得不住掀起，似乎有人在帘后隐藏。

“杀无赦。”

他声震全厅，气势凌厉：

“跟我回清河，接受国法制裁。”

他说的是废话，行刺朝廷命官是唯一结果是死刑，哪会有人跟他回清河送死？

蓦地狂风大作，似乎房舍摇摇，左方有狰狞人鬼物升起，右方有怪影飘浮。

一声霹雳，上面水火齐降，灰雾涌腾，奇异的暗红色火焰，像流星雨般下坠。

刀光乍敛，人影倏没。

从承尘降下的火水，着地四面迸散，奇臭的气味四溢，火星跳动良久才自行熄灭。

气、粉、烟、雾使用的限制甚多，在空旷处或有风有雨的地方，即使有能力大量使用，功效也大打折扣。

彭刚踹毁厅门，不但光亮剧增，而且增展空间，也引风沙开设通道，罡风一吹，灰雾水火倏然而散。

十余个鬼物怪影失去目标，发疯似的乱窜。

长啸震天，屋舍摇摇。

他出现在厅口，狂野的挥刀闯入，刀光狂涨，全厅像在满天雷电中撼动，传出几声可怖的嘶喊，断于残破在血雨中抛掷。

几声惨叫，那位扮成牛头的人，被斩断右腿，摔倒在地仍然全力针托天叉摔出，年不但没击中彭刚，反而把一个扮成青狮的人击倒了。

满厅风雷，一切在混沌中烟消火灭。

断了右腿的牛头鬼爬出厅口，终于越过尺余高的极限，跌出厅外爬不动了，哀叫一声救我，便向下一仆失去觉。

是九幽恶客，冀南别庄的名义上庄主。

厅中尸体零落，血腥刺鼻。

彭刚屹立在狂风沙中，宝刀发出眩日的红芒。

“我等你。”

他沉雷似的嗓音震耳欲聋。

对面有两个鬼怪般的人，衣袍凌落像个厉鬼。

划了黑白大花脸的人是老妖巫阴阳使者，手中的七星剑仅剩下一段五寸长剑身，法袋掉在壁角，想抬起必须移位，移位便将引发彭刚的雷霆攻击。

另一个人扮成黑无常，双手似乎已举不起沉重的哭丧棒，是魔手无常凌厉，右膀袂裂血涌，右上臂挨了一刀，伤及臂骨，难怪举不起哭丧棒。

“你……你是六……六阳真人的门……门人……”阴阳使者气喘如牛，说话口中漏风。

“家父是真人唯一的弟子。”

彭刚大声答。

“五十年……前，六阳真人追逐我三……三千里，也……也物奈我何，你……你竟然……”

“江山代有人才出，青出于蓝古有明训。我即使不用元神抵御你的巫术，你也并非我的敌手。你真元已毁，我放你一马，滚！不然，我给你一刀送你下阴司。”

阴阳使者喷出一口鲜血，踉跄站稳了。

“我……我与你誓……誓不两立……”

老妖巫厉叫。

“我与你恨重如……山。”

“你是至死不悟……”

轰然一声大震，火光耀目，烈焰飞腾，老妖巫化为一个火人，猛扑而上。

彭刚在烈火及体时蓦尔幻化，刀光斜掠化虹逸出两丈外，人影重现，烈火突然熄灭了。

一道流光快速地逸出厅外，一闪即没。

地面，留下一串直达厅外的血珠，每一滴皆其大如钱，可知逸走的老妖巫受伤不轻。

同一瞬间，魔手无常向后堂飞窜。

重现形象的彭刚马步还没稳下，扭身脱手飞刀。

魔手无常正要冲入门帘，背部暴露在对方眼下，宝刀幻化为直旋的光轮，恰好刀身转正，刀锋无情地旋落，劈落了头颅，尸体一冲，门帘也断落盖住了尸体。

彭刚跟上，拾回刀向后堂闯。

三十一

后堂静悄悄，却有许多女人。

他昂然直入，举目四顾。

七个女人，黑衣黑裙，披下一头秀发，打扮一模样，仅高矮稍有差异而已。

七女手中的剑，也一模一样，型色光泽完全相同的七星松纹古定剑，连剑穗也是完全相同。

假使在七处不同的地芳看到一个，一定以为是同一个人。

七个女人年岁都不大，脸蛋似乎一个比一个美，大冷天不穿皮袄，一个个隆胸细腰体态撩人。

飞狐也在内，看脸蛋他便认出这位女怪人。

窈窕淑女他更不陌生，老相好。

周云凤的面貌，他更为熟悉。

这位屡战屡败的女强人，还真给他增了许多麻烦，斗智方面他由衷地自认稍欠三两分。

七个女人像泥塑木雕的美人，丝纹不动像是钉牢在地上的，看所立的位置，没错，是星剑阵。

可是，七个女人脸上毫无敌意，全都用怪怪的眼神迎接他的光临，脸上的微笑甚至可爱极了。

尤其是周云凤，那双亮晶晶明眸，因笑意而显得更为明媚，哪像一个再三失败的女强人？

神情不但暧昧，而且诡异。

看到了他，明眸更亮了，笑意也更浓了，那种眼波，根本就在传情、挑逗，决不是要拼死活的仇恨光芒。

他站在阵外，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你知道，老妖巫逃走了吗？”他向位于开阳星位的周云凤说。

“来吧！”

周云凤叽叽轻笑，手中剑因而晃动了几下：“我等你。”

他一怔，这算什么？

不会是打情骂俏吧？

此时此地，哪有打情骂俏、传情撩拨的心情？

“你想说什么？”

他惑然问。

“我们都在等你。”

“凭你们七位姑娘？”

“太阴七女煞正式外出行道了。”

他心中一震，太阴七女煞，这表示老妖巫已经准备要增加武力至天下各地，大开杀戒了。

同时，他也疑云大起。

周云凤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像她的为人，话中之意，也有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眉目传情的神态也一直没有多少变化，诡谲的气氛越来越浓。

瞥了众女一眼，他突然急进两步。

七支剑急升，七女的双脚齐动，眼神一变阴风乍起，阵势发动了。

身形一晃，他退回原地，而且多退了两步。

阴风徐敛，七女倏然静止，神情依旧，似乎刚才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宝刀一挥，他再次冲进。

七女齐动，依样葫芦。

他又退回原处，不可思议。

“好啊！咱们来玩玩。”他高叫。

他有点醒悟，有些地方不对。

拔出臂套上的三把飞刀，信手遥扔出一把，飞刀急剧翻腾，飞向天枢星位的女郎。

“铮”的一声脆响，几乎有三支剑的剑尖，奇准地将飞刀击落，三个女人出手快逾电闪。

他是信手扔出的，速度不算快。

“我明白了。”

他游目四顾，喃喃自语：“堂中设有感应的力场，这些女人的道行不浅。好，再试试。”

他双手一张，左右平举，双脚立地生根，右面平伸的宝刀，涌现灼灼红芒。

他的脸似乎突然变了，变得肌肉收缩。炯炯虎目像在徐徐内陷，炯炯神光变为阴森冷电。

宝刀拂了一下，七女的双脚也同时移动了一下。

他的目光焦点，最后汇集摇光星位的女郎眼睛上。

女郎的明眸突然眨动了两下，似乎在闪避袭向眼睛飞沙。

这瞬间，左手的飞刀弹出，幻化为光轮，比先前扔出的飞刀快五倍。

七女齐动，七剑急舞。

“呃……”摇光星位的女郎，突然屈左膝挫倒，左小腿内侧飞刀贯肌、割裂了一条大缝。

但女郎似乎承受得了，像是腿受到震动，失去重心而挫倒的痛楚似乎并不存在，挺身站起保持阵势的星位，脸上仍漾溢着可爱的表情。

“原来如此。”

他收了最后一把飞刀，宝刀也归鞘：“老妖巫如果把太阴七女煞遣出江湖作恶，天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他真该死。”

他再次拉开马步、双手挥拂了几次，蓦地发出绵绵不绝的震天长啸，闪电似的冲入剑阵。

剑阵发动慢了一刹那，七女似乎身躯抖了一下，剑向中一聚，但已少了两把剑。

是天权天枢两女，动人的娇躯猛烈地抛摔飞贯，直抛至堂门附近，砰然摔倒立即昏厥了。

他的身影在漫天剑影中飘忽如烟，他那双手真有鬼，不论女郎在他身前或身后，一沾便被他摔飞，甚至抓住人抡动两匝才放手。

三五冲错，七位女郎抛撒在七方。

有四位不曾昏厥，但挣扎难起，无法稳住重心。

可是，四女的脸上，脸不曾流露痛苦的表情，依然笑意盎然，不断挣扎要站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飞狐没昏厥，但双脚像是麻木了，仍用双手爬动拖曳着下身，要拾回自己的剑，脸上的笑意仍然可爱，像小女孩喜悦地拾取糖果。

堂口出现两个人，盯着他发怔。

“老弟，你……你这是什么武功？”

其中那位手中有剑的人讶问：“你的手像……八爪鱼，任何方位的人都会被你缠住、摔飞、贯掷，完全合乎生理，也与力学大相径庭，可能吗？”

他呼出一口长气，敌意全消。

他认得，这位仁兄曾经送回他的宝刀。

“这叫做千幻神手，戏弄人最为灵光。”

他抱起飞狐，点了飞狐的睡穴：“我不能下重手，这位姑娘是我的朋友。如果我用大天龙掌攻击，一掌一个将有七具尸体。”

“大天龙掌？隐世的一代狂侠霹雳火彭直，一掌可把合抱大的楹柱劈断，丈外可把一头牛拍飞……”

“夸大的话你也相信？”

“呵呵！有不信的理由吗？朋友，贵姓？”

“以后再说，善后要紧。”

“唔！我得找老妖巫逼解药。”

他将抱着的飞狐晃了晃：

“我这位女友很不妙。”

“我知道，她是飞狐余潇潇，江湖有名的女怪人小捣蛋，你是为她才进来的。”

“老妖巫呢？”

“他受了重伤，跑不了，我们才能毙了他。没有你先把他的击伤，谁也奈何不了他。”

去找个有份量的人问清药性，才能对症下药。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如何？”

正在爬动的周云凤，突然浑身一震，猛地一蹦而起，飞扑出丈外，抓起一支剑拉开马步。

“姓彭的，不是你就是我。”周云凤尖叫，先前迷人的笑容一扫而空，换上了柳眉倒竖，杏眼睁圆的女强人来面目。

显然药性已消，体内的抗毒性比其他的人强。

“对，不是你就是我，这一天必须彻底了断，你不死大乱不止。”

彭刚把飞狐放下，宝刀出鞘：“我承认你很难缠，很了不起，所以必须杀掉你永绝后患，我要公平地送你下地狱。”

周云凤完全清醒了，环顾四周，只感到毛骨悚然，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了。

有几个人涌入，其中有如霜姑娘，有江湖秀士，有云裳仙子。

其他的人，她认出两个。

在高邮河堤，这两人是如霜身边出现的一个人中的两个。

“你……你怎样？”她绝望地问。

“永除后患。”他扬刀逼进。

她斜退两步，扭头回顾。

“你走不了的。”身后不远处一位中年人冷冷地说，手中的剑隐发龙吟。

“你拦得住我？”

她转身怒目相对。

“我的确拦不住你，所以从来就不敢挺身而出和你拼搏。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可以接你行功御发玄元太乙真气之前，所攻击的十招八招。只要封住你一两剑，你就走不了啦！”

中年人话说得谦虚，但流露出的气势甚为磅礴：“和你公平了断，那是彭小哥的事。”

“你是什么人？”

“无名小卒。”

中年人说：“在江湖没有我的地位，我也很少在江湖惹是非。”

彭刚扬刀逼近，刀作龙吟隐现红芒。

“冲我来。”

彭刚深叱：

“我给你行动聚气，以玄元太乙真气御发撼魂大法的机会。大罗散仙玄真练气士的传人，可不能丢他的脸。”

周云凤拉开马步，脸上的神情庄严肃穆，吸口气身躯放松，凤目冷电湛湛，眸子好深邃，先前女性特有的动人神采已消失无踪。

她的双手，开始徐徐上升平举，剑上也缓缓幻现光华，隐隐传出奇异的剑吟，森森剑气开始涌发。

彭刚也拉开马步，扬刀凝神待敌，刀上也隐现淡淡的红芒，整个人像一头即将扑向猎物的金钱豹。

旁观的十余位男女，神色惶然外退。

“我体内余毒未清。”

周云凤的双手突然下垂沉静地说：“我需要半个时辰，你能等吗？”

“不能。”彭刚答得斩钉截铁。

“你说过，你给我施展撼魂大法的机会。”

周云凤抓住他的话柄：“你是个大丈夫吗？”

大丈夫不轻于言诺，言出必践。

彭刚怔住了，懊恼地举手拍拍自己的脑袋。

论机谋，他不得不甘拜现风。

“诡计。”

如霜姑娘跳起来：“这是什么话？大哥，不要听她的。”

“你闭嘴。”

周云凤沉叱：“给我滚到一边喝西北风去。你不允许他做大丈夫吗？”

“那就我和你了断，这本来就是我的事。”

如霜从斜刺里冲出，亮剑待发：“他还屑杀你，我杀。”

“你配？呸！”周云凤冒火地声出剑随，先下手为强，招发排云驭电无畏地走中宫硬切。

如霜本来就有点心怯，真才实学差了三两分，面对猛烈的走中宫狠招，还真不敢硬接，伸剑虚搭，移位争取空斗、制造进手好机。

“小心！”彭刚的急喝声及进传到。

如霜对彭刚的心意摸得十人透彻，几乎到了神意相通境界，虚搭的剑突然下沉，身形也斜飞而起。

响起一声猛烈的气爆，周云凤剑上的光华突然增强了两倍，剑气猛然迸爆。

如霜下沉的剑向下急沉，虎口几乎被震裂，斜飞而起的身形，也不受控制加快飞抛，无形爆震之猛，无与伦比。

周云凤的玄元太乙真气猛然爆发，威力惊人。

余毒未清是假，争取脱身机会是直，虽然不曾使用撼神大法，神功一击已是石破天惊了。

如霜虚搭的剑，如果与周云凤的剑接触，不但剑会崩裂散碎，右臂也可能完了，甚至会被后续的一剑击中。

彭刚及时传到急叫声，她断然采取撤功的供力技巧，任由太乙真气的爆发力送出丈外，逃出死神掌心。

周云凤白用了心机，没能出其不意把如霜毁了。身星斜掠快逾电光石火，砰然一声大震，撞毁了堂右的窗户，形影俱消。

没有人能拦得住她，也来不及拦阻，谁也没料到她一击即走，应变的机智超尘拔俗。

江湖秀士拉住了云裳仙子，摇头苦笑。

“谁也追不上这两位绝顶的高手。瑶姑，我们跟去也毫无用处。”

江湖秀士有自知之明，阻止云裳仙子跟出：“今后可能又得大费手脚，妖女仍会兴风作浪。”

周云凤的轻功非常高明，但她有自知之明，与彭刚相较，她相去甚远。

大白天，她如果住宅外逃，决难逃出彭刚的掌心，必须利用房舍脱身。

彭刚追上屋，她却为断然往下跳，三五闪掠，便钻入房舍深处。

只有脱出彭刚的视线处，才能扔脱紧迫追蹶的危险。

程家的主宅其实没有多少人，所以老妖巫把所有的人全用上了，把主力布置在客院、破釜沉舟与彭刚生死一搏，最后受创逃走已是贼去楼空，禁不起二流高手一击。

老妖巫也没料到，另外来了一群武功与江湖秀士、如霜姑娘相等的人，从外围杀人收拾残局。

主宅各处留下不少尸体，是被如霜姑娘一群所击毙的。

人群涌入以暗器为前驱，避免近身相搏，一照面便暗器齐飞，主宅留守的残余哪堪一击？

钻入一处连栋的内宅，她心中大定，重门叠户，光线幽暗，大白天也难见天日，不辨东南西北，每一角皆可藏匿，追的人根本不可能发现她的形象，在这种地方，一转折便可将追的人摆脱。

跨越一具尸体，她钻入一间幽暗的内室。

在程宅，她是陌生人。

程宅的房舍格局也与众不同，属于巫门人士的传统，与一般的豪门大宅迥异，她摸不清方向。

反正见缝即钻，身在何处不必计较。

她完全忽略了程家的真正主人，防险的心态。

巫门人士的宅院，本来就神秘莫测，任何时候都阴森怪异，目的是制造神秘，增加自己的身价，防备想控秘的人出入，设下机巧禁制有其必要。

心情惶急，她也没有选择。

钻入的瞬间，她还向后面瞥了一眼，的确不见有人尾随，彭刚不知追到何处去了。

但钻入时，她的确隐隐听到熟悉的叫声。

“不可乱钻！”叫声遥远，但确是彭刚的声音。

内室幽暗，她像被迫急的老鼠，快步急窜。

还弄不清到底是不是内室，也许是穿堂，也可能是密室，反正地方不大，前面没有家俱，左右有小户像是内间。

蓦地脚下一虚，身躯猛然直堕，心向下沉的刹那间，奇冷彻骨的物体，夹住了她的身躯，两侧交夹的压力无可抗拒。

脖子上，是从两侧地平面伸出的半月型铁板夹，下面连着夹住躯体的坚木闸板，恰好将她的颈部夹住，头露出地平面。

身躯被夹牢，成了个扁人。

幸好她的身材娇小，夹闸是根据男人的规格设制的，身躯没被夹扁，但也动弹不得，手脚因被夹紧，毫无用劲挣扎的余地。

力道的轻重，取决于速度和距离。

一拳攻击，如果没有适当的距离，就无法获得速度，攻出的力道有限。

身子被紧紧地夹住，只能像虫一样扭动，甚至不能动，骨头快要被挤压在一起，哪能动？

尤其是颈上的铁板，真像一个死囚用的铁口枷，洞孔小，夹得连呼吸也感到困难。

一切挣扎的努力完全无功，身躯被夹得变了形，凝聚气机十分困难，行动困难重重，气血受到限制无法顺畅，事倍功半发不出劲道。

即使她能运起玄元太乙真气，也奈何不了夹身的万钧重压，颈枷的铁闸板，更不可能挤开。

“我完了！”

她心中狂叫。

更凶险的情势接踵出现，惊得她魂飞魄散。

前面那堵墙，竟然是活动的。

耳中，听到辘轳格格转动声，声源传自地底，下面一定另有绞盘室。随着辘轳格格的转动声，那堵墙缓缓地向前滑移，底部与方砖地面摩擦，发出支嘎嘎的刺耳怪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心胆俱寒。

如果墙滑过，她的头将刮断，比斩首更恐怖，缓慢刮断的痛苦也受不了。

相距约在五六丈左右，墙缓缓地逐分逐寸向前移，速度缓慢，有意让接受断头的人增加惊骇和痛苦。

在她的眼中，却觉得墙滑得好快，好快。

“救命……”

她惊怖地狂叫。

面对缓慢死亡，这位女霸胆落了。

她有勇气面对刀剑，面对用命相搏的惨烈搏杀，那毕竟是生死于瞬间的事，对死亡没有恐怖。

动手相搏之前，心跳会加快些而已，没有时间去想牵挂的事，刀剑及体便用不着去想了。

喊救命只是一种本能反应，程家的人恐怕已经死光了，她看到的尸体便说明了情势。

敌人，当然不可能救她。

一尺又一尺，墙渐来渐近。

意识中，这堵要命的墙似乎愈滑愈快了。

她拼命挣扎，毫无希望，身躯被夹得好紧，头部呼吸愈来愈困难。

“救……命……”

她再次厉叫。

两侧是固定的墙，有两个小窗，光线朦胧。

前面那堵墙厚度可能一尺，把人的头刮断轻而易举。

她的头已被限制住，看不见任何物体，除了墙。

她开始想到死亡，想到过去，现在，未来……

这表示她在后天环境所培养的女豪霸性格，在死亡的威胁下，有了剧烈的改变，改变为感情脆弱期，再变的话，就可能陷入崩溃期了。

她想活，但活又为了什么？

她祖父号称大罗散仙，取方名号为玄真炼气士，却又过不惯清苦的辟谷炼丹的生活，反而热衷于名利。

在江湖翻云覆雨，先后捧出几个豪霸，争取江湖霸一宝座，结果大失所望，捧错了人抬错了轿，成为叱咤风去的失败者，江湖的笑柄。

然后，把她老爹捧出来扛大旗，捧别人不如捧自己人。

她老爹像天生的霸才，果然不负所望，花了二十年工夫，从一个闯道者，逐渐羽丰毛硬，打出南都一片天，荣登天下四大天君之林。

但距江湖霸主的尊荣，还差得太远，四分天下，哪比得上一统江山？

要成为号令天下的江湖霸主，尚待努力。

她老爹已过了盛年，已无力达成统一江湖霸主的心愿。

她，便成了继续努力的力源。

现在，这唯一的力源将中断，那堵鬼墙……不，那该死的彭刚。

“我恨你！我……恨……你……”

她向那堵墙尖叫。

其实，她也分不清是恨墙呢！抑或是恨彭刚？

她奔走江湖，收服一些高手名宿，妖魔鬼怪全收，以培植自己的实力，成就斐然。

妖魔鬼怪，是江湖争霸的最佳人选，心狠手辣，阴险恶毒，要征服那些桀骜不驯，人人想惊天的江湖人，用仁义道德以德服人决难如愿，用非常手段才能摄伏群雄。

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妖魔鬼怪成不了气候。

如果她真的从正途努力，便会争取有声望的人，不会做出行刺声誉极隆清官的蠢事。

她老爹已经有了极高的地位，怎能再使用草莽开创期的手段称雄道霸？

现在，未来……她已经没有未来。

未来，她传承乃父南天君的地位，也许倍加努力，成功地成为江湖霸主，那时的她，会呈现哪一种面目？

把天下的江湖人踩在脚下？

把天下的男人呼来喝去？

干脆造反做女皇帝吧！

天下的人，哪一个不在做皇帝梦？哪一个没有人出来兴兵造反？

不管任何组合，发展到某一种人多势众阶段，最终会走上兴兵造反这条路，情势所使然，很少例外。

她像个女皇帝吗？

她那能比得上武则天？

武则天有许多男人，她一个也没有。

真做了女皇帝，她能享受得了多久？享受什么？

她现在的生活，就有点像女皇。

再用性命去争取些什么呢？

再多的珍宝金银？更高的名位？

不管怎么取，一个女人希望所得到的，决不是这些东西。

墙已接近至五尺……四尺……

老天，这堵墙好高好高，好沉重好有力。

她的头露出地面，墙愈近就显得愈高大愈恐怖。

她想到贴身的忠心仆妇，劝她改变态度与彭刚周旋的事。

她曾经心动过，但女霸的性格她改变不了。

最后想到的是，她一直就在收服妖魔鬼怪上打主意，所接触的人也以妖魔鬼怪为主，终于栽在阴阳使者这老妖巫手中，把她用奇毒控制住，改变性格充任太阴七女煞，等于当作奴婢使用。这奇耻大辱，比再三被彭刚败更难堪，更愤恨。

“我一直就在浪费我的生命。”

她惨然低呼。

墙已接近至两尺、一尺……

刮地的刺耳怪射干内，使她魂飞魄散。

“那就快些滑吧！”

她向墙尖叫。

刺耳的怪声中，她听到启门声。

“救我……”

她狂叫。

后面传出扳动某些物体的声息，墙突然停住了。

她眼前已一无所见，除了墙。

冷气彻骨的石增，已经贴上她的鼻尖，好硬，好冷。

如果不停住，首先被挤扁的就是鼻尖，然后是……

她浑身一软，快要吓昏了。

墙又开始动了，刮地声又起。

谢谢天！墙是向后退的。

至少，她的头保住了。

墙退的迅速甚快，她听到耳畔有脚步声。

她的心又猛烈狂跳，像要跳出口腔。

是彭刚，正在附近察看陷坑的控制机关。

落在彭刚手中，仍是死路一条。

“有种你就杀了我。”

她爆发似的尖叫。

“我不杀你，你是我相当佩服的对手。”

彭刚一面摸索一面说：“我要把你带到清河，交给霸剑天罡。我知道你工于心计，不守信诺诡计多端，沿途可能不稳当，所以正在盘算，要不要先让你昏睡，或者用药禁制，带到山东临清乘船。”

“我……我跟你到临清上船。”

她软弱地说：“我不要到达清河时成了个半死人，我保证沿途……”

“你的保证不值半文钱，你的信用已经破产。”

“天杀的！我何时向你保证了些什么？你……”

夹壁开始松动、外移，颈上的铁叶随着移动，压力渐减。

她不等夹壁退至原位，一蹦而起。

“你如果想逃，逃给我看？”彭刚及时制止她，她也无法冲出。

她目下已精疲力竭，感情软弱。

而堵在当中的是如霜姑娘，对如霜的电剑颇有顾忌。

而且，她的剑已掉落坑底了。

“罢了，你是胜家。”

她沮丧地说：“我不是输不起的人，而且我承认你很了不起，是我唯一尊重的对手，我心甘情愿跟你走。”

彭刚领着她一阵急走，如霜和江湖秀士一群人在后相随，最后她发现已返回客院，厅堂中有人在善后。

窈窕淑女与飞狐神情显得茫然，其他四位女煞更像白痴，用不着派人看守，安静地坐在壁根下发呆。

“我的人？”

她向彭刚问。

“只剩下八个，囚禁在内室。”

一位中年人代答：

“其他的人反抗，只许有一种结果。”

“你们是清河来的人？”堂中多了二十名陌生男女，她有点醒悟。

霸剑天罡如果查出她的底细、是不会放过她的。

霸剑天罡有许多朋友任职公门，正是妖魔鬼怪的克星。

“是，也不是。”

中年人淡淡一笑：“一句话，为防后患，我们必须把你押到清河。”

“是你带来的人？”

她向彭刚问：

“难怪你和电剑飞虹两个人，在高邮扬州纵横自如，我们完全忽略了你我另有人手暗中活动，栽得真冤。”

“我今天才认识他们。”

彭刚一口否认：“他们已早我一步包围了程宅，我孤军深入，他们才迫不及待发动扫庭犁穴。”

“罢了，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把我押回清河，不但不能永除后患，而且是灾难的开始，家祖家父将全力以赴，在清河一天做下二三十件血案并非难事，死十个八个人，李知县的乌纱就丢定了。”

“你不要恫吓我，我正打算天南京捣南天君的山门。”

彭刚冷笑：

“斩草不除根，萌牙复又生。”

“何必呢？彭兄。”

她长叹一声，霸气完全消失：“家父保证他的人，不踏出扬州北进一步。我也郑重保证，确保与南天君有交情过往的人，决不在淮安作案，必要时还得替李知县摆平困难。

我也想开了，把江淮地盘弄到手，我又能得到些什么足以夸耀的成就？而且，彭兄，你还得要求我帮助。”

“什么？你……”

彭刚要冒火了。

“飞狐是你的朋友，没错吧？”

她嫣然一笑，笑容居然十分妩媚动人：“我已经查明，冀南别庄之所以

被毁，完全是她在搞鬼，她跟踪双怪前来，躲在府城有计划地散布消息，希望你得到风声，赶来追缉双怪。窈窕淑女已经知道，与飞狐联手作弄她的人，正是你这个要命无常。

但窈窕淑女被双怪恩将仇报出卖，所以不予揭破。窈窕淑女与李知县无仇无怨，被骗去行刺后悔莫及。再被双怪出卖，处境十分可怜，你忍心将她押回清河上法场？要救她们，尤其是飞狐，只有我才知道药性。”

“唔！似乎你又占了上风。”

彭刚笑了：

“你这坏女孩实在难缠，我算是服了你。不错，飞狐是我的好朋友。至于你，我得和他们商量商量。”

“彭小哥，不必商量。你可以作主。”

中年人欣然说：“如果周姑娘真的有保证诚意，我愿意相信她，我相信她足以称当代高手新秀中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她的保证绝对一言九鼎。”

“就是不相信我。”

周云凤瞪了彭刚一眼，表情丰富。

“好吧！就相信你一次。”

彭刚脸一红。

“窈窕淑女和我第一次见面，我就看出她内心的怨恨，言谈中她也透露了玄机，说出老妖巫用改变性情的药，来修炼太阴七女煞。我暗中留了心，知道老妖巫靠不住，因为七女煞正好缺一个。”

周云凤说出前因果：“性情改变，与经脉变异有关，百毒天尊曾经告诉我一些常识，因此我预先服下稳定经脉的药，可惜不怎么对症，而老妖巫又加上令人神智受控的巫术禁制。最后巫术失效，我的药也及时发挥作用，所以幸运地脱出困境。交给我，但你最好不要追究窈窕淑女的过错，她不但不会再犯错误，而且会找双怪算帐。”

“双怪已经在宅外被杀。”

江湖秀士拍拍胸膛：“每人给他一枚双锋针，干净利落。妖巫们一个也没跑掉。”

“那就交给你了。”

彭刚伸手拍拍周云凤的肩膀：“别胡搞，知道吗？你是一位可敬的敌人，我不希望你破坏你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印象。日后江湖上见。姑娘。”

“嘻嘻！日后我会找你拼个真正的高下。”

周云凤娇笑：“我一定要弄明白，你是用什么鬼伎俩，轻易地便勾销了我的撼魂大法技巧的，我真的有点不服气。彭兄，江湖上见。叶姐，你给我小心了。”

“啐！”

叶如霜红云上颊，拉了彭刚便跑：“皮厚，在高邮我就看出你不怀好意。”

周云凤也脸红至脖子上了。

在高邮她接受仆妇的劝解，确是一度对彭刚动了芳心。如霜旁观者清，只是当时不便点破而已。

彭刚、叶如霜偕江湖秀士、云裳仙子返回府城，打算南下河南相聚一段时日，在中天君处过年，而后再偕叶如霜遨游天下，积修外功。程家大宅

有人善后，不需他们担心。

江湖秀士神气极了，彭刚冒险进入程宅，他便成了司令人。

叶如霜心中一急，发出紧急攻击信号，潜伏的人现身，一群人全听他的指挥发动攻击，而且攻击顺利，让他有机会大发神威，想起来就乐上老半天，他可说出足了风头。

爱侣相伴，好朗友相随，难怪他兴奋万分。

叶如霜倚在彭刚的身畔，并不急于赶上前面昂首阔步的江湖秀士一双爱侣。

“那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彭刚向她说：

“你真是霸剑天罡派出的人？”

“霸剑天罡是我大舅。”

叶如霜知道彭刚并没生气：“他派人请我爹相助，我能不佩剑一走吗？”

“你这个女猎人……”

“我才不是女猎人，电剑虹的绰号是胡诌的。我家在宿迁骆马湖畔，一辈子只到了一次徐州，几次淮安。所有的消息、都是那些人供给的，我哪知道江湖秘样武林奇闻？他们都是大舅的朋友，没有人能禁得起周云凤一击，所以寄希望在你身上。他们甘心情愿替你奔走。大哥，不怪我吧？”

“没有你们默默地供献心力，成功遥遥无期。”

彭刚摇头苦笑：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难怪那些大豪大霸们，拼命网罗羽翼，扩张地盘。”

“哥，你说过要和我遨游天下，可不要把我看成女猎人，离开大舅那些人，我什么都不懂，一切得全靠你了。”

叶如霜有意无意地改变亲昵的称呼，红脸藏在彭刚肩下：“不带我去拜见你爹娘吗？”

“不急，我向爹许诺一年为期，提前成功，正好偷懒遨游天下。”

彭刚揽着她的小腰肢：“心中没有牵挂，一定玩得尽兴。我带有充足的盘缠，不用涉足扛湖行业赚取盘费，就不会与人发生利害冲突，非必要不必多管闲事，一定可以玩得愉快。碰上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不妨扮扮活报应。人在世间，毕竟得做些有益世道人心的事。于心无愧，老来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回忆。如霜，得走一趟宿迁骆马湖叶家。”

“噢……你……”

“没获得你爹娘的同意，我岂不成了拐带小媳妇的骗棍？”

“啐！你……”

叶如霜狠狠地拧了他一把：“那些人中就有我爹在内，就是把宝刀送给你的人，绰号叫铁面夫子，对你是越看越顺眼，脾气也相当火爆，日后你小心了。没获得他老人家允许，我会跟你走做你的影子？”

“哈哈！他哪有我爹火爆？我爹面前我也应付裕如呢！哦！你这可爱的影子，你我形影相随，携手并肩走遍海角天涯，日后抱着我们的孙儿女，坐在摇椅上叙说一些可歌可泣的老故事，该多好？”

“哥，该说那多美。”

叶如霜抓起他的大手绵绵地亲吻：“我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我们会

有抱着孙儿女说故事的一到。哥，赶两步，他们在笑我们了。”

风沙漫天，江湖秀士一双爱侣，正在前面扭头向他俩做鬼脸，笑他俩抱在一起举步维艰。

全书完

